



0

『关于上师和喇荣的点点滴滴』
摘自智慧论坛

目 录

转经轮.....	4
青稞被.....	4
赤诚师.....	5
撑花色大伞的小喇嘛.....	6
讲考.....	6
三姐妹.....	7
蚯蚓.....	9
上师座下.....	9
小中中.....	11
还俗觉姆.....	13
摩顶.....	14
法王的歌.....	16
信心之花.....	18
“谢谢”.....	19
为了一个人.....	20
智慧天女.....	22
山神.....	25
如石师.....	27
死在喇荣.....	30
芝麻开门.....	32
观音圣像.....	37
爷仁儿.....	41
第一天性.....	50
著名的山羊.....	51
母亲.....	53
心中的光芒.....	60
如意林.....	63
空行之日.....	68
窗外的少女.....	70
心宝之旅.....	72
前一天晚上.....	72
(1).....	73
(2).....	74
(3).....	75
(4).....	76
(5).....	78
(6).....	79
前一天晚上.....	80
穿西装的女孩.....	80
舍利.....	82
小鸟和我.....	84

金刚天女.....	85
1.....	85
2.....	87
3.....	88
4.....	90
应供趣事.....	91
宁静的声音.....	94
归来.....	96
是孤独还是团结.....	98
智悲之子.....	102
生命中的挥手.....	106
无字之字.....	108
小老鼠送我甘露丸.....	108
2002 的夏日.....	112
山洞奇遇.....	115
穿越死亡.....	119
明慧比丘尼.....	120
1、入藏.....	120
2、野菜之幻.....	120
3、第一任堪姆.....	120
4、灵鉴之语.....	120
5、梦之谜.....	120
6、哀伤的心性.....	120
7、街乞.....	120
8、先行者.....	120
9、此生不再.....	120
10、归来.....	120
盛放之白莲.....	120
最后的演出.....	120
劫后余生.....	120
神秘的惠赠.....	120
做包子的师父.....	120
一位师父和一只老鼠的故事.....	120
似水流年.....	120

转经轮

一位女居士从遥远的城市来到喇荣，见到了索达吉上师。她带来了资助智慧小学的钱，不仅是她自己的，还有她同一城市的其他居士的。

坐在经堂里，与出家僧众一起，她仰头望向坐在法座上正转着转经轮的上师。她不敢久看，一会儿，抬头偷望上师一眼。这个时刻她准备了很久，幻想了很久。下课后，是上师接待的时间，轮到她时，索达吉上师把转经轮放到她头顶上。

她去了智慧小学，在那里和一位出家师父住一个房间，出家师父是医生，智慧小学几百个学生打针吃药都仰赖她。女居士对出家师父说：“如果我能得到上师的转经轮有多好啊！我天天转它，就和上师天天在一起了。”

她说了几次，医生说：“那你可以问上师要，也许上师会给你。”

女居士又回到了学院，去和索达吉上师再见。上师正和法座的另一头，一个男居士说话，她仿佛跪了很长时间，但是，她一刹那也没想起上师的转经轮。她不可能发疯，去问上师要转经轮。这时，上师和法座另一头的交谈尚未结束，可上师已转过身来，没有看她，直接从法桌上拿起转经轮，递给她，又转向另一边的男居士。上师的一连串动作在很快的时间中完成，这之前和之后甚至没有看她一眼。她拿了转经轮，站了起来，一句再见的话也没说，离开了上师的法座。

现在，她天天和上师在一起。

青裸被

如莲师来自大都市，在喇荣沟阴面的山坡上搭了一间木板房，房间狭小，仅靠向西的门上一块小玻璃采光。如莲师有几百元退休金，都用于供灯，每月经用六七十元维持生活，在天寒地冻的冬日，每天，她只烧一点点牛粪，用于煮饭和取暖。

几年前，整顿学院，如莲师也如惊弓之鸟，躲在不见阳光的逼仄的小屋中。一天晚上，手电光照进那块采光的小玻璃，听到嘈杂的脚步声和大声的说话声，她怀疑她的门很快就会被撞开。后来，声音去远了，她决定当夜就下山。

趁着夜色，她踏上下山的路，她不敢打手电，也不敢走大路，很快，就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一着不慎，就会踏空，翻下山坡。前面就是居士林，她以手带脚，连滚带爬，经历了漫长的惊心动魄的旅程，爬上了居士林阴山的山坡，敲开了一个木棚的门。

如莲师看不清开门人的脸，她急促地用汉语向门内一个矮小的身影祈求住宿，那人将她让进入了小屋，指指她的床，用含混衰老的女声说着什么，如莲师立刻爬上她的床，将被盖到身上。她在被中打颤，越来越冷，才发现她身上的被，没有丝毫的重量，她翻身时，那被发出窸窣窸窣的声音，她摸了一下那被，一层极薄的旧布里装的是青稞草！

夜晚，是多么的漫长！这样黑暗、寒冷的夜晚，那个老觉姆连一床青稞被都没有，卷缩在坚硬冰冷的泥地上。

一年以后，如莲师回到居士林阴面的山坡，挨家挨户敲门，寻找那个老觉姆，她要送给她一床被，一床柔软，厚实，巨大的棉被，所有的小木屋都出奇地相似，她再也没找到那个老觉姆。

赤诚师

赤诚师出生边陲，小时候说话就掷地有声，时常灵验，父母都对她言听计从，是她家的天。长大考进了高等学府，工作后抽调到省级演讲团，她辩才滔滔，写讲演稿、讲演对她易如反掌。电视台流行知识竞赛时，她被其他单位竞相借去代表他们的单位参加各种知识竞赛。后来，她身患重病，被医生判决死亡。她出家时，父母比听到医生判决她死亡还要悲哀，父亲绝望地说：“我家的天塌了！”

赤诚师心脏病常常发作，经常昏过去，又兼腹痛难忍，肌肉麻木，各种奇怪疼痛昼夜折磨，她渐渐意识到自己往昔业障深重，日夜念诵金刚萨埵心咒忏悔业障。

那年，索达吉上师出门，汉僧放假一周，她与几位道友结伴去多芒寺。拜见了德巴堪布，欲包车回学院，却找不到车。法师已开始上课，她们还逗留在多芒寺，正焦虑万分，听说上师也到了多芒寺，她们吓得躲在房中不敢出去。

既然上师已到，躲在房中如同鸵鸟不是办法。赤诚师说服了一位师傅一起去拜见上师。她们刚到上师的小木屋的木梯前，还没上楼梯，就听门响，赤诚师身后的师傅吓得转身就跑。门开了，赤诚师见到楼梯上方一尊通体透明，白色如水晶般的金刚萨埵佛，极为生动，衣袂飘飘，如彩虹环绕，这时，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寂静如同真空，这个奇异的时刻仿佛持续了很久，后来，她听到了索达吉上师的声音，上师似乎问她什么时候回去，上师就站在门前，她见到金刚萨埵佛尊的地方，面容非常严肃。她不知说了什么，很快回到了她们住的地方。

以后的几年里，赤诚师做了大手术，刀口长期疼痛，她一直在闻思班学习，上师每天上课的内容都做笔记，她完成了巨额数量的金刚萨埵心咒，观想金刚萨埵佛---透明，生动，如同真人一般却无有实体---对她无有丝毫困难。形象是金刚萨埵，本体是自己的根本上师，这样的定解她不必串习，令它生起。她知道：索达吉上师不仅是金刚萨埵，也是观世音菩萨，也是文殊菩萨，是

十方诸佛的总集。她一直在修法，上师所传的全知无垢光尊者的“大圆满心性休息实修引导”等，还曾短暂发心，为僧众服务。

冬天和夏天，学院短暂的放假期间，她听上师的光碟，都是多年前索达吉上师所讲的法，对上师的金刚语，她如饥似渴，一个字一个字做笔记。如果有问题请教她，她会立刻说出，在哪一部论，讲什么内容时，上师曾经怎么说。

凭籍着她的信心，至诚，她在聆听上师之声，阅读上师之语，思维上师之意时，上师法语中包涵的所有内容，在她心中渐次显现。

撑花色大伞的小喇嘛

早上五点，喇荣沟沉浸在深沉的黑暗中，灯火通明的大经堂里，响起念诵声。到了七点，天已亮，喇荣沟瓢泼着大颗大颗的雨珠，学僧们下课了，从经堂踏上了各自的归路。

虽然已是春夏之际，依然寒冷。远远地，我见到一幅动人的景象：一个十二三岁的快乐的小喇嘛穿一件超长的僧服，藏红色的底色上有朵朵暗色的花朵，披了小小的披单，举一顶巨大的花伞。在草木尚未复苏的枯色山路上，格外清新、夺目。

见我无有任何遮挡，在走过我身边时，小喇嘛不禁把伞举高，试图在与我擦肩而过的那个短暂的瞬间，用他那把骨骼坚固的花色大伞为我一挡风雨。可是，他个子没有那么多高，他的伞未能超过我的头，伞沿的金属物顶到了我的帽檐。

我笑了，体会到了他全部的好意，似乎仅仅是在那一刻才萌发的，一个无意的举动，因为不忍大雨落在我身上。

这应该是他累世听闻，修行菩提心的一个等流吧。

愿我也能像这位小喇嘛，即便在这样短暂的刹那，也能为需要的人一挡风雨，送去关怀和暖意。

他就这样一笑而去，无限潇洒。

讲考

智慧师的父亲爱好收集名著，少年时代的他是那些名著的唯一读者。十几岁时，他读到美国南部一位黑人女作家的歌特式的中篇小说：《伤心的咖啡馆之歌》，通过一个罗锅阐述了“任何一种情感的变化都是痛苦”这一主题，他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发现真理，并告诉所有的人！在很多年以后，他发现：他所寻找的终极真理，唯一在佛法中。

剩下的事是亲人，智慧师痛苦地思维了很久，明白了他和任何人的关系只有一种：法缘。出家的消息传到家中，正是农历八月十五，年老的父母正在准备中秋佳肴，他们的脸发青发黑，动作机械，僵硬，不看人也不说话，悲哀与愤怒的泪水一触即发……

智慧师来到学院的大半年中，不知道什么叫金刚语。他听课时不录音，不做笔记，不背书，也不看索达吉上师所讲的论典，喜欢四处猎涉，摘录一些窍诀，自己修法。一天上午，法王讲《大圆满前行》，讲到阿底峡尊者依止金洲上师时，智慧师的心动了一下，把索达吉上师同步翻译的话全部记了下来。第二天，智慧师去经堂，上完课时，索达吉上师说，“我今天要抽两个人讲考，看看你们学得怎么样？”

座下的弟子极为疑惑，他们恍然想起，索达吉上师几天前提起过，以后要抽人讲考。但是，来经堂上课的道友是不固定的，有时来经堂，有时在家中听课，索达吉上师手里也没有名单，而且，索达吉上师不抽人讲考！智慧师听到上师叫了他的名字（他奇怪上师知道他的名字。）索达吉上师让他翻译一个颂词，可是他根本不知道那个颂词在哪里，他头脑一片空白，不明白索达吉上师的意图。这时，边上一位老修行递过书，帮他翻到颂词所在的那一页，匆忙间，他胡乱念了一段可能是解释那个颂词的文字。

停了一会，索达吉上师问：“法王如意宝昨天讲了什么内容？”智慧师试图回想，可大脑中空空如也。索达吉上师说：“你说一下，阿底峡尊者提到金州上师和他提到其他上师有什么区别？”

此时，他如梦初醒，他当时所感动的，记录的所有文字蜂拥而来，他侃侃而谈，索达吉上师频频点头，说：“好，很好。”下课后，道友向智慧师随喜，随喜他能令上师欢喜。他宛如梦中。

第二天索达吉上师上课前说：“今天我抽了两个道友讲考，讲得很好，法王所讲的内容差不多一点不漏，全部讲出来了，令我感到非常欣慰。”

时光推移，智慧师渐渐有一些明白：索达吉上师了知所有弟子的根基，意乐，前生和来世，上师日夜思维的事，就是让弟子的相续成熟。一旦因缘聚合，上师会用各种方法来调伏度化弟子。所以，上师平时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说任何话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弟子的日常起居，起心动念无不倒映在上师无比寂静，深邃的心海中，如同深夜宇宙中的星星。那天，他的一念心动，已在上师的心中显现，为了净除他心性上的垢染，上师加持并再再称赞他，令他勇猛精进，令他的觉性渐渐苏醒。

三姐妹

根透快五十了，非常瘦小，举目无亲，依靠扶贫功德会的救济和一点念经钱生活。一次，她领到扶贫会发放的一双黑皮鞋，大头的，光滑如镜，是一双儿童鞋，儿童鞋的号码正适合她。她

睡在地上，身无余物，有老鼠作伴。虽有扶贫会发的糌粑、面粉和植物酥油，但烧火取暖用的牛粪和丫丫柴不得不依靠自己。一次，她翻山越岭，走了几个小时，背回体积是她两倍的丫丫柴，全身痛了几天。为此，她很少生火做饭，只用电烧一点热茶，吃一点糌粑。

2003年的极乐法会，根透家来了三位乡亲，是三姐妹，最小的十五六岁，最大的十九岁，她们带了两袋木柴作为礼物，送给根透。为了参加极乐法会，她们家乡的人包了一辆卡车，她们做了十几天的馍馍和面饼做干粮，在路上颠簸了两天，来到学院。

根透的客人是那么纤秀，羞涩，清新自然。她们每天早上在根透屋外的空地上梳头，侧着脸，长发飘逸。她们生长在牧区，没有读过书，头上没有任何头饰，只穿一件浅色衬衣，外束深色的无袖连衣长裙，腰间系一块藏式的长至膝下的横条布，它的周边，用彩条装饰。腰间扎一根腰带，腰带是旧绸，鲜艳的橘红或葱郁的绿色，画龙点睛一般，显现出她们年轻的身姿。藏裙虽然脏了，但在十一月高原的寒风里，依然淡雅。

每天一早，三姐妹去居士林，蜿蜒的山路上，藏红色的袈裟绵延不断，远处，大鹏山被朝日染红，山头的积雪使大鹏的双翅更为雄健。那年，是法王住世的最后一个极乐法会，法王为四众弟子灌了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等灌顶，法王在居士林经堂楼顶用麦克对四众弟子说：也许，这是我和你们最后一次在一起参加极乐法会。当时，没有人知道这句话的密意。法王已经不再接待来访者，三姐妹用哈达包了钱，哈达被层层传递，堆聚到居士林经堂的墙角下。

三姐妹坐在露天，在觉姆中间，吃着干硬冰冷的饼。虽然法会期间供养四众弟子斋饭和奶茶，但她们不会享用。她们来这里，是为了积累往生的资粮，决不会享用信众的供养，损耗自己的福报。每天下午都会刮风，风卷尘灰，席地而来，她们把头埋在姐妹的背后，默默地念着阿弥陀佛的心咒。

天降日那天，凌晨四点，她们去居士林受八关斋戒。居士林经堂前方的空地上，空气已经结冰，每一次呼吸，鼻翼都会锐痛。从各地来参加法会的老乡们黑压压一片，坐在水泥地上，一个个满身尘土。受戒后，一张张一元的钞票在黑暗中，从后排传到前排，这是他们对授戒堪布的供养，他们的心意。

法会结束的第二天，三姐妹中最小的一位在根透门前的空地上洗头，根透拿出她洗碗用的洗涤剂，滴在她头上。可是，洗涤剂无法让她的长发产生泡沫，根透又拿出她的洗衣粉。根透从屋里端出一盆又一盆水，为她冲洗。第一次是绿色的洗菜水，少女的头上留下了极小的绿色的菜心和土粒；第二次是棕黄色的洗锅水，也只有一点点，冒着可贵的热气；第三次端出的水有浑浊的沉淀，上面漂浮着细枝和稻草。

三盆水缓缓冲下后，少女的头洗完了，她一句话也没有说，和她两位姐姐一样温雅知礼。为了参加这次法会，她们借了几百元钱，这钱，如果她们能找到背石头的活，也许能慢慢还上。她

们是那样天真无邪，很快，她们就会步入世途，结婚生子，陷入永无止境的繁重的家务、情感的泥沼和生存的极度忧虑中。

这一刻，她们还没有看到自己的未来。

她们要回家了。她们将在剧烈颠簸的无蓬大卡车上挤作一团，互相取暖，用坚硬的干馍充饥，衣服上的土迹和裙边的黑色已成为本色，她们的裙子不会再变得更脏。车在山道上的每一次拐弯，与迎面而来的大车的每一次相遇，都可能使她们坠入悬崖，沉入冰彻入骨的雪山之水，可她们一直相视低低笑着，没有一丝痛苦的概念和感受——那属于以后的人生。

三姐妹，如我们的前世的影像，从很多世以前走到今天。在昙花一现的一世又一世水泡般的生命中，我们值遇并供养圣者，今日才得闻圣法。

蚯蚓

一天早上，我去龙泉水打水，下台阶时，远远见到一位藏族觉姆向我的方向走来。

她背了两袋牛粪，走得非常艰难。忽然，她停住了，一点一点弯下腰，一手紧紧抓住捆绑牛粪袋的绳子，一手腾出，去够地上的什么东西。她身边没人，两大麻袋牛粪耸立在她的背上，随时会把她掀翻，她支撑着，在极为不寻常的平衡点中，一只手不断地去够着地上的什么东西。

忽然，我想了起来，是蚯蚓。下了一夜的雨，很多细小的红色蚯蚓会从天而降。经常可以看见这样的情景：年老或年轻的藏族喇嘛觉姆忽然止步，把小道上的蚯蚓用小棍挑到路边。有时，一位老觉姆站住，身后山道上的人都等着，老觉姆颤颤巍巍用口水沾地上的小虫，把它放到路边。

藏族觉姆缓缓起身，把蚯蚓送到草丛中。

如果她从蚯蚓身边走过，它一定会葬身在后来人的脚下。

她是唯一的一位，它的救护者。因为她见到了它。

很多时候，我们——唯一的救护者，因为我们身上的重负：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环境而无暇顾及。

我们忙于赶路，有一位亲人或友人在某一个地方等待我们，我们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没有能力，正当我们惦记着心中的某事时，一位可怜的众生默默地死去。

上师座下

喇荣沟一片漆黑，只有新经堂灯火通明。

新经堂雕栏画柱，柔和的灯光下，尊贵的索朗达吉尊者坐在织有吉祥图案的高高的法座上，

背后是经函和全知麦彭仁波切、全知无垢光尊者的塑像。

那天晚上，索达吉上师正在讲《大圆满前行》中“闻法的方法”，和逝去的每一日相同，弟子们的整个身心都涌向上师，极度喜悦之眼仰望上师，上师也是笑意盈盈，说：“有些人……听上师讲法，就好像享用了不死甘露，情不自禁地汗毛竖立、泪流满面，从眼神、坐姿、表情也可以看出他极有信心。”

上师从遥远的过去来到我们身边，曾经的辉煌，今人尚耳熟能详，有关上师的昔世的传奇在弟子中间流传。

一位具相上师曾告诉这些汉族弟子，“法王如意宝在尼泊尔做了一个《破瓦金刚句仪轨》，授记以索达吉堪布为主的七人都是持明者，今生可以成就，得到最究竟的大圆满佛果……”

弟子们也从往昔走到今天，来到了他们的上师的座下。这样的历史时刻，他们长劫黑暗轮回中唯一的亮点——这一刻，他们的人生被上师照亮。

昔日，他们曾经被恩师从饥饿、瘟疫和屠刀下解救，今生，又依靠恩师宣说的正法获得了新生。只有尊贵的恩师了知他们的因缘，他们过去和未来的历程，上师以极大的悲悯和深沉的爱包容着所有的弟子，每一世都会来到他们身边，依正法改变他们的相续，直到他们从轮回中彻底解脱。

随应着上师智慧之藏流水一般的倾泻，在大经堂的各个角落，在男众和女众弟子的心间泛起阵阵笑声的涟漪，笑声不断，此起彼伏，互相回应，成为一个人，一个相续……

几年前，上师曾在法座上说过这样一句话：当这一生过去，就会永远地过去，不会再现。

这一刻，极度幸福的时刻，弟子们因幸福而悲伤：他们无法了知，这样的时光会持续多久。

“任何一个上师，他的弘法利生的事业都是短暂的，”上师不久前说：“他在年轻时、中年时，已经对有缘弟子宣说了佛的教言，时间一到，他会到另一个刹土去利益众生。当上师离去时，很多人都会感到悲伤。”

此时，上师深邃的心海中映现出弟子的心，那颗依恋的，因过度喜悦而忧伤的心，上师有些感动，开玩笑似地，把它表达了出来：

“现在，我看到你们每个人的表情，一个个好像很慈悲。”

灯火通明的经堂，沉寂高原大地上的光芒，又一个夜晚将悄然逝去，上师叮嘱弟子：“上师传法的时候，大家当以难得之心，将每一字、每一句牢记在心中。华智仁波切、阿琼堪布以及汉地诸大德，在长期依止上师的过程中，由于对上师非常有信心，将上师视为真佛，故而觉得上师所传之法极其珍贵，竭尽全力记在心里……”

弟子们将上师的每一字，每一句，如饮不死甘露，竭尽全力记在心里。

小中中

小中中十来岁跟父母来学院，说什么也不跟父母回去，父母只有把他托给一位出家女众。他在学院住了几年，身穿红色袈裟，披小披单，相貌秀气、含蓄、文雅，不卑不亢，常常垂目而行。索达吉上师仁波切曾把他抱到法座上，和上师坐在一起。他很羞怯，他羞怯的自知自明的态度受到大僧们的尊重。

一天，一位出家人一早见小中中正在行走，一条可怜的狗迎面而来，小中中连忙让到路边，马步下蹲，和狗一样高，对狗双手合十，口里念念有词，那狗从他面前摇摇晃晃地走了过去。那出家人后来告诉了索达吉上师，上师的声音透露出极大的欢喜：

“是吗？”上师说。

有人从他家门前走过，见到他的监护人正在告诉邻居，不要把散了一地的破垃圾袋放到她家门口，小中中出来说：

“我们自己扫一下倒了就是了，没有关系的。”

那年，他参加《白莲花论》的讲考。考试前一天，他的看护人帮助他复习，她翻开《白莲花论》，浏览目录，目光停留在一个标题上：“你讲《大丈夫要出家就出家》！”

小中中严肃地开讲，把这个故事从头讲到尾。他的看护人是一个和他一样严肃的人，每天晚上，她都检查他的学习。她负责他的三餐，让他生活在一种紧张、规律的闻思气氛中。每学期他都要背诵几部论。

第二天晚上，弟子们聚集在大经堂，在上师座下。上师法座前置放了一个小桌，桌上放了麦克风，被上师打卦打到的讲考者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到小桌前坐下。据说，僧众的威力会令讲考者搜肠刮肚也想不起准备过四十遍的内容，他们拿着小桌上那本法本，上面连科判都没有，只有颂词。但讲考《白莲花论》时，桌上连法本都没有。

索达吉上师仁波切在法座上用念珠打卦，所有弟子都盯着上师的念珠。据说，上师想打谁就打谁，念珠完全听上师的使唤，弟子们每每想看出破绽，却怎么也看不出名堂。上师仁波切的笑容意味深长，“小中中。”上师说。上师不叫他法名，一直叫他小名。

小中中去小桌前坐下，僧众们看出他非常紧张，上师仁波切翻着《白莲花论》，沉吟：“你讲大丈夫要出家就出家。”

小中中开讲，虽然呼吸困难，但内容几乎无一遗漏。僧众们笑个不停，因为他像一个大人，因为他自尊，上师仁波切也在法座上不断浮现幽默的笑意，和僧众们的笑声相互交流。

小中中得了奖品，回到家，他从来不嬉笑怒骂，不失去庄重。

“你看到吗？是上师在加持你！上师听到了昨晚我让你讲‘大丈夫要出家就出家’！”他的监护

人说。

昏暗的灯下，小中中双目向下，点点头。

第二年，上师仁波切讲萨迦班智达的《量理宝藏论》，年底，《量理宝藏论》是讲考的内容。小中中也参加讲考，讲考的前一天晚上，他的监护人拿着《量理宝藏论》翻着，在灯下沉思，“你讲第四品《建立与遣余》。”

第二天晚上，上师打卦，又打到“小中中”，上师仁波切翻着《量理宝藏论》，拖延着，说：“你讲第四品《建立与遣余》。”

小中中捧着上师的奖品回到家，他的监护人非常激动：“你看到吗？上师听到我昨晚让你讲《建立与遣余》！”

第三年年底，小中中如约被上师打卦打到，他长高了一些，依然庄重，双目下垂，声音发抖，他听到上师在法座上翻法本，翻了很久，上师报了他讲考的那部论典的品名，就是他的监护人前一天让他复述的，上师亲自为他颁奖。

监护人打开上师颁发的奖品，“你的一切都是堪布给的，你千万不要忘记这点！”

小中中点头。

小中中垂目而行，不骄不躁，不喜不忧，人们很少看到他的踪影。他回家看父母，回来时，突然变样了，变成了一个青少年。

他消瘦，颀长，面容还遗留了少时的腼腆。他长大了，不能再住在女众区，搬到了高高的山坡上，属于他自己的一间大木棚房里。没有人照顾他，他饿一顿，饱一顿，越来越消瘦。他一直在闻思班学习，依然沉默不语。他常常发高烧，昏迷不醒，他过去的监护人获得上师的开许，把他接到家里，给他吊盐水，煮稀粥。他又回到自己家中，回到经堂，他不敢靠近上师，一直坐在经堂后面的地方。他经常头痛如绞，无法看书，在透风的大木棚屋里独自卷缩而睡。

他和几位同龄道友在一起看 DVD 故事片，遭到上师呵责。他到上师法座前忏悔，在离上师法座一人远的地方站着，面无表情，甚至，有点高傲。第二天，又遭到上师不点名的批评。

他病一场，好一场，饿了吃点快速面，断断续续地去经堂，坐在经堂的角落里，不知道上师在讲什么。

他厌倦了。他已经长大，他在这里度过了少年时光，他已经失去了继续住在喇荣的勇气和心力。

他到上师法座前，说他想走，“我已经听不进法了。”他低头对上师说。

上师弯腰倾向他，离他很近，非常严肃，眼看着他的前方，沉重地说：“还是不要走吧！”

他卖了他山坡上的大房，没有带走什么东西。

他已经长大，想要浪迹天涯。可是，年轻的他，过于冷静，已没有幻想，没有目标，不知道

他要去哪儿。

他在天涯一角，经历了一位又一位成就者上师，一个又一个庄严的道场。有一天，他再一次厌倦，想起了他的故土，他的少年时代，传授他显宗五部大论和大圆满密法、把他抱在怀里的至尊索达吉堪布仁波切，那时，他已经永远不再拥有上师座下的时刻，听到僧众们此起彼伏的开怀的笑声，目睹上师意味深长的笑容。

他仿佛刚刚从梦中醒来，虚空已经不再，泪水怎么不湿透他的红色袈裟！

还俗觉姆

那年，在学院居士林土路上，我与邻居迎面遇到一对夫妻。丈夫在前，妻子在后，低头，回避了我们的眼。

这对夫妻曾是学院的出家人，一个是喇嘛，一个是觉姆。他们看上去温和、善良，有良好的教养和令人信赖的品质。他们忧郁、易于受伤，共有一种无声的沉寂，小心翼翼，与外界保持着距离。每年，那位妻子的怀里，会增加一个孩子。那年，那位妻子两手各牵一个，背上背了一个。

他们英俊、娟秀，身着藏服，衣着典雅、整洁，已没有出家人的痕迹。他们每年都回来，参加极乐法会。他们不能不回来，喇荣是梦魂萦绕的极乐的旧地，是无法痊愈的伤口，是他们共同的灵魂。

据说，他们曾恳求学院开许他们住在学院居士林。让违反学院纪律并还俗结婚的喇嘛和觉姆住在居士林，学院没有这样的先例。

见到这对夫妻不久，有一天课上，索达吉上师仁波切偏离了正在讲解的论典，说起他老人家去多芒寺的一段经历。

上师仁波切不会无缘无故讲故事，一定是在座的弟子中，有一个人已经走到了悬崖的边缘。

至尊索达吉上师仁波切到炉霍多芒寺时，当地很多老乡闻讯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其中一位，曾经是学院的觉姆。

那时，她很年轻。她十几岁时，第一次见到穿红色袈裟的出家人，她的心为红色袈裟而感动。她一无所有，在学院出家，在后来的几年中，她身无余物，和几位家乡的觉姆住一间非常简陋的小木屋。她参加了所有堪布和堪姆的课程，学习文字、背诵经论，念诵了大量的咒语。

那时，她很年轻，每天笑语连连。在她还俗前，法王如意宝在经堂里说：“年轻的觉姆啊，你不要以为世间的生活很幸福，男女之间的感情很值得羡慕，如果你还俗，成家，你才知道世间人的生活有多苦！男女之间的感情没有一点可以信任的地方，可那时，你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现在，她每天要照顾三个孩子，要种地、放牦牛、挤牛奶、做酥油；煮茶、做馍馍、洗衣服、

背石头、背土；要坚固房子的地基、爬到屋顶扫雪、给孩子擦洗、缝衣服、喂饭……

事情做不完不要紧，没有钱不要紧，她一坐下来，就会想起学院，以前的生活，相距尚不遥远，却不可思议，仿佛她从未拥有过！如果她曾经拥有，为什么却是现在的模样？有什么阻止她？不能回到过去？回到从前？她从来不知道，人间有这样的痛苦！她的心，阵阵酸痛。只要停下，只要坐下，只要稍一凝神，天地就会塌陷。她面前三个孩子，她的丈夫：她无始以来的业力，一齐聚集在她面前！

她一直哭着，在上师仁波切前泣不成声。

她说：“那么好，那么好的日子，我把那么好的日子换成了现在的生活！”

她从很远的地方赶来拜见堪布。那天，她家的三个孩子没人看管，没人为他们煮饭，为他们喂水，她把们锁在房间里，她出来的时候，他们在里面哭作一团。她的丈夫已经几天没有回家了。早上，她家的几头牦牛走丢了，她要赶回去寻找。

窗外，下着瓢泼大雨。她说，她丢掉了一生中最好的东西，她本来可以一直拥有它，可那时，她不知道。

她哭着走了。堪布仁波切起身，站到窗前，一直望着她远去的背影。德巴堪布进来，和堪布说话。堪布什么也没听见。

堪布的故事说完了。尖酸的痛楚从我心头生起，眼泪涌上我的眼眶。此时，我看见，我身边一位师父低下头去。她的这个动作令我恍然意识到，此时此刻，在经堂里，正在经历这位昔日藏觉姆绝望的痛苦的，又岂止是我们俩？

摩顶

圆悟出生在四川一个偏远的地方，八岁开始抄经，十四岁第一次见到出家人，如被闪电击中。在后来的两年里，出家人超凡脱俗的形象如梦魂一般萦绕着她。十六岁时，她第二次见到出家人，是一个尼师，她不再错失机会，告诉师父她要出家，求师父接收她。

师父见她黑发如云，长绕于腰，笑说：“你那么长的头发，舍得剪掉吗？”

她回去剪了长发，对父母说她要出家。父母又哭又骂，气得喘不过气来。她在父母面前跪下，跪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二天，父母不见了女儿的踪影，父亲又气又急，差一点没有发疯。

她出现的前一天晚上，师父做了一个祥瑞的梦。见到她的到来，师父又惊又喜，刮目相待。师父送她读佛学院，后来，她来到五明佛学院。

法王如意宝圆寂时，已是她到喇荣的第五个年头。

法王如意宝的法体安放在金刚萨埵殿堂，每天早上五点半，索达吉堪布仁波切在金刚萨埵殿

堂一侧，一个不封闭的宽阔的长廊里讲法。

那是藏历十一月的冬天，天寒地冻。凌晨五点半，昏暗的灯光下，裹在大氅里的弟子们纷纷退避弯腰，让出一条过道，至尊索达吉堪布仁波切缓缓走上楼梯，从过道中穿过，坐到法座上。

金刚萨埵殿的每一个窗口散射着金黄色的光。法王端坐的法体在殿堂中央，被绢花和层层酥油灯围绕。栏杆旁，弟子们聆听上师的法音，不能听出声音中的悲痛，这怎么不让他们畏惧，悲伤，迷茫而又不知所措！

空气凛冽，头上虽有顶棚，栏杆却无玻璃遮挡，如坐在露天里，他们一动不动，就这样一点点坐到天亮。

课后，是接待四众弟子的时间，从各地赶来参加法王圆寂法会的居士们挤到上师仁波切面前。常住的弟子没有人离去，默默眺望着上师的一举一动。上师仁波切为居士们摩顶，上师垂目、倾听、低言，一如往昔，无论在哪里，即使在行走时，都笼罩在一种无以言喻的沉寂里，在极度的寂静中。

圆悟在靠近楼梯口的地方眺望上师。

上师在昏黄的灯光下，如画，只是一个侧影。多么地让她悲痛！他们的上师！令她悲痛！她希望她是居士中的一个，能得到上师的摩顶。没有一个常住敢到上师面前，要求上师为他加持。她远远地望着上师，这个景象，令她眼泪涌上眼眶。

此生此世，她值遇了至尊上师，她无法上前，无法退后，无法表达胸怀，也无法做得更好，让自己令上师欢喜。她只有默默地，做着上师希望的事：每天听课，背书，做笔记，修法，发心……每天如一日，每天如一日，眺望着上师。

大经堂一侧忽然沉寂，所有的僧众都退让两旁。上师仁波切从法座中站起，走下法座，从中间的过道中缓缓走过。上师身裹大氅，两边的弟子都弯腰，低头，不敢看他们的上师。

这是清晨七点半，长廊里，依然昏暗一片。八点半，法王的纪念法会就要开始，瞻仰法王法体的队伍一直延伸到大路上，他们来自汉地和藏区各地，每一个人手里都握着一束绢花……

圆悟在过道的末端，楼梯边，在上师走近她的时刻，她的身体的每一个反应都能被她感知：腰酸，背痛，双手合掌的姿势。这样的时刻，上师从她身边走过的时刻，没有任何声音，极度宁静，仿佛没有实体，只有上师的无所不晓、深不可测的心，无声无息，又如此接近！

可突然，她头上放上一只手，上师为她摩顶！这一刻如此漫长，她感受到了上师对她的所有悲悯和垂念，等她抬头，上师已经离去，正在走下楼梯。

在这么多人中，这么多仰望上师的弟子中，在无有间断的接待、接受哈达、摩顶、倾听的时刻！一门之隔，法王的心子们背窗而坐，颂经之声昼夜不停。她的一念心，只是一念，渴望上师的悲伤的一念，希望获得上师的摩顶，被无有丝毫混杂地了知。

僧众们慢慢离去，又有更多的僧众进入大经堂。天已经大亮，维那师醇厚的声音在大经堂低低响起。

法王的歌

天空飘着稀疏的雪花，大经堂中央，露天的三角彩旗被风鼓荡。

藏历 2003 年十一月的一天，索达吉堪布仁波切下课后，我没有离开大经堂，独自坐在大经堂一楼一角，等待法王如意宝的圆寂法会开始。

一位年老的藏族居士提着茶壶来到我身边，喝了两碗浓郁的、又甜又咸的酥油茶后，我渐渐从极度的寒冷中苏缓过来，体内积聚了一些暖气。

维那师的声音在九点响起。喇荣沟的弟子们发现，这个维那师不是每天在法王课前领唱的那个，他的声色非常高贵，醇厚而华丽，不仅是声音，他对旋律的个别处理也与以前那个维那师不同，自然的变调使得他吐出的一个个音非常高雅，不同寻常。

据说，每天晚上八点，一代法王，在雪山被无尽黑暗隐没之际，由北向西，转动九十度，默默面向西山——西方极乐世界的方向。直到第二天早上，为了瞻仰的信众，法王的心子们才把法王游戏人间的这一化身重新转向正前方。

瞻仰法体的信众越来越惊异地发现，法王的法体一天比一天缩小，到了最后两天，只有一肘长。法体荼毗的第二天早晨，上师堪布仁波切缓缓穿过经堂一侧的长廊，坐到高高的法座上，告诉座下的弟子：

为荼毗所造的宝塔顶端的铁条因烊化而塌落，荼毗结束后，法王的心脏依然坚固不坏，鲜活如初。上师的声音一字一字，冷静不变：

“这就是所谓的金刚心。”

得知法王圆寂的那天，走进经堂，不知是谁，在录音机里放一首歌，那是一首祈祷法王的歌，似乎特为这个时辰而作，像极了挽歌，在法王尚住世时！歌手是一位喇嘛，那么深沉，仿佛一遍遍追忆，他反反复复唱的只有一句话：

“喇嘛耶西诺若（法王的名字）！”我们在他低低回旋的伤痛中无声啜泣。

二 00 三年藏历二月，距法王如意宝圆寂还有九个月，上午十点，是法王如意宝传《大圆满前行》的时间。与往常相同，索达吉堪布仁波切做同步翻译。我在北山边缘一个小木屋里，正昏昏沉沉地听着，忽然，法王停下了，不知说什么，一会儿，法王忽然唱了起来。

我完全清醒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此时，听到了堪布的声音，堪布翻译的声音总是那么低沉，与讲法时完全不同。仅仅听到这声音，就令我心虚、恐慌，上师仁波切的声音，一如他的面

容，疲倦、冷峻，穿入到每一个小木屋，正在承受难忍病痛的、陷入昏沉的、分别念在各地云游的弟子们，无一遗漏，显现在上师的面前。法王的歌调缓慢、苍老：

“讲法上师的头也痛，
听法弟子的心也散乱，
广说也没有意义，
始终没有讲完的时候，
就不广说了。

老僧人最好躺在床上，
堪布仁波切不动声色地翻译了法王的

歌。喇荣沟所有的弟子都感到震惊、悲伤、不知所措，他们紧张地等待着，不知接下去会发生什么。

几天以后，藏历二月二十九日上午，太阳已照到大鹏山上。法王正在传讲“发殊胜菩提心”中“精进”的内容。那是星期三，坐在各自精舍的汉僧们忽然听到他们的堪布仁波切说：

“法王说：他到极乐世界的那天，将要唱这样一首歌。”

弟子们再一次极度惊讶，他们慌忙开大收音机，听到法王老人家的声音和几天前不同。这一次高亢、有力，透露极大欢喜，宛如庆贺胜利：

“今天是非常快乐的日子，
我见到了阿弥陀佛，
同时见到了观世音菩萨和
大势至菩萨，
能够利益众生！
今天我得到了无边的力量，
我原来在人间时，
和我结缘的众生全部接来极乐世界，

但后面还有一些没讲，
还得继续念下去，
只有披上精进的盔甲，
希望大家谛听，
把它们融入心中。
好弟子们！”



我极为欢喜，
啊啦啦！
我祈祷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和
大势至菩萨，
你们加持和我有缘的众生，
一个也不要舍弃！”

信心之花

二零零一年四月，从金刚萨埵殿堂进入大经堂三楼的长廊，我第一次见到所有的柱子和栏杆被五彩缤纷的花朵装饰得密密严严的大经堂，我无法举步，深深地震撼！

我以为它们是真花。在雪花飘扬，一片沉寂，罕见葱茏之色的高原，竟然有如此之多的鲜艳娇嫩、含苞待放的花朵！如果它们是鲜花，它们会枯萎、死亡，可现在，它们永不衰败！

二零零三年夏天，普贤云供法会上，我坐在三楼长廊的栏杆边，面向大经堂正门，吃着浓郁醇厚的酸奶，透过花束的空隙，眺望大经堂正门，看见两位新到的汉人进了大经堂。

他们被钉在水泥地上，长久地站在那里，不能动弹。

他们穿了有很多口袋的摄影背心，橄榄色的茄克衫和休闲裤，风尘仆仆，一派摄影师和旅行家的气质。望着他们瞠目结舌的不变的表情，我在上面哑然失笑。

围绕他们的三层楼的大经堂，每一面，每一层均有十根粗大的红色圆木，木柱与木柱之间，相距近三米，全部是敞开式，和大经堂中央比篮球场大的空间融为一体。每一根柱子都饰满了鲜艳夺目的花朵，柱子和柱子之间，是由花朵组成的八吉祥图案和各式花球、花鬘。花朵来自喇荣每一个弟子，它严饰了经堂的每一个角落，已经见不到原木和砖墙。

他们就那样站了很久，被整个经堂、经堂的花朵、花朵与花朵间穿红色袈裟的出家人的景象惊呆了。在他们经历了两天高原的旅程后。

秃鹰在极为高远的上空盘旋，在喇荣沟之外，青藏高原层峦叠嶂，人烟稀少，呈现冷峻、凛然的地貌。在远离现代喧嚣之声的高原之上，在大自然层层叠叠的怀抱中，这个貌似普通的月牙形的山沟里，聚集着如此之多的生机勃勃的穿红色袈裟的人们！

任何一个人，无论乘坐直升飞机或面包车，当整个喇荣沟呈现在他的面前时，他都会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如同见到神迹！

后来，他们开始移步，始终带着瞠目结舌的表情。他们拿出摄影机，在角落里架起了支撑架。一个小时以后，他们还在经堂。他们中的一个蹲在一位喇嘛前，对他举着照相机，他和喇嘛相距不到一米。那位喇嘛转着一个巨大的转经轮，转经轮的木柄撑地，转经轮和他的身体一样高。摄影家拍照的姿势保持了很久，喇嘛的转经轮始终转着，他巍然不动的背影有一丝戏谑。这位摄影家又蹲到另一位喇嘛前，照相机对着他的侧面摆弄了很久。

身心忘我地沉浸在这花之海的还有麻雀。它们旋绕花之柱互相追逐，翅膀擦过悬吊的风铃，风铃发出清亮动听的声音，令人心旷神怡。幸福的麻雀们有享之不尽的食物，每天，念诵供养咒和《普贤行愿品》时，喇嘛和觉姆会掏出大米和青稞，向空中抛洒，供养十方诸佛。

它们欢乐的叫声是如此清脆，密集而响亮，仿佛在传播等待已久的喜讯！在曙光初现之时，

常常，通过无线话筒的电缆，传入坐在自己无量宫殿收听堪布仁波切讲法的僧人的耳中。这陌生国度的极乐语言，令僧人们生起无以名状的欢喜，如极乐世界的天然法音，令他们深深地感动。

有一天，坐在大经堂一楼，等待法王如意宝的“大威德”灌顶，我环顾这百看不厌，令人不可思议的五色花洋，忽然，明白了它的全部含义。

我想起了丹增活佛翻译的《上师供》里的一句话：

“稀有信心花朵缤纷陈。”

它就是稀有的信心。

“谢谢”

电动高压锅的控制开关自动跳到了保温档，智妙没有拔电插头，就出门了。

智妙暂住坛城宾馆，绕的是一条近路，从男众区边缘的一条石阶下到大路上。

中午的阳光有些晃眼，朵朵小小的白云正在蔚蓝的天空边际聚集，在大鹏山上排演不同的队列。智妙正下台阶，有一个喇嘛拾阶而上，他手里拿了一个小小的旧高压锅，在离她几步远的地方停下。

这条石阶上，没有任何其他人。

喇嘛可能四十来岁，饱经风霜。身上的袈裟已经褪色，虽不修边幅，却精神烁烁，看上去令人信赖。不像一位讲经说法者，像一位住山实修者。

“这个给你。”喇嘛满怀期望把他的旧高压锅递给智妙。

这样的事闻所未闻。学院男女众纪律严明，修行人一般都不会正视异性，更不可能和陌生人说话。

智妙没有停步，一边说“谢谢。”一边从喇嘛身边走了过去。

喇嘛“哎呀呀”叹息。他的叹息声是那么痛惜！无可奈何。智妙没有回头，也没有多想，一直下到大路上。

买完东西，智妙回到坛城宾馆自己的房中。她打开电动高压锅，她的菜饭从上到下已经焦黄了。

她慢慢地嚼着蹦脆的焦饭，喇嘛拿着高压锅的身影重现在在那条石阶上，在刺眼的夏日的阳光下。

喇嘛看到她的饭焦了。在上午，她尚未下山之际，已经用他的高压锅煮了一锅面。不仅是那一天，之前，之后，智妙的行住坐卧、起心动念一直在他的面前。但是，只有那一天，他煮了一锅面。在她走下石阶时，他拾阶而上，出现在她的面前，希望她能够接下他的高压锅。

智妙只嚼了几口就不吃了，她的房间里没有其他吃的东西，她也不愿再煮饭。不过她一点也不饿。

在喇嘛的所见中，前世的父母、子女、配偶、兄弟姐妹、邻居、道友一一呈现。他们的痛苦、欢乐、梦想和期望，他们对他的情感、关怀，对他的思念和为他留下的泪水，那样楚楚可怜，占据他们的心，如同占据整个虚空。就像昨天，在他面前。

那么清晰！他多么想帮助他们！让他们转悲为喜，破涕为笑，愿他们欢喜，欣慰，满足。永远不再经历生离死别的痛苦！不再经历岁月迁变，生世更迭。

他多么希望，他们也能认出他，他能够握住他们的一只手，与他们面对面坐着说话。表达他的感恩，这个感恩的心生生世世都无法改变。他的小木屋里什么都没有，但是，他可以为他们煮一锅面……

对他们的愚行，他唯一只有包容；对他们的崇高，他景仰叹息。如果他能看到很远，很远很远，每一世都如同昨天，如在眼前，直到所有的众生，都无不成为他的父母、子女、配偶、兄弟姐妹、邻居，道友、师长……

他为他们心碎，愿意付出一切，没有任何条件。

他前世的亲友已经改头换面，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再也不记得曾经为他付出的心酸、思念和绝望，他们一生中牵挂的人，他们已经完全忘记。当他终于走到他们面前，端着他的旧高压锅，他被留在他们身后，在中午，中午碧蓝的虚空下，阳光在石阶上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他们只说了两个字：“谢谢。”

从他身边走了过去。

为一个人

圆刚身后坐一位老常住，每一句话都是话中有话。那天，至尊索达吉上师仁波切还没到经堂，圆刚和他聊，他沉思，慢慢地说：

“上师做任何事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只是我们不知道。”

“上师出门，回来，说什么，开玩笑，从哪里走过，都不是无缘无故的，都是为了利益我们，有的时候，上师的一项重大的决定只是为了一个人，为一个人。”

圆刚点头、无言、内心凝重。和其他道友一样，他赞叹上师仁波切，畏惧恭敬上师仁波切，但是，每逢身边的道友表达他们对上师的信心，他都暗暗吃惊：

为什么他没有？！

没有人能够了解这一点：他麻木不仁，没有感情。他惭愧，这种惭愧的感受也非常淡漠。为

此，他甚至不愿祈祷上师。

当经堂里笑声响起，他忽然从某个空间出定：不知发生了什么？

当有人热泪盈眶，他发现自己是个怪物。

上师到时，所有的人都急忙从座位上站起，圆刚也是惊惶的一个。上师仁波切有时面含笑意，有时严肃，不看任何人，跨进了经堂的门。

上师的那双鞋，一度和他亲密的一位道友曾经把它们放在头顶顶礼，那位出家人走了，卖了他的房。留下他，一个想都不会想到把上师的鞋放在头顶的人，每天机械地去经堂，坐在讲考班的行列，在上师触目可及的地方。

念诵声响起。圆刚转着转经轮，不看上师。他不希望引起上师的注意。非常罕见的，他忽然抬起头来。每一次，他都会与上师的目光相遇。上师的头略仰，在高高的法座上，转着转经轮，斜视着他。令他一惊。如果他还要看一会儿，会看到上师持续地面无表情地斜视着他。

他低头，转转经轮。他的胃忽然开始作痛，不能再思维上师的表情。他的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他的胃上，他的腰弯了下去。经堂里的念诵只剩下嗡嗡的回声。

忽然，圆刚想了起来，应该利用病痛修行。他思维他的胃的每一痉挛，是由种种因缘聚合后的显现，除了这些因缘聚合后的无中生有的忽然地产生，并没有一个真实的胃痛存在，他尽力安住，安住在显现的无实上，他可以看见他的胃痛，随着因缘的变化而强烈或减轻……有的只是因缘条件的聚合……

上师仁波切咳嗽了两声，开始讲课。一阵更为剧烈的痉挛忽然令他沉浸在疼痛本身中。他忘记了所有，不断持颂他的本尊心咒，尽力观想本尊的面容。

一会，疼痛减轻，圆刚开始修自他相换。他观想这个世界上，所有正在承受他所感受的痛苦的人，他们的痛苦都化作黑烟，吸入他的胃中，他的胃的每一阵疼痛，都令他欣慰，因为他感受到的痛苦，使得这个世界上，所有正在承受这样的痛苦的人，他们的痛苦正在减轻，消退……

他只能听到上师的声音，不知道上师在说什么。他一直摀着自己的胃，弯腰撑着。他没看到，上师仁波切频频看他。他的观想断断续续，在疼痛难忍之际，他已经不能自他相换，只能念咒，观想本尊，在更为剧烈的疼痛降临时，他放弃了本尊，忆念上师的面容。

此时，上师已是唯一。

上师仁波切声音依旧。幽默、流畅、滔滔不绝。圆刚深信，上师正在经受他的每一滴痛苦的感受。他犹豫，观想上师是否会影响上师讲法？但他坚决地否定了。他没有抬头，他的腰越弯越低，在快要下课的最后一段时光中，他的心脏病发作，已无法支撑……

忽然，大经堂陷入沉寂。那堂课结束了，他什么也没听到。上师会休息一会儿，开始第二堂课。圆刚望向经堂大门，他想从坐着的僧众的行列中穿过，走出经堂。似乎，这是他唯一的希望。

“现在，”上师仁波切的声音格外低沉：“我们大家一起，先念回向，念《普贤行愿品》。”

弟子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上师要求经堂里和在家听课的四众弟子提前回向，在课程进行了一半的时候！

圆刚恍然抬起头，上师仁波切直视着他，他和上师之间的所有人都消失了，如同上师就在他眼前。上师是为了他！在他与上师相视的刹那，疼痛已然消失。这一刻，不需要语言，在心心相印之时，师徒之间，已经交付了永久的誓言。它会贯穿他的未来世，已足够他的此生。

他受到了催促，立刻起身，弯腰穿过坐着的僧众的行列……

黑暗中，他急促地沿着小路向山上攀爬，。他知道，上师的视线一直伴随着他，他不想中断第二节课的传承。

他冲进家门，奔向收音机。上师一直等待着，在他打开收音的那一刻，上师的声音响起：

“现在我们上第二节课……”

他倚靠在墙上，无力地倾听——他的木屋的门对黑暗敞着。

他的心，与他的身体的姿势，暴露在上师仁波切严肃、无声的视线。他的心，依然空空如也：没有激动，没有热泪。

但是他知道，确定无疑地知道：上师和他在一起。无论是之前，还是之后，无论他祈祷，还是漠然无记，上师和他从未分离……

智慧天女

我经常想到的一件事，就是和益西拉姆（智慧天女）的不可思议的相逢，我无数次想：那是偶然的吗？

多年前，我从成都到马尔康，因前方公路塌方，等了一张去阿坝的车票，准备从阿坝绕道色达。

车开了两个小时，中途，被一个藏觉姆拦下。她摇摇晃晃，走到与我隔了一条过道的空位坐下。整个车厢，只有这个位置空着，等着她。

得知我去学院，她告诉我，去年五月，她和三个出家人从观音桥磕长头到拉萨，每天磕十公里，历时九个月。

她自然，大方，声音不高，音声柔美，发自她温煦宽厚的胸怀。

她们四人沿着川藏公路，经过甘孜、石渠，进入西藏。卡车卷起长长的尘土和呛人的黑烟，有时，她们磕到晚上十二点，有时到凌晨二点。一位师父发心推车，帐篷、钢炉和糌粑都放在那辆小车上。沿途，常有人供养她们食物，表示对她们的崇敬。途中，她们还遇到五明佛学院的丹

增活佛的车，活佛下车来，供养了她们五百元，送给益西拉姆一张名片。

前方堵车，车上的人都下来休息。路边，是一望无际的绿色牧场，远远地，遍满黑色点点的牦牛，有三顶牧人的帐篷，几条狗在牦牛间追逐。益西拉姆一手伸到背后，温和地拍了一下我的背：

“你为什么不出家呢？”

“会的，”我笑着说：“会的。”

“什么时候？”她说：“出家好，好耍得很。”

在辽阔的夏日高原上，她虽然身穿冬天的僧衣，可她是那么无拘无束，松弛，自在。

她告诉我，她磕头到拉萨，遇到一个汉僧，三十来岁，穿一件百衲衣，胡子垂到胸前。他专注地看她，说：“好像在哪里见过你？”

“我从来没有见过你。”她说。

“不对，”他笑：“是在哪里见过你。”

她也笑：“是不是我前世见过你？”

“你好聪明。”

他们相视大笑，笑了又笑，忘了身边游人如织。

她和师父面对面坐了三天。师父在五台山闭关二十年，他要求她在五台山闭关十年，授记她将是比丘尼的师父。

“我没有听师父的话，”她喃喃：“我现在非常后悔。看到你我也觉得特别亲切，也许我们俩前世有缘分，你说呢？”

长途汽车中午到阿坝，我们在一起吃了一顿简便的午饭。高原温差巨大，她脱了厚僧衣，袒露右臂，披单搭到左肩，看上去健康、匀称、独立，令人仰慕。席间，她兀然离去，我去她离开的后门口张望，见到一副不真实的图画。

后门外的小路上，她和一位二三十岁的喇嘛正在说话，喇嘛打一顶红伞，看上去不同寻常，他肤色白皙，庄严美好，安详而沉静。在炫目刺亮的正午的阳光下，他们的笑容绚烂美丽，宛如天人。

益西拉姆带我去附近一座著名的寺庙，等在阿坝县的柏油大路边，两辆三轮相继而来，她牵起我的一只手，笑盈盈回头望了我一眼，与我上了前面的那辆三轮。她的笑容那么美好，令我深深感动。

从寺院回来，我们进了一家茶馆，要了一壶茶。我们用极小的碗碟喝着滚烫的大茶，她劝我第二年五月和她一起从观音桥磕头到拉萨。她说，她会武功，几个人她完全能够对付，沿途不用害怕。“如果你不能磕头，”她说：“帮我推车也可以。”

她从口袋掏出几百元，小声问：“你身边的钱够不够？我有。”她想给我钱，她的这一举动让我吃惊和感动，我连忙谢绝。世事无常，我不敢承诺，说，如果我准备加入她的拉萨之行，明年五月，我将会赶到马尔康，和她相会。

益西拉姆抢着付了茶钱，我们手牵手走在大路上。一辆自行车从我们身边飞骑而过，车上的喇嘛说她什么，她立即反击。

“喇嘛说什么？”我有点猜出来。

“说我们。”她说。一定是说她和我手牵手吧。

暮色降临，分别的时刻已近。我拿出相机，给她照了几张照片，益西拉姆担心不能得到这些照片，拉着我到处找照相馆。

“我想和你一起照一张相，”她说：“我可以在这里取到。”但是，我们没有找到照相馆。

她赤脚穿一双皮鞋，脚痛得一瘸一瘸，我坚持把她拉到一家鞋店，供养她一双鞋。刚出鞋店，她飞快地奔过大街，一转眼，她又穿过大街，回到我身边，她手上那双旧鞋不见了。

“我把鞋给了一个人。”她解释道。

我们在阿坝的大街上流连。

“一想到马上就要和你分开，”她对我说：“不知道今生还能不能见面，我的心都痛。你说，我们还会见面吗？”

我不知道这一天发生了什么，如此迅速，不可思议，我对她那么眷恋，可她的话还是令我吃惊。

我们在一家小饭馆坐下，希望还能拥有一段面对面的时光。

益西拉姆慢慢吃着面，说：“你和我一起磕头到拉萨吧，然后，我们一起去印度，你就在印度出家。”

我不置可否。她沉吟：“你真的有出家的缘分！”

“什么时候？”

益西拉姆说了一个时间，和学院空行母授记我出家的时间相同。

她似乎非常悲伤，低目，很长时间，她慢慢地对我说：

“如果你想我，你就到拉萨，到了拉萨，你就能见到我。”

“你在拉萨有联系地址吗？”我有些惊讶地问。

她欲言又止，没有说话。

她在路边招手，一辆三轮车疾驰而来，她上了三轮，她的脸在暮色中白皙而迷蒙。她右手手心向上，向我致意。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问候的方式，那么优雅、高贵，令我砰然心动。三轮车载着她消失在渐深的暮色中。

我到了学院，立刻就出家了。益西拉姆曾经给我家中打过一个电话，我打回去时，是一个出家男众的声音。他听到我的名字，非常欢喜，似乎他对我熟悉已久。

“我是益西拉姆的师父，”他说，“你等一会儿。她马上过来。”

我眼前浮现那位在五台山闭关二十年的穿百衲衣的出家人，怀疑我是否听错了。

益西拉姆接过电话，我告诉她我已经出家，她没有丝毫惊奇。我说我不能和她磕长头到拉萨了，我将留在学院学习。

她一时无声。后来，她说话时，声音很轻，非常失望。

我忘记了她说什么，后来，我再也没有找到她师父的那个电话号码。

也许，有人能够告诉我，为什么我们会相逢？我横穿整个国土，改变行程，在前往阿坝的途中，益西拉姆两手空空，站在一望无际的公路上，向我坐的那辆车招手。

益西拉姆不住在拉萨，为什么她说，只要想她，我就可以去拉萨，到了拉萨，我就能见到她？

她温厚，宽和，如无所不包的天空，我多么希望和她一起，沐浴在她无所不在的温暖和慈爱的光辉里。她光芒四射，庄严动人。她的面容和菩萨的雕像如此相象，可她是那么真实，和她在一起时，我感到自由，生命充满活力，仿佛大地与我同在，没有怀疑。

也许，有一天，奇迹会再一次降临。我们会穿过大地和人群，穿过无数世，再度相逢。她会牵上我的一只手，笑吟吟回头望我，和我一起坐上三轮。藏民到拉萨是为了朝觉卧佛，也许她就是觉卧佛，看见觉卧佛，我就看见了她。或者，她是观世音菩萨，见到了布达拉宫，我就见到了她。

一位活佛看了我和她的合影，沉吟：

“她是你前世的上师。”

山神

那是 03 年，法王如意宝在世时最后一次耍坝子。那天是耍坝子的第一天。

一早，我和伙伴圆笙走出山门，从洛若乡到耍坝子的地方。远远地，蓝色无烟的纯净天空下，白色的蘑菇帐篷点缀在渐渐隆起的绿色草坡上，一条神话一般的小路进入了草坡的深处。

我们步入了这条画中的小道，一路无尽的惊喜。朵朵白蘑菇帐篷上，画有八吉祥等种种彩绘图案。帐篷们华丽、巨大，彩门低垂，窗框半启。偶尔，窥入其中，竟有一桌豪华的宴席。长桌上有无尽丰盛的酥油、奶酪、酸奶、奶油和麦饼，麻花及各种红色、黄色和黑色的饮料，还不算新鲜的热气腾腾的奶茶。喇嘛们都聚集在演出场地边，留下青草露珠上一个个美丽、肃穆、空空的大帐篷。

法王如意宝的木屋前的绿草地上，插满了一束束鲜艳的绢花，木门正对的演出场地上，三角彩旗迎风高展。法王如意宝、法王的妹妹阿丽美珠空行母和侄女门措空行母坐在大窗内。

我们在草地上，一边吃着醇厚的酸奶，一边喜出望外，和法王一起，欣赏着藏族喇嘛和觉姆们一出又一出精彩的金刚歌和金刚舞。到了中午，演出结束后，众多僧人和在家信士右绕法王如意宝的小屋，屋顶上空，遮挡太阳的云朵折射出五彩的光芒。

我和圆笙在一个上午和中午的狂喜之后，沿着紫卿河，从尼众扎营地向学院坛城的方向向回走。

河岸边，蘑菇帐篷渐去渐远，我们渐渐步入了远离人迹的自然之境。

紫卿河在我们身边弯弯曲曲地流淌，野花遍野，在宽阔平坦的山谷之间。它们大约一尺高，一簇簇，开着淡紫色和淡粉红色的小花。青草地上，还有紫色的喇叭花、一丛丛麦穗色的如同干花一般的叫不出名字的野花……我们在这无尽摇曳的花之野走了许久。长长的天空，云层急遽变化，洒下如风之雨，山谷的劲风无尽地吹拂，雨丝很快被吹散。

我俩由于无法表达的喜悦，已经噤声无语。只是一味地，愕然地走着，陶醉于天地间。只有一个小时的路程，我们竟然走了几个小时，如无形的风，已经纯净透明，已经成为我们所见的一切。

直到夕光薄薄地照耀到山谷中，我们这才来到了坛城背后的山脚下。

因为时间已晚，我们没有绕到山脚下的小路旁，而是登山而上。

快到半山腰时，有一片略为平坦的山坡，我和圆笙同时看到前面的小道上匍匐着一条狗。

“一条狗。”圆笙师话音刚落，那狗站了起来。

它年轻，高大而强健，灰白色的毛发富有光泽，一条粗粗长长的大尾巴垂曳于地。随着它身姿的展露，我们暗暗心惊，一个同样的念头在心中产生：这不是一条狗，是一条狼！

学院的狗没有一条不是垂头丧气，褪毛，仿佛得到某种传染病。非常可怜的，低头四处寻觅。它们不会离开人类的聚集地，独自来到后山无有人迹的地方。

我俩没有说话，步伐没有放慢，手上转了一天的转经轮也没有变速，心中默念的观音心咒也没有停止。除了第一刹那的惊异，我们没有畏惧。也许，这和这条狼的慈眉善目，和它传给我们的温柔、仁厚的信息有关；也许，即使是一头人熊，我们也会朝它走去。我们已经历了耍坝子第一天的每一个惊喜，已经麻木不仁，已不再了解其他的感受。这个世间，似乎没有一事物可以改变我们的喜悦，使它突然终结。

狼起身的目的是让路，它退入一边的荆棘林中。当我们从它隐身的那片丛林走过时，我侧头，寻找它的踪迹。它觉察到了我此时的一丝犹疑——它离我只有两米远。为了不让我担忧，它把它的头低下去，藏在了一簇荆棘下。

直到走远，我和圆笙师才说话。我们异口同声说这是条狼，一条好狼。它和我们在学院和洛若乡见到的任何一条狗都不同。它强健，富有尊严，彬彬有礼，体恤人意，有一条不同寻常的大尾巴。在这十方空行护持的神山，能望见坛城的后山的山腰上，怎么会出现狼呢？这样一条高贵的，独立于山麓的年轻之狼，出现在任何一处都不同寻常。

据说，这里的秃鹰中有空行的幻变，它们每天在虚空跳具有象征意义之舞蹈，而后，到尸陀林应供；一位成就者的传记中，曾记述他用一根骨头向一只秃鹰扔去，结果击伤了一位空行；

学院法会供斋期间，给僧众发放会供品和钱时，一些非人会化成僧人，坐在僧众的队伍中。上师也曾调侃，一到发供品和钱时，僧人的数目会突然增多；

值逢吉祥日，商店门口，会出现模样奇特的乞丐；

我们身边走过的任何一个人：拄着拐杖、抱着小孩、一条狗、屋顶上的一只乌鸦，都可能是应化。在我们刚买完东西时，向我们伸出一只手的老觉姆，可能是空行、护法，他们以我们能亲近的模样，出现在我们身边。

他们对我们无所不知，和我们密切地生活在一起。

如石师

初见如石师，我心一惊。

那是在扶病医院的门诊部，中午，是女众看病的时间，一屋生病的觉姆围绕着一位汉僧女医生。有电话找如石师，我挤到屋里叫她，她抬头看我，她的目光，令我一惊。

很少见到这样的目光，凝聚着物质的强力，直接射入对方的眼中，无有任何回避，犹疑，长时间地，伴随着极端严肃，有些震惊的面容，无有任何应景的微笑。

似乎是，我令她吃了一惊。

她的目光都严肃得近乎恐怖，仿佛她目睹了世界的真相。

如石师精通中西医，曾经治愈多起藏族喇嘛和觉姆的结核病。她永远被众多病人环绕，永远无有笑容。以权威、镇定、咄咄逼人、无言的目光，震慑了她身边的人。

到了年底，她已在五明行医两年。她坚决要求退出扶病医院的医生队伍。院长找不到接替的医生，向上师诉苦。有一天，至尊索达吉上师仁波切在经堂上斟酌句地说：

“医生的发心是非常不容易的，没有白天黑夜。晚上九点回家，病人在门口等着；半夜十二点，还要被病人叫出去。我们有的医生，在发心两年以后，想要休息，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学院的病人那么多，医生又那么少，我们的修行虽然重要，但是，有一颗能放下自己完全利益他人的心才是最宝贵的。我们有的医生，非常受病人的欢迎，如果不能每天上班，能不能安排一周两次，

每次两个小时？为病人看一下病，开一下药方？”

如石师拒绝了。

她不做医生之后，有一天，她遇到我，忽然对我说，她不愿做医生，因为她没有能力帮助这些病人。病人的病大都是业力所现，她无能为力，徒有医生之名。有时，即使连暂时缓和病人的病痛都做不到，更不要说减轻病人的心苦。身为医生，她内心极为痛苦。

索达吉上师开讲五部大论，受过高等教育的如石师进入了上师仁波切的讲考班，上师提升她为辅导员。我听了她一次辅导，她对法义的理解非常深入，她的语速很快，辅导结束后立刻准备离开。有一位道友向她提出疑问，她的辩驳如同她的目光咄咄逼人。在所有道友离开之前，她先行离去，不多呆一分钟。

一天，下课时，至尊上师仁波切一个一个巡视着讲考班的弟子，非常严肃。

“如石。”上师缓缓地说：“你说一下，发菩提心利益众生重要还是自己成就重要？”

我立刻意识到上师是针对她问的。

“自己成就更重要。”如石师一语惊人。

我大惊失色，屏息噤声，用力倾听她和上师相反的话语。

“如果不成就，我们根本不可能真正利益他人。所以，首先要自己成就，而后才能谈得上发菩提心，否则，只是一纸空谈。”

上师一时无语，沉吟许久。讲考班的道友都把头低了下去，没有人敢抬头看上师。

终于，如石师不顾上师的反对，坚持退出了讲考班，辞退了辅导员法师的职务，闭关修行了。

几年来，已经很少还有人记得如石师。

一天，班上有两位道友心脏病发作，有人去如石师家叫门。我惊讶地见到她从闭关房走出，走进了小经堂。

她依然威严、镇定、双目炯炯，面无笑容。她为病人搭脉，一会儿，病人的喘息平息了。

“我刚才把我修法的功德回向给她了，看到没有，她立刻好了。”她转过脸，对我们说。

我默然无语。

在她到来之前，我们一直为这两位病人念咒，修自他相换并回向，可病人的病情没有缓和。为什么她就能呢？

作为凡夫，我们是否有这样的自他相换的能力呢？除非，她是菩萨。上师仁波切多次说过，圣者才有真实自他相换的能力。现相并不能说明问题，有很多其他的因缘。但是，显然，她对自己深信不疑。

又过了两年，有一段时间，小偷猖獗，挨家挨户撬僧人的门。汉僧组织起来，晚上埋伏在各个高地。

一天晚上，我潜伏在正在建筑中的小经堂的三楼。凌晨，我见到楼下一户人家突然亮灯，有一个人走到院子里。我忽然认出了那是如石师的房子。借着门内射出的灯光，我认出了她熟悉的身影。我立刻看表，凌晨五点。那么多年了，她一定严格遵守着作息制度。

在这万籁俱静的深秋的凌晨，我感到哀伤。哀伤是如此深重，就像这无比清醒而肃穆的喇荣沟。我目睹了它一个晚上，一个个小屋寂灭于黑暗中，又一个个点亮。她的小屋是较早明亮的一个。

她从五部大论伊始就退出了闻思，现在，五部大论的传讲已将结束。五六年的时间中，她一直精进地修法！

一个人，以强大的心力，长年督促自己，每天坚持几座修法，完成巨大数量的本尊心咒。虽然她放弃了闻思，但她闭关专修，我本来应该随喜。

我似乎没有理由悲怆。

新经堂建成后的一天，下课后，上师仁波切正在接待弟子和信众。有一个人走进经堂，没有摘帽，靠着一个大柱坐下。

经堂里余留的僧人注意到了她，非常惊讶，窃窃私语。她穿了一条红色厚棉裤，一件红色小花图案的厚棉袄，头发有一寸长。她眼大无光，目视前方，略微斜向一边、向下，似乎在沉思。

索达吉上师仁波切转过头来，看了她一眼，又回转头去。

一位管家认出了她就是如石师，上去劝她离开经堂。

“我要见上师，”她呆呆地说：“有十几个人要杀我。”

她被几个人劝阻着，两边挟持，送回了家。

那年冬天，冬天最严酷的日子里，所有的河流在流到一半的时候，以一种流淌的姿态凝固了。喇荣沟停电了，回到了日出日暮自然无声的原始状态中。

这样的长夜，哈气成冰，伸手不见五指。有一个人，出了她的小屋，没有关上她身后的门。

她赤了一双脚，不知她有没有赤身裸体，就那样飘出了她门前那条小道。她仿佛有一双眼，能够看清崎岖的山道，山道上的每一个石阶。她从一个又一个小木屋前飘然而过，她的一双光脚踩在坚冰、水泥石阶和冻土上。

所有的狗都屏住了气息。没有人能够穿透这重重黑暗，看见她穿行在喇荣沟间。

只有上师们能够看到，护法和非人能够看到，小屋中任何一个小小的转身，梦中的惊愕和幻化都在他们眼中。

她的屋内，钢炉里燃烧的牛粪已经一点一点熄灭，最后一丝可贵的热气已经飘散。

她被悄悄地送下山，送回到她的故乡。她的脚板要接受截肢手术，它们已经全部坏死。

没有人再听到她的消息。

没有人议论她。

后来的人不认识她，不知道她的名字；以前的老常住已经遗忘了她。

死在喇荣

住在南面朝阳的山坡上，中午，我常常站在门边，眺望喇荣沟。我的目光，总是立刻落在大路路边念破瓦的红色袈裟群上。那里密密麻麻坐满了僧人，头上打着红伞。

有时候，正超度时，忽然雷声大作，暴雨倾盆。转瞬间，云开日出。我听到隔壁的叫声，跑到院中，向空中望去，一条云龙赫然横亘于西天。刚回屋，又听到叫声，再出屋，见西天五彩祥云。原来，亡者是一位空行母。

不久，念破瓦的红色袈裟的队伍更为壮观，三位藏族觉姆的管家相继英年早逝。据说，她们都只有三四十岁，担任管家一二十年。她们每天忙于管理事务，因门措上师示现病疾，她们过于悲伤，每夜忏悔礼拜，积劳成疾，竟然辞世而去。她们的遗体保留了七天，都出现缩小等成就之相。学院许多喇嘛为她们送行。

死在喇荣，是喇荣人之梦。

我初到喇荣时，想一人租一间坛城宾馆的屋子。接待我的师父听了，不吭气，提着我的旅行袋把我带到公房。我因心慌气闷，无力举步，只得在公房住下。

公房住了三位师父，是通铺。白天，她们卷起脚后的垫被，在床板上切菜。床后有一人转身的空地，泥地上，放了她们的煤油炉、锅碗瓢盆。除了呆在床上，她们没有其他空间。

晚上，电压低，在极为昏暗的黄灯泡下，她们看书，插着耳机听录音，做笔记。她们有的晚上十二点一点睡，有的早上三点起。只要灯一关，老鼠就跳出来，在我腰上咚咚咚跳舞，又在我脸上窜来窜去，每晚，我把衣服裹住脸，留一点点空隙，以便可以喘气。它们走梁窜柱，翻锅捣碗，在我刚昏沉之际，发出巨响，将我惊醒。

她们不和我说话，互相也不聊天。每天做同样的事：听课，发心，回到公房，在床板上切菜，在煤油炉上做饭，在极度昏暗的光线下辨认着法本上的字，吃烂糊一团、难以分辨、只有一点点温热的剩饭菜。

公房的木板墙上糊着纸，呼呼透风；透过公房和公房之间的墙板缝隙，可以望见隔壁的师父做饭，听到她们说话。

我夜夜难眠，被这样的环境骇呆了。

她们中的一个高个儿师父就是圆证。

一年后，我在南面山坡的一条小路上见到圆证。她判若两人，热情地把我领进她的新家——

四根细柱撑起的一间十平方米的木板房，那木板钉得歪歪扭扭，间隙很宽。每天，阳光射进她的窗户，她坐在小床上，在阳光下看书。床后，是一个小钢炉，锅碗瓢勺放在地下，木板房的下面是牛粪棚。我为她有一个自己的小屋欣喜若狂。

又过了两年，我从那条小路走过，与圆证擦肩，没有认出她。后来，我多次与她相遇，不知道她是谁。她也没有显现与我熟识的任何相状。

只是，我暗暗心惊：她看上去尚年轻，一口牙却掉了。她的脸浮肿，变形，走路极为缓慢，一步步挪着。

我看着她，在两年中，每况愈下。一个行将毁灭的触目惊心的形象！她存在的本身，就让人痛楚、愕然，无法堪忍。

每个人都在她身上目睹了死神之影。

直到有一天，我看见这样一个衰败的、尚存留于世的、可怜的身体，艰难地捣弄着牛粪棚中的牛粪，在那四根细柱撑起的木板房下！

我想，“圆证把这个房卖了吗？”

忽然，我惊觉：这个面目全非、矮了很多的人就是圆证！

后来的一天，这栋小房的牛粪棚下，一个新主人在修整牛粪棚。

在最后的日子里，圆证卖掉了她的小屋，带着这笔钱去了成都医院。她用完了钱，没有看好病。她已不能再回学院，她已经没有住处。她回到父母家中，几个月后在家中病逝。

夜深人静之时，圆证生前的道友辗转反侧，因震撼、惋惜而暗暗发愿：病重之际，决不因无钱治病而卖房，宁可不治病，死也要死在喇荣！

可是，谁能够了知，我们是否有这样的福报？

一位居士在查出癌症晚期之际，卖掉了她的房产，抛弃了亲友，来到梦魂萦绕的喇荣。她把钱全部供养了至尊索达吉堪布，了却了她的心愿。

她哭泣着，对她的恩师说：“我临终的那刻，唯一祈祷您。”

那天，索达吉上师仁波切缓缓走进经堂，在课前唱诵之后，沉痛地对他的弟子们说：

“我听了她的话，感到很悲伤。我没有什么能力，只有祈求僧众，依靠僧众的力量帮助她。”

上师仁波切带领僧众为她念了一些佛菩萨的名号和心咒，安排了她的住处和照顾她的人。

几个月后，在课前念诵之后，上师仁波切再一次沉吟，在法座上，一字一字地说：

“那位癌症晚期的居士，她说，她要走了。她在这里，生活不能自理，需要人照顾。她不能忍受僧众照顾、护理她。现在，让我们为她念一个经。”

这一次，上师带领僧众为她念的是为亡人超度的阿弥陀佛名号和全知麦彭仁波切的“极乐愿文”。

居士被送回她的城市。

每天中午，我依然站在门前，眺望喇荣沟底的大路边——念破瓦的地方。那里，聚集了密密麻麻的穿红色袈裟的僧人们。他们头上打着红伞，阳光下，那一片红色，喜气洋洋，折射着令人晕眩的光芒。

芝麻开门

《极乐愿文》：

“愿断诸贪执，如鹞脱网罗，

瞬间便越过，向西方空中，

无量世界刹，诣至极乐国……”

绿珠临产前，一天晚上，有人敲门，说他是调查香烟广告的知名度的。绿珠的丈夫说：“我们家没有人抽烟。”说完，准备关门。调查人急了，说：“等一会，给你们一个纪念品。”说着，从包里掏出一支笔。

绿珠的丈夫关上门，见到笔身刻了八个字：

观音送子，望子成龙。

绿珠难产，生了六个小时，羊水破了，还没有生下芝麻。芝麻的父亲、外公外婆、爷爷奶奶，所有的人都在外面急成一团。医生问他们是保大人还是保孩子，他们异口同声说：“保大人。”

那年，绿珠三十岁。只有她一个人深信她和孩子不会有任何问题。六小时中，她一直仰视着虚空，大声念“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喉咙已经暗哑。她只有一心，就是观世音菩萨。她从来没有和观世音菩萨这么接近。她听到两个护士在说：

“她这人挺能挺的。”

“哎呀，天亮了，你看那云，多美啊！”

芝麻在这个时候降生了。

芝麻的父母是中学同学。他俩曾经对周易、相术和中医着迷。芝麻的父亲研究妻子的八字，为妻子罗列了一张长长的纸，其中说：

“孩子十岁时，母亲出远门。”

芝麻出生前，绿珠辞去了化学实验室的工作，跟一个按摩师傅学习脚部按摩。每天早上，她刚睁开眼，就有人找她。有时，她一天按摩十几个小时。她的右手腕不明不白地凸出一个包。她和师傅被邀请到其他城市、乡村，她从来不知道有那么多可怜的一贫如洗的人！他们伸出又黑又脏的脚，她往他们脚上涂了很多按摩油。师傅看出来，说了一句：“你的按摩油涂得太多了。”

师傅只要看一眼别人的脚，摁几个位置，就能知道他们得的是什么病。她五十多岁，有一套极为有效的摁脚窍诀，能够不同程度地调治各种疑难病症，尤其是糖尿病。她边给人摁脚，边念佛，并劝人忏悔、念佛。她把她的秘诀悉数传给绿珠。

绿珠名声初震时，想把全世界的病都包了。她想带很多很多徒弟，所有被疾病折磨的人都可以因她的手而解除痛苦。她下定决心要摁一辈子脚，她还想让她未来的孩子摁脚。她准备将脚步穴位按摩的窍诀、原理及治疗的病历公布于世。她终于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以利益所有的众生。

有人开着林肯轿车来接绿珠。介绍绿珠的同学对汽车的主人说：“您别开林肯去接绿珠，她那人坐的是什么车根本不在乎。”

直到绿珠遇到两位患者。

一位三十多岁，已是癌症晚期。他曾经家财万贯，为了看病耗尽了千金。他极度虚弱，他妻子已经等待他死。绿珠劝他念观世音菩萨，可是，他没有任何心力。绿珠的治疗和交谈使他的睡眠一度改善，他和绿珠说了很多伤感的话，很快，他就离开了人世。

有一位友人找到绿珠，绿珠坐火车来到友人介绍的患者的城市。虽然摁脚之后，那位患者的脚肿明显消退，但几小时后又重新浮肿。病人经历了希望和希望破灭的反复，在十几天以后痛苦地死去。绿珠在回家的火车上，读着索达吉堪布所著的《佛教科学论》，深感自己的渺小和医学的无能为力。要救人，只有靠佛法。

生下芝麻两年，绿珠为师傅摁脚，师傅一惊。

这两年中，绿珠只是在家带孩子，但她的手势已大不相同。它以一种时而细腻、时而粗犷，相当感人的方式游刃有余地切入各个不同的穴位。她的心已经渐渐趋入更深更宽阔的领域。几年献身他人的实践，她对佛陀的业因果和诸法缘起生的道理已经有了更为深入地思索，它们在她的手上显露出来。

芝麻还在幼儿园时，母亲带他去见一位九十多岁的方丈。信徒们排队见师父。

“妈妈，”芝麻说：“等我上去时，我就念阿弥陀佛。”

轮到芝麻，师父为他加持，他小手合十，念佛不止。一会，他要离开，师父把他揽在怀里，贴着他的小脸，笑着说：

“不要着急，考状元的时候还没有到。”

每到周末，他们一家开车去郊外游玩。芝麻的父亲仕途通畅，爱好广泛，喜欢上网。他知道妻子向往出家修行，他不相信这件事会真的发生。他只要早回家，就不让绿珠做饭，亲手做出一碟碟绿珠爱吃的菜。绿珠和儿子爱喝酸奶，他在冰箱里囤积大量酸奶。他劝绿珠，在家修行也一样。他尽他的一切可能为绿珠和儿子着想。他们在一起念“心经”，看经典的各种注疏，一家三口看佛教故事片，听“大悲咒”。

芝麻很少向父母提要求。一次，他看到报纸里夹着麦当劳的广告，“妈妈，麦当劳的汉堡包打折扣了。”他说。绿珠答应了一下，没有在意。

一会，芝麻又说：“妈，麦当劳的汉堡包打折扣了。”

绿珠忽然回过神来，说：“我明天带你去吃好吗？”

芝麻继续做功课。一会儿，绿珠听到芝麻的擤鼻声。

绿珠非常惊讶，“芝麻，你怎么哭了？什么事？”

芝麻哭得更伤心了。在绿珠追问之下，他抽泣说：“我很自私，我只是想到我自己，妈妈不吃汉堡包，但我为了想吃汉堡包，要妈妈陪我去麦当劳。”

一天，母子去菜市场，见到一个残疾人坐在路边乞讨。那人的眼已成了两个窟窿，嘴唇干裂。他们买了面包和纯净水给他，又在附近佛艺店请了一串念珠给他，请他念“南无阿弥陀佛。”

回去的路上，母子沉默。绿珠为了自己对残疾人所做的微薄的布施羞愧、痛苦，她不知道自己如何才能真正帮助他们！她猛然握紧了芝麻的小手，忘记了他可能会感到疼痛。芝麻忍受着突如其来痛楚，一声不吭。母子二人的心彼此相知。母亲又握了一下儿子的手，表示安慰和感激。

在芝麻成长的这些年，出家的梦想时而尖锐，刺穿绿珠的心，令她心阵阵酸痛，难以堪忍；有时，它似乎被遗忘，他们一家无忧无虑，度过了欢乐的时光。绿珠无法想象，怎样越过她的儿子、丈夫和父母而去？

儿子喜欢摸母亲的头。一次，儿子摸着母亲的头，说：“我的妈妈，要做僧人了。”

那年，芝麻十岁。绿珠流了一夜的泪。第二天，她给一位道友打电话，道友说：“事实上，无论你怎样照顾你的儿子，保护他，他如果出什么事，你都无法救他。他有他的命运。如果我们修行成就，对一切有缘众生，包括您的父母、丈夫儿子等亲友遇到危难，您也能真正地帮助他们。”

她不是不知道这点。但是，某时，某刻，某人的一句话却能解开我们的心结。

一天，一位推销洗发液的年轻姑娘走进了绿珠的办公室。绿珠和那姑娘相谈甚洽。年轻姑娘说，她看过一份材料，孩子六岁到八岁时，如果母亲离开，会对孩子的心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孩子十岁已经过了那个阶段。

遇到推销洗发液的姑娘不久，教绿珠太极拳的老人悄无声息走进了她的办公室。老人八十岁了，精神烁烁，走路没有声音。那两天，绿珠思忆父母一生对她的培养，一直反问自己，如果自己出家，会不会成为不孝之人？她是否过于自私？如果利益他人是修行的最终目标，为了父母丈夫和儿子，她是否应该完全放下自己的梦想？

老人在绿珠对面坐下，拿起绿珠的手，看了一会手纹，抬头，说了一句话：“你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姑娘。”

她已经做了几年的准备。如同她的丈夫，她每天思维如何让她的丈夫和父母欢喜。她对母亲

说：“妈，我对您再好，也只有这样了，不可能更好了。”

在绿珠渴望远离，陷入极度忧郁时，儿子蹭在她身边，轻声说：“妈，你不是想做菩萨吗？念经吧。”

绿珠和儿子嬉戏，回过身时，忽然流下泪来。

儿子抱住她的腰，把脸贴在母亲的背上，摇晃着母亲的身子：“妈，星期天你带我去公园好吗？”

母亲没有吭声，儿子说：“妈，你要么带我到公园去，要么去喜马拉雅山修行。”

那年秋天的一个傍晚，绿珠在院子里烧烟供，她回到房中念完仪轨，再到院中，见烟供被儿子弄得乱七八糟。她立刻斥责了儿子。回到房中，她生出一念：这是她离开的机会，她要抓住这样的时机。否则，她不可能，也没有勇气从这个家中走出去。

儿子闯了大祸似地，愣在那里，看着母亲拿了毛巾、牙刷和香皂放进包里。母亲只带了一两件换洗的内衣，从这个家里走了出去。她最后对他说的话是：“妈妈出去一会，爸爸再过二十分钟回来，你等爸爸回来。”

她坐上一辆火车，拨通了丈夫的电话，那时，天色已黑。

丈夫听不清她的话，他不知道绿珠那里发生了什么，为什么那么嘈杂。他以为绿珠也听不清他的话，他已在家中焦急地等了很久。他在电话那头大声叫道：

“绿珠，你在哪里？在超市吗？你买了几盒酸奶？”

绿珠到了喇荣。她见到每一个蹒跚而行的觉姆和喇嘛，第一个反应是，应该摁她们的脚的哪个部位。她到后一个星期，参加了《大圆满前行》的考试，得了84.25分。绿珠看到这个数字，习惯性地起了两卦：“地雷覆”、转“泽风大过”，卦象意味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将有一个极大的过渡。

到学院的第十天，至尊大恩上师在早课上说：“常常有人说：在家出家一样可以修行，其实在家修行如陆上行舟，出家修行如水上行舟。黄檗禅师说，一人出家能度九世父母……轮涅不二是大菩萨的境界……”

这一刻，绿珠铁了心。

她请了哈达、剪刀，把成绩单和出家申请报告揣在怀里，等在至尊索达吉上师经过的路上。在上师出现之际，三个弯腰等候在路边的藏族觉姆上前献哈达，绿珠赶紧上前。上师打了一顶红伞，将哈达一一挂在藏觉姆的脖颈上。上师看了眼绿珠双手捧着的出家请求和剪刀，说：“再等一等吧。”

哈达边端的丝线缠住了上师的伞柄，上师低头解丝线。绿珠着急，又去掏她的考卷。一会，上师解开了丝线，没有看绿珠的考卷，接过绿珠手中的剪刀，在她的头发上剪了一刀。

绿珠在汉地时，曾经参加过至尊索达吉上师组织的一次放生。在众多获救的众生中，有一只

雄鹰。它从笼子里踱出来时，在河岸边犹豫地走了几步，驻足，眺望对岸。所有人都等待着它。“它不会飞吧。”人们心里嘀咕。就在这时，雄鹰已迅速展开宽大的翅膀，腾空飞越到河对岸的天空中。人们震撼、噤声，一直仰望着它高贵、骄傲的身影，直到它远去。绿珠心中响起一首歌的旋律：

“是雄鹰就该展翅飞翔，让歌声穿越在云层之间……”

有那么一段时间，芝麻的父亲等待着绿珠归来。直到有一天，他彻底相信，此生，他们已经永远分离。

他想象着那个神奇的地方，离太阳最近的地方，有一个人在那里。那个人过着他不能想象的生活，那里的阳光过于炙热，灼伤了他的眼，令他心痛……

客厅里，他的笔记本电脑反复放送着一首歌：

“我愿折下我的翅膀送给你去飞翔……”

那年，儿子十岁。

那些晴朗的下午，绿珠和儿子一起吹肥皂泡，肥皂泡在阳光下反射着五彩光芒。

她很想告诉儿子：“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望着儿子稚气可爱、专心致志的脸，她什么也说不出来。

一天，芝麻的母亲在喇荣的小木屋里，拿起《入行论》。那年，她在家背《入行论》，让儿子看颂词。背到“生死狱系诸有情”时，芝麻纠正说：“妈，是‘苦’有情。”

儿子的话，赋予这句字决定的意义。

她念到“生死狱系‘苦’有情”，念不下去，停在了那里。

二零零一年，绿珠和朋友去一座海岛看狮子座流星雨。世界仿佛只剩下了这座小岛，岛上所有的人都在对星空雀跃欢呼。

那么璀璨，壮丽，宇宙在他们面前演出它的幻灭。他们想用诗歌，用相机，用摄像，用尽他们的所有来记录它，描述它，让它永远停留在那一刻，永远拥有它。

可是，它刹那刹那流逝，当它在他们面前闪现它的光芒时，它已经永远不再。

绿珠和家人保持着联系。绿珠给母亲打电话。母亲七十岁了，在电话的那一头，双手合十，低头，极力倾听夹在耳朵边的话筒里传来的女儿的声音。

女儿说：“妈，您虽然精进念佛，但不要把自己看成高人一等，调伏内心，放下自己是最重要的。”

母亲毕恭毕敬地说：“谢谢师父开示。”

绿珠以为她听错了，她停顿了一下，说出了憋在心中已久的话：“妈，感谢您生了我。”

母亲依然低头，双手合十，恭敬地说：“谢谢师父开示。”

绿珠的法本里夹着儿子给她的信：

亲爱的妈妈：

您好！很想您，我的成绩很好，数学 87 分，语文 91.4 分，英语 99 分。虽然数学考得不怎么好，但是语文和英语考得很好。我的身体也很好。

您身体怎么样？好不好？您在那儿会不会水土不服？您学习得怎么样？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您在那儿吃的是什​​么？是馒头、饼还是包子？你们学的是什​​么？是佛法吗？

我最近很胖，因为我能吃，所以很胖。

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祝你身体健康，学习进步！

儿芝麻

五月，大地震过后的第一时间，绿珠接到了丈夫的电话。挂下电话，他立刻拨通了绿珠父母家的电话：“妈，您放心，绿珠没事。”

他在网上一篇文章里说：

说实话，我挺佩服她，能抛下这么可爱的儿子……为了芝麻，绿珠炒土豆丝的技术已炉火纯青，每次端上土豆丝，芝麻都会说：“这是一等的。”

有一天，小芝麻在他的房间里看一本极乐世界的小人书，我和他妈妈坐在客厅的沙发里看书。突然，小芝麻冲出来，涨红了小脸，蹦跳着，好像全身出了汗：“我也要去极乐世界！我也要去极乐世界！妈，那里有土豆丝吗？”

芝麻出生前，我和绿珠给芝麻起了五十多个名字，都未尽意，直到“芝麻”的名字呼之而出。芝麻打开的是心的伏藏之门，不是外在的极乐，是心的极乐。

虽然我们分开了，但彼此的心灵更加接近。我希望有一天，我们在“极乐”相逢……

观音圣像

圆音师初到学院，天色已黑。她见到一家小院的门半掩，窗内灯光温暖，就推开了柴门，询问她认识的一位师父住在哪里。

小屋的主人招呼她进屋，说：“你先坐，索达吉上师正在讲课，过半小时，我带你去找她。”

圆音师在地毯上坐下，抬头，赫然望见墙上一幅巨大的观音圣像。在后来的半小时里，她一直瞻仰画中的观世音菩萨，震惊、目不转睛，这就是她渴慕的观音：非男非女，悲目低垂，深不可测。在这之前，没有一幅观音圣像令她如此魂不守舍、渴求与它相守。她只有把这幅画上的每一线条，观音菩萨的难以描绘的神态一遍一遍默读，极力记在心里。

后来的日子里，她上课，打水，一路诵持观音心咒时，一直把这幅观音坐像观在自己的右肩

上方，直到观音菩萨的面容越来越模糊，最后，只剩下一个意象，一种信念。因为观不出观世音菩萨高贵、垂目的悲容，她丧失了信心，心动一念：

上师观世音菩萨啊！如果那天是您的加持，加持弟子见到您的圣容，请您继续加持您的弟子，赐予她这幅画像，只是这幅，唯一的一幅！

两年以后，益西大堪布发动共修金刚萨埵法门，道友们都发愿持颂一亿金刚萨埵心咒，圆音师自思业力深重，应将一生用于忏悔，也报名参加共修，发愿此生圆满一亿金刚萨埵心咒。

一天，法师到经堂之前，她身边的一位道友从法本中拿出一幅小像。圆音师一见，取来瞻仰。这是一幅圆音师从未见过的观音坐像，在月色下，湖水旁，观世音菩萨坐在礁石上，身后，古树垂枝。观世音菩萨坐姿松弛、自然，头上有银色的光圈。

“这幅观音像送给你吧。”那师父说。

圆音师有些诧异，收下了小像，回去把它放在佛台上。

又过了不久，上课前，她身后一位居士拉拉她的衣服。她和这位居士没有往来，居士示意她不要作声，悄悄递给她一张照片。她接过照片，是上师索达吉仁波切和四位穿汉装的大僧师父的合影。上师仁波切坐在中央，面容严峻，双手相握，手上有一尊由深色光影组成的观世音菩萨的坐像！

此时，此刻，圆音师清晰地意识到，她不是无缘无故看到这张照片。是上师观世音菩萨加持了那位居士！就像不久前，她身边的道友送给她那张观世音菩萨的小像！

她依然持颂金刚萨埵心咒，几天以后，这件事被她渐渐淡忘了。

不久，一位道友托付她，如果有卖房的消息，一定要告诉她。第二天，另一位道友来到圆音师的住处，告诉她有一个居士要卖房，问她是否知道有人要买房。圆音师找到要买房的师父，带她去看房。走进居士的木屋，圆音师抛下所有人，径直走到了一幅画像前。

——唯一的那幅，初到喇荣的那天，她坐在它的下面，目不暂舍，望了它半个小时。一切都已消失，唯有观世音菩萨的神容，长长低垂的眼睑，悲痛向下的目光，无与伦比的线条，她此生第一次萌发那样强烈的渴求：

与它永远相守……

居士走来，把圆音师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

“我本来要把这张像带走的，我看你喜欢它，就把它送给你吧！”

观世音菩萨一直牢牢铭记着她苛刻的请求：如果您要我祈祷您，如果这是您的意思，您就把那张像赐给我。

观世音菩萨的心一直为她悲哀、疼痛。他为她寻找，为她等候时机。终于，在三年之后，因缘成熟之际，加持她再一次来到那幅观音像前，把圣像赐给了她。

圆音师在黑夜中辗转难眠。

至尊上师索达吉仁波切有一次说：

法王如意宝曾经说，他非常畏惧他的上师托噶如意宝，很多话不敢问上师。在托噶如意宝离去之后，他老人家非常懊悔，有一些萦绕于心的问题已经永远不可能再问上师了！

这就是她，什么都不问。上师仁波切的那番话，就是告诉像她那样的人。

那幅观音圣像被配上巨大的相框，挂在墙上。她已经发愿持颂一亿金刚萨埵心咒，她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不久，圆音师偶然与一位道友长谈，那道友的父亲早年曾经亲近法王如意宝。那位道友告诉她，龙多活佛和慈城罗珠大堪布曾经几次告诉她父亲：上师索达吉仁波切和观世音菩萨无有二致。

冬天降临，圆音师的玻璃窗哈气成冰。一天早上，她和往日一样烧暖了钢炉，玻璃窗上的冰凌花融化了，蒙上一层水蒸汽。她在钢炉旁看书，厨房通往卧室的木门敞着，她无意识地回头，向窗户望去，看见玻璃上坐了一尊观音！

是谁？是谁？

用他看不见的手在她的玻璃窗的蒸汽上画了一尊观音坐像？简洁的线条，寥寥几笔，任何人都能一眼认出。观世音菩萨的头上，放射三道长短不一的光芒！

圆音师忘了顶礼，也没有起身。她冲着观音像温和地笑了笑，继续低头看书。一会儿，她又回头，看窗上的观世音菩萨，又低头看书。后来，在一段时间中，她忘了观世音菩萨，等她想起来，窗上的汽水已一条一条，从观世音菩萨的像上流淌而过……

圆音师没有向任何人提及此事，依然持颂金刚萨埵心咒。两天以后的早上，她从厨房跨入卧室，见到窗上的蒸汽上，勾画了一尊更大的观世音菩萨，正在俯身顶礼！

它告诉她：她应该在一切时分把自己观想成观世音菩萨，她就是观世音菩萨，她的心性和观世音菩萨的本体无二无别。

在至尊上师接待的时间里，圆音师惶恐不安地来到上师面前。她给上师写了一封信，阐述了窗前显现观音圣像的事。此时，她低声告诉上师，她已经发愿念诵一亿金刚萨埵心咒，可她现在每天祈祷的是观音菩萨。

“没有关系吧。”至尊上师说。

每天晚上，圆音师在观世音菩萨的莲花座下入眠。

如果那幅像会离开她，她不会离开那幅像——心中的观音，从无始至今，无论换了多少面目，此纯净无染的光明心性始终和她同在。无须有任何担忧，在这个身躯抛弃她之际，光明的心性永远不死。它就是观音，与她永不分离……

“ongmanibeimihongshe（嗡嘛呢呗咪轰舍）”。

这七个字就是观世音菩萨。如果把这些字母写成诗，它们说：

观世音菩萨如同月亮

它清凉的光熄灭轮回的熊熊烈火

慈悲的莲花

在它的光芒中绽放



爷仨儿

广华寺出名是因为师爷。

师爷降生在广华寺隔壁一户穷人家，生下来时是一个肉蛋，被她爹丢了去。她奶奶去看时，肉蛋在动弹，就把它捡回来，用刀划开，是一个女婴。师爷四岁母亲死，六岁，被家里送到广华寺。师爷调皮，一个月穿破十一双鞋。师父打，她就翻墙。师父只有一边骂，一边为她制鞋底。文化大革命时，村里想挪用广华寺，把她的行李卷儿扔了出去。她软磨硬泡，就是不走。白天出工，干活挣男人的工分，晚上悄悄潜进去，在一间破房里睡，怕人看见，不睡炕，和狗睡在炕边的草堆上。

改革开放后，广华寺还给了师爷。她和一个徒弟每天种菜，浇大粪，把菜挑到菜市场卖。她的菜比别人的肥，卖的价却一样。来居士时，师爷拿挂面招待居士，自己吃玉米面饼沾盐巴面。一天，来了一个东北的居士，走时，师爷嘱咐：

“你在你们那儿，招一两个徒弟来，出家的也行。”

居士回到老家，就见到了师父。那时，师父三四十岁，刚出家，正找庙。听居士介绍师爷，动了心。到了广华寺，呆了。一截篱笆墙，几间土屋，屋里除了土炕，什么都没有。只有师爷高兴得不行，亲自为师父铺床。

师爷男相，一辈子没来月经。大手、大脚、人随和、目光慈悲。

师父每天跟师爷挑大粪，浇菜、种地。心想，这个地方太苦，不能呆。不久，就对师爷说：“师父啊，我要回家办点事。”

“出家人，哪里还有家啊，办什么事啊！”

师父凌晨揣一个包，走了。

师爷等了几个月，见师父不回，就给师父去信，用毛笔写的大字：

“徒弟啊，师父等你不回，要走着去找你。路上有人问：师父啊，你这么大年纪，去哪里？我就说，我去找徒弟。我的徒弟回去了没有回来，我想她啊。如果找不到她，我就不回了，一直到找到我的徒弟为止，如果找不到，我就死在外面。”

师父住庙，把这信给当家的看。当家师说：

“你要回。你和老和尚一定前世有因缘。你如果不回，万一老和尚在路上有个三长两短，你修法也修不上去。这一生，你要后悔死的。”

师父回到广华寺，还是天天种地、卖菜。心想，这不是修行的地方，还是要走。一天晚上，师爷从房后挖出一盒袁大头，盒里有存折，一共四十万，是师爷一生居士供养和卖菜的积蓄。师爷把盒交给师父，说：“从现在起，你就是广华寺的当家的。广华寺交给你了。”

师父出家前是行政干部，寡言、语言温和、目光不正视来人，而是微微向下。师父相貌特别庄严，师爷怕她遇外缘，不让她出山门，见她穿新衣就不悦。庙里卖菜、买东西都是师爷自己去。师爷出门，总是关照师父不要出去。师父就像小孩子，在家等师爷回来。师爷节省，但每次回来，

第一件事，就是从兜里掏出薄纸包的好吃的糕饼给师父。

师爷不舍得车钱，为了造庙，走一百公里，去市里批条。师爷六十多了，自己用楷笔写修庙的申请。师爷没上过学，但学过字，字写得大气。她一路走，饿了吃玉米面饼夹咸菜。这条路上走了两年，市里还是不批，师爷说：“你们不准，我就去北京。”

市里派人到广华寺，见到师父，呆了。师父高贵，和风细雨，说不出的威严，穿的衣却磨得稀薄，到处是补丁。见爷俩苦到这份上，却不惊不乍，甘之若怡，拿出那么多钱造庙，来人感动地回去，说了很多感慨的话，条才批下。

师父造庙，钱已经用完。从俄罗斯订购的圆木第二天就要运到，师父一个晚上翻身想钱。第二天一早，有人敲开山门，是一个生意人，说他晚上梦见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对他说，广华寺造庙没钱。他送上十万元。

那以后，天天有人送钱，庙造完，用了一百四十万元。

玉之要出家，找到最信任的一位师兄，师兄说：“广华寺，那里有正法。”又问一位大和尚，大和尚说：“你在哪里吃得香，睡得熟，能辨方向，就和哪里有缘。”

玉之进广华寺，师爷还有两颗牙，一笑，像婴儿。师爷一生没洗澡，不刷牙，身上没有异味，蹭在师爷身边，就闻到戒香。

师爷远近闻名，烧香的人先礼拜师爷，再到一个个殿顶礼。师爷单手合十，对来人念阿弥陀佛。师爷耳聪目明，有人来问事，师爷说：“听不到。”

问师父，师父说，“您去拜佛，求佛菩萨，多忏悔。”

玉之对师父说要出家，师父说：“过三年。”

玉之白天在厨房干活，吃得香，夜里不做梦，在殿堂走道知道方向。她做了一年饭，上上下下人缘好，和烧香的人特别亲，居士都围着她，听她话。让忏悔就忏悔，让供养就供养。

一次，瞒着师爷，师徒俩出山门。一路遇到十几辆车翻在路边。车上高速公路，追到前面的车尾，司机急刹车，车飞起来，飞到高速公路下面的沟里。师父念佛，不动弹。玉之高喊两声阿弥陀佛，车撞到路墙上。

师父断了几根肋骨，没有住院，在空屋躺了十几天。玉之在另一屋躺。师爷到玉之床前看她，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什么，就是腰痛。师爷说：“腰痛要躺十多天吗？”

玉之受不了出家师父给她端屎尿，和师父说：“家里炕头热，我回去养，捂一下，兴许就好。”

师父说：“你家炕头热，这里有电热毯。”

“我受不了师父们给我端屎尿。”

“都是一家人，”师父说：“不怕。”

玉之坚持要回去，师父说：“你早一点回来。”

玉之一走，师父对徒弟说：“玉之出不了家。”

玉之在家里养了些天，来人不断，劝说：“你又不是没有吃的，又不是没有能力，还怕赚不了大钱？等有了钱，你可以再修广华寺。”

玉之动了心，做了安利直销。她不断让人捎安利的洗衣粉、洗涤精到广华寺。又过了一年半，她遇见一个居士，向她介绍广华寺，那居士要去看，玉之陪居士回到广华寺。

玉之出出进进，总是避了师父。玉之不怕师爷，就怕师父。中午，和师父一桌吃饭，师父问：“你好吗？”

玉之说：“还可以，也不算好。”

师父说：“这个世间哪里有乐、哪里有好呢。”

玉之到师爷跟前，师爷说：“你是谁啊？”

“我是玉之啊！”

“玉之啊，你不是做大老板，赚大钱了吗？”

那年，玉之三十多岁。她在庙里住了四天，关了手机和小灵通，整个城市找她找疯了。她底下有十几号人，大她十来岁的人都称她“姐”。她的收入高出常人几倍，大城市最新流行的时装她第一个穿，不化妆不出门。她个高、挺拔、豪气，头发一会儿漂红、一会儿染黄，有时披肩、有时翻翘，短碎、长碎什么的，每次花几百元护理。回头率百分之百。她出门一掷千金，一心要做钻石。

“师爷，我以后回来，您收我不？”

师爷九十，矮小了，“你现在回来还好说，以后不好说。”

回到城里，玉之做什么都不顺，只想一个人安静，到公园坐一会儿。轮到她做司仪，她不愿去，和人不打招呼就撂挑子。她念大悲咒，越念心里越苦，再也不觉得乐了。她心烦，天天想住庙的事，又放不下。

一天，烦得不行，给庙里打电话，接电话的小师父说：“玉之啊，快来吧！师爷折了腿，不能走了，师父在服侍师爷呢，一步走不开。庙里没人，你快来！”

“好，我马上就来。”玉之说。

玉之打点后事，交代工作，要去服侍师爷。和朋友一说，都劝她。最后，他们说：“让她去，别劝她。你今天劝她不跳河，她明天要跳井。”

临走，她心里又翻腾，但话已说出，只有动身了。

那天，朋友送她，在饭馆吃饭。外面瓢泼大雨，他们吃了很久，都说不出话，还想多留一会儿，和她一起。

等坐上了车，小兄弟说：“姐，人要不讲理，出门下大雨。您看，您放了大事业不做，要去

庙里。”

“这是佛菩萨为我洒净呢，”玉之说：“让我消旧业，做新人。”

刚出城，天一下子晴了，一条彩虹横跨大地，车一路向它开去，他们都呆了，说不出话。车送她，路上只用了一小时，回去时，开了三小时。失去了朝夕相处的朋友，车也开不动。

到庙的第二天是四月初八，一星期后，玉之进门，师爷说：“玉之，你到底是不是想出家修行？”

“是啊。”

“一星期就来了五拨人，一天就有三伙人来看你。你怎么修？”师爷摇头：“难修！”

玉之的小灵通每天响不停，师父在五月十八日对玉之说：“明天五月十九，是好日子，我给你剃度吧。”

“明天？师父，太早了吧？我还没准备好，”玉之说：“我小妹要来看我，和我去北京一次，我回来再剃吧？”

“不早，”师父说：“你已经发心出家，就不早。我已经全部给你准备好了。”

师父打开箱，从里到外，一共两套僧衣，全新。

玉之给她的师兄弟、同事打电话，“师父明天要给我剃度了！”

“太早了吧？”一个修“心中心”的师兄说。

“是啊！”

“那你再和你师父说说？再等等？”

“我说啦，师父不肯！”

“那你咋办？”

“我也不知道啊！”

她的朋友们收到她的电话：“啊？”他们说：“那我们还能看到你吗？”

第二天，大殿里里外外挤满了人，像开法会。信佛的师兄站一边，同事朋友站另一边。两伙人曾差点打架，那是玉之生日，请客吃饭。信佛的师兄说出家好，不信佛的朋友来气，说：

“出家好，你们咋不出家呢？咋恋家呢？还不是在家好吗？出家好？没头发，没好吃的，穿一件衣！”

不断有人打电话，说他们的车正在路上，让等一下。师父一刀剪下玉之的头发时，照相机“咔嚓”不停，两台摄像机转动，照下来的大男人：董事长、书法家、小兄弟，一个个都在抹眼泪。

剃了头，玉之回寮房换衣。大殿里的人等急了，劝她来广华寺的师兄跑到寮房门口，敲她的门：

“外面都等着拜师呢！您怎么还不出来？”

“我不会穿裤脚！”

“您把裤子扯平了，一折！”

等玉之出来，大殿里的师兄们个个向她九十度弯腰，同事、朋友不知道该怎么做，也学样：

“师父吉祥！”

“顶礼师父！愿师父吉祥如意，长久住世，常转法轮！”

“顶礼师父！哎呀，师父出家好，出家庄严哪！”

那一天，离玉之第一次来广华寺正好三年。

师爷对客堂的执事看不上，“什么呀，”她满脸不高兴，“小矮个，不会说话！”

玉之新出家就做了执事，她是师爷朝思暮想的人选：高个，能说会道。

她一人干三人的活，又做香灯师，又敲钟、打鼓，又接待来人。游客来到广华寺，见玉之慷慨、礼数周到、和颜悦色、话到她嘴巴，都是吉祥语，不免心中欢喜，惊讶广华寺藏龙卧虎。经玉之介绍，他们对师爷、师父生起信心，对广华寺刮目相待。一时，在广华寺皈依佛门的人骤增，玉之的朋友也个个都皈依佛门。

师父想把做佛事的钱留着修庙，徒弟们不悦。玉之见了，当着师兄弟的面，把做佛事的钱全部拿出来给师父：“师父，您留着修庙，我们出家人，有吃有穿就行，要钱没用，钱多了还没地方放。”

师爷不愿躺，每日坐着，看窗外。玉之喜欢和师爷打闹，师爷腿折了，还和她掰手腕。师爷便秘，玉之手沾香油，为她掏结成硬块的粪蛋，为她洗擦。每天端屎端尿，把她抱上抱下。

一个寮房住三人，师父叫玉之，“师爷让你和我们住，我们爷仨儿住一间。”

玉之住进去，半夜二点，师爷叫：“饿，我肚子饿。”

师父睡得沉，玉之醒了，说：“几点了？你肚饿？忍着点，明天早上给你做好吃的。”

师父醒了，说：“什么事？”

“师爷肚子饿。”

“问她要吃什么？”

师爷说：“馅饼。薄皮、细馅，软软的、咸咸的。”

师父起来，一边揉眼，说：“师父，您等着，我马上去做。”

凌晨两点，师父揉面，剁馅，做馅饼。

师爷从不麻烦人，以前，她见斋堂吃好吃的，总说：“吃好吃的？出家人吃什么好吃的？糟蹋了，没用！”她吃馒头沾盐巴面，喝一碗稀粥，抿抿嘴。

自从折了腿，她变了一个人，一天到晚叫唤玉之，要她做好吃的。玉之把饭菜送到她跟前，她说：“这是什么呀！这是吃的吗？你不会做，连吃都不会吃吗？”

师父说：“玉之在家，一天三顿在饭店吃，还能不会吃吗？”

玉之的厨艺是广华寺第一，是饭店里吃出来的。

晚上九点睡下，刚十点，师爷就叫：“我饿！”

玉之听见了，翻了一个身，装作没听见。师父醒了，赶紧说：“师父，您要吃什么？”

“细皮小饺。薄皮、细馅，软软的，咸咸的。”

师父去给师爷做了。

下午，师父和玉之睡午觉，师爷用她的木头莲花宝剑拐杖敲桌、敲床架、敲墙，

“都几点了？还睡？”

“师父呀”师父说：“我们早上早起，累了，睡一会儿。”

师爷又敲，说：“哪来这么多觉呀！睡这么多干什么呀！没用！”

“您敲吧，我到其他地方睡去！”玉之说。

过三个月，师爷下床，玉之看书，看光碟，师爷从身边过，拄着她的木头莲花宝剑：“哼！没用”

师父带着弟子修加行，一天一千二百大头，坐三座观修，师爷弓着腰，“哼！没用！”

徒弟磕头现业，一个个都病，全身痛，她说：“自找！”

她举着木头莲花宝剑要打人，除了玉之，她人人要打。师兄弟都逃得快，没人敢挨近她。

师爷只要见不到玉之，就说：“那个那个那个玉什么来着，怎么见不到她？”

小和尚说：“她在客堂接待客人呢！”

“劲事儿！没用！”

一会儿，玉之回来，说：“老和尚，您找我哪！”说着，拿起老和尚的手，打了一下，“您代我做事哪？”

师爷笑，说：“劲整些没正经的事！没用！”

“那您说，什么是正经事？”

师爷看前方，笑，不语。

一天，玉之为师爷铺铺，见师爷藏在铺下的钱，拿出来数，“七百五。”她说。

“谁说七百五？三千！”师爷说：“少了数，你得赔！”

“哎呀，师爷啊，您可不兴瞎说，您再胡说，我就不理您。”

见师爷不语，玉之又说：“师爷，你要吃什么好东西？我给您去做。”

“哼！”师爷说：“我等我徒弟回来。”

过了一天，师爷说：“我要吃小饺，薄皮，细馅，软软的，咸咸的。”

玉之说：“等您徒弟回来给您做吧，师父是您徒弟，我只是您徒孙！”

玉之磕大头腰痛，师兄弟都出去看病了，师父不许玉之出去看病；医生来庙里，师父也不许玉之搭脉。

“是业，你多忏悔。”师父说。

师爷摇头，“哪来那么多病？我一辈子没有生过病！”

师爷握拳，在玉之腰上捶，特别有力。捶完，说：“睡觉去吧。”

玉之睡下，梦见一老鹰的大爪掏她的腰，痛醒时，背后衣服上有血。玉之告诉师爷，师爷说：“那就是好了。”

从那以后，玉之的腰不痛了。

师父在后院新造了藏经阁，二楼是莲师殿，藏经阁下有一条走道通大殿，石路的砖不是平铺，而是一半在泥里，一半立着，中间杂满了青草、落叶和垃圾。这是师父让瓦匠铺的。扫地的小和尚一个个都来气，好好的石砖不平铺，偏要浪费，难为扫路人。这条路，要用扫把的一端轻轻挑，将落叶和垃圾挑出，挑不出的要蹲下，用手拣出。刚挑出，一不小心，又扫到缝里。小和尚在那条路上扫很久，扫完了，师父从路上过，总要拿了扫帚再扫一遍。师父不责人，徒弟做得不好，都自己默默做一遍。小和尚见了，吓得不敢马虎，每天在这路上练性。

师父出门总带上玉之，师父前面走，玉之在后面一步远。学了师父，不东张西望。她曾经问师父，为什么不看别人，不看别人，怎么知道别人的表情、别人的心？

“看人脸，心会动，”师父说：“出家人不需要那么多分别。”

下午，别人睡觉，玉之擦铜灯，剪灯芯。师父一进殿中，见大殿一尘不染，十几盏大铜灯齐齐闪亮，幽幽的，一时不知何夕何年，脸上浮现难得的欢喜。

玉之回寮房，常常看见床上放着上好的内衣、毛衣、鞋，都是别人供养师父，师父给她的。

玉之在广华寺又呆了三年。时间一长，心就发毛。师父带修五加行，玉之每天磕头、打坐、干活，偶尔，看些佛书。她不能想象就这样在庙里呆一辈子，不能想象这样修行就能解脱。

一天，一位在家的师兄送来索达吉上师传讲的《入行论》光碟，玉之和师父一起看，看到藏地喇荣和索达吉堪布，玉之的泪水汹涌地流，一遍遍擤鼻，抹脸。

“师父，我们一起去喇荣！”

“谁爱去谁去。”

“我去！”

玉之每天给客堂上完香，从客堂拜到弥勒殿，从弥勒殿拜到大雄宝殿，一个个像前大礼拜，发愿忏尽去五明佛学院的一切业障，祈求诸佛菩萨加持她早日成行。

侍奉师父师爷的时间已经不多，玉之变了一个人，再也不和师爷顶撞，话也少了，见活就干，里里外外全是她打点。有个中医给师父开了洗脚的中药，玉之每天为师父把药砸碎，砸细，包了

煮了，给师父洗脚。洗完，给师爷洗。

她每天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想着怎么偷偷跑。

她对师父说：“师父，我近来心脏紧，晚上睡不着，想去市里检查一下身体。”

“你什么时候去？”

那天是星期六，师父说：“你星期一去吧。”

晚上在斋堂吃饭，玉之和师父对面坐，眼泪吧嗒吧嗒掉，头也不敢抬起。睡前，师爷出去了，玉之给师父洗脚，泪珠不争气，大颗大颗落在脚盆里。

师父说：“玉之啊，你去看完病回来，师父有一个安排。”“什么安排？”

“你不是想出去参学吗？师父想让你去五台山律院。”

“我不要去那里，我要去喇荣！”

“那里苦，没有水、没有电、没有公路、没有菜、没有厕所。”

“那里有正法！”

师父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师父拿了一条干毛巾，捂住脸，一直擦着。

“你如果检查出有病，还去不去？”

“去！”

“那你还检查什么？”

“不检查了。”

师父擦了脸，起来，到了窗边。

“师父要向你忏悔，常和你过不去。”

师爷睡后，师父问：“你什么时候走？”

“越快越好。”

“你要出去多久？”

玉之听错了，以为师父问她路上要几天，她伸出两指头，表示两天。

师父伸出三指：“两年不够，三年吧。”

第二天晚上，师父给师爷削苹果，说：“师父啊，玉之她爹来信，家里有事要回去一趟。”

“出家人哪里还有什么家！”师爷不高兴，师父把一块苹果送入她嘴里。

早上，师父做了羯磨，师兄弟都同意每月每人省出一元钱，给玉之做生活费。师父说：“你哪天走，我给你买飞机票。”

“我已经托人买特快火车票了。”

“想走的人，真是一天都留不住啊。好吧，也省了我的飞机票钱。”

玉之走时，一个庙的人坐了一辆面包车送她。只有两个人没送，一个是师爷，一个是师父。

玉之是吃了中饭走的，去看师爷时，发现师爷睡了。

前一天晚上，师父问玉之：“师爷圆寂你回来否？”

“不回了。”玉之说。

师父六十了，师父的威仪，方圆百里无不敬畏仰慕。师父在面包车没开之前不见了，玉之到处找师父，师父不知从哪里出来，眼睛有些红。玉之向师父三顶礼，车开时，隔着车窗，师父双手在胸前合十，回身进了山门。

玉之初到喇荣，一个师父问她：“你是常住吗？”

“是啊，”她说：“我师父让我住三年。”

晚上，索达吉上师讲课，说：“有的人来喇荣，说，我师父让我住三年。三年你能学到什么？三年你能成就吗？”

两年过去了，玉之为僧众发心，上师讲的法理，在她心中化解。师爷和师父的一颦一笑、一点一滴，为上师讲的法做了注解。她们在她心中沉淀，越来越深。她给师父打电话。听到师父的声音，她感到心痛。

“师父，您也来吧，这里每个道友都有加持力，都在表法，看到道友的功德，自己会起惭愧心，还有上师天天给我们讲法。”

“玉之，你进大步了。”师父说。

“唉，师父，弟子太惭愧了。您年纪大了，应该修行了，还在弘化一方，本来，这些事都应该弟子来做，但弟子相续不调柔，想在这里，等修学长进了，再回来。”

“随缘吧。”师父说。

师爷在玉之走后两年圆寂。

师爷走前说：“我要回宫了。”

小和尚说：“回宫？师爷，您是天上来的吗？”

师爷说：“这个身体太苦了，我换个童子身再来。”

小和尚说：“还回来干什么呀！”

师爷走时，头上出现一束五彩光束，比碗口粗，从半空笔直到师爷头上方。

第二天，大和尚、居士从远近赶来，瞻仰师爷遗体。送葬的队伍长得望不到尽头，师爷的遗体到火葬场时，队伍还没有从广华寺走完。火化时焚化炉中放射白光，工人说从没见过这种情况。师爷的遗体烧出很多白色的舍利花和舍利子，有五颗舍利子供在佛像前，有的长到指头这么大。

荼毗那天，整个城市的人都见到了彩虹。那天天晴，一条彩虹从东到西，横跨城市上空。紫莲花一朵一朵出现，持续了一个下午。

玉之常想，师爷是为她折了腿，如果不是师爷腿折，她至今出不了家。

第一天性

皈依不久，得到一本台湾版的《西藏生死书》，那时，这本书还没在大陆发行。我看到了一段介绍破瓦法的文字：

“最精要的破瓦修习就是……想象：‘我的心和佛的心是合而为一的。’

你必须把破瓦法修到纯熟的程度，让它变成一种自然的反射，变成你的第二天性。如果你看过《甘地》这部电影，就可以知道当他被杀时，他立即叫出‘兰姆……兰姆！’在印度教里，兰姆是神的圣名。”

我暗暗地记住了这一段，希望自己临命终时如同甘地，能立刻叫出本尊或上师的圣名。

在学院出家不久，一个下雪天，我去经堂上课，忽然听见身后一声尖叫：

“耶西诺若！”

回头见一位觉姆一个趔趄，扑倒在地。

我忽然惊觉，这位觉姆在身体失去平衡和控制的危难之际，第一个反映，如同“一种自然的反射”，叫出了法王如意宝的名字！

不久，我和一位道友去汉僧店为常住购物，忽然，常住的一枚一元硬币从这位道友的手心滚落于地。它迅速向前飞滚，那位道友在后面追，眼看前面有一个深沟，她一急：叫道：

“耶西诺若！”

似乎为了回应这一声呼叫，那枚硬币立刻拐一个弯，站立不住地摇晃，在那条沟前倒下了。

几位道友去色达，一匹骏马抢在车前横穿公路，车没有放慢速度，以为它能飞速穿过公路，谁知，骏马跑到公路中央时，汽车已经来到它跟前，它吓得前蹄发软，突然跪下，一车的出家人大喊，喊声震耳欲聋：

“耶西诺若——！”

司机紧急刹车，停在了马前，与马相隔半尺。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多次听到了法王的圣名。当一个喇嘛在泥泞的山路上猛然下滑，当一个老觉姆在结冰的石阶上骤然跌倒，当一个年轻觉姆被一根横木绊住，整个身体飞出去时：

“耶西诺若——！”

他们呼救声在虚空中回响。

此时，如果死亡突然发生，法王的光身会立刻出现在他们的头顶，为他们一生的祈祷和全身心的托付而哀怜、感动。即使他们不能观想将自己的意识射入上师的心中，法王如意宝也会以无限悲悯，将他们的神识引至故乡佛国。

刹那间，他们已经变成另一种生命形态，身体熠熠放光，完美无缺。他们回首，见到了自己

的尸体，针脚粗糙的袈裟已经褪色，倒卧于地的身体上披单皱成一团；他们见到了结着滑冰的崎岖的山路和堆积垃圾的肮脏的水沟，那个身体曾经每日经过那些山路。

他们见到了上师法王——阿弥陀佛。

他们重又回到了母腹，在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度，值遇与他们有缘的众生。他们经历了各种欢乐和痛苦，又来到了那积雪的山沟。

一世又一世，他们的心性之光日益显露。在他们的上师——阿弥陀佛的教导下，他们学习和实践奉献他人——这是他们修行的唯一目的。在漫长的、无边无际的生涯中，直到无私忘我地服务他人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自然的反射，变成他们的第一天性。

著名的山羊

第一次来到喇荣，见到这头著名的山羊。

它总是随着僧人们缓缓踏入经堂。有时在经堂的走道上撒一泡尿，没有穿鞋的僧人们一不小心就踏在上面；有时在刚离座的僧人的坐垫上优美地侧身而坐，一只蹄伸出，一只蹄压在身下，一双长而妖娆的眼无所不知、含而不露、似看非看傲视往来的僧人。

它有一对弯而长的大角，常常在经堂的角落翻捣，一次，它把香灯师的经书一页一页吃了半本，剩下的被香灯师抢了回来。

上课前，经堂门口最拥挤的时候，它庞大的身躯堵在门口，闭目假寐，故意作态。僧人们只有从它两边绕道进入经堂。

索达吉上师上课的时候，它在最后一排抬起一只蹄敲打僧人的背，让出家人离开。出家人让它，坐到另外一边。它又去敲打另一个人的背。

它还跑到一个尼众面前，那尼众坐着，它长时间站在她面前，脸对脸，一般高，快要碰到了。它知道很多僧人都望着它忍俊不禁，看不出它有没有笑，它的表情永远一本正经。

一次，一位居士买了一颗白菜供养它，它嫌她剥菜慢，用角顶她，直到她丢下菜，落荒而逃；又有一位居士去抚摸它的大角，它把他的长裤挑了两条长长的口子。

它参加过无数灌顶和法会。法王如意宝在坛城灌顶时，它早早跟随僧众的队伍上了坛城，占据了有利的位置，可以清晰地望见法王。据说，它是学院一位傲慢喇嘛的转世。

我离开学院的那天下午，它高傲的灰白色的身影突然在路边的房顶上出现。它跳下房顶，两个送我的居士赶快给它让道，它来到我身后，我怕它无缘无故地撞我，就避到一边，让它先过，它不动。我走，它也走；我停，想让它过，它也停。这样两个来回，送我的居士说：

“你和它有缘分，它在送你呢！”

我有些感动，伸出手，有点害怕地摸了摸它的背，表示感谢。这样走了半路，它跳到屋顶上，走了。

时隔一年，我来到喇荣，又见到了它。

那天晚上，正值期末考试，它在汉觉姆坐列间穿梭，引起阵阵心悸。堪布仁波切从法座上下来，赶它出去。它扭着头，似乎很愤怒。索达吉堪布双手在它面前挥动，似结手印，坚决、专注、步步向前；它步步后退，心有不甘，一直想伺机反抗。最后，它打消了对抗的念头，自己走出了经堂。

一天，我领了一袋信众供养的大米，在路边休息。它忽然出现，用角挑米袋。这是分给我那个区小组的米，不是我个人的。我急忙扳它的角，它抬头望我，目光温和，那抬头仰望的姿势令人感动。我以为它记起了我，一年前，它曾经送过一程的人。可是，很快，它用角做了个顶我的动作，趁我后退，它又去挑米袋。这时，一位老觉姆赶来，在它面前撒了一把糌粑，它去吃糌粑时，我拿了米，逃之夭夭。

每天，凌晨五点之前，我们去经堂时，它在黑暗中出现。它的蹄声清楚响亮，不紧不慢，富有韵律，和我们一起进入经堂。它紧紧贴着第一排一个喇嘛坐下，把它长长的白色胡须搁在那个汉喇嘛的背上。

汉喇嘛强忍着它身上浓重的膻味，身体竭尽全力前倾，不想碰到它一簇一簇的长毛。可它似乎毫无察觉，不断地，用它的长须去撩他的披单。尊者索达吉上师坐在法座上，不动声色垂眼看它，弟子们在下面窃笑不已。

常常，它隔着法桌，在堪布的法座对面，所有的弟子都坐着，只有它，示威似地，站在中央昏黄的灯光下。堪布讲法时，它有时站着，中间，会退后几步，屁股对着堪布而卧。无论它做出何种不如法的动作，上师仁波切和弟子们都视而不见。

虽然它天天准时而来，却日日早退。总是在堪布讲法讲到一半时，它站起来，四蹄缓缓步出经堂。弟子们因它悠悠的、回声一般的蹄声而思路中断。

一天，它坐到结束，没有动弹。堪布讲完法，笑着对它说：“今天你很好，听完了课，要表扬。”

每次，它看见上师桌上供护法的饼干，都想上前去吃。果盘总是被堪布迅速移到了另一端。它无法跨越坐着的觉姆，只得留在原地，望着那饼干。

“也许它心里明白，”堪布说：“可它控制不住旁生的身体。”

至尊索达吉仁波切传密法的第一天，在上师到达经堂之前，它把一个汉觉姆从坐垫上赶起，左冲右突，身体站立，双蹄内收，以两只大角把那个觉姆赶出了经堂。这样的事绝无仅有，但僧人们都巍然不动，安住在自己的位置上。

一天早上，它尿血了，汉僧都看见了。堪布在法座上说：“可惜你是旁生，今生，我不能为你剃度。”

谁知，老山羊听了堪布的话，仰头望着堪布，流下泪来。

堪布见状，心中难忍，为它念佛不止。堪布念的是宝积佛的名号，宝积佛曾发愿，凡听到它名号的众生将不会堕入恶趣。

这件事不久，老山羊圆寂了。它的尸体被发现时，身体是吉祥卧，目视虚空。

也许，几年以后，学院会出现一个小喇嘛或小觉姆——那个老山羊的转世。如同我们每一个人，它将以一个又一个死而复生的面孔和身体，继续它迢迢未竟的修行之旅。

母亲

一天，和圆定师坐在西山山颠，俯瞰喇荣山沟和远方的山峦，

她说起她的母亲：

我对我母亲的认识，是在出家之后。我去找法王认证的学院最年老的空行母，问我父母的情况。

空行母说：“你母亲决定往生。”

“她一点也不信佛！”我说。

“无论她信不信，都会往生。”空行母说：“她是非常非常好的人。”

我忽然想起一位活佛曾对我说，“你母亲是非常非常好的人。非常非常好。”

在后来的一些年里，我回想起母亲的一一点一滴。

母亲十七岁时，举家逃难到桐乡。一天，日本人来了，母亲和妹妹们跟着外婆逃到稻田里，横躺在稻田中央，鸵鸟一般，听天由命。

外婆问躺在身边的母亲：“我们现在走投无路，一分钱也没有，杨家向我提亲，他说他会保证我们全家的生活，你是不是愿意嫁给杨家的儿子？”

“不。”母亲说：“我才不嫁！”

母亲十五岁的妹妹嫁给了杨家的儿子。因为是代母亲而嫁，母亲内心痛苦，决定去苏北参军。婚礼上，杨家的儿子送给母亲一枚金戒指作为路费。

母亲把金戒指换成钱，穿过封锁线，经历了漫长复杂的旅程，来到红军的根据地苏北。到苏北的第一天，在大街上，遇见了已经参军的我的父亲。

母亲参军一年后，抗日战争结束了。父母在后勤部队，参军后，没有打过仗。他们常常行军，一天走 100 里。解放战争时，一天，母亲随大部队行军，走到了浙江一座小城的城门口，见到城

门上写了几个大字：

“小来：杭州解放了！”

母亲是杭州人，那是走在队伍前方的一位年轻的战友，为了告诉她这个消息，他不知从哪里找来了大笔，把大字写在城门上。

解放后，父母的部队驻扎在南京。母亲每月有十二元补助，寄给我外婆八元。母亲的小妹妹去看姐姐和姐夫，父母拉着她的小手，在黄昏的时候，在南京政府大院外宽阔、浓荫蔽日的大街上散步。小妹妹只有十几岁，前一分钟，纤弱、敏感的小妹妹还沉浸在这变化时代的异乡的幸福中，后一分钟，父母会因政治观点的不同而爆发一场旋风一般的激烈争论，令中间的小妹妹陷入极度紧张和恐惧的痛苦中。

后来，父母随部队来到上海，母亲转业到地方单位。父母工资较高，长年赡养和资助各自的父母兄妹、穷困的亲戚。母亲的单位很远，单程需要两个小时。我出生后，母亲一直抱着我去上班，下班时，单位已经空无一人。她到了单位的托儿所，见我一个人躺在昏暗的儿童床上，嗓子已经哭哑了。

母亲早上六点多就出门，晚上九点多才回来，几十年如一日。父亲每晚八点，会到汽车站等我母亲，有时等半个小时，有时等一个小时，无论是刮风、下雨，严冬还是盛夏。

幼年的我，对母亲眷恋至深。父亲出差，我会欣喜若狂，因为有了和母亲睡在一起的机会。我总是撑不到母亲回来，就已昏昏睡去。早晨醒来时，母亲已杳无踪影。这样的早晨，令我无限忧伤。天空也黯然失色，一切都失去了意义。

四岁的我，每天有了一瓶牛奶，这是家里唯一一瓶牛奶。我每天缠着母亲，这个牛奶瓶太小，我要喝更多、更大的一瓶。母亲没有和我讲理，也没有训斥，百般温柔地答应了我。她把一个酱油瓶洗干净，把牛奶倒进瓶中，加上温水和白糖，交给我。每天早上，我坐到宽宽的窗台上，幸福地听着院中鸟语花香，享受着取之不尽、饮之不竭的一大瓶牛奶。

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母亲是否在家。我总要送母亲到楼梯口，回到家，爬到二楼的窗台上，等母亲从下面走过。

“妈妈——你早一点回来！”这样一遍一遍叫着母亲，直到她的身影在长长的弄堂里消失殆尽。

读小学时，为了我第二天要去少年宫接待罗马尼亚国家主席，母亲一夜没睡，为我做了一件新衣服。

母亲有一双凹陷的深邃的大眼，高挑的双眉，明星一般深情美丽。永远不会以忧郁、焦虑的形象出现，而是永不疲倦，热情洋溢。

我考进市重点高中理科班，为了究竟选择文科还是理科，和母亲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结果，我三天失声，说不出一句话来。

大学毕业后，我离开了故乡城市，母亲每每坐车从我家附近一所大学路过时，会想，她的女儿依然在读大学，正坐在白炽灯照耀下的梯形教室里。

如果她见到马路上、弄堂里一对引人瞩目的青年情侣，会暗暗思忖：为什么我的女儿没有这样的幸福人生，她也应该有……

她曾经和我说，我愿意代受你所有的痛苦。

母亲的窗前有三株高大的女贞树，母亲在我离开家乡远行时，以女贞树为题，写了一首诗给我。那首诗说：

窗外的女贞子花又开了，
馥郁芬芳，
当年，为女贞子花作诗的小姑娘
已远在异国他乡

当我回到故乡城市，我对信佛的姑妈说：“您留心，如果有一个密宗的上师，比较著名的，您告诉我，我要皈依。”

不久，清定上师到上海，姑妈穿过整个城市，让我去皈依。皈依后，我请了一尊释迦牟尼佛像，开始吃素。母亲盛怒，说佛教是鸦片，出家人是寄生虫，我作为国家培养的大学生，不思报国，为人民服务，却走上这样消极逃避的道路。

我怕她造口业，只有逃到另一个房间，把她一人留在激动愤怒的情绪中。

她无法转变我，对姑妈耿耿于怀。姑妈不敢来我家，好不容易来一次，如坐针毡，忍受母亲对她和佛教的冷嘲热讽。我出家以后，皈依了二十年的年老的姑妈竟在电话里哭着对我说：

“我真的很后悔啊！后悔介绍你皈依了清定上师，我不应该来管你的事，现在你出家了，你爸爸妈妈是多么痛苦啊！”

我修五加行时，一天大礼拜一千多。完成十一万后，我一高兴，告诉了我丈夫。丈夫的脸立刻变色，心沉到了谷底。他一到我父母家，就指着，心事重重地说：“爸、妈，你们知道她在做什么？她磕了十一万个头！”

宛如听到了某人的噩耗，他们三人同时用诧异地、陌生的目光瞪着我，心脏受到了重击。

“发疯了，”我父亲说：“她已经发疯了。”

不久，一位来自喇荣的出家人住到我家，第二天，是我例行的看望父母的日子。我带着出家人来到父母家，父母呆了。他们准备了一些素菜，招待了出家人。他们虽然称出家人“师父”，却面色青黑，魂不守舍，无有笑容。他们的思想牢牢地盯在了某一点，他们鼻尖下凝固的空间。

在我出家前的一段日子里，母亲一再说：“我警告你，在我生命的最后几年，你不要做伤透我心的事。如果你要做，我死了以后，你可以做。我死了以后，随便你做什么都可以。”

我每周一次去父母家，母亲说：“你能不能一周来看我们两次？”

我支支吾吾：“我很忙……”

每次离开父母家，他们都翻箱倒柜找出好吃的东西，坚持要我带回去。不管是寒冬，还是炎夏，母亲都送我到汽车站，等汽车来。

“我已经七十多岁了，很快要八十了。”她说：“我估计我只能活五年。你不要让我最后的这几年很痛苦。”

这话，她说了几次。一年后，我在喇荣出家，空行母告诉我说，你父母四年后有寿障，如果那一年不死，还可以活几年。”

我对九十多岁的师父说：“我很想出家，但不想伤害我的父母。我想等我父母死了以后再出家。”

师父说：“你应该盼你父母长寿，而不是盼你父母早死。”

我出家后，三年中没有回家。听父亲说，母亲的脾气非常暴躁，对任何人都粗暴以待。她每天凌晨三、四点钟醒来，一个人流泪。母亲在电话里对我说，“因为你，我将少活十年。”

令我惊讶的是，在电话里，母亲斟酌着对我说：

“你已经选择了出家这条路，这一生，就不要再改变。”

我给父母家人寄了很多佛教的书，母亲说，“你让我看佛教的书，要求太高了吧？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也别管我，我也不管你。”

她对我的两位姐姐说：“以后哪一天，我走了，她没有饭吃，你们一定要帮她，这就算是我给你们的遗嘱。”

她在我出家三年后，说：“我想通了，因为我爱你，我要让你做你喜欢的事，让你做你觉得快乐的事。”

父母的离退休金较高，母亲说：“我们的钱，用都用不完。我现在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多活几年。把钱留起来，留给你们。”

在我的劝说下，父亲每年寄几千元给学院。他说：“我们不要念经，不要点油灯，不要供斋，这钱给智悲小学、扶贫医院和扶贫会。”

“不许你给我念经，”母亲说：“不要给我做任何事。你要做，可以给你父亲做，不要给我做，我不需要。”

她穿孩子穿下的衣服，她给自己买的鞋和衣服，只有十几元一双，几十元一件。她对美食和保健用品没有兴趣，对任何营养品、补品都嗤之以鼻。她的一生，从来没有爱惜、重视和关心过她的身体，没有给它吃好的，穿好的，让它充分休息。

她把别人送给她的各种食品和礼品寄给我或转送给其他人。每年，她寄钱给她的小妹妹和桐

乡乡下的表哥，去外婆、大妹妹的墓地扫墓。家里十几年如一日，什么都不添置，越来越斑驳破旧。姐姐想帮他们装修房子，她一口回绝；她从浴缸里跳出来，滑到在厕所间的瓷砖上，缝了八针。父亲要装修厕所，把浴缸换成淋浴室，她坚决不同意。

姐姐说：“你想想看她这个人，她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年龄，八十岁了，还会从浴缸里跳出来！”

她对家人对她的生活上和身体上的关心极不耐烦。这些事，对她不重要。

她从来没有让别人关心的需要。

她身体健康，精神烁烁，看病公费，死后有火葬费。她曾开过一个大刀，临床一个病人对我说，你母亲太硬，我和你母亲开的是一样的刀，我知道动完刀醒来以后有多疼，她一声不吭！

母亲年轻时颀长，老了变得瘦小。她奔过各种车辆串流不息的马路，为了赶一辆大巴。家人再三告诫她，穿马路必须看两边，慢慢走。

她说：“干什么？我为什么要慢慢走！”

“车子撞了你，是谁吃亏？谁受苦？”父亲和兄弟们不可思议瞪着她，要她明白。

“他们敢撞我？我不会被撞死的，我不要你们管！你们烦不烦！”

她一生都是这样的，软硬不吃。

有时，我在母亲前称赞她，她说，“不要给我来这一套，你以为你说点好话，我就改变了吗？去！别来这一套。你不要给我嬉皮笑脸！”

一次，母亲找东西，找不到，就骂她找的东西。我批评母亲，母亲说：“嘿嘿！哦，嘿嘿！”

又说：“干嘛，我为什么不能骂它？我就是要骂它，我骂了它，它就出来了。”

她每天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就是这么一事情啊。”

有时用讥嘲的口吻，有时冷笑，有时比较温和，后面还要加两声“呵呵”。

“就是这么一事情，”她说：“呵呵。”

无论她站着或坐着，她说这话时，目光向下，似笑非笑，意味无穷。无论说任何事，这句话都会冒出来。

它是对一切的总结。

我打电话回去，父亲和我说完话，问一边的母亲，“你要说几句吗？”

话筒那边传来母亲的声音：“没有什么可说的。”

或者：“你说了就可以了！”

或者：“我忙。”

在母亲可以给我打电话时，她从来没有想起给我打电话。

我打电话回家，问母亲：“你在做什么？”

“我在度死日。”她说。

又一次，我打电话回家，问母亲：“妈，你在做什么？”

“我忙得很，”她说：“我有很多报纸没看。”

她不喜欢看电视言情剧，对小品、唱歌和古装戏尤其反感。她喜欢看报和政治方面的书籍。

又有一次，我打电话回家：“妈，你在做什么？”

“我在孵豆芽。”她说。

豆芽不用孵，它自己会长。她是说：

她在干一件没有任何意义的事。

干一件不必要的事。

干一件需要极大耐心等待的事。

她什么也没干。

很缓慢，很缓慢。她每天只需要看豆芽一眼，再看一眼，再看一眼，再看一眼，再看一眼，再看一眼……

几乎看不出它的变化，这时，她的心要不不为所动。因缘聚合之时，它会长大。

我回家探亲，母亲打开一个又一个橱门，抽屉，给我看家中的东西。

“你需要任何一样东西，就拿走。我没有舍不得的东西。”

我把以前的佛经放进一只纸箱，想放到大橱顶上。我拿来方凳，母亲把我一推，自己一脚踏上方凳，抱着沉重的纸箱举到头顶，用头把箱子顶到大橱上。

这是她一贯的作风，困难危险的事，犹豫为难的事，她上。

母亲离休后，学习老年大学的课程，对政治尤感兴趣。在很长的老年时光中，母亲学习党的工作报告，政府的工作报告，并把这些报告寄给已经出家的我，希望我能够学习党的各项工作政策。不听广播、不看报、不看电视新闻、不关心国家大事对她来说是匪夷所思的。

她是离休干部支部书记，在她八十岁的年纪。她和他们每个人联系，组织他们学习，拟讨论议题，写工作总结。她的另一个工作就是频繁地看望住医院的老同事，参加他们的追悼会。

她说，“就像你们上师天天为你们传法，就是每天给你们敲木鱼。我也要督促他们学习，就像放羊，要用鞭子轻轻地，轻轻地打一下。”

她把从报上剪裁的小诗给我看。那首诗说：

她是一棵大树，无论树影走到多远，都会回到树根。树影离去又归来，归来又离去。大树的一生，都会给予它庇护。

她提到我父亲就发出“哼”声，因为父亲不喜欢学习这些报告。

从小到大，父亲都给我母亲碗里夹菜，但母亲并不领情，经常对父亲大叫，“我自己有手！”

父亲皱着眉，痛苦地对我说：“你看，你看，这种人！”

母亲经常牙痛，不爱吃水果。父亲为了让母亲吃下水果，会剥了桔子，泡在热水里。等桔子温了，给母亲。

母亲在给我的信中说：“我不希望你离开我们，因为我一直想，我的身体不如你父亲，我可能先走，我希望你能够照顾你那可怜的老父亲。”

过年了，母亲的拜年电话从大年夜到响到初二。母亲善于应对，软硬兼施，从来没有见到母亲失去控制。一位比母亲年轻十几岁的工程师是我家的朋友，他每次见到我都说：

“我这一生最尊敬、最佩服的人就是你母亲。她一生清廉，洁身自好，处理问题很公正，很有方法。没有人不服她。”

父亲在信中对我说：“你母亲和领导，同事，群众的关系都很好，每年，有很多拜年电话，这一点，你母亲做得很好，我不如你的母亲。”

我陪父母去菜场，希望帮他们提菜，父母与我争抢，他们横眉竖目，直到我让步，直到他们提得和我一样多。

我和母亲散步，长聊，她关心时事，谈的多是世间的各种不如意。她说，如果做国家领导，制定合理的政策，就能够较大程度上利益人民。没有想到，母亲竟然有这样的理想。

我立刻鼓励母亲：“妈，我觉得你很适合，你完全有这个能力。今生虽然不可能了，来世，你完全可以实现你的理想。”

母亲无言，默默地走，想着什么。

我走的时候，母亲说，“我们没有几年了，你每年回来看我们一次吧？”

我吞吞吐吐：“一年很快，我两年看你们一次。”

母亲没有争辩，“如果我还能活十年，还能见你五次。”

在他们生命的最后那些年里，夏天，父母会坐上有空调的轻轨，从城市的西南角到城市的东北角，又从东北角到西南角，痴痴地望着大玻璃窗外整齐的高楼、花园小区、车流和人流……

他们有离休证，坐车不用买票。他们坐上一辆又一辆公共汽车，从它的始点到它的终点，又从终点回到始点。公共汽车缓慢地行驶，他们不说话，有些紧张地瞪大眼睛，似乎害怕错过什么，眼一眨不眨，瞪视着窗外每一个变化的景象……

在这个大都市中，他们成为一对旁观者，短途旅行家。他们越走越远，坐上一辆又一辆陌生的大巴，巴士把他们带到一个崭新的区域，他们望着阳光下一栋栋新楼，新楼里的绿色园区、从楼里走出的人，任何一个场景都一晃而过，他们瞠目结舌、目不暇接，默然无语。

母亲七十岁那年，说：“人生苦短。”

如果还能见几面，每一面都一如既往地平淡。没有合家团聚的天伦之乐和死别的悲怆，它们

被抑制和回避了。他们又回到了巴士的旅程上……

这一对都市的行者有一天会从这个城市突然消失，永远地消失，那座城市将成为一座空城。

我一直在想，母亲应该来自极乐，否则，不信前生后世、不念一句佛号，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她不可能决定往生。

如同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子，她永远生机勃勃，在她智慧豁达的笑容里，隐含了无言的深深的伤叹。

母亲，她是一个谜。

心中的光芒

那时，还是五十年代末，罗中华的母亲怀孕了。她二十多岁，是一个孤儿，住在上海大马路弄堂二楼，一间朝北的六平方米的小屋里。孩子的爸爸是四个儿子的父亲，和她一个车间的同事。

无论多么痛苦，尴尬、难堪，总还是要活下去。孩子出生之后，病魔缠身。在漫漫长夜里，母亲抱着病得奄奄一息的孩子泣不成声。弄堂里的老人听说她为了给孩子看病，卖了被子、锅和勺子，摇头说：“作孽！”

她找到孩子的父亲，希望他每月贴一些钱，给孩子看病。孩子的父亲还没有听完她的话，就惊慌失措地从她身边逃离。自从她肚子大后，孩子的父亲没有和她说过一句话。

年轻的母亲找到单位领导，领导判孩子的父亲每月付给孩子六元。

年轻的母亲，没有从孩子的父亲那里得到过一次六元。

罗中华长大，身体好了，顶替母亲进了工厂。父亲见到他，如避瘟疫，想尽一切办法换了一个工厂。谁知，罗中华的父亲刚喘了一口气，这两个兄弟单位又合并了，他又要见到他的儿子，他的冤家，天天和他在一起。罗中华父亲的举动，和这举动的结局，成为两个单位同事的笑柄。

他们母子，令罗中华父亲声名扫地，家庭几乎破裂，一生痛苦，日日惊恐不安，仿佛一有风吹草动，天空就会坍塌。

十八岁的罗中华对领导恭敬，对同龄同事随顺友爱，对老人照顾尊重，领导又惊又喜，送他上工农兵大学。不久，他的父亲退休了，几十年来，第一次，他从他们母子的阴影里逃离。

大学毕业后，罗中华没有再回到工厂。他曾在不同的公司工作，后来，他自己开了一家广告公司。他对雇员们点头哈腰，总是关照、催促他们提早下班。如果他们加班，他会一直陪伴他们，坚持到深夜，对他们怀有深深的内疚和感恩。他预备新鲜果汁、饮料、茶点，让人送来夜宵。他付他们高薪，送各种礼物，了解他们孩子的情况，叮嘱他们关照父母、岳父母。雇员家里发生纷争，他总是极力规劝他们向亲戚让步，自己承担损失，并主动向他们提供各种帮助。

任何顾客，和罗中华见过一次面，都会把生意交给他。他们相信了他，他没有辜负他们的信任。他们为遇到这样一位诚实、正直，深刻体恤的广告商而惊讶、庆幸。

罗中华极尽全力满足他们对广告制作的要求，他精益求精，对他所耗费的昂贵的成本却羞于提及。他们和他成了朋友。他们珍惜这样的朋友，他们可以信赖的、罕见的、纯洁无瑕的友人。他们希望和他建立更为亲密的私人关系，他令他们迷惑、神秘不解，他们渴望接近他，亲近他崇高的灵魂。

他们邀请他参加各项活动，发现他举止风雅、慷慨随和。一次，他们在一家火锅店进餐，罗中华有事晚到，见到友人把一串串在钢丝上的活泥鳅放到红油滚滚的火锅中，他突然大叫：“观世音菩萨！”

友人们目睹他痛苦难忍，哄堂大笑，纷纷模仿他的表情和声音。从此以后，罗中华拒绝参加他们的聚餐。为了和罗中华共享佳宴，友人们答应，只要他在场，决不点杀鱼虾等活物。

罗中华和大学里一位女同学结了婚，有一个喜欢阅读的儿子。他不喝酒，不抽烟，不打牌，没有绯闻和不良嗜好。他的财富源源不断，他买了别墅，和妻子各开一辆车。

罗中华不知道怎样才能表示对他家保姆的愧疚，他对她们尤为尊重、信任，不挑剔她们的工作。每当听到友人的妻子抱怨他们的钟点工，罗中华总是情不自禁赞叹他家的保姆。令友人不解的是，他家换过多任保姆，但每一个保姆到他嘴里都完美无缺，难值难遇。到友人家做客，他常常问候并感激他们的保姆，在他的朋友面前也再再称扬。

一次，罗中华家的保姆要回去过年，他额外给她一笔钱。她吞吞吐吐，有些犹豫地对他说，他能否预先支付她下一个月的工资？

一念从他心中闪过，她不一定回来了。但是，他立刻答应了她，把下一个月的钱给了她。她离开时，他让妻子送给她衣服、用品，为她准备了饮料、食品和火车上看的书。姑娘心中难忍，问他妻子要了一张他家的全家照。果然，她没有回来。

每年过年，罗中华母亲单位的领导都会收到他的邀请和年货，他们已经变成每天倒走计数的老头老太。他一直铭记他们的恩德。

罗中华常常回到他度过童年和少年的弄堂，看望他昔日的邻居，那些晒太阳的老人。他们是他们弄堂的主题。他们谈论他的父母，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慨叹命运不可思议！邻居老太太问他，他是否愿意印经书、放生、吃素，随喜建寺庙，供养僧人？他拿出身边所有的钱，第二天，又送来了更多的钱。不久，邻居老太把这些钱的收据郑重地交给他。

他长年不间断地印经、放生、建寺庙、供养僧人；他资助了越来越多的贫困学生和老人，他对这件事越来越着迷。他开始吃素、戒杀，阅读更多的佛教书籍。他身边的友人也因为他上供下施和戒杀。他遇到一位来自西藏的活佛，活佛双手抱住他的头，和他行碰头礼。活佛传他观音心

咒，叮嘱他念念不忘。他把活佛的像放大，用相框装裱，任何人跨进他家的客厅，都能见到那张醒目的像，都会吃一惊。

很多年过去了，罗中华的父亲病重，消息辗转传到他耳边，他立刻赶到医院。

他带了补品和礼品，对他父亲的妻子说，他是他父亲的同事。他的父亲刹那间没有认出他，等认出他以后，忽然从病床上坐了起来，望着他的儿子，不能相信。

儿子相貌英俊、光芒四射，对他嘘寒问暖，殷切关怀。如此陌生而遥远，如煦风拂面，和他所有的儿子不同，和他不同，却是他的亲生儿子！

他向父亲的妻子详细询问父亲的病情，找到主治医生，聆听种种治疗方案。他请医生为父亲用具有特殊疗效的昂贵的药品。他留下一叠钱，保证会来看他。

丈夫昔日的年轻同事，令他的妻子深深地感动。她一直暗暗忆念这位不可思议的好人。他彬彬有礼，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她的儿子们所不具有的教养和地位。他来自另一个世间，不属于这个世界。他望着她的双目，那么真诚，温煦，慈悲。罗中华到医院的当天，她丈夫就从病床上起来，第二天，他就豁然痊愈，嚷着出院。

她丈夫换了一个人，心事重重、心不在焉。他不再抱怨他的儿子们，对琐事也不再关心。

她的丈夫，有一天中午，坐在一家豪华饭店，等待他的儿子。儿子迟到了几分钟，心中不安，对他的父亲再道歉。他们共餐。他的儿子，任何时候，都关心他内心的变化。他体贴，聆听他的家事，询问他每天生活的细节，关心他的妻子的生活、思想和小小的爱好。

罗中华的父亲，对这一切不感兴趣。他冲动、欲言又止，终于，说出了几个月以来一直想说的话：

他非常想和他一起生活，这些日子，他一直想念他，他的此生的最后一些年头，希望能和他在一起。如果不方便，他不会带着他的妻子，只是他一个人，和他生活在一起。

儿子沉吟，点头，表示理解。他望着父亲的眼、充满爱意、悲怜和感激，令他的父亲深感宽慰。

儿子说，这件事他不能决定，因为母亲和他一家生活在一起。他要回去征询母亲的意见。

罗中华父亲的梦想，引起了他的母亲的激愤！这位年老的父亲，知道他的幻想无法实现，他对一位昔日的同事说，他的所有的儿子加起来，都比不上这一位。他不知道自己前世积了什么德，居然有这样一个人！

他一直思念这个儿子，对他的老伴和儿孙更为宽容、关怀。他不再囤积钱财，放弃了一些嗜好，更愿意为别人付出。第一次，他感受到了老伴和儿孙对他的尊敬和爱。

他的儿子，他无意义的人生中唯一的意义，他心中炫目的光芒。

没有一个人像他，对每一个人，无论老幼、贵贱、认识、不认识，都一视同仁，那么诚挚，

尊重、珍爱他人的心；他出现在任何地方，都如阳光倾泻，如光明注入他人心中；他清新自然，无有世间尘俗习气，在人们心中留下了对高山的景仰；他声名远播，凡是接触过他的人，哪怕是惊鸿一瞥，都情不自禁赞叹他，久久思念他。

因为他身影的闪现，和他有缘的人们放下了一念吝啬、狡诈和嗔怨；生起了惭愧和悔恨。

人们希望自己能像他，像他那样卓尔不群，受人爱戴；像他那样慷慨、纯净无私、关心他人；像他那样相貌庄严、财富圆满、眷属和睦、智慧过人。

他的一个微笑，一句问候，一个点头，仅仅是他的形象，他存在的本身，会在人们心中留下永远的惊异和震动。

他净化了他们的灵魂。

如意林

晚上八点，喇荣大经堂金刚萨埵殿中央高高的法座上，至尊索达吉上师正在传讲《大圆满前行》中的“寿命无常”，此时，一位年轻僧人从成都坐学院的救护车归来。

喇荣沟夜晚的灯光，是银河系最斑斓的那一部分。

很多这样的时刻，圆深师抬头，望不见幽黑的山体，只能见到密集的窗口的灯光。这时，他会产生一种幻觉，宛如身在城市，眺望高耸的摩天大楼。窗口们遥远而温暖，它们是黑夜中的生命，传递着一个个心灵的特殊信息。

他上山的第二天有高原反应。道友们惊讶地看见久违的他一个人高举着吊瓶从扶贫医院回家。他们和他调侃，他笑着说：

“我坐了救护车上来，看来，还要坐救护车下去。”

凌晨两点，智江接到圆深师的电话，赶到他的住处，凑到他床前。

“你不要做出这个样子来！”他说：“你难道这个时候还要开玩笑？你想吓死我吗？！”

圆深两眼睁得很大，望着天花板，向外出气，已经没有进气了。

“你等等！”智江大叫：“你等等！我马上叫人来！”

喇荣沟的灯光已经隐灭，只有圆深师的窗放射着幽幽的红色之光。

他家的院门和房门在黑暗中大敞，智江和几位道友夺门而入时，圆深已经走了。

他们认为一定是有谁在恶作剧，把他们卷入了一个幻化的噩梦。

他的遗体从脚凉起。第二天清晨，圆深师的心间仍然留有余温。

人们听到了这个消息，难以置信。他们无法思维法义，记忆颂词，观修或在电脑前发心。

他生机勃勃、一身正气、洒脱自在，令人见而生信。他英俊的面容、爽朗的笑影不断浮现在

道友的心前，令他们愕然、疑惑难解、默然无语。

他昔日的邻居、密友魂不守舍，和他生前一样，头痛欲裂。

他出家十年，比所有人都年轻。他只有 23 岁。

十年前，一天，圆深请了哈达，去索达吉堪布的住处，要求出家。

“你下午再来。”索达吉上师仁波切缓缓地说。

父亲见他进门，问：“你到哪里去了？”

“我去上师家了，”他说：“我要出家。”

“下午我陪你去。”父亲说。

“我看你还是不要陪我去，反正你放不下。”儿子说。

下午，父子俩每人捧一条哈达，来到上师仁波切面前。上师仁波切为他们父子剃度。

在几位少年喇嘛中，他是最温和的一位。他常常受到差遣，传递信息，跑腿，从无怨言。他不喜欢谈论别人，也不喜欢听人谈论。如果对方一直在谈论，他会单刀直入，打断对方或转移话题。

在家时，他聪颖过人，年年是优秀的三好学生。出家后，他的闻思却遇到很大的障碍。

如果有人叫他做事，他会立刻应声而去。但他不喜欢背诵，注意力难以集中，在经堂里坐两个小时，只能记住上师的几句话。他整天钻研各种无意义的器具、花草，和他的狗四处溜达，在山坡上呆坐、睡觉，打发时光。

几年后，他和父亲回家乡，力劝一位大学生把胎儿生下来，为婴儿安排了领养的人家。他们回到学院时，上师仁波切宣传讲《金刚经》。

缠绕他几年的暗云忽然消散，他如雷轰顶。在那些特殊的日子，里，《金刚经》的意义滴入他的心湖，在他的心中泛起悠远的涟漪。他深深地震颤，找到了此生的意义。

他彬彬有礼，虽然未经世间，却相当老成，与人交往很有分寸。除非他笑时，露出天真可爱的笑容，暴露出他的年龄。

他那么年轻，他的理解力，思考问题的方式，对法义的讲解令人震惊。他对一个个法相名词的契入角度和把握那么精准，他不需要翻阅资料，任何一个问题，他都能不偏不倚地阐述，如同辞典。令和他讨论的道友深生钦佩。

他身体健康，除了有时头痛。那时，如同一只小鸟被石子击中，他奄奄一息。他在床上翻滚，踉踉跄跄走出房间，坐到院子一隅。很快，他无法支撑，卷卧于地。在昏沉和煎熬中，他呼吸着泥土和草根的气息，感受它冰凉的寒意。

他摆弄各种电器，研究它们的原理。他整夜不眠，操作电脑。任何机械和程序到了他手里，都能无师自通。

他每天都和他父亲通话，他们不像父子，更像密友。

每天上辅导课，是他酣然入睡之时。上师选辅导法师时，他的考试总是有意砸锅。

他曾经和一位道友投入了十万元，盖了一间豪华的辅导室，供养常住。所有的建筑材料，都是他从成都运回来，小到一个钉子，都是他跑上跑下购买。辅导室只用了两个月，他就被那个辅导小组轰出来……

他曾经说，全学院，认为我是好人的，可能只有两个人。

他的一个友人说，法王传“上师心滴”，为四众弟子灌顶时，他曾经出现过殊胜的大圆满的境界……

他可能迷乱，可能被业力牵引，可能在修行的路上长久无所作为。可是，那一刹那的闪电，照亮了他的心，存留在他的心里。在轮回中，他永远都不会再迷惑。

道友们到他家，轮番为他助念。他们惊讶地发现，他有三间圆木房，一个极大的院子。在喇荣沟四面的五台山尚未泛绿之际，每一个从他院墙外走过的喇嘛都会透过院墙的缝隙，张望一院的葱茏。墙内，仿佛是一个神秘的刹土，和它的主人一样深不可测。

任何人和他同行，都是他买单。如果有另一个人掏钱，他会非常吃惊。他急切、坚决地阻止别人买单。他的钱来自十方，他习惯于右手从僧衣的内口袋里掏钱，这是他最经常的一个动作，他的责任。

没有几个人知道，他的大院里，三间棚克房中，隐藏了一个秘密的城堡，一个世外桃源。它内部的装修格调高雅，佛台上供养着来自印度、尼泊尔和拉萨的庄严佛像、法器和水晶舍利；地上铺着典雅的全毛地毯；他的披单、僧衣和各种用品质地精良；房中，都市所用的电器一应俱全……

他身上的银行卡上，有五六万元。听到他突然离世的消息后，北方的一位友人立刻往他的卡上打了五万元，做超度用。学院认识他和不认识他的人都拿钱为他念经，没有人知道一共有多少。

人们还发现，他有几千颗水晶舍利，一大瓶甘露丸。其中大部分都是从他原先搜集的水晶舍利和甘露丸中长出来的。它们被散发，用于数额巨大的放生，为他做特殊回向。

他的房子也被变卖。他的遗物，除了他父亲带走的佛像，母亲留下的纪念物，其余的，全部拿到念经处，折合成钱，作为超度的费用。

僧众们用这些钱为他大量放生、供斋、供僧、念破瓦、念经、供养上师活佛……

上师仁波切带领僧众为他念经超度的那个晚上，在大经堂门口，很多道友发心帮他发饮料和食品，与僧众结缘。

作为一个普通、年轻的僧人，在汉僧中，可能没有一个人，在身后，有那么多钱用于超度、行持善法；有那么多人为他出钱念经、放生、回向，因他反省。

人们自问：

他的福报从何而来？为什么，他们不会有这样的福报？

他的一念自然流露的纯朴善心远胜于以执着功德之心所行持的善法，这就是他们所需要做的。这一颗无有造作的心需要多少世的造作才能生成？这一颗无有造作的心，如果它能生起，哪怕只是一点，它也是如意宝。

在他搭上学院的救护车之前，曾经为了一位道友托付购买的东西，跑遍了整个成都。没有人把他带回的物品送到那位道友手里，没有人知道这件事。

圆深师的离世，使那位道友得了心绞痛。他找翻译打电话给一位大瑜伽师，翻译说：那位大瑜伽师曾观察过无数例亡人的去向，鲜少有人往生刹土。这次，大瑜伽师说：

“极乐世界的门已经打开。”

圆深师圆寂三天后的傍晚，一辆小车在学院的大路上停下，路边等候的僧人围上前去。

圆深师的父母只有四十多岁。他们在成都会面，坐车同来。在成都，他的母亲悲痛欲绝，对她出家十年的丈夫说：

“是你害死了我的儿子！是你把儿子引到了这条路上，现在他死了！都是你害死了他！”

担心圆深师的母亲哭闹，在他们到来之前，他的道友不断念经，供护法，祈祷上师三宝加持他母亲。

圆深师的母亲先下车，她不看任何人，跌跌撞撞，径直向前走。

“没事，”她说：“没事，我没事，你们不用扶我。”

他的父亲从后座爬出来，在人们的搀扶下着地。他站立不稳，不能举步。一位道友从医院飞奔而来，人们把氧气袋给他父亲吸上。

一位因女儿自杀而出家的僧人见到这个景象，辗转一夜，无法入眠。

圆深师生前最后的两个月，是和父亲一起度过的。父子俩分离，还不到十天。

那天晚上，圆深师的父亲心脏衰竭，向同车来的妹妹交待了自己的后事。

下了一周的雨，天葬那天，天放晴了。

上师仁波切曾经吩咐，不要让圆深师的母亲去看圆深，念完破瓦后，可以让她看儿子一眼。

天葬的前一天晚上，母亲看见给她拿来的儿子的几件遗物，当场嘴唇深紫，全身冰冷，心脏病发作。亲友们当晚联系了司机，包了去成都的车。第二天，小车载着他们路过念破瓦的地方，从她儿子的棺材旁驶过，她没有下车，径直去了成都。

在这之前，他刚回家乡看望母亲，让母亲关闭了开张不久的酒吧。儿子的细心、体贴，使这位母亲在离开学院后，很长时间迷失在儿子童年和少年褪色的沙滩上。

她在幻岛上悲伤地行走，寻觅他每一个幼小的足迹：

在她无法分身的日子里，无论她把年幼的儿子放在哪里，他都能照顾自己，不会让人分心。

他七八岁时，在寒冷的冬天，她下班回家之前，他生上煤炉，把炉上压板烧得通红。当她回到温暖、令人感动的家中，看见小小年纪的他正在砸煤块，小脸黧黑……

他的父亲至始至终没有看儿子一眼。他没有去尸陀林，留在学院，为儿子念经。他穿黄色的短褂，在儿子成年之后，他离开了学院，在南方一座丛林常住。他戴了一副眼镜，平静，沉着，声音温婉动人。他对每一个试图安慰他的人说：

“每个人都要死的，迟早而已。他在极乐世界等着我们。”

他离开时，谈起儿子，宛如叙述另一个人的故事。

和父亲两年未见之后，父子在昆明重逢。父亲惊异地发现了儿子的变化。他成熟，调柔，富有尊严。他和父亲一样，身着青灰色的大褂。看上去有三十岁。

继那位大学生之后，父子俩把所有的钱投入到救生中。他们委托熟识的医生，劝怀孕的女生生下孩子。他们负责生产费、营养费和补助费，为婴儿寻找一户经济条件良好、没有子女的家庭收养。他们一共救了近二十个胎儿。

从南方到北方，每一个接触到他的人，都会惊讶：他那么帅气，明亮，温和有礼，对每一个人都那么用心。

这么一个未经世事的年轻人，应该有怎样的一种信心，才能面对世间的诱惑，一刹那也不改变他的道心？

他们是他们最美的烟火，短暂、炫目、永远不会被遗忘。

尸陀林的湿草坡上坐满了僧众。只有一天，他们就被晒黑了。在后来的几天里，他们的脸开始蜕皮。据说，自从有汉僧以来，没有一个人有那么多人去尸陀林为他送丧。

那天，每一个参加天葬的人的脸上都留下了尸陀林的印记。

他们中，有圆深师曾经帮忙资助过的藏喇嘛、藏觉姆和汉僧，他们为他们付过医药费、电费、车费和饭钱；送给他们各种衣物、用品、食品和建筑材料；帮助他们盖房，运牛粪，煤；为他们买药，带东西……

有几位友人担心难以自制，会障碍他往生，没有去尸陀林。

据说，秃鹫们知道哪个亡人的业力最轻，它们曾拒绝食用破誓言者的尸体。那天有七具尸体，秃鹫们第一个扑向圆深。等秃鹫离去时，那里已经什么也没有了。

和死亡相比，生命中所有让人沉迷的人事，都变得不再重要。

僧众们目睹了整个过程。除了他们眼前刹那刹那的显现，没有其他。

他曾经说：到了二十五岁，我将去一个杳无人迹的地方，闭关修行。

没有人比他更阳光灿烂，更有弘法的前程，更有希望成就。可是，所有这些概念，只是世间法的延伸。他的湮灭，粉碎了他们心里遗留的最后的妄念。

天葬师受道友的委托，查看了他的头盖骨，梵穴位有一个洞，他的神识从头顶而出。

他的父亲打电话到亚青，询问阿秋喇嘛儿子的去处。阿秋喇嘛说：

“他决定会往生，你不必再来问我。”

第一世顿珠法王在自传中说：

我举目一望，看见红花点缀的大地上一片郁郁葱葱的如意树林，里面如同日光般红光万丈，普及四面八方。我看到了一个让人心弛神往、情不自禁萌生迷恋的绚丽美好的乐园。

我问那位空行母：“这令人无比快乐、动人心弦的地方究竟是哪儿呀？”

她说：“那就是极乐世界，那光芒是阿弥陀佛的光。”

圆深之死，是他光明之身的新生。当娑婆世界和他有缘的人们沉浸在对他的追忆中时，那就是他的心。他无偏平等的深沉的悯怀注入到了他们的心里。

这位以他的猝死让喇荣人生起了无常观的年轻人，如今，正在那光的如意林中。

空行之日

那天上午，我几次从法本上抬头，眺望窗外的西天，发现土路上有几位藏族觉姆正在窃窃私语。这样的情景非常稀有，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中午，我打开小屋的门，邻居圆如师一见我就问：“你知道了吗？”

“出了什么事？”

“住在前面一个藏觉姆，她预知时至，说她会在二十五日空行日往生。听说她已经给她家打了电话，她家的人正在往学院赶！”

“真的？”

“真不可思议，说不定是菩萨示现，在这个地方，真的不好说。”

那天是藏历二十三日，圆如师带我去见那个藏族觉姆。还没到门前，我就呆住了。她的土院没有围墙，黑压压蹲满了觉姆，望着她的窗，窗关着。她们是她的老乡和道友，和她非常熟悉。她们都默默地念诵着咒语，脸上混合着困惑、胆怯、激动复杂的表情。

忽然，她的窗开了，觉姆们既畏惧又好奇，恭敬不安地望着她们昔日的道友。

她喘着气，脸绯红，身体内部似乎正在承受巨大的波澜——一种特殊的，旁人无法体会的痛苦，她每说一句话都耗费了很大的精力。

望着她的每个人都无法想象，这个身体将在二十五日那天从这个世间永远消失。

藏觉姆三十出头，高大、庄重，肤色潮红。她有些艰难地扶着窗棂，对蹲在她院中的道友说：“你们念一个《普贤行愿品》好吗？”

她的道友们不知所措，看见她们中的一员变成了一位预知者，一位空行。她们低声地念诵着《普贤行愿品》，这位藏觉姆喘着，听了一会儿，终于无法支撑，掩上了窗。

我和圆如师回到家中，面面相觑，既震撼又困惑，不知该说什么。

一会儿，隔壁叫拉姆的一位藏觉姆探头，我们连忙唤她进屋坐下。她说，这位觉姆是觉姆中修学较好的一位。她出家多年，琐事鲜少，不太和其他觉姆往来，修行非常精进，在大圆满修行班。这个班只有几十个人。

第二天上午，我从法本上抬头时，见到小路上又有几位觉姆悄声细语。如果那位觉姆真的二十五日往生，她的道友怎么能视若罔闻呢。如果是这样，她们一定会追悔莫及的。

二十五日那天，我忙碌了一天，晚上，我回到家，完全忘了那位藏觉姆的事。快十二点时，我睡下，刚睡熟，忽然被外面的嘈杂声惊醒，醒来的第一个念头：

那位藏觉姆！

我看了眼手表：十二点零五分。空行之日已过。

我跑出小屋，远远地望见藏觉姆的土屋的门窗敞着，灯光照亮了她的土院，她在土院中央嘶声叫喊着，两手高举，转着圈，处于狂乱暴怒之中。黑暗中，我见到披着外衣的圆如和拉姆，她们都躲在阴影里。环顾山上，更多的黑色身影在她们门前惊秫地眺望。

土院里，藏觉姆一遍一遍直呼她们堪布的名字，没有夹带任何尊称。这位堪布是她们的金刚上师，受到全学院喇嘛和觉姆礼敬，具足圣人风范，是法王亲自任命管理藏族觉姆的。

她声嘶力竭：“你骗了我！你骗了我！”

极度敬仰她们上师的觉姆们大惊失色，在寒风中簌簌发抖。

忽然，癫狂的觉姆跳出光圈，奔上土路。犹如猛兽启动，森林中所有的动物飞逃而散，躲在各自屋檐下的黑影倏然消失无踪。

第二天凌晨，几位管家和觉姆的老乡打着手电，在山上找到了觉姆。

因为受到了刺激和惊吓，当晚，觉姆中有多人心脏衰竭。圆如和拉姆不仅心脏病发作，还患了严重的感冒。在后来的几天里，她们除了给自己倒一点水，拿点吃的，其他时间，都只能在床上静养。

第二天早上，天空如洗。我一人来到那个土院前，见到一位藏族老人和一位少年，他们各自坐在土院的两个木墩上，头垂在胸前。他们满面尘灰，头发里夹杂着黄土和草杆，面容肮脏、憔悴、极度悲伤。见到我，他们抬起头来。

我无法堪忍他们可怜的目光，从他们面前匆忙逃走。

他们是那位藏觉姆的父亲和弟弟，从遥远的牧区赶来。他们三天三夜未眠，在那个明亮、寂静的早晨，赶到了他们亲人所在的学院。

那天，上午十点，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堪布在觉姆管家的陪同下来到了觉姆家，与觉姆的父亲做了简短地交谈。中午，觉姆的父亲和弟弟带了他们亲人——那位觉姆——离开了喇荣。

我一直还记得那个清晨，如同婴儿一般初生，洗去了夜晚的黑暗和忧伤。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来到觉姆的土院前。

喇荣沟的清晨是那么庄严、神圣，寂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声。

窗外的少女

多年前，一个夏天的傍晚，我坐在小屋里，沉浸在阅读的喜悦中。我前方的西窗敞着，大鹏山、西山和西天的晚霞和我无有隔阂地连在一起。我不时抬头望向窗外，眺望这烂漫的天空，怕错失这短暂、美好的向晚时光。

正当我低头继续看书，忽然，窗外传来一声故意的咳嗽——一声提醒和呼唤，一位十四、五岁的觉姆，背了一袋牛粪，双手紧拽牛粪袋两头的布绳，站在我窗外凸起的斜坡上。

除了山羊，很少有人上去这个斜坡。我的窗很高，站在坡下的小路上，不能望见窗内。她为了贴近我的窗，背着牛粪，爬上了那个斜坡。

如同窗外的景色吸引了我，窗内的景色吸引了这位少女。见我抬头，她双手无法向我招手，就用嘴努起，做了一个接吻的嘴形。这个表示，这一招呼令我哑然失笑，深深感动。我向她招手示意，作为回礼，她低头寻路，准备下坡离去。

“阿里！（喂）”

我叫住她，起身拿了一个苹果和一些糖果到窗前，递给来到我窗下的少女。她腾出一只手，把它们揣进怀里。

一颗花生掉到了地上，她背着那袋牛粪，慢慢弯腰，把它捡起。我差点想问：“你是觉姆还是喇嘛？”因为她像一个清秀、沉静的少年喇嘛，一身清纯，天然无华。年经虽小，却有一种独立、自重、有主见的气质。

背牛粪的觉姆消失在小路上。回到窗前，望向大鹏山和西山上的晚霞，我想起了我的母亲。

有一天，母亲斟酌着，告诉我一个埋在她心里的故事。在她生活的城市，一天，她乘上一辆公交汽车，一位年轻的军人一见她立刻从座位上站起，对她说：

“妈妈，您坐。”

母亲一直不能忘怀这位年轻军人，他的这一声真诚的呼唤和他纯净高尚的心，令我母亲久久忆念，留下了永远的感动。

我的颜色斑驳的木窗框是画框，这位陌生的出家少女，站在我窗外，在西山的背景前。这幅自然之画中。这位做过我父母、亲友、伴侣和子女的亲人，在此世、此地、此刻，背着牛粪，艰难地爬上斜坡，用努起的嘴形向我送来一声问候。

如同那个藏历三十的早晨，我的窗关着，窗外响起窸窣窸窣的声音，我循声抬头，见到我的窗玻璃上艰难地攀上一只小手，手上拿了一小束淡绿的香草。出家人常用它熏屋，驱邪、供养三宝，它是制作熏香的原料。它是我隔了两个茅棚的邻居，一个十五岁的小觉姆的礼物。

那年，还没到冬天，我没有带胶皮手套，去打水的地方洗衣。一接触到冰冷的水，我的手痛得锥心刺骨。我蹲在那里，搓一会手，洗一会衣。一个来打水的觉姆奔向我，一边使劲揉搓我的手，一边极为悲悯望着我。后来，来了一位十几岁的小觉姆，她一见我就放下桶，抱住我又红又肿的手，放到她怀里，对我做出种种呲牙咧嘴、痛苦万状的表情，表示对我的怜惜和安慰。

那年冬天，一个晴朗的中午，我去山坡上打水，厚厚的冰层上只有一个出家少女在洗衣。十二月的天气里，她只穿了一件红色的短袖T恤，裸露出背上的肌肤。见我拿着水桶，她什么话也没说，立刻接过去，帮我在滑冰上接水。她把水桶递给我，又弯腰洗衣服。她默默无语而又庄严独立的气质令我顿然想起那位窗前的少女。

见她穿得如此单薄，我心中涌现强烈的愿望，愿我有什么东西可以给她！回到家，我找出一件红羽绒服和一双红棉鞋，往山上跑。深蓝的天空下，打水的地方已空无一人，厚厚的冰层反射着刺目的光芒。

特雷萨修女曾说：我们大家都期望神所在的天堂，但是这一刻我们就有能力与他同在天堂。此时此刻与他同在的意义是：

像他一般地慈爱，

像他一般地帮助，

像他一般地给予，

像他一般地服事，

像他一般的拯救，

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与他在一起，

在他的苦难化身中接触他。

心宝之旅

前一天晚上

已经很久了，至尊索达吉堪布仁波切越来越温柔，弟子们几乎听不到一句批评的话语。每晚课前，上师仁波切总是说：“我先说一两个问题。”

这温馨、美好，令人期待的时光里，上师幽默、温和地调侃着弟子，妙语连珠，弟子们如沐甘露，身心融化。

如果上师什么“问题”也不说，弟子会怅然若失。他们多么希望，这样的时刻能够永远持续。

对一个丫丫学步的孩子说理，无异对牛弹琴。一个睿智老人会极度宽容、慈爱地看待他的一切游戏，等待他长大。

这是耍坝子的前一天晚上，所有人都已经知道，第二天，上师要带他们朝大鹏山中央的心宝山。

“你们七点到八点到汉僧店领吃的，”上师安排第二天的日程：“每人有两瓶饮料，上午一瓶，下午一瓶。”

“哈哈哈哈。”弟子开怀大笑。

“还有一点吃的东西，如果你们不喜欢，可以换——”

这是不可能的，他们会心地微笑。

“我不知道商店给你们准备了什么——比如，萨其马，不喜欢的道友可以说：我不要这个，我要——火腿。”

昂贵的素肉火腿是很多人心中的至爱，他们在节日、在阔绰的时候，请客的时候就会想起它，它的味道是那么逼真。上师仁波切总是温和地揭露他们根深蒂固的习气。

“呵呵呵呵。”

男众的笑声很响，令女众惊奇。

曾经，上师说，“有人和我说，收音机里只听见女众的笑声，听不见男众的声音，男众都到哪里去了？”

“一说要放假，有些人今天上午就走了，特别兴奋，晚上课也不听了，其实，你们也像小孩一样。”

当弟子们来到上师面前，坐在上师座下，有谁能确切地了知上师对弟子的感受？

“有些年龄大的人，身体不好的人也不要难过，你们爬不动，就不要去了，我也请求佛菩萨加持他们获得同样的功德”。

上师要开讲《般若摄颂》了。休息了一会，上师环顾经堂四周，说：

“不想上课，想唱金刚歌。”

弟子们一愣，立刻鼓掌。不知从何时起，经堂流行鼓掌。掌声令人盛情难却。上师仁波切坐在高高的法桌上——所有目光的焦点，如同舞台上：

“如果你们不是对唱金刚歌，是对传讲《般若摄颂》，该多好啊！”

“哈哈哈哈。”笑声尴尬、自嘲。

“这话有点尖锐喔。”

“嘻嘻嘻嘻。”

即使是尖锐的意义，上师也以极为宽厚的方式表达。

上师曾说：“我太护持他人的心！”

那天，《般若摄颂》还没讲完，上师停顿，说：“今天讲得晚一点没关系，下了课你们可以连夜就去心宝山。有一年，我和六个人说，明天我们去河边耍坝子，我走了以后，他们非常兴奋，当天晚上就包了车到了河边，什么盖的都没有，唱了一个晚上的歌。”

“呵呵呵呵”。

“可以，今天你们一会儿哈哈哈哈，一会儿哈哈哈哈，耍坝子是要开心一点。”

念完《前行备忘录》传承后，是上师带弟子礼拜的时间。一些弟子陆陆续续离开经堂。

“有境界的人还是回去，”上师说：“像我这样的人还是磕头，没办法。”

(1)

七月四日清晨，雨停了。早上七、八点，红色袈裟的队伍从学院的大路上蜿蜒下到洛若乡。有两位女众八点多才出门，恰好遇见上师，一见她们，上师着急：“快去汉僧店领饮料，再晚，你们领不到了吃的了！”

远处的大鹏山上，白色雨雾缭绕，山路上边走边转经轮的僧人说：

“没事，上师出门，天龙八部随行，龙天护法护佑，天有不晴之理？”

上师引人注目的白色沙漠王从弟子身边驶过，一路上，弟子们捶胸顿足。没想到，上师出来这么早！

上师的车开出山门，从洛若乡左拐，在通往大鹏山铁索桥的土路边停下。公路上的弟子向上师的车奔跑，远远见到上师从车里出来，背上一个红灰相间的双肩背包，大步踏上土路。

土路上的弟子欣喜若狂，为了和上师保持同步，他们连跑带颠，在上师身前身后追赶。

后面的弟子不顾路上的泥坑，水洼，眼睛只眺望着前方——上师的身影。泥水飞溅，鞋没入凹塘，他们什么也不顾，拼命向前奔跑。

上师没有飞行，没有奔跑，没有加速，可他们就是追不上上师！不仅没有和上师拉近距离，反而越落越远。

公路、土路上的弟子望穿秋水，眺望远方山路上上师的身影。上师曾经从他们每个人的身边经过，前去，现在，消失在河的对岸。

山上细小的红色队伍中，哪一位是他们敬爱的上师？

三世一切善逝诸如来，
自前显现殊胜善知识，
无比胜恩功德大海藏，
祈祷于您上师如意宝。

(2)

弟子们穿过上师曾经穿越的铁丝网，踏上铁索桥，桥下湍急的流水令他们晕眩。

“听！无常的声音！”一位师父说。

太阳生起，满山遍地的野草花上挂满了隔夜的雨珠。队伍在大山中行走了很久，一位大僧师父气喘吁吁：“我以前来大鹏山好像没有这么远哪，是不是护法用神变延长了山路，消我们的业啊？”

一位戴眼镜的大僧师父一直张望前方，试图辨认上师红色的身影，他不断跌跟头，裙子上沾满了湿泥，依然痴心不改。

另一位大僧师父叹息：“这下可见识了上师的神足通了，上师压根儿就没病！都是在我们面前示现的！”

水汽从大山的地表蒸发，天气越来越热，僧人们回眺河对岸，山门前的白塔林立，喇荣山谷中的小木屋鳞次栉比，太阳能灶在远方的山麓上向他们反射银色的光芒。

人们陆续汇集到心宝山山脚下的草坡上。上师黑色的小帐篷驻扎在八角红色旌旗前，帐篷圆弧形的小门敞着，上师仁波切精神烁烁，端坐在门里，微笑着喝茶。先期而到的大僧师父们坐在帐篷一边。

圆弧形小门前长满了碧绿的青草，绿草上的水珠在太阳下闪烁着晶莹之光。不断有人躬身来到上师前，向上师供养紫色和黄色的野草花、珍稀水果。胆大的弟子蹲到上师一侧，双手合十，与上师合影。

极度惧怕，又受到道友的鼓舞，前去和上师单独合影的弟子越来越多。一位男众到上师跟前，低声征询：“上师，这样合影，要到啥时候啊！”

上师笑而不语，端坐于灰色帐篷内，配合每一位弟子，笑望着前方挤簇的相机。

围绕着上师帐篷的弟子们目不转睛，盯着上师，又害怕上师的目光突然和自己对视。

此时的上师，与法座上讲法时截然不同，威而不怒，笑而令人心惊胆战。上师无须说一句话，没有一个弟子敢于在上师面前放肆，喧笑。

除了远途而来的在家居士，学院没有一个出家人敢要求与上师合影。此时，他们欣喜若狂，只有他们单独和上师在一起，和如此尊贵的上师，和一位佛陀，他的微笑唯一为了他，为了他所有的心愿。

无论他们此生是卑微还是高贵，丑陋抑或庄严，失败抑或成功，这一刻，他们极度忐忑的激动之心和上师佛陀独一无二的笑容，永远停留在那里。

您度众生善巧方便行，
无论显现何种之形象，
乃至刹那邪见也不生，
一切所作见善求加持。

(3)

黄色、白色、紫色的小花开遍了整个心宝山；五色旌旗在山顶，在蓝天的背景下迎风招展；玫瑰红、天蓝、黄色、白色和绿色的风马在空中飞扬，一条神话一般的“之”字小路通往心宝山上的文殊殿——他们了义的上师——心的光明之地。

文殊殿里，僧人们在法王如意宝从五台山带回的文殊像前，礼拜、供养，悄声念诵《喇荣课诵集》里的愿文。

当上师仁波切踏上心宝山山顶，山上的道友紧紧簇拥在上师身后，跟随上师绕转文殊殿，默诵《普贤行愿品》中的四句：

“清净一切善业力，摧灭一切烦恼力，降伏一切诸魔力，圆满普贤诸行力。”

或“愿我乃至生生世世中，获得具足七德之善趣……”

队伍在心宝山的山脚下汇集，两位汉僧为上师迅速铺设了法桌——八个十斤装的金龙鱼空油桶被透明胶捆绑成两排，横躺，上面放了一块长方桌板——它一路上被一位师父顶在头顶，桌板上铺一块绿花桌布，桌上放了镂刻着花案的莲花香炉和麦克风。

上师带领四众弟子会供，供护法，共同发愿，念诵《文殊大圆满基道果发愿文》，《前译教法兴盛之愿文》、《普贤行愿品》等愿文。

在分享会供品时，四众弟子为上师和道友献歌，下面的道友齐声哼唱，鼓掌……

文殊殿的守护者——一位年轻的藏喇嘛离开了山顶的殿堂，坐在上师一边，整个演出和享用会供品的时光中，他胆怯仰慕的目光没有离开过上师的脸。

中午，弟子们三三两两于花草丛中享用午餐。上师黑色的小帐篷边，桑烟缕缕升空。人们的头顶，一朵祥云遮挡了正午的骄阳，它的边缘，放射出五彩透明的虹光……

没有和上师合影的道友等待在上师的帐篷边，合影一直持续到下午两点，直到满足了每一个弟子的心愿。

一位女众师父形容她的心情：“幸福得没法！”

下午，上师将带弟子们朝拜法王如意宝在文革时讲经说法的山洞。两点时，队伍绕转北边半山腰的玛尼石堆后，爬上横亘鲜艳旌旗的山顶。弟子们猜测，那个山洞就在这座山的山顶。此时，上师在山巅坐下，弟子们向着上师的方向坐下，不断远眺着上师。上师打了一顶红伞，笔直端坐，面向前方的山峦。

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在何等众多的人群中，上师的身影、姿势和面容唯一是他们心之所向，心之所系，令他们怦然心动、畏惧、向往；是他们身心悲喜交集的源泉。

师您慈悯教诲之善说，
只言片语亦不作违越，
犹如倾注宝瓶诸加持，
愿悉无余融入我相续。

(4)

忽然，上师站起！

他们已错过了最初紧随上师的机会，这一次，他们不能再错过。

上师举步的刹那，如同吹响了冲锋号，弟子们向山下冲去。

山坡陡斜，荆棘丛的枝干上长满了近一寸长的尖刺，脚下坑坑凹凹。他们跌倒又爬起，一边抬头寻觅前方上师的身影，一边低头寻找下脚之处。

他们和上师同时起步，可是，只一会儿，眼看着上师如履平地，红伞已经飘逸到山脚，他们心急火燎，在半山腰连滚带爬。

上师红色矫健的身影消失在山麓的另一边，留下他们，在迢迢无尽的山坡上，用最快的速度，互相攀援、搀扶，跌跌撞撞向山下冲去。

何时，他们能飞越山麓？穷尽山洼？能紧紧跟随在上师的身边，寸步不离？

转过山麓，远方，开阔的草地中央，上师和一些弟子已坐在那里等待着他们。

有人抬头，惊叫，上百只秃鹫忽然之间出现在他们上方的天空，盘旋。

终于，最后一批弟子一瘸一拐来到上师和道友身边。此时，弟子们以为，上师会向他们指出那个神秘的山洞所在，它一定就在他们附近的山上。

已是下午四点，行程将很快结束。他们回眺公路，望不见若洛乡。

从山门爬上喇荣沟已经可畏，何况他们已远离山门！

忽然，上师站起，背上双肩包。弟子们呼啦啦站起，来不及背包、拿帽和雨伞。

原来，这个休恬之地，仅是一座化城！

现在，他们在平地，在草原，与上师同一个起点。这是上师给他们的又一机会。

上师施展了怎样的魔术？

上师身背背包的身影与寻常无异，要赶上上师的步伐却是如此困难！

他们在上师身边连奔带跑，无暇介意脚下的石头、水洼和凸起的土包。他们目不暂离上师的面容，不知身边同行的是同性还是异性，稍一走神，稍一疏忽，就会发现自己已经落在后面。

两位摄像的男众扛着摄像机在上师前飞跑，回身摄下四众弟子为了追随上师，在上师身边和身后奔走的镜头。

此时，上师踏上了一条花之路，这条路一直通往前方很远的地方，是由密集的金黄色小花组成，它的两边，金黄之色明显稀少。这种五朵花瓣的小花，它的色泽如同涂上了发光的金黄之漆，在余晖下闪耀着金光。

据说，这花叫“入行论花”。当年，华智仁波切把《入行论》传到哪里，这花就开到哪里。

弟子们紧跟上师踏上金色之花路，一位紧跟上师的大僧师父对上师说：“上师，经中不是说，佛陀身边有眷属千二百五十人聚……？”

祛主您于净秽刹土中，

示现各种幻化游舞时，

愿我幸能成您胜随从，

同时趣入菩提萨埵行。

(5)

上师止步，让大汗淋漓的弟子席地而坐。弟子们环顾四周，以为法王如意宝讲经说法的山洞已到。背着八个金龙鱼空油桶和一块木桌板的师父赶到上师前铺好法桌，铺上桌布，焚上幽香。

上师环顾天空：“要下冰雹了。”

此时，他们头顶上黑云密布，大颗的雨珠滴到他们纷纷打开的伞上。

追赶在后面的弟子陆续跑到，上师带领四众弟子开始念诵《八吉祥颂》、《普贤行愿品七支供》《文殊大圆满基道果发愿文》和《前译教法兴盛愿文》等。

他们念完时，发现远方的山头已经冰雪包裹。原来，本来将落到他们身上的冰雹被移到了他们身后遥远的山头上。

上师站起，背上双肩包，弟子们忙不迭从地上爬起。原来，这是又一个化城！

从走出喇荣，为了跟上上师的步伐，一路上，遗落了多少墨镜、雨伞、饮料瓶和帽子……

队伍跟随上师终于来到了那个山洞下，弟子们跟随上师爬上陡坡，在法王当初传授《大圆满心性休息大车疏》的山洞前顶礼，发愿，从悬崖边的山间小路上下到山底。

上师在远方，坐在花之海上。身边只有走在最前面的少数几个弟子。

从山洞而下的弟子们向上师的方向跑去。只有一个心愿：

愿成为最早抵达上师身边——抵达目的地的一个。

他们的脚板已不再疼痛，如同行走于极乐刹土，脚下黄金铺地，踏下去时，如黄金一般柔软，随着他们的重量微微下陷。

上师就坐在前方，微笑着，等待着跑近的弟子，这最后的鲜花盛开的路上，已经没有任何事物能够阻碍这一时刻的到来，能够改变这一事实。

在上师为他们巧设了两个化城之后，他们终将抵达一座真实的城市——所作已办，不受后有——抵达上师的身边，成就上师的果位。

何时自现清净刹土中，
至尊显现获得正觉果，
吾亦随从最初得安置，
圆成增胜殊胜事业者。

(6)

天色已晚，上师劝说先期而至的弟子趟过紫青河，去对岸绕转由玛尼石垒砌的巨大的玛尼墙，发愿、回向。那座巨墙据说由上师仁波切和慈城罗珠堪布建造，费时六年之久。

上师依然坐在那里，等待着山麓另一边的弟子。他们因年老、体弱、疼痛和突然发作的疾病正在山间艰难地蹒跚而行。在所有的道友都已经到达目的地，到达上师身边之后！天色已近黯淡，他们是那么忧伤，痛苦！几乎失去了最后行走的力量。

有人向他们奔来：

“快，快，上师在前面等你们！”

忽然，他们获得了无比的勇气。他们一瘸一拐，支撑着向着前方上师依稀的身影跑去。他们跟着上师来到紫青河边，感激难言的心尚未平息，又见到令他们难以置信的一幕：

紫青河上搭了一座临时的木桥，小桥两边，站了两排大僧师父，胸前举着两根圆木，它是他们过河的扶栏，他们站在冰凉，湍急、淹至膝盖的水流中已经一个多小时了！

他们在上师的带领下，绕转玛尼石墙，发愿，回向。

“我的车让老年人、病人坐，”上师说：“我走回去。”

一辆又一辆小面包车从学院出发，学院的救护车来回往返五次，把这些精疲力竭的学僧们接回喇荣。

小车一直忙碌到晚上十点，但是，有一些道友拒绝坐车，在漆黑的公路上蹒跚而行。如果不坐车，他们还需要再走上三个多小时才能到家。小车在他们身边缓缓而行，等待他们回心转意。

他们虽然没有提前一个晚上到心宝山唱一夜的歌，但是，他们准备在所有人都归家之后，依然延续这一天的旅程，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公路上，唱他们心中的歌。

傍晚七点三十，最早回到学院的一批弟子惊异地发现，夕阳从渐渐暗淡的浓云中喷薄而出，将它周遍的云彩染成五色彩虹，它们酷似一条龙的龙头，正吐出舌信，展现了它的威猛和摧毁一切违缘魔障的意志和决心……

总之从今乃至世世中，
与您依怙圣者不分离，
既获菩提亦成种姓主，
祈愿灭尽六道轮回城。

前一天晚上

“上一次我带你们去心宝山是哪一年？这里有哪些道友跟我一起去过？”

上师环顾经堂里坐得满满的四众弟子。

所有的弟子都四下寻找，女众这边有三个人举手，男众那边只有一个。

“只有四个？无常啊。”上师说：“这样忠诚的道友应该奖励。来，你们四个人到前面来。坐在家里的去过的道友就不用来了。”

“那是哪一年？”

“一九九七年。”有人说。

“二零零年。”一位举手的女众说。

“哦，那可能是去过两次吧。”

上师把弟子供养的火龙果分别放在他们头顶上加持，他们接过上师所赐之果，所有的弟子都鼓掌。

这是每个人朝思暮想的一天：上师赐予他们果实——以此缘起，他们将成就佛果。

轮到最后一位男众，火龙果已经没有了，只有一个硕大的哈密瓜，

上师把哈密瓜放在那位弟子的头顶上。

穿西装的女孩

她短发，穿一件褪色的小西装，看上去十二岁左右。

那天，来了煤，我和圆焱师站在煤边，东张西望找人背煤。她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热情地为我们翻译。她是藏人，却明显地偏袒我们。

事后，我说，“那个男孩——”

“什么男孩？”圆焱师说：“是女孩！”

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这么明显的事实，对方居然视而不见。

结果是我错了。

圆焱师对得过一句法恩的道友恭敬倍至，遇到小道，一定要让为她讲过法的道友先行；法师坐着，她不会站着，而是蹲着和法师说话。她的这一举动非常自然、出自真诚，她看不见身边道友诧异的目光。

对年轻的道友、迎面而来的牦牛和狗，她也极尽谦让。

她听到的任何一句话，都会开启她的心灵，她在小本上记下它们，她的小本上记满了动人心

弦的启示性的时刻。

她曾为人母，抛弃家庭，谢绝了年老父母的援助，依靠每月两百多元的生活费生活。她没有房，租了藏觉姆的一间房，每月八十元租金。初十和二十五，道友们会供；殊胜的吉祥日，道友放生、供斋；夏天耍坝子，道友去朝圣、贴金；盂兰盆节，上师对僧众做广大供养；此时，所有的道友都极尽全力随喜，她欢喜之余，黯然无声、默默心痛。

她把发给僧众的一个又大又红的苹果留着，到色达见她的上师时，把苹果悄悄留在上师的桌上。

她夏天戴一顶皱巴巴的冬棉帽，冬天穿一件袖子上缩、露出一长截手腕的短僧衣，永远兴致勃勃，充满了灵感。喇荣的任何一个时刻，任何一个方向，任何一个动物和人都在向她闪光，演说一个深奥的哲理，令她幡然醒悟，感动莫名。

当她高烧、心脏病发作、牙痛难忍，她会像一个动物，躲到一个没有人看见的角落，独自向隅。

她纯洁，无染，从来不议论别人，唯一检讨自己，口说佛法。

遇到女孩不久，她见女孩在汉僧店门口讨钱，给了女孩一元钱。不久，她在汉僧店见到女孩，非常欢喜，问：“你吃过了吗？”

“吃过了。”女孩迟疑了一下，说。

圆焱师望着女孩欢快、懂事的脸，给她买了一个馒头，一盒牛奶。

半年过去。一天傍晚，圆焱师从汉僧店门口经过，迎面见到了女孩，圆焱师喜出望外：“你去了哪里？很久没看见到你！”

就在这时，一辆大卡车从女孩身后驶来，女孩一下子跳到了圆焱师身边。这时，圆焱才注意到，在大卡车和她之间，有一个小小的泥塘，女孩跳到她和泥塘之间，用身体挡住她，双手拉撑起裙子，拉到最宽。大卡车的轮胎碾过泥塘，泥水溅射到她的裙子和小西装上。

望着圆焱师愕然、震撼的表情，女孩笑了。

我走上经堂的水泥石阶，蓦然见到了那个女孩。她手里攥着几张钱票，不断地说：“谢谢！谢谢！”

我望着她，试图透过她穿着西装的小小的身躯，看到一个菩萨的灵魂。

仿佛洞察了我的心，当我走近她时，她不再说“谢谢”，双目默然下垂。

我注视着她的面容，此时，她完全改变，变成了一个成人，一个睿智之人。她面无表情，似乎无所不知。

舍利

拉姆师已经来学院多年，和她同年来的人不知去了哪里。坐在经堂里，她发现，绝大多数面孔都很陌生。

很少还有人记得拉姆师最初的面容，人们只记得她现在的面容。她一夜之间就变了，她刚来时的美好形象在一场病后消失无踪。

那一年，恰逢考试，拉姆师报了一门讲考。一位老资格的堪姆经过拉姆师家门前的小径，听到拉姆师正在对另一位道友试讲。堪姆停下脚步，终于，敲门而入。

堪姆说，这是她听到过的最令人惊讶的讲考，如此独到的理解，如此出人意料的表达，而且，她的声音又是如此沉着、动听。如果晚上上师打卦打到她，她会是一名。

上师没有打她，另一位女众得了第一名。后来，那位堪姆经过她家时，常常不由自主走进她的房门，和她交换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对她另眼相待。

拉姆不久就病了，她从汉地看病回来，很多人没有认出她，她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受到疾病摧残、气喘吁吁的人，因服激素而臃肿的人。她的智慧还和往日一样尖锐，她的见解一针见血，更为接近真理，因为，她已经接近了死亡。

夜间，人们从她家门前的小径经过，会听到她房中传出的一声哀鸣，那是一股突如其来的锐利的疼痛穿过她的身躯；有时，是一声尖叫，那是她回身之间，眼前出现了恐怖骇人的影象。

这痛苦之声，令亲闻之人难以平静和忘怀。

拉姆师随身携带救心丸去经堂上课，上师讲法的时候，她心脏衰竭，几近窒息；有时是胃痛，在大经堂，在将近两小时的时间里，她一直忍受着难以忍受的煎熬……

有一段时间，晚上，她长夜无眠，却无法清醒。偶尔，清醒之时，她放在右腿上的左手会捻动念珠，念诵咒语。清晨，上师讲法之时，她奄然睡去，收音机里，僧众唱“索南德依”时，她猝然惊醒。

了解她情况的师父觉得惊讶：她还在喇荣。

她曾经教授的学生，在城市里的某一个空间，骤然想起了她，他们少年时代的启蒙者，那才华横溢、超凡脱俗的形象。他们不知道他们曾经的老师已经出家，步入出世的生活。在某一个刹那，他们似乎陷入了人世的悲怆。她是昔日一个梦中之影，已经褪色的惊鸿一瞥。

她离别多年的老父母还在远方，为生离死别而垂泪。

偶尔亲近她的僧人，会惊异她的因果正见，她对上师三宝的信心和她对自身疾病的态度，尤其，她表达的方式，与众不同，富有启示，令她们依稀瞥见她过人的才华。她们肃然起敬，聚集在她身边。

和其他年轻、健康的人相比，她大礼拜的数量毫不逊色，她在地上磨蹭，只要她不离开地板，在它上面和它磨，就有希望完成十万大头的数量。

很多时候，她不得不停下。她大汗淋漓，不是因为礼拜，而是因为胃部疼痛；

她拉便血，颜色发黑，医生怀疑她得了胃癌。

有很多难以跨越的坎，那些身体几乎失禁的、失去了庄严的时刻，她都过来了。但是，这一次，她似乎将要在它面前倒下，这一世将要中断，这一世的一切，都将成为最后的、唯一的记忆……

从她家门外经过的人听到了门内的一声声惨叫，他们惊恐莫名。

地板上的那个人正在喘息，呻吟，随着她缓缓起身，冷汗沿着她的脖子流下。

她犹豫着，是否放弃，离开她的地板，躺倒在她的床上——她的家中，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每一个角落都是用过的卷纸、没有洗过的碗碟、床头和一侧，有很多法本，几乎没有容身之地。

供佛和供护法的供杯和水杯都已经倒覆，佛台上布满了一层细灰。一天里，她躺在床上，一会儿睡去，一会儿醒来。

《西藏生死书》中的有一段话给了她力量：

如果到时候，你真正不能精进修法，唯一你该做的事是放松，安住在“见”的信心和心性里越深越好。你的身体和你的大脑是否还在运作，这一点并不重要：你的心性永远在那儿，像天空一般、灿烂的、快乐的、无限的和永恒不变的……无论你的身体发生了什么事，记住你的心永远不会生病或残废……

除了睡去，爬起，吃一点道友送来的东西，在地上磨蹭，靠在床上，打开收音机，在昏沉中听上师讲法，她已经无力旁顾。

她犹豫，一天里，她躺在床上的时间已经越来越长。再磕十个，她想，不磕也是死。她两手缓缓撑地，向前摸着，一点，一点向前推去。忽然，一阵痉挛如闪电穿过她的身体，她失声大叫之时扑倒在地。

一时，她似乎在地上睡去，一个美好的无痛的时刻，一个遗忘的时刻。恍然惊觉之时，她抬起头来，看见了她伸出的手边，准确地说，是手指边，有一颗褐色的圆形的东西，一颗舍利。

它在白底色的菱形花案的塑料地板上，在射入窗框的温暖阳光下，静静地躺着。在这之前，她没有看到过它。就在这时，似乎为了证实她的想法：

她看见，从她的手指的指甲处——它们早已失去了光泽，凹陷、发灰——

从虚空中，滚落了三颗舍利。就仿佛，它们从她的指甲中生出。

它们在塑料地板格上滚动，在力量消尽之后，停下。

她望着它们，把它们一颗一颗拾到另一只手的手心里，紧握，爬了起来。她坐倒在地上，展开手心，四颗，它们是真的，真的从她的手指处滚落于地，真的在她的掌心里。

从一个看不见的空间，从虚空中，由一种力量，化为物质。把它们交到她手里。告诉她：
上师佛陀从来没有离开过她，虽然她看不见，但他们就在她身边。
她把这四颗舍利慢慢放入嘴里，一点儿一点儿咽下。

小鸟和我

那天上午，我打开南窗，享受窗外的蓝天和射进窗内的温暖的阳光。忽然，有一只小鸟飞进了我的房间，停在我向内敞开的窗棂上。

窗下的我一动也不敢动，生怕失去这位可爱的访客。听到它清脆、兴奋莫名的叫声，我感受到它无比欢悦的小小的心。我非常感动，希望这稀有的一刻能够延续。

它没有飞走，它欢快的叫声引来了其他的小鸟，它们纷纷飞到我的窗前，向内探望，有的停在我的窗框上。它们因为害怕，很快都飞走了。只有一只小鸟，不断地飞到我的窗框上，对着窗棂上的小鸟鸣叫不停，急切、坚持地和它说着什么，似乎让它赶快离去。房内的那只小鸟，像唱歌一样，用曼妙地声音回应它。

我缓缓扭头，向上眺望，这只小鸟，究竟为了什么，来到我的房间，不肯离去？

我看见，它不仅唱歌，双足还不停地左右跳动，完全无视我，一个可能致它死命的人。它的身体向着佛台的方向，不断地告诉着它的同伴，这个令人惊异的美丽的地方。

不是佛像，不是彩色唐卡，我终于明白了这位小客人幸福的源泉：

装饰佛台的彩灯。

它们以一种变化的频率跳跃闪动，有时迅疾，有时悠缓，如闪电，如流水，如优美的旋律。它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如同我，在马尔康小城的夜晚，在大河的护栏边不忍离去。对岸的彩灯倒映在水中，伴着流水极度寂静的永恒之声。我愿意一个夜晚，在它的身边。

今天，上师仁波切宣讲变苦的法音通过收音机传来，我的目光落在佛台前的水晶塔上。它透明的塔体变幻着赤橙黄绿紫的光芒，令人百看不厌。

它五色变幻的迷人光芒在闪亮的同时，是水晶一般的空体。灯色闪现，那五彩却不在水晶透明无色的本体上存在。依靠电源线，水晶塔体，底盘上六只彩色小灯的跳闪，这些因缘聚合后，才有了我面前的水晶塔的显现。

依存于这些条件的会聚，水晶塔闪射迷人之光；如同依存于马尔康河的河水、沿岸的彩灯和夜色，才有了马尔康河中倒映的令人心神荡漾的五色灯影。

这五色之光就是外境和我们内心的森罗万象，没有一种不是架构在条件之上，缺少一种条件，

现象就不可能产生。所以，显现之法没有一个坚固的自体。因缘变化，显现也会变化，因缘缺失，事物不复再现。

因为没有固有的自性，才会在各种条件聚合之时，有事物的种种显现。如同影片中的一朵花，从种子中迅速抽芽，张开它的花蕾，它的不同形态的每一刹那，都是在空性之中。因为它从来没有生灭，才有了生灭的显现。

每一个人也是如此，他的色身，依靠双手双足、身体和头部聚合而成；我们所执着的“他”，是把他的身体、感受、思想，心识等综合在一起，用意识执着为实有的“他”；他在我面前显现出不同的形态，都是他的习气等种种因缘聚合的结果；他的每一个举心动念，都是他的随眠种子、对境和非理作意或如理作意的作用的结局。因为必须观待他缘，依靠他缘而存在，所以，他是空性，空性之中，才能有他的缘起缘灭。

没有一种显现例外，根识前，意识前任何一种显现，之所以称它为显现，因为除了显现，什么也没有。

这也是现即是空，空即是现的意义。

这些显现，无一不是我们心性的幻化，游舞。

而小鸟和我，无始以来却因显现而迷醉、心碎！

我凑近水晶塔，看见它的水晶底座上写着“法身偈”：

诸法从缘生，

如来说是因，

彼法因缘尽，

是大沙门说。

金刚天女

1

那个夏天的傍晚，南山的小木屋沐浴在最后的红色余晖里。这惨淡的景象瞬间就会消失，褪尽它生命的活力。

多吉拉姆（金刚天女）刚盛了一小碗饭，放到央金面前。她从敞着的窗口望了一眼被夕阳聚焦的绚烂的小木屋，喇荣沟其他的小屋已经沉入黑暗中。

这时，外面响起嘈杂的叫喊。她俩冲出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就在那个傍晚，她们离开了学院，一走就是一年。

她们没有关门，没有多披一件衣，没有带上任何一样东西。多吉拉姆的披单还叠放在被褥上，她的所有的钱——一共一百三十元在她身上的红色小包里，央金兜里有三十多元。

她们的房子、衣物用具和那碗等了很久才端上来的米饭如同南山山头上红得不真实小木屋，随同那个渐黑的傍晚永远消失了。

她们和一些觉姆从西山下到尸陀林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借着一丝夜光，她们在难以辨认的山谷中惊呼，互相呼喊、搀扶，从布满尸衣、尸骨的尸陀林的山沟缓缓下到公路上，沿着公路向色达方向走。这时，已经是凌晨十二点。

队伍越拉越长，越来越稀疏。黑暗中，星光下，她们无声地行走，两手空空。午饭以后，她们没有吃过任何东西。从傍晚八点到第二天天亮，她们没有喝过一口水。拂晓时，她们看见了对方的面容：

只有一个晚上，她们就消瘦了一圈，眼窝深陷，黧黑，颧骨高耸，皮肤发青，嘴唇冻成深紫。只有一个晚上，她们就一无所有，失去了挡风遮雨的屋顶，保暖的衣帽，也失去了前一天的饱满和红润。

进入色达之前，她们从公路穿入金马草原，在已经衰败的野草花丛中卷缩成一团，在湿漉漉的草地上睡去。她们曾撑起身，眺望公路上出现的红色身影，她们呼喊，没有人听见。她们没有力气奔过草地，询问她们的同伴。她们又倒了下去，醒来时，背上的衣服已经透湿了。在重上公路之前，多吉拉姆把央金的披单用牙咬破一端，撕成两半，她们每人披一块，一端搭在左肩，另一端刚刚盖过左背。

睡了一觉，身体中最后的一丝气力似乎被抽走了，她们浑身疲软，在最后的一段路途中艰难地行走。她们拦每一辆过路的车，没有一辆车停下。在许久许久之后，她们终于进入了色达。

色达的大街上，她们只看见红色的身影，其他的色彩都被忽略。那是她们的同类，有同样思想和情感、同样的目标和戒律、同样的心灵旅程。

那天晚上，一个觉姆把她们带到她的亲戚家，亲戚招待她们糌粑、酥油、油炸面食、炖土豆和大茶。她们十几个人在床上和地上挤了一宿。央金只穿了一件橘红色人造丝的衬衣，僧裙里只有一条薄内裙，赤一双腿；多吉拉姆比她多穿了一件单外套。一觉醒来，她们中一半的人嗓音发生了变化。

央金虽然发烧，还是和大家一起起来了，呆滞地坐在床边。吃早饭时，她吃不下，多吉拉姆用手肘捅捅她。想到下一顿不知在哪里，她勉强吃了一点糌粑。她两颊潮红，呆呆地望着茶碗。后来她终于躺倒，卷缩在觉姆们的身后。

吃了早饭，觉姆们不敢再麻烦那位亲戚，分道扬镳。因为暂时的无缘，她们决定先不回学院，去拉萨朝圣。多吉拉姆渴望绕转圣湖，她们将从色达到青海班玛，从共和到青海湖，再从格尔木到西藏拉萨。

央金吃了多吉拉姆给她买的止痛片，坐在路边，在高烧中极力支撑。她唯一渴望的是一张床，可以躺在上面。

多吉拉姆找到一家旅馆，和老板商量，花十元钱，两人睡一张床。央金睡下去后，就没有再动弹。她在高热的梦魇中挣扎时，多吉拉姆又来到大街上。

她二十六岁，出家已经九年，比同伴高出一头。她沉着冷静，对周边的人和事物有着不动声色的敏锐的觉察，对色达的每一个店铺了若指掌。她逐家逐户研究各种用品，比较价格、权衡思维，最后，为她们的青海湖——拉萨之旅买了两只木碗、二十斤糌粑、一口平底铝锅、火柴、背包、一条毛巾（她把它撕成两半）、两顶单帽和一串五元钱的六道木念珠，她的象牙念珠——她母亲的遗物——遗失在尸陀林的山谷中。

2

每天早上，青海湖边，两个卷缩成一团的人醒来，望见脸颊边的薄冰和远处盯着她们的狼。有时，清晨的一场白雪掩盖了瓦砾和枯草，在她们的身體周围，留下了一个弯曲的身体形状，在她们的身體上覆盖了一层积雪。

当太阳升起，她们冻僵的身体渐渐舒展，开始恢复知觉。

已经很多天了，她们沿着湖岸行走，绕转圣湖。她们变成了另外两个人——瘦骨嶙峋、远离尘嚣的人。她们的头发长而蓬乱，在风中呼呼作响，鼻子和脸晒成斑斑驳驳的黑红色。她们还穿着跑出来时穿的薄衣，在荒无人烟的湖边隅隅而行。不时，她们望向一望无际的圣湖，它平静得像一面镜子。她们愕然停下脚步，圣湖宽阔无垠，澄清碧透，白云在它的心中缱绻。她们一前一后，默默诵持着观世音菩萨的心咒。

水声击岸，缓缓舒卷：她们的心之声，重复着同一旋律。她们不时抬头，眺望神秘莫测的巨湖，在一天的任何时刻，无论是白雾笼罩，还是烈日高照，它一如既往，凛然神圣、冰清玉洁。清晨绚烂的朝霞、夜晚壮阔的晚霞，白云迁徙，因缘幻变组合，它无有迁变。她们沿着青海湖绕转了一周，行程九十多天。在那一段时光中，她们忘记了其他的日子，没有圣湖的日子，仿佛已经和它相伴了一生。

她们到远处拾取牛粪，用湖水冲刷的鹅卵石搭建炉灶，架上平底铝锅，在岸边烧茶，休息。吃完糌粑，她们熄了火，继续前行。她们不会再回来，回到过去的任何一个刹那。她们沾染了圣

湖的习气，一切都变得和透明的湖泊一样单纯，所有其他的生活形态和喜怒哀乐已然无踪。只有它，宁静的心湖，与她们日夜相伴。

有时，她们离开湖岸，走了很久，来到一个黑色的牛毛毡帐篷前。她们向帐篷的主人打听水源，购买糌粑。主人供养她们一点酥油和砖茶。她们背着糌粑、淡水和一路拣拾的牛粪回到遥远的湖边。她们的红色袈裟已在日晒雨淋中褪色。她们用冰凉的湖水洗脚，擦身，滋润干裂的嘴唇，咸水在她们的皮肤上留下了白色的盐霜。

半夜，她们从无有知觉的睡梦中猝醒。冰寒之气令她们的困倦顿然消失。这个万籁俱寂的时刻，她们猛然坐起，大睁着眼睛，环顾荒无人迹的旷野和湖面。她们是唯一的醒觉的生命。

虽然她们衣着单薄，但她们不愿离开圣湖，回到城镇，在那里乞讨，购买冬衣。每一个夜晚，她们都会想起离开学院的那个黄昏，至少，应该，还来得及，从她们的小屋带上一件带毛的僧衣。

夜间，由于寒冷，她们无法入睡。夜深人静之时，她们起来，在月光下行走。她们倾听着大地上唯一的声音：她们的脚步和徐徐而来的拍击心岸的潮水之声。

有时，她们平躺在大地上，望向夜空。她们和背下的土地只隔了一层薄衣。星空浩瀚，如同她们身边的巨湖。它们在宇宙深处向她们闪光，她们听到星球向她们发出的呼唤，看见它们发出的长短不一的信号。它们过于壮丽，深邃，神秘，她们处于惊愕无语与无分别中。这一刻无限延长，她们的心，如同湖水，赤裸裸地反映着星空。

她们背枕湖水，终于在水声中入睡。在她们的梦中，有一个黑色的身影从湖中冉冉升起，轻踏湖面，向她们走来。

中午，在热烈的日轮的辐射下，她们倒地而眠。她们忘记了自己的身体，身体的感觉，身体行走的形状，忘记了自己的面容。她们黝黑的脸上，只有双目在闪光。

一天中，她们经历了四季。她们忘记了自己的年龄，过去和未来已被割断，她们已很难想象另一种生活。她们一生似乎都在圣湖边行走，除了身上所有，没有一样多余的物品。观世音菩萨的心咒和日夜一样绵长，如同水声一般，无有间断。

3

青海到拉萨的国家级公路上，一对藏族兄弟搭车经过一个又一个集镇，走遍了集镇的每一个角落，向人打听他们的妹妹多吉拉姆。

有一个觉姆回到家乡，听说妹妹和一些觉姆远走拉萨，他们立刻启程，要把他们流浪的妹妹找回家中。这个世间恶人充满，险机四伏。一想到他们的妹妹流入世间，身无分文，他们不寒而栗。

他们进入一个小饭店，等待面片。暴躁的大哥用手擦抹玻璃窗上厚厚的积灰，向街上张望。

他们跨进一家又一家旅社、杂货铺，出示妹妹穿僧衣的相片，那是在色达照相馆照的，背后是一幅江南小桥和竹林的彩画。照片上的多吉拉姆二十出头，眉清目秀，却没有天真妩媚之相。她不卑不亢，相当成熟。

他们年轻的妹妹，十五岁时，在她的人生中，第一次见到穿红色袈裟的僧侣，这惊鸿一瞥，使她浑身颤栗，目不暂移。她哥哥筹备婚礼的日子，她离家出走，在喇荣剃度为尼。

两兄弟在一座白雪皑皑的小镇，找到了妹妹的蛛丝马迹。旅馆的人说，两个年轻的觉姆曾经在她那里住过，她们两人睡一张床。白天，她们去集市乞讨，晚上回到旅社。有一天晚上，和她们住一间房的客人对她们非礼，经过了一番搏斗，她俩从房中逃出，在一家店铺门外坐了一夜。后来，她听一个友人说，夜里，曾看见两个觉姆睡在他家的柴房里。

哥哥热泪盈眶，立刻搭上车，赶往前方的城市。有人说，有一个觉姆——不是照片上的那个，每天都在菜市场的入口处念经，讨钱，持续三个月之久，偶尔，他们看见照片上的觉姆和她在一起。

他们前往又一个去向拉萨的小城，人们告诉他们，晚上十二点，有人看见两个觉姆背靠背坐在一户人家的楼梯下。

大雪飘飘，他们在小城街头徘徊，坐在十字路口的阶梯上，眺望红色的身影。一条黑狗低着头，一瘸一拐从他们面前走过。他们起身，漫无目标地走到了又一个十字路口。他们踌躇不前，不知应该去哪个方向。这时，他们身后，多吉拉姆和央金跨出一家杂货小店的门。

多吉拉姆望着哥哥的背影走了几步，忽然认出了他们。她一把拉住央金钻回小店。仿佛听到了声响，她的两个哥哥回头，身后的街上空无一人，他们犹豫了一下，继续向前走去。

那以后的两天，多吉拉姆关照了旅馆的老板娘，闭门不出。直到老板娘打听到她的哥哥已经离开，她们才走出房间。

大哥终于离去，回到了他的故乡——新龙，弟弟依然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寻找他亲密的妹妹。他要把她带回温暖安全的堡垒，他们的家。

有一天，兄妹俩在一个小镇的街头猝然相遇，小哥望着妹妹哽咽失声，难以自禁。大哥把所有的钱留给了他，他怕把钱用尽，有时住旅馆，有时找一个楼道，或在街头佝偻一夜。他每天只吃大饼，很少吃一顿热汤饭。他抛弃妻儿，望眼欲穿，就是为了这一刻：他妹妹的身影骤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多吉拉姆把哭泣的哥哥带到住处，她是他家中唯一一个读过几年书的人。她从兜里掏出两千元钱，告诉他，这是她在别人家念三个月《大藏经》的所得；她又从内兜掏出五百元，这是她俩

在路上遇到慈城罗珠堪布，慈诚罗珠堪布给她们的钱。慈城罗珠堪布叮嘱她们，朝完拉萨就回学院。她们不回家，她们要去拉萨，而后，她们会回学院。

三人在一家小饭店吃了一顿饱饭，多吉拉姆的小哥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兄妹俩买了一壶酥油茶，一斤绿色的小苹果，回到旅馆，倚靠着被褥聊到很晚。

和其他人不谈的内心感受，小哥会和多吉拉姆谈。多吉拉姆告诉哥哥，她们离开青海湖后，搭了一辆车，到了前方的城市，看到大街对面走来五六个穿红色袈裟的喇嘛，这时，她们哭了。刚开始，只是流泪，后来却抽泣。她们一边哭一边走，想起了她们在学院的生活，担心永远失去它。后来，她们一见到喇嘛们就哭。她们以前还不知道，学院对她们是那么珍贵，是她们唯一的家。别人问她们从哪里来，她们还没有说，眼泪就会流下来。一路上，她们的眼泪流了整整一铁桶。

小哥又哭了。他向妹妹保证，如果妹妹回到学院，没有房子住，他一定会尽力帮助她，给她再盖一栋木屋。

第二天，除了车票钱，小哥坚持把身上剩余的钱留给了妹妹，自己坐长途车返回了故乡。

4

史书中说，观世音菩萨的刹土有三：印度补怛洛迦山，汉地普陀山，藏地布达拉宫。

她们坐车翻过唐古拉山到拉萨时，已经是第二年五月。她们见到了观世音菩萨的刹土——红山上的布达拉宫——很多世中，它是她们的朝圣目标。

此生，身体和面容已经完全改变，她们又来到它的面前。

她们汇入朝圣的人流，在红色袈裟的身影中，她们已变得难以辨认。多吉拉姆把念经得来的钱换成三百元角票，进入布达拉宫后，她们在每一个功德箱中放入一角；剩余的一千七百元为觉卧佛贴金。她们绕转布达拉宫大礼拜三圈，而后的日子里，每天步行绕转布达拉宫。她们转动布达拉宫墙外的经轮，在它的正面行大礼拜。

她们一遍遍绕转圣山上的宫殿，似乎除了这个动作，这一种方式表达她们内心的崇仰、皈依和身心的托付，不再有其他方式。

中午，拉萨五月的阳光下，她们因绕转了一个上午而步履蹒跚，人们超过她们前去。她们靠着墙根坐下，阳光晃亮了她们的眼。这个时刻，她们不知今夕何夕，今年何年。不知道她们因为什么来到这里，在这个地方做什么。

绕转成为生活本身，成为目标，成为结果。她们在布达拉宫之外，它的高高的围墙内，神圣之城巍峨耸立，在红山之上，在碧空之间。耀眼的白色粉墙、黑色窗框、中央庄严的藏红色的楼

群和金顶、长长的巨石梯和飘飘的窗檐之帘。据说，它建立在海之上，如果从这座宫殿向下走，深入它的底部，可以见到海洋，坐船到南瞻部任何一个岛屿上。

她们每天来到观音刹土脚下，开始她们的旅程。她们不再想去往他方任何一个神圣之地。这里是她们永恒的休憩之处。

身边的钱将要消失殆尽，多吉拉姆在布达拉宫前的广场上大礼拜，当她匍匐在地，抬起头来，她的面前多了一只皮夹，里面有五百元，皮夹透明夹层里，有一张四臂观音的小像。人们从她身后去了前方，她拿着皮夹站在那里，不知道哪一位是皮夹的主人——观世音菩萨。

她们念诵观世音菩萨的咒语，拨动观世音菩萨心灵的号码，在观世音菩萨幻化的刹土上行走，把头倚靠在它的高墙上。有一天，她们会往生观世音菩萨的报身刹土，见到观世音菩萨的真颜。她们在他的墙根下恍然入寐，梦见她们睡在青海湖边。

她们买了融化的酥油进入大昭寺，将温热的酥油注入每一尊佛陀前闪烁的油灯中。她们愿以此小小的光明，让佛陀在众生心中熠熠放光，驱除轮回的无边黑暗和众生相续中的所有痛苦。

她们听到经轮的摇动声、人们的脚步声、小贩的叫卖声，看到布达拉宫金顶之上的蓝天和白云，她们耳闻目睹的一切，连同她们的起心动念，宛如她们心的回声。

她们此生的身体，已经用于善法。除此之外，这个身体，再没有其他的用途。在它渐渐腐朽之前，在它经历了寒冷、饥饿、恐惧、焦虑和苦痛之后，她们依然活在世间。当它最终抛弃她们之际，她们会以又一个身体来到这里，直到她们的心成为青海湖湖心深邃浩瀚的虚空。

离开喇荣一年之后，她们坐车离开了拉萨，回到了圣地喇荣。当喇荣的小木屋在她们面前展开，她们再一次恍如梦中，在梦中热泪盈眶。

一年后，多吉拉姆在哥哥的帮助下，在她曾经居住的西山对面的山上盖了一栋小木屋，现在，她依然住在那里。

应供趣事

蛰伏了一个冬天，盼望已久的夏日终于来临。一位比丘尼收到了汉地师父给她的生活补贴，为了让僧众欢喜，积累福报，她请十几个僧众到色达应供一天。

在学院这些年，大多数僧人没有在色达吃过一顿火锅，他们在金马广场一侧的那条街往返过很多次，从来没有注意到“胖妈”火锅店的招牌。

中午和晚上，应供的僧人在胖妈火锅店喝西瓜汁、可口可乐，大茶，吃由半碗芝麻油、素耗油、花生酱等调成的火锅调料和笋尖、金针菇、生薯片、粉条及糌粑面做的细沙包。包房的窗口外是著名的金马广场，深蓝的天空中，大块的白色云朵向着同一个方向迁徙。

下午，她们在单坚神山对面草原上的铁皮小屋中享用醇厚的酸奶、芒果、西瓜、水蜜桃……夏日的高原上，一会儿雷霆万钧，一会儿骄阳高照，她们有人在铺着藏毯的藏式小床上休息，有人绕转神山。

一天应供完毕，十几个人坐上两辆车，向喇荣驶去。

一辆车很快前去，另一辆汽车在昏暗中慢慢驶出色达。渐渐地，车中的师父已经看不清前方的公路。汽车越开越慢，一车人回过神来：

“司机，你怎么不开车灯？”

年轻的藏族司机没声，似乎早就等着这一问。他延长着回复的时间，身体前倾，全身贯注盯着前方。

一车人停止了说笑，瞪着司机的背影，等着。一个事实在司机沉默的背上渐渐明朗：这辆车没有车灯！

车上的人哭笑不得，眼见前方已陷入黑暗，为了登上这样一艘危船，为了离岸已远，一车人笑得无法直腰。

只有司机沉着如初，冷静无语，双肩微耸，两眼圆瞪，脸倾向窗玻璃，辨认着道路。他准备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像一个瞎子那样摸索，穿过金马草原、单坚神山、公路边湍流的雪山之河，拐过白塔、居士林的盘山公路，将一车的人带到学院念破瓦的地方。

很快，车上的人感到了形势的严峻。她们已经看不见前方的公路，看不见身边道友的面容，除了远方的大山和天空还有墨黑和浅黑的区别，其它的一切已经全部在黑暗中融为一体。

她们和司机一样不屈不挠，睁大了眼睛，虽然一无所见，依然坚持辨认着前方的道路。每个人的眼都极度疲劳，但是，她们没有感觉到。仿佛汽车恰是由于她们的努力而没有偏离方向，一旦她们疏忽，意外就会骤然发生。

汽车开得很慢，很慢，司机依靠轮子和公路摩擦的细微声确认他们的车还在公路上。

忽然，他们看见了前方的公路！前方出现了光团，迅速扩大，耀眼。笑声停止了，车上的人恍然意识到，前方飞速行驶的小车不会想到黑暗的公路上埋伏了一辆慢慢移动的车，它只有在接近它的时候才会忽然注意到它，果然，那辆超速行驶的车开到它面前，如梦初醒，拐到他们车的一侧，呼啸而过。

那点可贵的光影去了远方。忽然，他们看到了车内的身影，回过头，发现一辆车从她们背后呼啸而来。

现在，她们担心，有一辆和她们一样没有车灯的车会从背后撞上她们，或者，一辆有车灯的车在贴近她们的车尾时才看见它，那时，已经为时过晚。

她们已经笑了很久、很久。她们不能理解她们的处境，不能理解正在发生的事：一辆不能被

人看见的小面包车，在一条黑暗的道路上像一个瞎子，用它的轮胎试探着脚下的公路、歪歪扭扭地行驶。它可能准备这样行驶一个晚上，直到天亮。而她们的同伴，早已回到喇荣，正颇费猜测，难道，那一车的人在深夜，又去绕转单坚神山？

在多年来，一次难得的奢侈和放松之后，在什么也不做，仅仅享用美食和休息之后，以一种方式来结束这美好的一天。

车上的人想了起来：手电！只有一个师父带了手电，坐在司机座边上的师父把手伸到车窗外，尽量向前，照亮前方的公路。手电打亮，它只有一团极度昏暗和模糊的光影，但是，它是那么可贵。在青藏高原的自然之夜，人们才能了解，为什么要供灯！灯光是长夜的希望，心灵的慰藉，生命的依怙！

高举手电的师父手臂酸痛难忍，乌云密布的天空忽然闪电霹雳。一车人等待，一个大雷炸响，倾盆大雨从天而降。这个师父把手臂缩回，摇上车窗。闪电刹那间照亮前方的道路，当闪电骤然隐没，前方的山形和公路还久久地留在他们的记忆中，如一幅冷峻的图画。

汽车行驶在记忆的道路上。车上的人等待着，另一个闪电，照亮已经模糊的画面。

暴风骤雨化解了夜空中的雨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偶尔，司机凭借着自然夜光对前方道路的轮廓获得一种感觉。但是，司机已经无法忍受，他的双眼已在黑暗中瞪视了太久。车到单坚神山，司机停车，下车，用那个昏黄的手电修理他的车灯。

司机修了很久，向单坚神山走去。雨没有停，车上的人等着司机，久等不见踪影。她们怀疑，他正打着那支昏黄的手电，独自绕转单坚神山，祈求护法的加持。车上的人回忆起她们在青藏高原难忘的坐车经历。

一个师父自述，有一次，他们送病人下成都归来，救护车经过康定，行驶在二郎山几千米高的盘山公路上。黑夜的山顶上雨雾飘飞，除了车灯前一小块路面，什么也看不见。公路上没有一辆车，路的一边是悬崖峭壁，没有护栏。救护车打开了车顶的警灯，可是，它五色旋转的灯光无法穿透浓雾，除了它自己以外，没有任何生命能了知它的存在。它就这样看着自己脚尖下的路面在悬崖边一颠一颠地前行，终于到了二郎山的脚下。

另一个师父曾经坐上一辆没有喇叭的大巴，在公路盘旋，每次拐弯都不能让从前方而来的大巴了知，弯路是那么狭窄，没有任何护栏，峭壁下是细长的雪山之流。他们的哑巴车一声不吭地行驶，坐在前座的乘客又紧张又忧伤，在每一个弯口都瞪视前方，等候一辆突然出现的汽车，把自己交给命运。

一车人慨叹，出家人的生活岂是世间任何一种生活可以比拟！任何时候都是快乐，没有痛苦！世间没有比他们更为洒脱和自由的人，如果有一个人曾经在某一世拥有过这样的心灵体验，生生世世，他都不会把他的人生换成另外一种。即使他在世间迷失，内心的声音也会把他唤醒，他会

很快出离，回到心的故土。

他的步履会越来越轻柔，他的声音发自夜的回声。当人们和他擦肩而过，他会温柔地说：“你好。”

他的形象本身，如同一面飘飘的旗帜，向世间之人宣告另一种生活，心灵的生活。因为他的存在，人们渐渐学会了说：“不”。

司机从山中归来，又开始修他的车灯。

车灯忽然亮时，一车人又惊又喜。虽然车灯和他们的手电一般昏暗，但是现在，她们不再需要关心前方的道路和身后的汽车，她们可以闭上圆睁了很久的双眼，把道路交给司机。司机凭借着这一点点昏黄的车灯之光，拐弯，在盘山路上绕转。在经历了一个休闲的美丽夏日之后，她们又经验了一个荒谬而令人忍俊不禁的夜晚。终于，在夜深之时，年轻的藏族司机开着他的小破车爬上了喇荣沟的山顶。

宁静的声音

很多年前，上南天目山时，山上大殿已竣工。礼拜时，抬头看巨大的毗卢遮那佛，见毗卢遮那大佛双目低垂，正悲眼无言看我，令我心惊。

下午，有几人坐在大殿外休息。中间有一位出家师父，可能三十来岁，穿蓝灰大褂，有些瘦弱，普普通通，温和无言。边上一位居士询问他的来处。他自述：从浙江温州来，寺院在一个湖中的小岛上，一人一间房。

“寺院对出家人有什么规定？”居士问。

“每天最少坐一时坐禅。”他说。

“你在那里做什么？”

“做主持。”他说。

我们都有些惊讶，似乎主持不是他的模样。

居士问一句，他答一句，不多答。他坐在那里，等待着，沉默的间隙，能听见他内心的沉寂和温柔。

我也坐在一边，想听他多说两句，没有满愿。

晚上，我们八点就睡了，早上两点半起床，到毗卢遮那大殿去上香，礼拜。早课还没开始，我出了大殿，从石梯上后面的旧殿，此时，可能只有凌晨三点多，月光照耀着南天目山，石梯上垂下寺院的雕栏和画檐的黑影。我看见有一人正从石梯下。

我抬头辨认来者，他已经走到我面前：

“你好”。他说，走下了石梯。

他的声音温婉、亲切而又静谧，在这万籁俱寂的凌晨，在月色下，他的声音是如此动人，予人慰藉。

他宁静的心灵和对人的悲怀通过这句问候——他的声音——表达了出来。

后来，到了喇荣，住在坛城宾馆。有一天早上，天刚亮，一个声音令我从睡梦中醒来。

很久之后，我辨认出这个声音的来源——它如此贴近，宛如在耳边——它来自隔壁，和我一墙之隔。

墙壁是如此稀松，千苍百孔，以致他的声音能清晰地传递。但我只能听到这声音，听不到任何其他的声响——床板的嘎吱声，衣服和被褥的窸窣声。

在破败的坛城宾馆，在天色刚晓之时，一个远途而来喇嘛，在空无一物，只有三张木板床的斑驳的房间里，在与我一墙之隔的木板床上，开始他的课颂。

他的声音流到我的心里。

这奇迹般感人的时刻。

他的声音源源不断，难以描述，我听不懂他念的是什么，他以同一种节奏，缓慢掌控着旋律，没有断裂、破损和气喘，低沉、汨汨而出，流自一个宁静的心灵。

我在这稀有的时刻倾听，倾听这位我看不见的喇嘛的心声，感受他内心无边的寂寥，如同虚空一般空旷无物的境界。

与这境界同时具有的，是声音传出的包容和悯怀。

这只有梦中才能听到的声音，就这样，一直在我耳边不断地，轻轻地，温婉动人地回响，直到我在这声音下重又睡去。我再次醒来时，声音已经消失了。

行旅之人已经远去。后来，我没有再听到来自隔壁的任何声音。

至今，我还能记得曾经的感动。感动，来自于他们寂静无声的心。它在我们心中存在，在凌晨三点南天门山的山巅，在喇荣衰败的坛城宾馆一墙之隔的板床上，我听到了它，触动了内心深层的共鸣。

在喧嚣的都市中寻觅人生的人们，无法了解僧侣依靠什么获得满足。他们猜测，但是，太困难了，没有进入的途径。如果有一刹那，他们的心落在了僧人的形象上，他们会顷刻陷入茫然。

它是最美的声音，是我们向往的皈处，它来自僧侣。

经过累世心的修行，我们会终于来到了开阔的沙岸，坐在澄清无烟的深蓝的天空下，获得永久的休息。

归来

周日早上七点，如果有藏人到新金刚萨埵殿堂的门口张望，他不会相信自己的眼睛：

经堂里正在击鼓，引磬声中，光头、穿一色汉地深色长褂的僧人整齐地排列，奇怪而缓慢地高歌，做汉地寺院的早课。

一小时以后，这些人换上红色袈裟，从经堂罗贯而出，经堂空无一人，彷彿刚才什么也没有发生……

对在藏地出家的汉僧来说，熟悉汉地寺院的课诵，是他们未来融入汉地的前行。

只有少数人无动于衷，没有去练习汉地的课诵，也没有预订汉地的长褂。

曾经，益西堪布仁波切语重心长：你们女众，一定要发愿，发愿一辈子呆在这里，不要离开……

新经堂建造之前，旧金刚萨埵殿拆后，我们都到小经堂上课。小经堂只能坐一二百人，除了讲考班，其他人只能在规定的日子去。

那个星期，轮到我把门。令我惊讶的是，为了能见到上师，常有人不依教奉行。那晚，小经堂坐满了人，有两人出现在我的面前，一位是老常住，见我挡住她们的去路，她向我恳求：

“你让她进去吧，她是老常住，刚回来。”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圆歆，她没有注意到我，也没有听到我们的说话，她望入经堂，眼中闪烁着泪花。

我让步，说：“明天请她带好法师的签条。”

她什么也没有听见，随着她的朋友入内。

上完课，是至尊上师索达吉仁波切接待的时间。我一直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望着上师的法座。我看见了她！跪在上师座下，泪如雨下。

上师仁波切问：“你离开了几年了”？

“七年”。

“你呆了有几年？”

“七年”。

“后来你还去了哪里？”

“印度、尼泊尔、泰国、越南、南朝鲜……”

小经堂还剩下几十个道友，震惊地望着这一幕。我百味交集，不知应该是悲是喜。但愿我永远也不要成为这一幕的主人公！

她激动难禁，泪如涌泉，回着上师的话。一会儿，上师起身，笑着，说：

“好，你好好休息，看看。”

上师仁波切走下法座，在弟子们目光的尾随下离去。

上师离开后，她依然处于极度激动中。

她每天来经堂，没有带来法师的签条。她依然什么也看不见、听不见，内心波澜起伏，如梦游人一般飘然入内。她纤秀、温和、无言。

一个月后，在一条小道中，我和圆玉师相遇。圆玉师已在学院住了十多年，她精进、自律，每天闻法修法不辍。她请我去她家喝茶，我欣然受邀，她家备有两人享用的功夫茶茶具。

喝茶的时间很短，我们都急着分手，做后面的事。喝茶的每一分钟都很宝贵。

她说有一位老常住归来，曾住她家。她对我摇头、点头，很多话咽在喉咙里：

“我觉得她离开了这些年，见解没有进步，反而有退步，比不了在这里。”

她的目光又悲伤又坚决，既嘱咐我，也提醒她自己，她说：

“还是要闻法。不要离开这里，千万不要离开！”

就在那一刹那，我想起了圆歆。

“住在你家的是不是圆歆？”我问。

她沉重地点头。

“她现在在哪里？”

“住在另一个师父家。”

她有很多病，身上没有钱。她出生在一个优裕的家庭，年轻时离家出家，漂泊了二十多年。

“她会回来吗？”

圆玉师摇头，“她现在住的地方条件比较好，她已经不可能回来了，回来也不会适应了。”

时过境迁。

后来的一天，我又见到她，在上师座下。她要走了，和第一天一样，泪流满面。

上师问：“以前你在的时候，学了哪些论典？”

她一部部报着，笑着，流着泪。上师拖延着时间，想出一句句问话，安慰她。

后来上师起身，整理披单，“以后常回来看看。”上师说。

“哎、哎。”她在后面应着。

上师走下法座，很轻松，对她挥挥手而去。

每个人都很难忘记他们读到的圆歆往昔的出家经历，她在异域的传奇。

圆邻是对每周日例行的汉地课诵漠然无视的人群之一。

她受过较高的教育，曾在外国居住多年。她幽默，美好，具有不同寻常的理解力。

常常，和她在一起时，我能感受到她心中涌动的暗潮，我非常想帮助她。

一天晚上，下课后，我和她结伴，在雪地中行走。我们抬头，看到喇荣沟的窗口，有五色的彩灯闪耀。我听说她有离开喇荣之意，这是机会。

“你千万不要离开学院啊！”我对她说，“你如果离开，会成为一个流浪的人，一个到处漂泊的人。”

“的尼姑。”她笑着纠正我。

“佛法的意义是在一个床榻上生起的，不是在流浪途中。”

“你听谁说我要走啊？”她问。

她曾经几次向人透露她想离开的心，想到她纤细敏感，在异域独自漂泊，我有些伤感：

“你千万不要离开啊！佛法不是传奇、不是和上师的因缘，它是坚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对闻法、对修法、对发心、对内心、对环境的坚忍。”

她沉默了一会，说：“好的，我会记住你的话。”

周日的清早，引磬的清脆声传出汉僧大经堂之门，一个小喇嘛在汉僧殿堂绘有藏传彩绘的门前张望，眼前的景象令他不可思议。他又回头张望，看看这个世界对他所见的一切有什么反应。

喇荣沟的小木屋寂静地竖立，没有一个人从里面走出来。

是孤独还是团结

无尘师来学院之前，还不满三十。一位石渠的金刚上师对她说：

“到我这里来！我保证你今生证悟大圆满。”

无尘师犹豫，请一位著名的上师为她观察。

“还是到学院去吧。”那位上师说。

到了学院，她又去问索达吉堪布仁波切，上师仁波切说：“留下来。”

无尘师来学院不久，参加了年末的《大圆满前行》的考试，发奖晚会上，她去上师索达吉堪布仁波切的法座前领奖。

“你来了多久？”上师问。

“一个月。”她说。

“一个月就考了第一名？太厉害了！”上师赞叹。

到学院不到一年，她去找上师仁波切，表示她愿意发心。上师仁波切问她是否愿意整理法本，她又惊又喜，一口答应。

无尘师是硕士毕业，没有学究气，也没有尘世的烟火气。她清新脱俗、光亮夺目，如同天然晶莹透彻的水晶，她的身上，不落下一点灰尘。

无尘师每天早上醒来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开电脑；晚上睡前的最后一个动作是关电脑。她没有时间，除了上师仁波切的课外，不上其他法师和上师的课。

和她同来的道友因闻思优异、人格贤善而成为带班的堪姆、辅导法师，成为人们的瞩目之处，受到道友的恭敬。她默默无闻，每天反复斟酌上师所讲之法和文字、一遍又一遍修改、确认；她校对已经出版的法本；对将要出版的法本排版；五部大论只听了一个传承。

无尘师去一个道友家，道友正在念诵。

“你在干什么？”她惊讶地问。

“念经。”道友说。

“你在念经？你还念经？！”

道友比她还要惊讶：“你从来不念经？”

“不念。”无尘师讪讪，扫视道友的佛台。

“哎呀，你的佛台太庄严了。你还供护法！太随喜了！”

“你不供护法？！”道友问。

“是……”

每年，大鹏山和西山上的草坡从枯黄渐渐转绿，又从碧绿变成火红，渐至枯黄。无尘师无暇眺望或进入其中，她一整天坐在电脑前，为了遮挡光线，她房中的窗帘终日低垂。

她不会做饭，经常用干点和快速面充饥。有人从经堂出来，看见走在前面的背影有些眼熟。虽然是严冬，她却拖了一双单皮鞋，鞋底已经被她踩平，变成了拖鞋。她穿了一双短袜，一只袜掉到了脚跟，露出一大截脚裸，比幼羚羊还要纤细。当友人叫她，她转过身来。友人惊骇莫名：

她形销骨立！仿佛一个癌症晚期的病人，已经不久于世。

她欣喜地问候友人，对此毫无察觉。

后来，上师让他们的部门成立了食堂，她才渐渐恢复了正常。但是，不久，她的肠胃又出了问题，连续几个月拉肚子……

在又一段时间中，她成为饕餮之徒，回家探亲时去医院检查，原来是甲亢。她具足甲亢的一切症状，除了一点：她没有脾气。

医生极为惊讶，这个严重的病人居然还要长途跋涉，从高原到平原，从平原到高原，在广阔大地上优游，对自己的健康不以为意！医生不知道，这位从不间断工作之人，在长年服用控制甲

亢的药物之后，还深受胃痛的折磨。

一年又一年，年终的颁奖晚会越来越隆重。大经堂灯光明亮，喜气洋洋。佛乐声响起，摄像机架在不同的方位工作。笔考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的道友在众人的瞩目之下走到法座领奖；修习班每日修行座次多、念咒数量大的道友也走上前台；完成五加行的道友领到了加行证；发心人员也集体上前领奖……

无尘师不参加期末的笔考、讲考和背考。有一次，她报了她正在整理的论典的笔考，一不小心，考了满分。她去领奖，下来后说：

“我以后不考了，这样不好，要给别人一点机会。”

当闻思班的道友树立了空性的见解；修行班的道友生起了无常、苦、空、无我的觉受时，发心人员——

正在黑黢黢油垢满地的食堂捡菜、洗菜、和巨大的面团奋力搏斗；

或者，满脸面粉，满身尘灰，站在汉僧店仓库的长梯尽头把五十斤面粉垒成高墙；

头戴安全帽，踏在泥浆中，日夜在工地监工、指挥；

驾驶着大货车在去成都的盘山公路上拐弯；

运送急病患者下山，夜里十二点或一点在途中一家灯光昏暗的汽车旅馆歇息；

每天为了讲法光碟中的字幕绞尽脑汁；

在电脑前将表格上的一格数字看成另一格；在电话中被学员警告：

“你知道我们共修要克服多大的困难吗？请体谅我们好不好？在一个月內不要给我们打电话、发短信！”

或者，每天在同一时间走进小经堂，在众人的弯腰恭敬中坐上法座，不断重复中观、前行等法义，听到自己讲法的声音在经堂上空回响……

有人听上师的法，来学院出家，管家让他发心，他对管家通牒：

“我是来修行的，不是来干活的，我在这里呆一天，就修行一天，决不会发心！”

有人被询问是否愿意发心，他说，等有了一定的闻思基础，愿意为上师的弘法事业发心。

发心一年、两年、三年容易，长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同样劳动之后，发心人员身心疲惫，出现各种病灶，终日散乱，不再习惯于闻法、看书、打坐修行……

他们焦虑，焦虑并幻想：在自己的屋顶上建一个玻璃房，有一天他们会坐在里面观望虚空；在他们的院子里造一个阳光棚，有一天他们能在其中享受阳光。

他们早上起床，将纯净的泉水注入银质水杯；在高脚铜灯中倒入融化的酥油，在檀木香炉中点上一支纯粹的藏香或上乘的印度香。他们的佛台整洁、庄严，他们在诸佛菩萨的环绕下，在他们小小的无量宫中，坐在蒲团上，观想他们的本尊及和本尊无二无别的上师。他们希望有这样的

时间：能够念诵上师的长寿祈祷文，以七支供供养上师，通过道灌顶，上师融入他们心中，他们安住在与上师无二无别的境界中……这是最好的休息。

他们幻想并渴望：他们闻思、闻思之后修行，每天四座，在夜晚之时，方才走出他们的无量殿，去龙泉水打水、去厕所倒马桶……

他们每天只做这一件事，在座上观修或安住、在座下看书或念咒，只是这一件事，直到生命结束。带着他们相续中生起的空性的觉受离开世间。

他们常说：“等哪一天，我不发心了，我要……”

有人离开了，没有获得休息和修行，换上了他们以前曾经脱下的服装；

有人四方漂流；

有人不顾上师仁波切的不悦和制止，退出发心行列，虽然没有离开学院，却没有实现他们的幻想，坐在蒲团上，生不起任何修行的觉受……

有一年换届，上师仁波切集中了弘法楼的发心人员。上师说：

如果对你们没有利益，我不会让你们发心，你们的发心，对你们未来生生世世的弘法利生是一个很好的缘起……

上师在经堂说：

拉萨有一个人，用自己所有的钱建立了一个小学，他的小学的宗旨是：“你很棒，因为你能帮助众生。”

对大多数来说，利己和利他是两件不同的事。一个人越是放下自己，他离菩萨的果位越近。但是，又有谁能放下自己的成就，哪怕是为了恩德深重的上师！

无尘师铭刻着友人的经历：当友人拒绝上师任命她为管家，希望自己能闻思修行时，上师说：原来在你心里，众生和你相比，还是你重要啊。

她搜集的网页中，有一个短文：陈履安向大宝法王求法：“我该修什么法？”

“帮我做事。”法王坚定有力地說。那年大宝法王十二岁。陈履安至今依教奉行，以师志为己志。

上师如意宝曾经讲过：“真正利益众生的上师在做任何事情时，弟子都不能放过，不管是以人力还是财力，都应跟上师结上缘，那自己的发心水滴已经融入到上师广大无边的功德海当中，这样的功德远远超过以自我为中心而造作的善根。”

她伸出手，人们看到她黧黑的袖口。“你还是把这件衣服洗一下吧。”友人央求她。“不。”她笑着逃走。她三年洗一次大氅和人造毛僧衣。

对她整理的法本的不同意见反馈到她那里，她并不因此沮丧，也不因她没有通达五部大论而退缩。她说：

“如果不发心，我不会做错，只要我做事，错是难免的。”

道友对她误会，各种烦恼和不满的情绪反映到她那里，她并不因此失望。

“这是很正常的。”她说。

她鼓励、呵护身边的道友，提供种种方便。她对文字、意义和各方面的建议出乎意料地准确，对人的看法一针见血。当道友拒绝她的意见时，她并不坚持、在意。

当涉及上师弘法事业一些重大问题时，她不因和她无关，漠不关心，而是直接向上师提出她的看法。她说：“我最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

一位合作的道友想修行，准备离开发心岗位，离开学院。她说：

“做什么不是修行？”

一位年轻的僧人为了没有时间闻思而痛苦，她劝慰她：

“闻思、修行和发心都很好，你在做一件事时，就把一件事做好。这是你现在的因缘。不然，你发心时想闻思，闻思时想修行，修行时想发心。你现在发心，就要以发心为主，你以后有机会修行时，即使再想回到过去，尽心尽力发心，也不一定有机会。”

无尘师整理的法本，如同她人，天然圆成，不留下任何造作的痕迹。上师仁波切的每一句法语是修行的窍诀，她长年反复思维、斟酌、整理成文本的过程中，融入到她的相续，成为她的心的一部分。她满怀崇敬、感恩、急于和大家分享。她以她能做到的最好的方式，将它们整理成文。无量众生通过她的用心，触悟到上师教言中的甚深意义，改变了他们的此生。

在另一个道场，一位友人为她在家时所造的罪业悔恨，担心命终堕落地狱。她的上师说：“在整理完这两个法本之后，你的罪业能够清净。”

没有人知道，曾经，她因为没有闻思修的时间辗转反侧，难以成眠。她痛苦地想了很久，发了一个愿：

为了上师传讲的法能够融入到无量众生的心中，她愿意此生不成就。

无尘师没有时间闻思修行，但她有闻思修行的果——降伏自心、利益众生。

智慧之子

听到智慧学校需要英语老师的那一刻，仿佛古钟之声响起，向明刹那陷入愕然无念中，不再听到周围的声音。古老理想的回音从远方传来，照亮了未来全新的道路。

英语专业毕业的向明舍弃了正拥有和可能拥有的一切，从现代城市飞往藏地炉霍，来到上师索达吉堪布建立的上罗科玛小学，成为一名志愿者。

上师仁波切在“罗科智慧学校开学了”一文中写道：

“上罗科玛智慧学校的背后，是高耸入云的萨琼神山，山脚下满是笔直挺拔的柏树。过去许多修行人在此终年闭关，至今仍有一些遗迹依稀可寻……”

前山巍峨壮观，长满茂密的松树，预示着这里将人才济济，德行犹如松树般不屈服于任何逆境。

东边有吉祥的路和吉祥的河，象征着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会给众生普降智慧甘露。

南边两河相融代表智慧双运，绵延的马路则象征财源广进。

北边的山形走势，可以阻挡外界一切违缘……”

向明到藏地不久，一天下午，上罗克玛小学的操场上，孩子们正在嬉戏。晒得黝黑的向明站在一边，忽然听到操场一侧的孩子发出嘘声。很快，操场另一侧的孩子也嘘声大作。

“谁想捣乱？”

那天，她是纪律值日。她在人群中寻找肇事人，却见孩子们都望向萨琼神山，山上，三只饿狗正追逐一只羊羔，山石簌簌滚下。

七百个孩子惊呼！饿狗扑到了羊羔的身上！大孩子们冲出校门，冲向山坡；一些孩子大声呼喊六字大明咒；有的孩子捶胸顿足、有的掩面；所有的心都揪紧、痛愕、无法忍受。这时，七百颗心的祈祷力量使眼前的场面忽然逆转：

三只饿狗放下羊羔，惊慌失措地离去。

冲在前面的大孩子抱起了湿漉漉的小羊羔，它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后来，小羊羔在老师的小木屋里吃糌粑长大，孩子们叫它“糌粑”。

向明短发、穿一件粉红和灰色相间的运动服，为人和煦温雅，内心悲柔、声音楚楚动人。她既是英文老师，又是语文老师，每周五天，每天平均上六、七节课！上师仁波切来智慧小学，她总是站在老师们身后，不敢到上师跟前。一次，上师仁波切走时，目光穿过其他老师，叫她的名字。她到上师面前，弯腰、双手合十。上师说：

“你看你穿的衣服，像不像孩子的校服？”

她一直忆念着上师的这句话。她发现，不是她帮助了藏区的孩子，是藏区的孩子帮助了她。她和孩子们一样，都是上师的孩子……

一天傍晚，向明回到小木屋，两个孩子看见她慌忙站起，其中一个两手托着藏在衣服里的东西。

“你们在干什么？”向明满腹狐疑。

孩子解开衣扣，一只大鸟——黑白相间的美丽喜鹊正在他的怀中安睡。

向明正准备去开门，恍然明白了眼前这一幕的意义：

那只喜鹊已经死了！

他们不是在玩耍，他们把喜鹊的尸体抚抱在怀里，小心翼翼，用体温、用幼小哀怜的心给予它最后的安慰。

他们在她的门前等候，因为她是喇嘛仁波切派来的人。她会给这只死去的鸟儿一个最后的仪式，安抚它孤独悲伤的灵魂。

在他们的怀中，它是那么安详。

向明带两位年幼的孩子来到萨琼神山的山坡上。三人用树枝挖了一个坑。土埋没了喜鹊的身体，露出它的脸。它的头倚着土，如同活着一般。孩子们的眼中闪动着泪光。他们为它念六字明咒，拾来松树枝，将它的面容覆盖。

有时，孩子不交作业，向明在课堂上说：

“你们是不是知道，这教学楼、医务室、电脑房、餐厅、浴室、厨房、操场、宿舍都是从哪里来？你们的校服、书包、书本、铅笔盒、本子、笔、被子、棉鞋、毛衣从哪里来？你们看看校服胸口上的字——智慧基金——它里面常常一分钱也没有。堪布为了让你们在这里读书，成为有知识、有道德的人，能够在这个世界自立、能帮助你们的爸爸妈妈和其他人，花了多少心血？你们不珍惜，对得起堪布吗？”

立刻，一双双晶莹的小眼中盈满了泪水……

对不遵守纪律的学生适当地体罚——打手板——是藏区学校常规的惩罚方式。这对向明是巨大的考验。当她和被惩罚过的孩子相遇，内心深怀歉疚时，孩子却欢喜上前，双手环抱她，把小脸贴到她的身上……

孩子贪玩，背不出《弟子规》，向明说：“堪布下星期就要来听你们背诵《弟子规》，你们在堪布面前怎么交代？”

孩子们都呆住了，他们最怕的是堪布不高兴。他们央求说：“老师，今天晚上我们不睡觉也要把它背出来！”

有时，向明心脏早搏、疲软无力，只能坐着讲课。教室里会立刻沉寂，孩子们一个个紧张、担忧地望着她。

孩子就像一面纯洁无瑕的镜子，净化了她的灵魂……

玉树地震哀悼日，上罗柯马小学七百多名学生在操场上默哀。默哀结束，孩子们默默低头离去，一个稚嫩、深沉的声音忽然低低响起：

“嗡嘛尼呗咪吽——”

“嘛尼”之声缓慢、低回，尾声高昂。不知是哪个孩子发出了第一声呼喊，接着，七百个孩子融入“嘛尼”之声。所有在场的老师都凛然战栗，当观音菩萨的心声回荡在山麓之际。这个奇特、悲伤壮丽的时刻。观世音菩萨成为孩子的声音、孩子的心；成为他们的慰藉和力量。

向明问两兄弟：“你们长大后想做什么？”

哥哥说：“我和弟弟长大想做喇嘛，大喇嘛。”

上师仁波切从玉树归来，带回两名孤儿。一个孩子的父亲、亲戚都在地震中身亡，他母亲几天不吃不喝，哭不出来，像死人一样。上师仁波切去她家，对她说：“不要担心孩子，我会想办法。”当天晚上，孩子的妈妈终于痛哭失声。她把孩子交给上师，自己带了另一个幼儿，到喇荣出家。

另一个孩子的父母兄姐在地震中死去，家里，只剩下他和受伤的奶奶。他被安排在向明的班、一个大龄孩子的座位边上。

傍晚，青海的藏族老师陪他踢球，边上几十个孩子观看。当球踢到孩子们身边，孩子们立刻捡了球，还给那个玉树的孩子，没有一个孩子和他抢球。

“报告老师”，大龄孩子百思不解：“他、他好像第二天、第三天就完全忘了他家的事，他完全忘了！”

上师仁波切让妹妹收养了这个孩子，他叫上师舅舅。周末和假日，他坐立不安，翘首以盼，等着他的阿妈——上师的妹妹接他回家。

他不写作业时，向明说：“你已经是堪布家的孩子了，你这样不太好吧。”

听到“堪布”两字，他如梦初醒，立刻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低头写作业。

上师仁波切离开学校时，孩子们自发地走出宿舍，两人两人对面对站立，排成两排，从堪布的小屋一直排到学校的大门外，蜿蜒穿过大半个操场。孩子们悄无声息、长短不齐、静静地站立。当上师仁波切的身影出现在小屋门口时，两排孩子弓腰，小手在胸前合十。

上师从孩子们中间的小道一直走到学校的大门口。

两位副校长被调到其他学校。寒冬，他们学校的孩子穿着大人的旧衣服和咧着口的鞋。他们请求堪布仁波切帮助，堪布送给他们一些棉被，两个学校的学生每人给一双新棉鞋。

上师仁波切对老师们说：“现在，孩子们看上去虽小，将来，他们中有的会对社会上作出很大贡献，有的会对佛法做出很大的贡献。”

节假日，汉僧们在经堂看见穿藏袍和汉装的小学老师的身影。上师仁波切在经堂里说：

“所有的发心人员——不管是为哪一个位上师、还是为僧团，法王如意宝说过：普贤十大愿王可以归纳在两大愿中，就是兴盛佛法、利益众生。凡是对兴盛佛法有利、对众生暂时和究竟的一切快乐有利的发心人员，愿他们身心自在，无勤中利益众生，获得圣果。大家为他们念一遍怀业祈祷文。”

向明热泪盈眶。一个人来到世间，唯一想的就是众生暂时和究竟的快乐！令每一个和他结缘的人潜移默化地改变，改写了他们的此生和来世！

上师的这句话，让她明白了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

生命中的挥手

傍晚时分，沿海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一隅，电话铃响起，彷彿历史抖落尘灰，敲响房门，令房中的主人林静心悸。

这一次是真的，她听到了索达吉堪布的名字，上师从遥远的过去来到她的城市。

她拉开玻璃门，城市之声嗡嗡响起。她站在露台上，楼下的车水马龙川流不息，不可逆转、永不停息，向她压迫而来。

她不禁向城市灰色的天空呼唤：“上师啊！上师知！”

封尘了几年的忆念之门打开，这最为悲伤的时刻，忽如其来，彷彿要把她抛入深渊！无尽的泪水汹涌而来，彷彿她的一生都将在悔恨、思念和痛苦中度过。

“上师！上师啊！”由于过度悲泣，她浑身颤栗，趑趄、站立不稳，只有用一只手扶住阳台的栏杆。

经过长年的幻想和准备，人们穿越平凡的旅途，见到了壮观的、令人瞠目结舌的喇荣沟。

一段时间以后，没有人再能看见那个留着难看的黑发、穿着细腿长裤的人，他（她）变成了另一个人，融入到红色袈裟的行列中。不再被人认出。

常常，会有人从那个山沟离去，从他们所在的经堂消失。没有人了解他们的去处，渐渐地，他们被遗忘。

林静就是其中的一个。

没有几个人注意到穿着红色袈裟的她背着旅行袋，走出木门，走上积雪的大路，坐进去往色达的小车。车驶出冰雪封冻的喇荣沟时，她回头，麻木、冷漠地望了一眼喇荣沟。她已经不准备再回来了。

离开喇荣沟以后，她曾经在藏地和中国南部的一些道场出现。后来，她回到家，脱下了僧衣，她的头发长了出来。她穿上她曾经喜爱的宽松裤和羊毛背心，走入城市之中。

她曾经有一个响亮的法名。她向上师递出家申请时，询问上师，对她有什么教言，上师仁波切默默地注视她一会，摇头。

她曾经坐在上师的座下，不敢仰望上师威严的面容。在与上师如此接近的时刻，她几乎无法专注于课诵。她忐忑不安的心始终系挂于上师。她不断抬头，瞻仰上师的脸。害怕上师的目光忽然向下，与她相视。但是，这样的时刻从未发生。

她曾经给上师仁波切打电话，述说她取舍上的疑虑，上师仁波切宽慰她：“没事，没事。”令她的心忽而从高处落下，无比宽解。

在很长时间中，她已经难以获得法益。上师仁波切讲法时，她昏昏入睡，身边的道友不断把

她摇醒，可她无法控制。她听到上师的声音，听不到法语的意义，很快，她连声音都听不到了。

早上和夜晚，她入座观修，她的思绪飘摇到远方跋涉，好一会，她才觉醒，回到所观的内容上。

上师仁波切讲法，道友们发出笑声，笑声让她惊奇。他们对上师有如此的信心！上师的每一句话，让他们欣慰、欣喜、认同、感恩！她如同一个怪物，在他们的行列中。她什么感受都没有！她如此可怜！没有人知道。

出家前和出家后的一段时间里，她曾经拥有的强烈的出离心和为了一切众生誓愿成佛的菩提心不翼而飞。她机械地走进经堂，坐在出家人的行列中，没有法喜！她感到自己一步一步堕入深渊。

一天晚上，她还没有瞌睡之前，听到上师仁波切说：

你的祈祷是缘起，上师和诸佛菩萨的加持依靠这个缘起融入你的心，如果你对上师、对佛菩萨没有感情和信心，你不会得到上师和诸佛的加持。

她没有感情和信心，她空空如也。她永远都不会得到上师和诸佛菩萨的加持！她忽然绝望，她麻木不仁的心在这一刻苏醒，大滴大滴的眼泪滴落到上师翻译的法本上。

上师停止了讲法，说：“我刚才说了什么？！”

弟子们不知所以，没有作声，静静地等候着。

上师仁波切停止讲法，端起茶杯，缓慢地喝茶。

经堂陷入了沉寂。她尖锐的痛楚被放大，充满无声的空间。

上师一口一口喝着浓酽的茶，仿佛悲哀地倾听。

一会，她的情绪平息了。上师放下了茶杯。

似乎叹息：“现在，我们继续讲下去吧。”

林静回到房中，抽出皱纹纸，擦抹泪水。她多么想再一次见到上师！她不可能穿着这一身衣服回到学院，不可能穿着这一身衣服走到上师面前！

此生，她再也不会见到上师了！她的一生仿佛因她的一次选择而终结。泪水又一次淹没了她，她头痛难忍，倒在床上。

她睡去，醒来，又走到露台上。

一辆黑色的轿车远远驶来。靠近她那栋楼时，行驶地非常缓慢。行到她的楼下，它停下了。她手扶栏杆，向下眺望这辆车。一位身穿红色袈裟的喇嘛下了轿车，用她熟悉的方式，将藏红色的披单披上右肩。他没有抬头，他身边还有几位居士。他们跟随他走进了沿街的小饭馆。

她没有做梦，她已经醒来。上师索达吉仁波切来到了她的城市，穿过繁华的大街和高速公路，来到了她的楼下。正是傍晚，吃晚饭的时间。没有一个人会请上师仁波切在这样的小饭馆吃饭，

也没有一个人会违拂上师的心意。就这样，没有人知道是为什么，上师选择了这一条街，这一个饭馆。

黑色轿车寻找着停车地，缓缓倒车。她一直盯着它，直到司机从车中走出，进入饭馆。

她想冲到房中，给她的友人打电话；她想冲下楼去，和上师仁波切见面；她没有动，生怕她缺席的时刻，上师从饭馆走出。她担心刚才所见只是她的幻影，她要再次证实它，要看到上师坐上汽车。

她回到房中，来到镜前。她看见自己眼泡红肿、面目变形、惨不忍睹。她不能用这幅形象去见上师。她又跑到露台上，那辆黑色轿车还在。她一次又一次涌起渴望，要冲到楼下，走进饭馆，可是，除了在上师面前泣不成声，引起上师身边的人深深诧异，她还能做什么呢。

她逐渐放弃了下楼的想法。等待的时刻，她已然平静。忽然，她又从梦中醒来，想起此时此刻，上师仁波切为了她，正坐在她家楼下的饭馆中，她又泪流满面。

天空尚未昏暗，上师仁波切和几位居士的身影终于出现，坐进黑色轿车。汽车启动，从她面前离去时，上师仁波切摇下车窗，一只手伸出窗外，向天空挥手。

黑色轿车在她的面前，在公路的尽头，永远地消失了。

无字之字

出家不久，一天，圆竟师有事在会议室找到本班法师。还没说话，会议室的法师都肃然起身、弓腰。索达吉上师熟悉的身影出现在玻璃窗外。

上师仁波切走进会议室，没有看任何人，笑眯眯地穿过法师们，在法王如意宝的画像下坐下，法师们随之坐下。

圆竟师没有坐，她有些着急，她是局外人，这个场合不适合她，她急着要和本班法师说事。

几年前，她的合作伙伴骗了她三万元。办完了出国手续，他来到圆竟师家，问她借钱。

圆竟师触觉敏锐，不言中已经测知他人之心；无论别人是何等之心，她都感同身受，给予认同和照顾。他们喝完茶，她拿了三千元给他，对他一笑，对他的所为没有说一个字。

合作人三年后回国，圆竟师在一家饭店看见他，上去招呼他。他尴尬、踌躇，报答说：

“你想见活佛吗……我的朋友认识的一位活佛刚到这里……”

圆竟师由此进入佛门。她见到的第二位上师就是索达吉堪布。

那天，她开了一辆面包车，无法挨近堪布。上师走后，她立刻买了一辆尼桑，到学院和上师说：

“上师，为了您，我特意买了一辆车。您下一次来，一定要坐我的车。”

上师仁波切点头、沉吟：“好吧。”

第二年，上师仁波切去她的城市，去机场时，上师指指圆竟师：“我坐她的车。”

上师坐进车，带上车门，侧头对她说：

“我答应你的事，已经做到了。”

圆竟师百味交集，没有作声。

此时，索达吉上师从会议长桌的尽头抬头，望向圆竟师的方向，又移向她身边的法师，对法师说：“她在这里干什么？”

圆竟师的本班法师和另一位熟悉圆竟师的法师抬起头来，有些诧异，望向上师，又担心地看圆竟师。

圆竟师正低头和法师说话，闻言，立刻向门外退去。她芒刺在背，在门口穿反了鞋子，又把它们换了回来。她看不清前方，不知自己是怎么下了楼梯。

“她在这里干什么！”

那个“她”字用了一种特殊的音调，当着她的面，当着所有法师的面。不是对她说，而是对她的法师。

原来，在上师的心目中，她什么不是。这是上师和法师的会议，法师们都历经了长年的闻思修，是一种特殊的根基，她永远也不可能追上他们。

圆竟师体会到了她手下人的滋味。

她对他们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常常，她坐进饭店，透出豪侠气概，众人瞩目。她关照司机，多点几个菜，给他媳妇带回去。

司机无言而退。

为供养上师，她一掷千金。她愿意为上师倾尽所有。为了依止上师，她剃度出家。她以为自己在上师心目中有着小小的、特殊的地位。

出家那天，圆竟师度过了一个可怕而烦乱的上半。第二天，她母亲将要上山，她要赶在母亲到来之前剃度。可那天，上师没有课。一早，她的法师给上师打电话，问上师，上师是否下来开会？上师回答：“不开会。”

每一分钟，她都在想，今天必须出家。仿佛她的一生中只有这一天有出家的机会。她已经不能看书或念咒，唯一的希望是，她的法师忽然出现在她面前，告诉她，上师今天下来开会了！

中午，本班法师接到了上师仁波切的电话，上师要召集某个部门的会议，请法师代为转告。

上师仁波切到会议室后，圆竟师跟在本班法师身后来至上师面前，手捧托盘，跪在上师前面。托盘上是一把新剪。

“你的红头发不要了吗？”上师笑着，拿起新剪。

散会后，法师来到圆竟师家：

“奇怪，”她说：“从来没有开过这么短的会，上师好像什么事都没有！”

圆竟师拐过红楼，穿过荒凉的废墟之地，被内心的风暴席卷而去。

如同一面镜子，上师向她显露了真相。几十年来，她生活在虚华和荣耀中，她抛弃了它们。可是，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依然深藏，依靠她和上师之间小小的默契、上师的关怀和加持。现在，它们被击得粉碎。

她听到有人说：“上师！上师来了！上师来视察工地了。”

她什么也没有看见，以为是另一位上师。她在内心无依、凄凉和决绝中行走。在她把上师作为唯一的依靠之后，第一次她后悔了，丧失了在那生活和学习下去的意义。

前方出现了一个人影，她猛然抬头。

上师仁波切正望着她哈哈大笑。上师说了四个字，她不知道上师说的是什么。在极度愕然、无念和不解之中，上师已飘然离她前去。

离去之意如云消散，她已经明白，上师仁波切是为了她，出现在她面前。剩下的念头是：

上师正在红楼开会，上师是从哪里，从哪一条路，怎样，来到她面前？

后来，她对本班法师说起此事。法师说，她走后，他们就开会了，上师没有离开过会议室。

上师给她留下了四个无字之字和无尽的虚空。上师是一个巨大的谜。在很长时间中，她反反复复观察思维上师的一颦一笑、上师的待人接物和传法中每一句法语；思维上师的每一个行为和利益众生的事业，试图揭开谜底。

渐渐地，圆竟师意识到，这个过程，就是她最终洞达佛陀密义的过程。

小老鼠送我甘露丸

刚到学院，我买来腓纶毛毯糊厨房的墙，希望能遮挡风寒，也能把小老鼠阻挡在我的视线之外。第二天，我坐在小木凳上，环视被咬了三个大洞的腓纶毛毯，痛苦地拧开腐乳瓶瓶盖。

正准备吃早饭，却看见我的蓝吉林刀片在腐乳瓶里。除了小老鼠，谁有这样的动机，想给我看颜色，让蓝吉利刀片穿瓶而入？

后来，我搬家了，厨房装修了华丽板，本来住在我家房顶上的老鼠，花了半年时间，不屈不挠地找到了入口。我只好放弃了将它们驱逐出去的想法，开始喂它们。

它们不爱吃稀饭，白米饭或大米，爱吃油煎馒头片，把饺子馅吃完，留下完整的饺子皮在小碟里。

一到晚上，它们等不了我进卧室，就急不可待地来到小碟旁，甚至，跑到我的脚边。我只能

屏息，像木头人，只要稍一动弹，它们立刻逃之夭夭，逃跑中发出恐怖的声响，仿佛命在旦夕。

夜里，如果我醒来，会听到厨房翻箱倒柜的巨声。它们甚至把我的高压锅从高高的木架上推下来，让锅盖和锅分离，吃我藏在高压锅里的菜。

有一段时间，我没有住在家中。回家大扫除时，发现两个水桶里竟然有三只溺死的老鼠。它们的家人一定悲愤难忍，钻进我的卧室，不咬其他法本，专咬《上师心滴》，把它精装的硬封皮咬得斑斑驳驳，还把上师赠送给发心人员的珍贵的大氅咬了一个大洞。

想到淹死的老鼠，为了喝一口水，掉入陷阱一般的水桶中，死前无比绝望，拼命挣扎，在可怕的痛苦中四大分离，我总是无限恐惧和忧伤，因为我没有把盖子盖好。旧业未消，又造新殃。冥冥中结下了仇怨，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在接下来的一次法会上，我请僧众为这几只溺死的老鼠及其他冤亲债主念经超度。

又有一天，我开门入内，看见一只老鼠赫然死在厨房的地板上。我从它身边逃走，第二天回去，看到它神奇地腐烂，露出内脏和细小的白骨，不知从哪里出来的无数小虫，在它的尸肉上蠕动。

动物一般都会悄悄死去，不会被人发现它的尸体。一定是它的家人把它拖到我厨房中央的地板上，希望我为它念经或把它带到念破瓦的地方。但是，由于我不想触碰它，导致尸体腐烂，不能再把它送到念破瓦的地方。

我用喂食来表示内心的愧疚，希望缓和它们对我的仇恨。我把酸奶杯的塑料盖做碗，酸奶杯盛清水，每天或隔天在小盖中放一块烤面包片，或者放上糖和花生、大米及饼干。

夏天过去了，有一天朝圣归来，带回一个大饼。每天，掰一块大饼放到它们的小碟里。后来，看见大饼生了霉点，我把剩下的两块都放到小碟中。

第二天，小碟里的饼没了，多出了什么，我凑到它跟前。

一小袋甘露丸，上面有小小的牙印和牙洞，两股五分长的红黄丝线放在那袋甘露丸边，如同系扎礼品袋的彩缎。

我把两股彩线丢入垃圾桶中。这两股线，像是缠裹布达拉宫藏香的丝线，可能是小老鼠从我的垃圾桶里拿走收藏的，但甘露丸我却不熟悉。

我把甘露丸倒入一个新的塑料小袋，数了一下，一共二十四颗。它们神圣、崭新，散放出深褐色的光泽。

为了报答小老鼠，现在，我经常在小碟中放上全麦烤馍片或其他吃的东西。我总是担心自己忘记喂它们，让它们在等待了一天之后，来到空空的小碟边，无比惆怅。

2002 的夏日

那一年，是法王在世时最后一次耍坝子。每天，耍坝子的表演结束时，很多汉僧会挤上卡车和拖拉机回学院。

那个远去的夏季，忏云师被倒退的拖拉机撞到，后轮从身上碾过。

那时，学院只有一个扶贫医院，中午是女众看病；晚上男众看病。

傍晚，常常，扶贫医院唯一的一部老式电话会在中药房响起。中药房的师父听到了堪布那熟悉、低沉的声音。堪布说，一会儿，他会到扶贫医院来打针。

天色将暗未暗之际，扶贫医院二楼的长廊人来人往，人们没有注意到，索达吉堪布温煦、含蓄的身影出现在长廊里，从他们身边、对面缓缓走过。

偶然，有人惊鸿一瞥，认出了堪布，即使正走在上师身后，他们也会立刻摘帽，弓腰。此时，堪布无语飘离的背影似乎已经知晓。因为这一次邂逅，他们的心，久久无法平复。

天黑了，堪布在眼科病房的消息传开，一些弟子在眼科病房外踌躇，焦虑不安地等待。他们张望堪布房中厚重的窗帘边透出的昏暗的灯光，希望能瞥见上师，解开心结。

堪布通常打的是消炎止痛针，如果不是难以堪忍，上师不会从男众区山上，下到喇荣沟中央，再穿过大路和小道，来到位于女众区的扶贫医院。

弟子们鱼贯而入，小声请示上师。上师坐在落地灯的光圈下，在半旧的、深褐色的单人沙发里，威严、纹丝不动，就弟子们关于常住和个人的一些问题予以解答。从堪布身后的枕头、腿上的被褥和暗黑的面色中，可以看出，上师正在忍受着疾病的折磨。

耍坝子的那段日子，索达吉堪布的病痛似乎更为加剧，法师们力劝上师下山看病，堪布不同意。在医生的强烈要求下，上师住进了扶贫医院的眼科病房。

眼科病房又称为法王的房间，法王如意宝生病时，曾经在那间房中住过。它是最早的装有铝合金大窗和电热板的房间，墙上挂了一张测试视力的图，角落里，有一个从未插上电源使用的绿色双门冰箱。阳光穿过镂空的白色窗帘，照耀到半旧的单人沙发上。

忏云师被送到门诊急救，住在眼科病房隔壁。

忏云师四十多岁，从中国北方来到青藏高原。每天去大经堂，听法王和堪布讲法。她无有过往甚密的亲友和道友，也无有经济支援，一个人住在山上一个非常简陋的小木屋里，过着不为人知的生活。

忏云师撕心裂肺的叫声，令浑身无力、痛苦的病人倍受煎熬。他们低头，悲伤地观想着本尊的面容，默默念诵着本尊心咒，祈祷奇迹降临在她身上。医生和护士们急促地进进出出，为她止痛、针灸、按摩，尽一切努力，希望能减轻她的痛楚。

疼痛，一定要用这样尖锐的嘶叫和长长的哀嚎才能得以减轻。它无止无息，每一分钟都被放大，延长，都难以堪忍，她的半边身体不可抑制地抽搐，求死无门。

等候在眼科病房门外、希望见上师的弟子们，听着她可怕的叫声，站立不宁，身心倍感不安。他们进入到上师的房中，在无边寂静和凝重的氛围里，隔壁的声音，更加尖锐刺耳，他们不知道如何是好，他们说出的任何话，听上去都是那么苍白，那么不合时宜。

上师沉着脸：“你们因为我是上师，才来看我，隔壁的病人，听上去那么痛苦，你们为什么不去照顾她？”

未来的日子里，他们守候在忏云师边，端水、端盆，为她煮稀饭，洗漱、扶她上厕所。上师如同他们身边的虚空，无时无刻不注视着他们，与他们同在。

嘈杂的夜晚渐渐平复，进入到深沉、寂静的长夜中。但是，忏云师无法入眠，疼痛似乎更为剧烈，她的叫喊，从扶贫医院二楼的长廊传出，如噩梦一般，在沟底回响。

从上午十点，到晚上十一点，堪布要输几种不同的的药水。有治疗心脏的药物、强制性脊椎炎所用的消炎和止痛的药物等。晚上十一点多，堪布输完最后一瓶药水，护士圆悲师为上师拔出针头，拿下药瓶。

“圆悲，”堪布深思熟虑地说：“你帮我把窗关好，把窗帘拉上。”

圆悲师应声，拉上眼科病房密不见光的遮光窗帘，关紧窗户。

上师又说：“你去看看隔壁的忏云，看她好一些没有，不要让人进来。”

圆悲师立刻出了堪布的房间，来到隔壁病房。

圆悲师三十多岁，是为数不多的老常住之一，在医院发心多年。在过去的一些年中，曾经听受法王和堪布传讲多部甚深的密续和论典。

二楼走廊两端的门已经关上，除了突发性事件，不会有人前来打扰。圆悲黑黢黢的身影在门诊室和眼科病房门口徘徊。她不敢进眼科病房，上师沉着的语气和吩咐，令她感到有些不同寻常。她担心上师要修法，怕打扰了上师，又怕堪布会需要帮助，自己没有尽职。正焦虑不决，恍然间，她发现，周围似乎发生了什么变化。

夜空中，低低的云河无声地闪烁。医院二楼，只有门诊室的灯亮着，灯光穿过窗户和半掩的门，映照在长廊的地板上，照亮了长廊边的木栏杆，在陷入了暗夜的喇菜沟里，分外寂静和温馨。

忏云师不叫了！圆悲师来到门诊室门口，轻轻推门，忙碌了一天的医生、护士和护理人员回过头，对她指指床上的忏云师。既欣慰，又不能相信和理解：

忏云师睡着了！

圆悲师退出病房，悄悄拧开隔壁病房的门：“上师，忏云师睡着了！”

落地灯罩的光晕里，堪布的身体有些歪斜，倚靠着背后的枕头，一手撑头，似乎头疼欲裂，

半边身体不断地抽搐。

“上师，您、您没有事吧？！”

上师勉强抬头。吃力地看了圆悲一眼：“哦。她已经，睡着了吗？”

“我去叫医生！”

“不用——”

圆悲师跑到隔壁，医生跟着她快步走入眼科病房。医生非常吃惊，上师刚输完液，疼痛已经缓解，此时，却像换了一个人，身体内部正在遭受着难忍的痛苦，半边身体抽搐不停，部位、症状和忤云师一模一样。不同的是，上师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始终保持着内在的寂静和庄严。

医生问上师：“上师，您怎么啦？您哪里不舒服？”

上师太阳穴上的一根青筋不停地跳动，圆悲师立刻到上师身后，为上师按摩头部。这段时间，上师经常让圆悲师按摩头部，以缓解痛苦。不到万不得已，上师从不指使别人为自己做事，即使弟子做了一点点份内的事，上师也会耿耿于怀，想方设法表示感谢。那天，医生和护士忙碌了很久，等上师疼痛缓解时，已经是凌晨两、三点。

上师到小床上躺下。医生又回到隔壁，看望熟睡中的忤云师。圆悲师将茶几上的冷茶换了，倒上热水，轻轻端到小床边。这时，她望了眼上师的面容，震惊地看到，上师的脸上，正缓缓流下两行热泪。

似乎为了宽解圆悲师的诧异，又似乎在安慰她，上师答非所思地问：

“圆悲，是不是我要圆寂了？”

泪水骤然涌上了圆悲师眼眶：“不会的，上师，您不会圆寂的！”

堪布不再说话，目光向下，沉浸在遥远、无可测度的时光和情境中，那里演出的一幕幕，令上师泪水不可抑制地，默默地流淌。

忽然，门响了，医生推门而入，圆悲师连忙向医生摇手，医生一惊，又悄悄退了出去。

上师把身上的被子向上拉，用被子蒙住了脸。

2009年，上师在讲解《弟子规另解》时曾经说：

“我去五台山闭关，事后有人问：“你闭关期间，见了什么本尊没有？”

我说：“没有，只是哭得比较多。””

上师说：“有时候心一静下来，想起上师的恩德、诸佛菩萨的恩德，想起贪著轮回中无义琐事的众生，就会从内心深处生起信心和悲心，并流下泪水。”

在未来的几天中，每天都是这样：

忤云师的叫声一旦止息，陷入沉沉睡眠时，隔壁，上师的半边身体就开始抽搐。每天，都痛到凌晨两三点。后来，忤云师被送下山，送到成都医院。半年后，人们在喇荣沟看见她，拄着一

根光秃秃的木头当拐杖，一瘸一拐地走着，风夹裹着尘灰，从她身上卷过。

忏云师的腿在很长时间没有复原，她无法去经堂听课，在那里盘腿而坐。每天，上师上课的时间，她坐在自己的小木屋里，把耳朵贴近小桌上一个发出刺耳的尖叫声、伸着长长的天线的小收音机。

她皱着眉，面容严肃、紧张，倾听着上师讲法的声音，声音中传递的特殊意义。

山洞奇遇

2010年一个夏风宜人的夜晚，在夜色笼罩的青藏高原上，喇荣沟星星点点的幽蓝与红色的灯火，在遥远的山的两岸闪烁，与星空中的银河相互辉映。此时，雕栏画壁的喇嘛大经堂汉僧殿中，来自平原的四众弟子们正屏息静声，听大殿中央的索达吉上师讲法。

“九七年的时候，我们去鸡足山时，有一天，我们迷路了……”

圆旦师坐在靠近经堂出口处的地方，在密密麻麻的僧众中，因看不清上师的身影，一直低头聆听着上师的声音，看着法本。听到“鸡足山”三个字，她猛然抬起头来。

“我们发现了一个闭关的山洞，里面有一个修行人，是我们喇荣的一个汉僧……”

僧众中，陷入昏沉之城的弟子也醒来了，人人都高度专注地等待着。

殿堂中，跟着法王、堪布去鸡足山的人可能已经寥寥无几，而跟着上师进入那个山洞的人，只剩下圆旦师一个了。

上师的声音也如同上师模糊的身影渐渐远去……

1997年10月，圆旦师随法王去云南鸡足山时，只有21岁。

圆旦师跟着几位堪姆，提前一天抵达鸡足山。第二天，索达吉堪布到，检查了她们为法王如意宝、法王的哥哥、门措上师等安排的房间。由她们带领，一一探访了她们找到的所有山洞。

此次法王到鸡足山，将认定迦叶尊者骨锁所在的山洞和无著菩萨长年闭关的山洞。

“无著菩萨没有在这个山洞里住过。”他们走进一个山洞，堪布环顾四周洞壁，眺望洞外的云天，肯定地说。

无著菩萨在鸡足山闭关十二年，因无有丝毫验相，几次下山，又回到山上，十二年中，他一次也没有见到过他修习的弥勒本尊。

师徒进入山坳的另一边，一个人迹鲜少的隐蔽的山洞内。“无著菩萨在这个山洞闭关过，”堪布说：“但时间不长，不是长期闭关的那个山洞。”

第三天，法王如意宝与二、三百位弟子到。法王、法王的哥哥、门措上师、阿里美珠空行母等住进事先安排的两间相连的房间中，那是华首门一位老和尚的寮房，老和尚正在为一个汉族喇

嘛守关。

十月之秋，气候宜人，在华首门、法王寮房周围的大树的树荫下，两三百个弟子借了鸡足山各个招待所的被褥，在露天席地而睡。曙光初露之时，除了几个小和尚，其他人都立刻起床，收了被褥。各自找到一方山岩峭壁，面向虚空，或跏趺坐，或念诵经文。

早上，法王如意宝出了寮房，身边只有索顿管家，管家个子不高，扶着法王巨大的身躯，有点支撑不住。法王一眼看到了圆旦师：

“门巴（医生）！”法王宏亮的声音穿透了层层虚空，凡是在医院发心的人都叫门巴。

“哎！”圆旦师立刻跑到法王身边。她个小，法王的大手正好搭在她肩上，她用全身力气去顶那个肩，和索顿管家一起，把法王扶到临时搭建的厕所边。

每天，上午十点和下午两点，法王和随从的僧众、居士在华首门下、寺院大堂或法王认定的无著菩萨闭关的山洞前共同发愿，听法王如意宝讲弥勒佛和无著菩萨的公案，讲他老人家当年作为善财童子时，与文殊菩萨在鸡足山的故事。

法王坐在一个宽阔的沙发里，有时穿一件薄的东帛（僧衣），有时穿金刚铠甲，袒露双臂，不披披单。一边，黑发、三十多岁的索达吉堪布为他们同步翻译。

汉族弟子都身穿灰色、褐色或黄色的汉传僧装，圆旦师穿深褐色僧衣裤，山风挟带着暖意和凉爽，不断交替地吹拂到他们的脸上。

法王开示完，起身时，她和小云真抢上前，帮法王把宽厚、高耸的大脚穿入大塑料拖鞋中。

圆旦和小云真师每天逗一个十来岁的小喇嘛玩。据说，这位调皮的小喇嘛是一位大瑜伽士的转世。有一次开法会，他的后脑上，一抓就是一大把舍利子。

圆旦和云真师在山岩上找到一个凹进去的平台，在那里放了一片大树叶，找到小喇嘛：

“你猜猜，叶子下有没有东西？”叶子下面没有放任何东西。

“有！”小喇嘛可爱地叫道。

他们争先恐后冲到叶子前，掀开叶子：三颗舍利子！

他们每人抢了一颗，送到嘴里，笑个不停。

在迦叶尊者骨锁所在的岩壁下，法王告诉弟子们，《杂事律》中说：释迦牟尼佛将佛法交给迦叶尊者，尊者将入灭时，结集了三藏，交付给阿难。之后，他前往鸡足山，身披佛陀所赐的袈裟，作吉祥卧式入灭。

迦叶尊者的遗体一直不毁灭，直到弥勒佛出世。届时，弥勒佛将来鸡足山三次，最后一次，山门自然打开，弥勒佛将迦叶尊者的遗体置于手掌中，对座下众多眷属说：

“这是释迦牟尼佛教法下，首座大弟子迦叶尊者的遗体，他身上披的就是释迦牟尼佛亲赐的法衣。这时，众眷属都生起出离心，获证圣果。”

法王授记：

“此鸡足山圣地是弥勒菩萨的刹土，被誉为小兜率天。尽管我是第一次亲身至此，但是，在梦中我却畅游过此地，并且幸见了弥勒菩萨尊颜，在座的诸位宿缘深厚，你们中凡是净持戒律者将来必定成为弥勒佛的首座眷属，因此大家应生起欢喜心，谨慎持戒。这次，和我一起来鸡足山的眷属，将在弥勒菩萨时，成为弥勒菩萨的首座弟子。那时，我的名字叫大悲尊者。”

弟子们惊喜莫名。圆旦师找到一位堪姆：

“那是不是说，弥勒佛把迦叶尊者的遗体托于手中时，我们都会在这个地方，在弥勒佛身边？听弥勒佛告诉我们：这是释迦牟尼佛教法下，首座大弟子迦叶尊者的遗体？”

“是啊，”堪姆也觉得不可思议：“是不是我们也会和佛经中记载的那些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一样，在佛教中土印度，幻化出证成圣果的缘起和公案，被记录在弥勒佛留下的经典中，在弥勒佛教法下广为流传？”

中午，索达吉堪布在离法王寮房不远的山岩上，面向山涧而坐，圆旦师悄悄来到堪布身一米开外的地方坐下，想借助堪布的威力，获得奇迹般的禅定。刚坐下，身后的道友们的呼喊：

“快来看啊，天上有佛菩萨！”

法王也被搀扶着，从寮房出来。法王说：天空中出现的那只开屏的孔雀，就是孔雀明王。

深蓝色的天空中，涌现一个又一个本尊的白云身形，衣饰和手印都栩栩如生。

被人们视为传说的圣尊，从未离开过片刻，加持一切佛陀事业的圆满，如今，以其幻化身亲临，在有缘者前，显露出智慧和大悲的容颜。

当又一尊圣尊从虚空中显露其形象，圆旦师叫索达吉堪布，“上师，上师，快看！”

她侧头，看到在一片欢呼、感动和礼拜的人群中，站在她身边的堪布举目望天，目不暂移，默然泪流……

离开鸡足山前，一天下午，法王如意宝在华首门房中休息，堪布说：

“圆旦，你不是研究了鸡足山的地图了吗，走，你带路，我们去看看，还有什么好看的。”

十几位穿汉装的弟子跟随在堪布身后，不知不觉，转过一个山坳，由堪布带着，走上了一条若有若无的山间小路。

“这是哪里，我们是不是迷路了？”一个弟子说。

“是，”堪布意味深长地笑：“是迷路了。”

又走一段山路，拐弯时，看见半山有一个山洞，洞口在半人高的青草丛中，掩着一个柴门。很明显，是个闭关山洞。

上师回头，对弟子说：“你们在这里等着，我上去看看。”

弟子们驻步，只有圆旦和小云真还跟在堪布身后。

“人有什么可见的？！”上师呵斥她俩：“要见，见法性。”

两个人停下了，在堪布身后探头缩脑，做种种鬼脸，又蹑手蹑脚跟在堪布后面，等堪布拨开柴门，进入洞内，她俩也一转身，挤了进去。

这时，她们才发现，洞内是如此之小，她们连躲在堪布身后或某个角落的机会也没有。

上师对正垂目端坐的出家人说：

“你的架子这么大？你的上师来看你，你坐在地上一动不动，也不起身迎接！”

闭关者闻声，慌忙睁眼、站起，极为惶然和疑惑：堪布在千里之外的青藏高原上，怎么可能出现在他面前？他是在做梦？还是，已经到了什么地方？

来不及分辨，他立刻请上师在他打坐的垫子上坐下，又回顾四周，想向上师顶礼。

“不要顶礼。”上师说。

他突兀地站在上师面前，瘦瘦高高地、穿了汉僧的装束，手脚不知放在哪里是好。

“你也坐，”上师对他说。

圆旦师和小云真也挤到堪布身后，贴着岩壁坐下。柴门卧在洞前，它的一边，挖了一个一尺小窗。

山洞里很干燥，靠门的山洞岩壁上，向内，挖了一个狭长的黄土平台，平台上，供了七杯水和三盏灯，边上放了一个小录音机。土上，铺了被褥和毛毯，只能坐，没有躺的地方。

“你修什么？”上师问。

“上师瑜伽。”大僧师父胆怯地说。

“你听法吗？”

“听。”汉僧回身，按下收音机的键，法王的声音突然响起。

“你听得懂吗？”

“听不懂，”汉僧师父小声说：“我把这盘磁带背下来了。”

圆旦和小云真不可思议地瞪着他：九十分钟的磁带！在完全不懂意义的情况下，模仿法王的发音和卷舌，居然把一盘磁带全部背了下来！

她们认识这位大僧师父，他在学院只呆了一年多。在他离开学院的最后几个月中，一直在营造喇荣沟最醒目的三间大圆木房和一个大院子。他的房子，连女众区都能看见。修完房，他请来学院的活佛开光。本来预备在这个院子中终老，但还没住上几天，他就离开了学院。

谁知他转辗来到鸡足山，关在这样一个山洞内，每天用舌头模仿法王老人家的声音！因思念法王而哭泣。

“你对法王有这样的信心是好的，”堪布说：

“但是，这还不够。你打坐时，不能像雪猪子一样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作意，要用法王传

过的大圆满的窍诀，要安住在觉空双运的法性中，用正知正念来摄持。你还记得那些窍诀吗？”

“我有。”汉僧师父从一个背包里，掏出一本薄薄的大圆满法本。这是堪布翻译的大圆满修法，装订简陋，竖版繁体字，用油墨打印，上面印着“未经灌顶不得翻阅”的字样。

汉僧似乎有些明白了：

在无日无夜的山间，他的一举一动、一念一颦，无不在堪布老人家的境界中，虽然他一直祈祷的是法王！

堪布从千里之外，走入他的山洞，是不忍看他无意义的苦行，是为了来告诉他，他修行中的误区。

在未来很长时间中，他会反复回味堪布的这段话，忆念大圆满窍诀的关要。

堪布起身，大僧师父连忙站起。“我们走了，”堪布说：“你不要送，祝你修行成功，早日解脱。”

“谢谢，谢谢上师。”大僧师父在上师身后躬腰，没有走出关房。

十几个弟子看到堪布下来，想上去。

堪布说：“不要去打扰他。”

回去的路上，堪布开玩笑说：“圆旦，你不是把鸡足山都研究过了吗，怎么会带错路呢！”

弟子们身边已经没钱了，天天蹭在堪布边，堪布请他们吃饭。但在离开鸡足山之前，他们每个人都给这位昔日的道友留下了一点钱。据说，堪布也给华首门那位护关的老和尚留下钱，关照老和尚好好照顾他。

时光，仅仅过去了十三年，却好像已经过去了一生。

如今，很少有人知道这些往事，也很少有人知道圆旦姓谁名甚，来自何方。

“索南德依……”响起，僧众们陆陆续续走出了经堂的门，隐没在喇荣沟两岸的山上。

人流散尽之际，堪布也从法座上起身，独自出了经堂。堪布不打手电，在袭袭山风中，在夜光下，消失在山间的小路上。

穿越死亡

事故发生后，圆善师才慢慢体会到堪布那天早上的表现……

那是十五六年前的一天，法王如意宝、门措上师和索达吉堪布等前往成都，圆善和其他道友随之同行。动身的当天，一早，圆善师来到堪布的小院，帮堪布整理物品。无论他走到哪里，收拾什么，都会招来堪布的责骂，似乎他什么都做不好。

圆善师为人温和、心性调柔。他纳闷，不解地抬头。堪布不愿让人代劳，对弟子做的一切，总是心怀歉意。即使弟子笨手笨脚，不解心意，堪布也幽默以对，护持弟子的心。

即使是不悦，堪布的言语里，依然蹦不出一句粗暴或恶劣的词，让人听了心惊或痛心。

坐进车时，堪布依然示现愤怒相，圆善师百思不解，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时，法王让人传话到圆善师坐的车：

“今天会有违缘，要注意。”

一路上，一车道友念咒不止。但是，车到马尔康时，还是翻了。

据说，翻车时，堪布连连说：完了完了，我的小圆善！

人们把圆善师从车里拖出来时，他已经颈椎错位，头缩到颈腔中。同车的道友告诉他，当时，堪布双手捧着他的头，一边念咒，一边把他的脖子向上正了一下，恢复到原来的位置。

圆善师三天后醒来，看见自己躺在医院里，他的病床边，站着法王、阿里美珠空行母和堪布等人。

他一惊。他这样福报浅薄的人，怎么能劳驾法王老人家等大德前往医院看望！怎么能耽误上师们的弘法利生！第三天，他恳求堪布：他要回喇荣养病。

堪布默默、沉重地点头，答应了他。

不久，堪布也回到学院。

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每天，堪布上完课，都穿过土路 and 山间小道，来到他的房中，默念咒语，绕床一周，而后离去。

每天，他都躺在床上，有时睡去，有时醒来。他无法侧头，几乎不能动弹，沉陷在无边无际冰冷的深海中，只剩下心识——睁着的两只眼睛。

在几个月中，每天，每天，堪布踏着倾斜、冻结的滑冰、来到他房中。

冰雪慢慢融化，变成了泥泞。

他已经无法给父母去电，告诉他们，他行走在美国西雅图的校园里，穿过浓荫蔽日的青石子路，坐在优雅、古典的长椅上，背靠细铁花组成的图案，或坐在一尘不染的梯形教室中。

每次，接到他的电话，父母都欣喜若狂。只有他的姐姐，背过脸去，悄悄地抹泪。

有一天，堪布离去后，他的头脑忽然清醒了：

如同阳光射入混沌黑暗的屋子，房间里的一切层次清晰、了了分明，呈现深度宁静和恬淡适宜的心境。即使是事故之前，他也从未感受过这样内在的明晰和安然。

他震惊，支撑着坐了起来，居然可以扭动脖子和身躯。他缓缓下地，扶着床和墙壁，一步步行走。仅仅在一刹那间，他远离了汹涌激流的深海，浮出了水面。

那时，法王在世，很多大德来到喇荣，与法王相见。汉族弟子们纷纷前去拜见，与海内外高僧大德结缘，只有圆善师不动。

“你为什么不去见那些大德？”又一位海外大德到学院时，堪布笑着问他。

“我有您上师一个人，就够了。”他说。

他来学院时，只有二十多岁，刚毕业不久。他告诉父母，他已经办完了美国留学的签证，将从北京飞抵美国。离家前，姐姐听到了他和友人的对话，她径直去父母的房间，要告诉父母，他去的不是美国，而是藏地。他在父母门前拉住了姐姐，苦苦哀求：

姐姐，你就让我做我想做的事吧！如果一个人不能做他想做的事，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

姐姐哭着，冲进了自己的房间。

他来到成都，进入昭觉寺，用包经布包裹一本经书，让人传递到清定上师前。清定上师打开包经布，一把新剪刀落在地。

清定上师笑了，他被推到清定上师前。

“你的法缘在喇荣，在晋美彭措法王那里。”清定上师笑咪咪地对他说：“去那里吧。”

八年后，他一身袈裟，回到家中，父母哭作一团。他隐去了那场事故及事故的后遗症。他看上去消瘦、温和而沉静。那时，他的兄姐已经发迹。他们说：

小弟，我们给你一辆宝马，几百万启动资金！我们可以把家当全部给你，凭你的智慧和为人，一定会成功！如果你不愿意做，我们可以做，只要你留下来，你愿过什么样的生活，就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给你。

他真诚、无言的身影，悲柔的目光，令他们泪水涟涟。

他回到喇荣，长年在胆结石、肾病、肺水肿和各种并发症中。居士们愿意为他积资，付手术费。堪布也竭力劝他下山看病。

“我不想断传承”，他说，“动手术后，我可能不能从手术台上下来了。”

有一年冬天，他高烧 42 度，一个晚上睁着眼，呼哧呼哧喘不过气来，仿佛要被死水淹没。第二天，上师见到他，微笑着问他：“你好吗？”

那天，他看到一位熟识多年的居士，安忍不住，向他敞开外套，露出了一件红色的羊毛衫：“上师刚给我的毛衫！”

那么多年，每次，路遇上师，这位居士都发现，圆善师的整个身体都会呈现惊恐、欢喜和极度恭敬。当上师离去，在很长时间中，他依然无法恢复正常，回到之前安稳、沉着的状态中。

他家终年挂锁，无人问津。他回到家，就伸出手，将铁链上的锁从外面锁上，爬上狭窄的楼梯，来到二楼寒冷的小屋中。他用电炉取暖，没有电时，裹在大氅中。

他的手里永远捧着一本书。

偶尔，有熟人借宿。每天，只有吃饭的时间，才会见到他，只有寥寥几句，普通的话语，吃完饭，他立刻回到楼上。

在事故之后的很多年中，他没有间断闻法、考试。当有的弟子在家中，通过收音机聆听上师

的法语时，他忍受着种种不适，穿过冰雪，从山上到山下，坐到大经堂，上师的座下。

人们依然能看见他的身影，看不出那场事故的痕迹。只有从他的言语中，才恍然意识到，这么多年，他温文尔雅、寂静的身体内，是一颗随时准备死亡的心。

他劝身边的人精进：“你们在等什么，等死吗？”

如果不是那一场事故，他常常想，到现在，他也不会了解，他是会死的。今生的梦境会刹那消逝，眼前的景象将永远不再。

如果不是病痛和死亡的阴影，他不会对众生的悲苦有一点同体的感受，对大乘佛法有些许的认识。

如果不是值遇上师，他不会对诸法空性有了一点从未品尝过的体会。

他应该早死了，因为上师的恩德，他活了下来，依靠苦难，消除了往昔的罪业，有了串习出离、大悲和空性的机会。

生命，因感恩戴德而延长。

阳光射入他的小屋，因颈部的疼痛，他抬起头，将后脑斜靠在墙上。

明慧比丘尼

1、入藏

1990年1月，一位穿西藏喇嘛装束、短发浓乱、皮肤黧黑的异乡人出现在四川雅安金凤寺中。

他一开口，人们听到了一口醇厚的普通话，不禁向他脸上和身上仔细辨认，要看出他究竟是汉人还是藏人。这位喇嘛，就是受法王如意宝之托，进入汉地，寻找有缘者入藏的云开师。

这时，二十五六岁的明慧师在自己的寮房中一阵烦躁，收座而起，推门而出。

金凤寺建于唐朝之初，从清朝起，就是康藏活佛进出藏地的脚庙，距雅安仅三公里，被苍山环抱，古木掩映，需要一番艰辛，经过天梯，才能进入它的一方洞天。

明慧师跨过古庙极高的门槛，从潮湿滴雨的天井向观音殿走去，蓦然看见观音殿前一位穿红色袈裟的喇嘛。她没有看脚下，震惊而又疑惑地、一步步望着他，他立刻感觉到了什么，回过身来。

被高原之日留下深深烙印的汉喇嘛回答了明慧师的所有提问：他来自喇荣，喇荣的活佛叫晋美彭措，那里有近千人闻思显密佛法，日夜修行。

她仿佛，已在面前的喇嘛身上看见了那个地方。它如同旧照片和过去的日子，在幻象中亘古长新。那就是令她浑身汗毛竖立的地方——一位佛陀上师、一个即身成就的大法、愿行相同的诸上善人共居一处。他望着明慧师迷惘的脸，说，你还有同伴吗？我可以带你们去那里。

几天以后，峨眉山一座寺院里，二十岁的悟觉师被湛了师从房中叫出，看到了这位喇嘛。

那年，悟觉师如果不到喇荣，就会去南方一座佛学院就读。当她听到那个遥远的地方叫“五明佛学院”，不叫某某寺，有一千人，不像南方佛学院，只有几十人，她近乎感到一阵忧伤的痛苦。她一直等待着这样的消息出现，告诉她这样一个地方，不是幻梦，而是真实存在于某处，和她息息相关。

她心事重重地去寮房后面的山坡上浇菜。事情来得有些突然，她需要一段时日去消化、思考。

不一会，湛了师又在坡下叫悟觉师。湛了师是上座，出家多年。她说，她第二天就要跟那个喇嘛去西藏，问悟觉师，是否愿意与她同行。悟觉师在打水的地方找到了师父：“师父，我想去西藏求学，你说好吗？”

“想去就去呗！”师父正接水，头也不回，平静、出乎她意料地说。

下午，两人办完了手续，师父缓过神来：“如果你们碰到的那个人是坏人怎么办？”悟觉师的心已经飞到喇荣：“即使是个坏人，即使我死了，也是我的业力所致，怪不得别人。就当我还了债，就当我这一世没有出生。”

悟觉和明慧一行六人，由那位汉喇嘛带领入藏。她们到喇荣沟的当天，被带到二十八岁的索达吉堪布面前。年轻的堪布短发浓黑，深沉、温和、不苟言笑。堪布询问了她们每个人的情况，将她们安排在小觉姆经堂边的几间草皮屋住下。草皮屋四处透风，她们佝偻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她们用牛粪做了一个上午的饭，饭还没有吃到嘴里，法王如意宝接见的的时间已到。云开师找人催她们，见到她们时，忿忿地说：“你们有这么大的福报？要法王如意宝等你们？！”

她们饿着肚子去见法王，法王说话时，索达吉堪布在一边翻译。法王那时说的话，悟觉师依然记忆犹新：“你们，是和我有着很深因缘的人。由于你们到来，我已经圆满具足了四众弟子（藏地没有比丘尼），我把堪布索达吉派给你们，给你们讲法。他是我最好的弟子，也是受教育最高的弟子。你们要好好依止他，就像依止我一样。”

法王如意宝送她们牛肉、酥油、糌粑、米面……她们被法王介绍给藏觉姆，让所有的藏觉姆们和她们一一握手，表示她们将亲如一家。藏觉姆们挨个同她们握手，不可思议地望着这几位汉族尼众，她们相貌如同婴儿、白皙有如陶瓷，身上穿的僧衣、僧裤和长衫颜色如此浅淡，式样如是怪异！她们的手握在一起，一个雪白，一个红黑，一个纤细，一个指甲里塞满了黑泥，藏觉姆们情不自禁缩回自己的手……

这六位中，后来，有两位成为法师，两位还俗，一位在四年后圆寂，一位自从吃了有毒的野菜，命运急转而下……仿佛高原没有蔬菜水果的气候，成了她的杀手。

2、野菜之幻

云开师在成都复印了《大圆满前行》，这是索达吉堪布为汉族僧尼所讲的第一部论典。当时，整个汉僧班只有刚入藏的六位女众和五六位男众，一共十一二人。

那时，藏觉姆只能在觉姆经堂闻法，不能进入大经堂，法王讲法时，只有阿里美珠空行母和门措空行母被允许在大经堂闻法。但这六位汉族女众被开许进入，坐在大经堂中央的水泥地上。一位老常住这样描写当时闻法的情景：

每天上午十点，我们坐在大经堂水泥地上，听法王如意宝讲法。法王如意宝讲法的声音虽然响彻整个世界，要唤醒所有的众生，但刚出家不久的我业障特别深重，每天早上冻得半死，困得要命。太阳出来又晒得半死，挣扎着听着法王传法的声音，既听不懂，也没心力思维。但我的心里还是充满了希望，因为我已经找到了佛陀。

有一张收入在法王大相册中的相片，记录了这批早期汉族弟子的真影：相片可能是 1991 年以后照的，已有一真师。一真师是在明慧之后，在 1990 年下半年，从金凤寺来到喇荣的。但那时，法王和堪布都已经去了印度，历时长达半年之久。

旧照片上，法王如意宝如同山王，坐在中央的矮凳上，二十来位汉族男女众弟子簇拥在法王老人家身边，把他们的年轻上师索达吉堪布挤到了最边缘。

每个人的脸上，都留下了烈日的阴影。

照片上没有湛了师，估计那时，她已经离开了喇荣……明慧一行六人到学院时，是阳历一月，因为喇荣吃不到蔬菜，有人得了便秘。到了五月，喇荣沟绿色之茸刚出头时，湛了师去摘一种绿色的野菜。有人说，这种野菜就是著名的哈拉毒。《业分辨经》：“摧善趣命根，故如哈拉毒。”龙钦巴尊者在多部密典中用哈拉毒比喻世间之人陷于虚幻癫狂而不自知，直至死亡。

索达吉堪布在传密法时说：据说，学院有这种毒草，有的道友中过毒。但是，哈拉毒是剧毒，诸多论典中说只要饮用少许，就会穿肠封喉、中毒身亡。湛了师食用的野草中是否混入了哈拉毒，不得而知。当时，藏觉姆告诉她，她摘的那种野菜有毒，但湛了师没有听从，她回来做了一锅野菜汤，另五个人因为各种原因，都没有吃上。

一早，大家坐在大经堂中央的水泥地上，发现她没有出现。等法王讲完法，还是没有看到她的身影。

她们回到遥远的草皮房，看到湛了师直挺挺地躺在地上。她们艰难地抬着她，花了很久才把她抬到大经堂。一到经堂，湛了师就醒来了，爬起来就跑，跑了六天。据说，在这六天中，她睁着眼睛，却什么也看不见，她没有从山上摔下去，没有断手断脚，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人们想抓她，却抓不住她，她在疯狂和迷幻中。

一周以后，她看见了面前的景象，稍稍恢复了正常。五月，堪布圆满了《大圆满前行》的传讲，跟随上师法王前往印度。留下的人看看没有什么事，就离开学院，回到汉地。湛了师也在道友的陪同下去汉地看病。

后来，湛了师曾几次进藏，但始终生活在野菜的后遗症中。她有很多病，比如失聪、头部不能移动、肝脏肿大，并时不时地，出现遗忘和幻境。她只能离去，在汉地的一些地方，依然遭受各种奇症异病的折磨。

3、第一任堪姆

1991年，法王和堪布等从印度归来，在汉人中选拔了第一批堪布堪姆。

女众中有两人，就是觉悟师与明慧师。当时，凡是稍许懂得一点汉文的大堪布都是评考官，像慈城罗珠堪布、齐美仁真堪布等，坐了一排。堪布堪姆的候选人依次到他们面前，讲解《入行论》和《入中论》等论典。

发第一任堪布堪姆的证书时，大经堂水泥地中央，喇嘛们表演了金刚舞。当时的情景，至今还能从旧相片上看到。喇嘛们身穿用五色哈达结成彩结的特殊服装，挥动长袖，一片喜气洋洋的胜利景象。

觉悟师虽然年纪最轻，但是，是最为精进的求学人之一。白天，最多时，她一天能磕八千个大头，夜晚，据说在初到学院的几年中，她学习年轻的藏族堪布，坐在一个小木箱中夜不倒单。她跟着藏族觉姆背柴，一日翻过几座大山而无有疲惫。她的身体出奇的健康，修学中违缘鲜少。作为比丘尼的元老，二十年来，她讲经说法，帮助上师们编辑整理法本，担负教务方面的管理职责，依教奉行，从不言退。她的讲法是窍诀式的讲法，尤以修心法门最具体会。她总是淡淡的，不紧不慢，具足威仪。

几乎，从未有传言，某日，她因为身体不适，不能上课。如果有一天，后学者听到这样的传闻，可能，这会是最令人吃惊的一个消息。

觉悟师的好友明慧师却一直体质虚弱。人们说，她在苦水中泡大。

明慧师的舅舅舅母家住农村，没有孩子，按当地习俗，如果讨一个孩子来养，会很容易生下孩子。舅舅和舅母问明慧师的父母讨了八岁的明慧师，过继为女儿，不到三年，他们生下了一个儿子。

自从孩子出生，十一岁的明慧师开始干各种活：一早起来帮弟弟洗尿布、洗衣服、帮全家煮饭、打扫卫生、喂猪，不干完活，不能去上课。上完课赶回家，又是洗尿布、做饭、喂猪、洗衣服……动辄遭到舅母的打骂，小小的年纪，常常在哭泣中沉沉睡去。

这样做到16岁，一天，爸爸到舅舅家看她，她坚决要跟父亲回家。父亲下了决心，做通了工作，把她接了回去。

父亲是一位在家居士，明慧师回家后，很快跟着父亲皈依了佛门。三年后，由父亲签字同意，在雅安金凤寺出家。那时，还是八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宗教和寺院刚刚复苏、重建，世间听到佛陀名字的人凤毛麟角。明慧师母亲、亲戚和兄弟姐妹都对她父亲的行为匪夷所思！

这个人经常做一些吃素持斋的事，和一些这样的人往来，把家中本来不多的钱拿到庙里。按照当地寺院的规矩，如果家长不同意，寺院决不能接收，为之剃度。一个19岁女孩异想天开尚且可忍，但作为一个父亲，不仅不阻止，还要送女儿出家，孰不可忍。

这样的父亲，整个世间找不出一两个！家人对他的愤慨和怨责之声在明慧师将要离世时，达到了极点。

4、灵鉴之语

在微风徐徐的山坡上，眺望着大路和喇荣大经堂，两位年轻的好友坐在草坡上，常常说：

“此生童真出家，如果能一生持戒清净，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愿我们生生世世都能童真出家，修梵净行，戒律清净。”

觉悟师曾经说：“她……怎么说呢，不是一般地庄严，在她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一个像她那样的人。”

明慧师来到喇荣之前，在金凤寺拍的一张照片中，看上去只有十六七岁。她手舞带长穗的木剑，身骨柔软，双腿一字开，坐于青石板地上。这张照片，似乎是一气呵成的一个动作的一次抓拍，当时，有剑客路过金凤寺，她好奇，学会了舞剑。那时，她的脸上尚有童稚之气，看上去天生丽质。

在一些旧照中，她比她的同伴高挑，有一种相当易感的表情。人们说她悲心尤重，这使她和大悲观音圣尊甚为相应。有一次，因不小心将虫子扫入簸箕，她蹲在被扫帚重创的小虫前，哭泣

了很久。她举手投足没有目视下方的威仪，而是活泼率真。她常常仰天呼唤观世音菩萨，让身边的人一惊。

1991年，法王如意宝从印度回来后，带僧众实修《文殊大圆满》和《杰珍大圆满》，要求每传一个引导文，就要修一个星期。1992年，法王传讲了全知无垢光尊者的《禅定休息》和《虚幻休息》，法王所传之法，均由索达吉堪布为他们翻译并讲解。

那时候，她们做一个梦，也会冲到堪布家，敲门，坐进上师家中，询问梦的意义。堪布总是耐心地陪她们，用面条或其他东西招待她们。堪布让人带给她们食品：炼乳、午餐肉罐头、两把半挂面……

道友们闯到她房间，看见她日夜坐禅。大圆满修法有详细的讲解和引导，她欣喜若狂。虽然她对闻思《入中论》等中观论典也兴致勃勃，但更多的时间是在修行……

因为法王没有传《心性休息三善三解脱引导文》，《三大休息》的传讲没有圆满，大家都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听到《心性休息》的密法部分，明慧师曾对悟觉师感叹：“如果能听到《心性休息》，我就死而瞑目了。”

这话说了几次，听上去不太适宜。明慧师那么年轻，未来，还会得到更多的大法和灌顶，谈瞑目似乎有点夸张。悟觉师几次要插话，因话题和心意瞬间改变，她没来得及对这句话做出评论。但这句话在她的心中留了下来，在明慧师听完《心性休息》圆寂后，它如同一把悲伤的鼓槌，敲击着她苍茫的心。

5、梦之谜

明慧师初到喇荣时，尚是沙弥尼。1990年五月，索达吉上师跟随法王如意宝前往印度时，她也离开学院，去南方受比丘尼戒。1991年，法王和堪布归来，她闻讯而归，1992年冬，又因身体不佳，去南方调养。

1993年5月，在收到索达吉堪布的两封电报前，明慧师去南方一座负有盛名的寺院打七，有人说，去古庙的路上，她做了一个梦。梦中，她将一把尖刀刺入一个人的胸膛。

当人们走向某地，可能正在走近昔世某个休戚相关的人。深埋于心中的影像的种子，今生，在逢遇对境时，往昔的因缘就会延续它的力量，改头换面，在他们的生命中继续谱写它的篇章。

丛林中除了方丈作为僧团的首领之外，还设有“四大班首”，即首座、西堂、后堂和堂主。班首一般都由戒腊较长、威望较高的僧人担任，与方丈共同组成掌管丛林大事的最高五人核心班子。这座南方寺院为国中一流，它的班首也非寻常僧人所能担任。

明慧师到喇荣时，还保留着这位班首送给她的照片。照片上的班首看上去颇有修行，具有不同一般的气质。一七、二七过去了，在这段越来越难熬的日子中，据说，这位班首日日哭泣。坐禅已经无法再继续了，虽然看上去还坐在那里。

如果一个人发现自己的信念被洪水猛兽吞没，只能寄希望于未来，今生只有苟且偷生，怎么能不伤心？心的力量已经丧失，如同被人抽去了元气，剩下的那个人已经判若两人，徒有其形。

也有人说，这个梦是在遇到这位班首之后做的。当时，明慧师陷入了极大的困惑，她祈祷观世音菩萨，告诉她与这位班首的因缘，夜里，她梦见她将一把尖刀，刺入了一个僧人的心脏。

是宿世的仇怨？还是亲缘？这位年轻的尼师，于他是如此亲切、熟悉，她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都成为他的毁灭之因。也许，这只是一个契机，魔障需要等待机缘，现在，因缘已经到来，它可以狠狠一击。

他在她独自顶礼观世音菩萨时，来到她身边，丢下一封封信。这一封封信里，可以看出他的绝望和悲伤，他不断乞求她与他远走高飞，来世再续今生未了之出家修道的因缘。

中断打七，如同违背闭关的誓言。但事情已经继续到无法再继续，明慧师只有夜半逃离。据说，她在离去的路上还给他寄过一封信，信封里是一张白骨的图片。这张骨架之图一直夹在她的法本里。

6、哀伤的心性

1993年5月，索达吉堪布连连托人去色达，给明慧师发了两个电报：速回，听闻《心性休息三善三解脱》。

明慧师闻讯，赶回学院。

《大圆满心性休息三善三解脱引导文》从5月开讲，持续了100天。这三个多月中，堪布要求每天除闻法外，其余的时间，必须按照上师所传的引导文，一天数座，闭关实修。年轻的堪布说，我会拿着望远镜，每天看你们，看看有谁不在房间里打坐，在外面到处游荡。

堪布在一部论中说：“当时上师讲了《大圆满心性休息三善三解脱引导文》，大概有100天左右，期间，明慧师非常精进。”明慧师一日几座，观修并安住，但有两件事也是每天发生：她的腹部每日疼痛；她天天悲哭。

当时，明慧师、一真师和另一位师父共住，中间用布帘隔开，每人在自己的布帘内打坐。另外两人经常会听到一种声音，过了许久，她们才能猜出，那是明慧师哭泣的声音。这个声音，对她们产生了极大地干扰：

如此悲伤，令人不忍和战栗：为什么？为谁？接下来的日子，她们很容易辨认出那个声音，狐疑和想象会无止境地延伸：

是为了……

为了……

还是为了……

后来，这秘密的声音如期降临。尽管已经习以为常，但仍然无法释怀。

明慧师表面上开朗，但并非如表面上那样随意。对她认为隐秘的事情，不会触及。在座与座的间隙，她和一真师一直聊着百日闭关后的去向，她没有想过去医院检查身体，而是想去山洞。她怂恿一真师和她同行，到山洞中闭关实修《三大休息》。看上去，一真师似乎同意了。她们考虑了每一个细节，准备先下山购买“百行针”治疗仪，这样，如果生病，她们可以自己对付。

下座之时，她对未来的闭关充满了热望，她认为她们已经值遇了即身成就的法，剩下来只有一件事，就是修行。这让一真师不好意思去询问，她究竟为什么哀伤。

明慧师曾对觉悟师解释过她悲伤的原因：她后悔去到那个古老的寺院，毁坏了那位班首的道心。她不知道他能否恢复往昔坚定而沉稳的心力，不知道他如何收拾自己残破的心，不知道他是否会从此随波逐流，每况愈下，流浪于江湖，破落、衰败，失去尊严，死于贫病？

有人说，大圆满修法中说过，情绪激动、忧伤等起伏不定的时刻，不宜修气脉明点。但是，明慧师天天如期入座，精进观修、安住，最后，导致气瘀，在腹内下结成块，癌变而致命。从这一点来说，那位班首，无疑是她的杀手，正应了梦中之喻，她将一把尖刀刺入了一个人的胸膛。现在，她的冤亲，那个班首，要了她的命。也有人说，这一世要她命的是另一位众生。

索达吉堪布在《般若摄颂浅释》中云：“如果在闻思、读诵（般若）等时，许多烦恼干扰正常的行为，那即使表面上在对般若进行修学，对自他有意义的事情也成办不了；而这就是所谓的魔，或者说，真实的魔的事业就是这样的。”

7、街乞

《心性休息三善三解脱》百日闭关结束后，明慧师和一真师结伴下山。车到成都，明慧师腹痛加剧，在成都旅店卧床不起。山洞闭关的计划无限延期，她们的行程转向中国南方。行至郑州，明慧师腹部剧痛，无法前行，一真师与另一位结伴同行的居士将她送到郑州医院，检查出来是癌，已到晚期。

医院建议立刻手术，但是，钱从哪里来？

一真师和女居士上街乞讨。一真师比明慧师小两三岁，质朴、内秀，温和敦厚，语言朴实无华。她 19 岁出家，在金凤寺就和明慧师是好友。她紧随明慧师到喇荣后，两人一直同吃同住，形影不离。

刚向人开口，一真师已经哽咽而无法继续。她怎么能想象明慧会死去？这怎么可能？！后来，她不再哭了，但一双大眼睛每天又红又肿。她们拿出明慧师的照片，一遍一遍，向人们重复着一个故事，故事听上去不太真实：

她们来自青藏高原一个名叫喇荣的山谷，要去中国南方丛林。途径中原，她们的友人再也无法前行。医生说，如果不动手术，她很快就死。她们掏出了身上所有的证件。

人们警惕、狐疑地望着她们，即使没有听到这些故事的人，也立刻了解到真相，匆匆绕道而行。也有人仔细观察她们的面容，看了明慧师的相片，留下了一些钱。她们每天上街，不懈地拦住路人，虽然一真师还会在人前泪水涟涟，明慧师的绝症——是她心口的伤疤——但一想到明慧师在旅店的床上翻滚，彻夜无眠，一真师变得无比坚定、沉着……

她们化到了 800 多元钱，把明慧师推上了手术台。

学院道友及南方丛林的友人也收到了她们的求助信，钱纷纷打入她们的账户，共有一万多元。手术后，一真师带着明慧师回到故乡雅安，先在雅安县城医院治疗，后来租了一间民房，每天为明慧师煮中药，照顾明慧师。

老尼师曾经再三说，如果有谁未经同意，擅自离开寺院，云游他方，寺院的大门将对她们永远关闭。两位年轻尼师不告而别后，没有想到，仅仅只过了几年，她们就需要回去，天地这么宽广，可她们的去处却只有一个。

一真师坐公交汽车，在金凤寺车站下车，走到山门前，攀上一级又一级长满青苔的石阶，重新跨入了庙门。住持对泪流满面的一真师说：“她可以住进来，但是，有一个条件，你要保证，她死了以后，你要留在金凤寺。如果你肯书面保证、签字，我可以让你们住进来。你记住，我只是看在你的面上，才让她住进来，死在这里。”据说，老尼师喜欢的是一真，不是明慧。一真师是任何时候都可以信赖的人。

一真师写了保证，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8.先行者

不仅明慧师住进了金凤寺，还有明慧师的父亲、兄弟姐妹、嫂嫂姐夫等一系列亲戚。他们来探望明慧师，照顾她，离去。隔了一段日子，又来到金凤寺。

每天早上四五点，天还没亮，趁着其他人还没有起床，父亲就来到女儿的寮房。一真师上早殿时，父亲就一直坐在女儿的床边，陪着她，听她不断地呻吟，翻来覆去，无法获得片刻安宁和休息。

“爸爸，”女儿说：“你回家吧，我这里有一真师照顾。”

父亲点头。依然天天来到女儿床边，看着她瘦下去，直到嘴唇已经无肉，无法合拢，露出了上下两排白牙。

其他人来陪伴的时刻，父亲默然走出了女儿的寮房。

明慧师圆寂前半个月，对父亲说：“爸爸，你回家吧，我这里有一真师她们照顾。”

父亲点头，说：“好的，我回家，我会在16号那天回家。”

一真师上早殿归来，父亲走出了女儿的房门。他从金凤寺的后门出去，步入后院。小小池塘上，九曲回廊，架了两座小桥，一座是微型石拱桥，一座是石板桥，桥的一端，池水之上，矗立了一座古朴的圆亭。据说，池塘本是龙泉，师祖楚禅师在圆寂前，观察金凤寺有山有水，会为人所占，要求将自己的舍利塔造于龙泉口上。自从舍利塔高高建立，龙泉便枯竭了。

明慧师的父亲走到舍利塔前，停步，不自觉地瞻仰放悬棺的地方。那里，如金字塔一般，四面呈现倒悬的石梯，神秘、令人肃然不解。禅师曾入藏求学18年，圆寂时，弟子哭得死去活来，禅师又醒来，两个多月后，再次示现圆寂，遗体装入舍利塔中的悬棺。文革时，悬棺被拖出焚毁。禅师栩栩如生，嘴里还含着一支血灵芝……

父亲攀上石阶，走向后山，走入高耸入云的罗汉松和桧柏之间，向下俯瞰林木掩映的金凤寺。据说，金凤山的山形宛如一只凤，一千多年前，造金凤寺时，曾在山上挖到一个凤巢，巢中之凤受惊，飞离了金凤山。

从石阶向上，是金凤寺上一代住持，近代杰出的密宗女性成就者灵明师的舍利宝塔。灵明师18岁时单身入藏，20岁时，行至藏地一座大寺庙前，全寺大小喇嘛几百人跪在门外迎候。她被领到寺中一间长年封锁的方丈室，打开尘封的铁锁，走进房间，环顾四周，灵师恍然回忆起来，原来这里是她前生修持的地方，他就在这里虹化。圆寂前他遗言：20年以后，他会重新回来。

灵明师之后，是楚禅师的一位女弟子担任住持，这位老尼师大字不识，但楚禅师对她相当尊敬，这位住持让一真师写了保证，在十方诸佛、冥冥神灵的注视下，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16日一早，父亲来到女儿床边，说：“今天我回家，我还会来看你。”

明慧师点点头：“爸爸，你多保重。”

那天上午，金凤寺放起了高炮，一真师和明慧师的兄弟姐妹都不见了，只留下明慧师一人在房间。按照当地习俗，人死才会放高炮。一会儿，明慧师的堂嫂出现了。她看见明慧师安静地躺着，听见声音，睁开了眼。

她在明慧师床边坐下，一会儿，她讪讪地说：“你知道是给谁放吗？”

明慧师点头：“知道，给我父亲。”

一真师拿了录音机和一盘磁带进入明慧师父亲的房间。每个人都在等明慧师走，没有人想到她父亲竟然走了，他一点病都没有。明慧师的亲人都知道父亲 16 日那天回家，没有想到，他指的是离开人世。一想到这件事，他们就毛骨悚然。

他们还没有从明慧剃发为尼的事件中恢复过来，却看见她要死了。所有的惊愕、痛楚与怨声一起涌向父亲：是谁，是谁让她走到了这一步？！

现在，他们相信，父亲不是有病，而是不想再留下来，和他们在一起。因为明慧——他心里只有她，只有他俩是一伙——就要死了！

那盘磁带是请慈城罗珠堪布念的破瓦，是给明慧师念的，现在，她爸爸用上了。当录音机中的破瓦念到最后一声“啪的”，明慧师父亲梵穴处的毛发忽然被一股力冲出，掉到了一边，梵穴处流出了脓血。

9. 此生不再

在明慧师住进金凤寺后，曾和一真师谈起过是否要做第二次手术。一真师黯然，没有人再抱有希望，但是，她还希望能活下去。

一个将死之人，将经验生老病死的所有历程，在接受死亡之前，也将再再经历希望的幻灭。此时，生者不会体验到他无人分享的心境，没有人比他更接近真理。

觉悟师赶到金凤寺，爬上天梯，在明慧师的房中过了两夜。

明慧师对面的墙上挂着金刚上师法王如意宝、阿弥陀佛与观世音菩萨像。

这两夜中，她熬受不住，再再睡去，她醒来的时候，明慧师一如她入睡前，刹那不能成眠，一直在呻吟。

觉悟师惊秫不安，这位备受煎熬的病人，已经不再是她熟悉的明慧师，她的脸上、身上，没有一点她熟悉的地方。

当曙光生起，觉悟师再次目睹友人的面容，看到的却是一副白骨，外面包了一层皮。她曾经挺拔的鼻梁，如今，尖利、脆薄，一阵风，就会将它折断。

觉悟师的心，时时都在战栗。

在明慧师深受疼痛折磨之时，她的心脏无法忍受！她不知道一真师是怎么过来的。她相信，明慧师未尽的罪业，已经被折磨她的剧痛焚烧殆尽。

两天后，悟觉师从雅安到康定，到那摩寺面见一位活佛，声泪俱下，祈求活佛加持明慧师，减轻她的痛苦。活佛沉重地点头。第二天，她从康定启程，经甘孜到学院。到学院的当天，就听说明慧师在她告别康定的那天离开了人世。

癌症病人晚期时，都依靠吗啡止痛，吗啡针的间隙会越来越短，他们长时间陷于昏迷中，最后，即使不打吗啡，他们也不再醒来，直到离开人世。但是，明慧师却没有打吗啡，她的神智一直都很清醒。她以肉身为燃料，让病魔之灯将它熬尽。

也是在最后的半个月，一真师的妹妹一如师从学院到金凤寺，看望明慧师。她说，明慧师很安静，和其他身患癌症的病人不同，似乎已不再疼痛。

索达吉堪布在《密宗成就者略传》中说：“……圆寂前半月身体已不觉病痛……明慧圆寂前，给服侍的道友讲说了般若空性，并发愿将来一定救度她们……”

明慧师的遗体在金凤寺茶毗，茶毗后收拾骨灰，发现遗留的骨头呈现红色、黄色和绿色这三种颜色。据说，续部及密典中对所遗骨舍利是何种颜色，获得何种成就有明确宣说。一真师曾经犹豫，想把明慧师的三色遗骨留下来。但转念一想：人都走了，遗骨又能怎么样。谁又能保存它？没有人会长留世间。

在她的心中，已没有任何珍贵的东西可以留作纪念。

按照遗嘱，她买了 50 斤面粉，混合白糖，与骨灰及遗骨揉搓成团，一半撒入海中，一半撒入大地，与众生结缘，祈愿众生以食用其骨灰的因缘，未来世得度。

悟觉师为明慧师擦身时，她的身上已经没有一点肉。她临终时，在道友的帮助下，双足跏趺，她们在她身后放了棉被，让她的身体有所依靠。圆寂之后，她的身体依然保持着合掌、盘腿的姿势。

明慧师圆寂后，一真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索达吉堪布打电话。那时，学院只有两部手摇电话，要打通学院的电话或从学院打通外面的电话，需要坚定不移的意志。

那天，所有的线路都畅通无阻，一真师一拨就拨通了，索达吉堪布就在电话那头。一真师告诉堪布，明慧师已经圆寂。

索达吉堪布拿出钱，请僧众为明慧师超度。

堪布在《净土教言讲记》中说：“明慧法师圆寂时的瑞相非常好，虽然当时一直卧床不起，但接近圆寂的时候，她起身端坐，祈祷密法的传承上师及阿弥陀佛……从听完密法到她圆寂，时间正好是六个月（1993/9/1—1994/3/1），一天也不差，所以，我当时就对上师如意宝的传承密法生起了极大的信心……明慧法师成就了什么样的果位，我也不知道，但她肯定成就了，别人信不信是别人的事，我是深信不疑的，密法的加持确实不可思议！”

“平时她智慧不是很高，但信心确实很强……”《前行广释》

有人去问阿秋法王，阿秋法王说：“已经成就。”

10、归来

明慧比丘尼圆寂后，一真师在法王如意宝传《上师心滴》和法王如意宝圆寂时，曾几次入藏。《上师心滴》尚未传完，老尼师派遣的弟子已抵达喇荣，提醒她归去。

后来，一真师一直留在金凤寺中。

一如师看了明慧师最后一眼，回到喇荣时，她身上携带了一张明慧师的照片。那时她已动完手术，好像置身于花圃。相片上的明慧师虽然消瘦，但深沉动人。照片在道友中悄悄地传看，索达吉上师就坐在法座上。

一会儿，上师问：“你们在看什么？”

照片被送到上师手里，上师看了一会儿，问一真师的妹妹：“你这里还有吗？”

一如师说：“我们还可以再印，这张供养上师。”

继明慧师之后，九十年代末，堪布曾分别传讲过《禅定休息》和《虚幻休息》，2004年，堪布讲解了《心性休息》的密法部分。

2010年12月，整个南瞻部洲值遇多年不遇的寒潮，喇荣虽然阳光普照，但滴水成冰。每天夜晚，新经堂金刚萨埵殿灯火通明，盛况空前，索达吉堪布再次传讲了无垢光尊者的《虚幻休息》、《禅定休息》，并给予了《心性休息》的传承。

在《三大休息》传讲圆满的那天，堪布提到了明慧比丘尼……那天，弟子以麦彭仁波切的金刚舞庆贺，以此缘起，祈愿遣除上师及金刚道友们的一切违缘，获得大圆满的成就。

2009年，在圆满第一期《入行论》网络传法之后，第二期计划拉开帷幕。上师在带修《大圆满前行》前，按照法王如意宝的传统，传讲了《胜利道歌》。讲到“六月成就得解脱”时，透露了这样一件事：

因为这个偈颂，堪布又一次想起了明慧——

那天中午，阳光从大玻璃窗涌入，照在上师的书桌上，从凌晨工作到中午，上师似乎有点累了，在藏毯上躺下小寐。

入睡的时间可能只有短短的一两分钟，但就在那一两分钟的时间里，明慧师翩然入梦……

盛放之白莲

喇荣四月的一个下午，阴霾密布的天空，不时飘落雪花。一个师父穿过办公室两排屏风之间

的小道，来到我身后，拍了一下我的肩。当我回过身时，她大吃一惊：“你怎么哭了？”

我和她说起这样一个故事……

两年前，一位发心道友联系我，问我是否能为一位刚加入学会的学员安排一下住处？她刚学佛一年，有一个四岁的儿子，最近又怀孕了，因为不愿打胎，家中掀起轩然大波，丈夫把她的经书、上师像、上师的光碟都撕烂、砸碎、吐上唾沫，从窗口扔出去……她出走喇荣，想看看，她是否可以不再回去。

我见到她时，她对我甜蜜、无声地微笑。她还很年轻，发型和着装一尘不染，虽然时尚，却没有丝毫的世俗之气；她说话轻柔，举止温雅，很难想象，这样纤细柔弱的身躯，如何承受怀孕生子及抚养孩子的艰辛！

在学院的日子里，她和几位远途而来的佛友为伴，每日早出晚归，听课、拜见上师、求取传承、接受灌顶，不改一如既往甜美、温馨的笑容，从未流露出丝毫的疲倦，也没有一句发言。谁又能想到，她正面临人生的可怕关口，一场生命的巨变即将展开。

她临走时找到我。有人出售一个破败的小木屋，只有一万多元，她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把它买下来，她希望获得我的建议。

我直言，如果她不能在小木屋中居住，而是把小木屋留待未来的某一天，还是不要买下。未来很长很长，小木屋无人居住，会变得越来越衰败，直至变成一堆废墟。她说，在她到来之前，可以让其他人使用。但是，我说：它需要有人来维修，护理，你鞭长莫及。如果有一天，你能来到喇荣住下，我相信，你一定会有一个住所，一切都会得到解决。

她放弃了喇荣小木屋之梦，回到都市，回到她一触即燃的家中。烈火熊熊的丈夫正暴怒地等待着她的出现，要将她吞噬。如果他能够离开她，也许，他会毫不犹豫将她唾弃。她已经发疯，已经无有可爱之处，她不顾一切将这个曾经甘馨之家拖入风雨飘摇中。如果第二个孩子出生，因违背国家人口政策，他们将面临失业、罚款、孩子的户口、孩子的上学等一系列可怕的经济重负……

他只是希望她能清醒，能睁开眼，能看看这个世界。在这个孩子诞生之前，每一天、每一分钟，他们都可以挽回这个错误的结局，绕过这个可怕的泥沼，而她，无论他如何劝说、辱骂，乃至大打出手，一直默默地、一声不吭地忍受着，要带着他一起跳进去。

他憎恨她，他把解冻的虾塞入她的嘴，因为她吃素！他抓住她的头发使命地摇晃，避开她的大肚子，用另一只手猛击她的头和背部。她早上翻身时，疼痛失声。她计划远远地离去，但一想到四岁的儿子会因母亲的永远失踪，呈现呆愕、木然的面容；想到儿子的一生会将思念与痛楚深埋心中，会在他父亲的影响下，长成一个充满邪见的人，她无计可施，无路可去。她呼唤观世音菩萨，泪水一遍又一遍洗刷着她的面容。

第一次听到大悲咒时，她泪流满面。她曾在大悲咒和观音心咒之间徘徊良久，不知她应该选

择哪一个作为她的终身所依。她自认一无所长，没有帮助他人的能力，如果持诵大悲咒，有一天，她就能以大悲水救苦救难，抚慰悲苦的心灵。但后来，她还是选择了观音心咒。她想象，观世音菩萨能迅速听到她的一声声呼唤，在她最需要的时候，在内心极度无助和悲怆的时候，在世界只剩下苍天和生命的时候。观世音菩萨是横亘在她和绝望之间的小岛，她可以在其中栖息，直至恢复生气，重又回到她的世界，直面一切。

她曾经幻想，如果有人告诉她，只要能踏入刀林之山，跳入火焰之海，就能成为观音菩萨的侍从，永远跟随在观世音菩萨的身边，她一定会毫不犹豫穿行而过或纵身跃入。

孩子出生了，是一个美丽的女孩。仿佛是为了报答母亲的艰辛，她的到来，化解了横亘于她父母之间的深渊。她不哭不闹，看见任何一个人人都喜笑颜开，尤其喜爱她的父亲。只要一看见父亲，她不仅咯咯出声，还四肢挥舞，欢喜雀跃，令这位一心不要她在这个世界上出生的父亲讶然、惊喜而又汗颜。孩子的天真，融化了他心头的坚冰。

她重又找到了一份工作，她是计算机专业毕业，这份工作的薪水不是很高，但活轻。她的办公桌上，放了一个绘有八吉祥图案的电动转经轮；抽屉里，装满了索达吉上师的法本和法物。她悄悄地利用上班空余的时间自学，一周五天的上班时间内，她沉浸在上师讲解的《入行论》和《前行》中，悲喜交加。

她下载智悲电子杂志，上智悲论坛，只要一看到出家人弃世出尘，在高原烈日下抒写自由人生的文字，就热泪直流。他们是先驱者，她的同类，正在实现她此生希望实现的理想，向着佛法的腹地行进，已趋入到高山之顶一个广大辽阔的地域。

而她，面对一双年幼的儿女，不知道还要等到何年何月，才能圆喇荣小木屋之梦！每天，她只有上班期间一点可怜的空隙，只要一回到家中，佛法的大门就在她身后奄然阖上。

所有和出家人、和索达吉上师相关的文字，都是她欢欣和悲痛之源。每周一至周五听到和看到的甘露妙法，是她在家中与孩子、公婆和丈夫欢喜相处的源泉。

只要一回到家中，她就拼命干活，让公婆得到休息，尽到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子女的责任。周末的时候，她让照料了孩子一周的公婆出去散心，自己陪伴孩子；她把一个月几千元收入全部交给丈夫。见她行为无可挑剔，丈夫渐渐回心转意。

上班来回的路上，需要四个小时，这是她最为宝贵的时间之一。她听索达吉上师讲解的《般若摄颂》，背诵《般若摄颂》颂词。她和我联系，说她很想为上师发心，只要是她能做的，她都愿意做。我们安排她校对，她把仅有的一点学习佛法的时间又挤了出来，用于校对。不久，她在智悲论坛看见我的一个帖子，帖中叙说了寻找有声书播音员的艰难。她来信说，看到那个帖子她很难过，她会尽力去寻找播音员。

自从智悲佛网开辟有声书专栏，有声书录制的进展一度非常艰涩、缓慢。还没有等一部论典

录完，非佛教徒的播音员就会销声匿迹；好不容易找到一位音色绝佳的佛教徒，谁知她的声带上却长了东西！我们放弃了大部论典的录制，如果能得到一位虔信而又敬业的播音员，我们会惊喜莫名，如获至宝。

她给我发来了几位播音员的小样，让我随意挑选。他们每一位都很专业，让我喜出望外。她让我给她需要录制的书目，并答应每次录完后，她来校对，反馈给播音员，督促他们修改，最后，把校对修改完的录音发给我们，由我们的发心人员配乐。

短短的几个月中，她不断联系播音员，温柔地询问他们的进展，鼓励他们，发喇荣的图片和上师网站、博客的链接，让他们生起信心。她询问我某些词语的发音，给我一个又一个惊喜——那些校对修改之后的音频。就这样，智悲佛网有声读物页面在沉寂了一段时间后，忽然重现生机。

我问她？您是怎么找到那些播音员的？是朋友介绍的吗？

呵呵，是啊。她说。仿佛她是位神通广大之人。

发心中，常常会有意想不到的事发生。当完成的音频寄到，我们忽然发现，播音员的语速越来越快。我们希望能将播音员的语速稍稍调慢，但播音员坚持，这会令她的声音失真，她坚决反对。为此，播音员迁怒于她。她只有再再向那位播音员致歉，将过错揽于一身。为了不至于推翻重录，牺牲她俩的艰苦劳动，我们不得不接受美玉之瑕。

还有一次，她校对并督促对方修改后，我们找到发心人员配乐，准备发布时，却发现在最初几分钟内，有两处明显失误。因担心整个文件的校对质量，我们让她返工。她非常抱歉，重新校对，并让播音员再做修改，又花了很多时间才传给我们。

常常，为了成办一件小事，需要几番口舌，几番周折，不断地协调和修正。但她总是温柔平和，耐心解释，两边传递信息，不失宁静欢喜的心境和柔和的态度，小心翼翼护持着他人的心。

在她完成几部论典之后，有一次，她为熟人问我要上师的电话，我告诉她，我们有规定，不能将上师的电话随便给人。她并未居功自傲，心生分别，而是对此表示谅解。有时，她询问我她的梦境的寓意，我告诫她不要执着。我担心自己语言不够委婉，没有顾及她的感受。但事后，她并未因此心生疏远。

在一段时间没有联系之后，她告诉我，虽然破费周折，但又有两部小论即将完成。她说，她可能要休息一段时间。一方面，她担心播音员心生厌烦；一方面，她需要积累。

是不是你付钱给播音员？我说出了心中的疑问。

呵呵，她说，被你猜到了。

她告诉我，她丈夫每月只给她八百元，用于吃饭和车费，她是用信用卡贷款，而后用每月的节余慢慢还。现在，钱已经告罄。我恍然想起，前不久，为了给她一位亲戚做佛事，她拿出了信用卡上最后的1400元钱。我陷入到深深的、不可抑制的感动中……

她学佛的时间很短，就有如此的勇气和正见！为了让她腹中的孩子获得人身，她在身心受到极大煎熬之时，不断发愿，愿观世音菩萨加持这位与她有缘的孩子，能有闻法和修行的机会，能成为一名利益广大众生的人。她一直无法成为学会的学员，没有完整听过一部论典，但具有密乘最重要的信心和清净观，有一颗令人温暖、柔软的心，清净如水晶，鲜少分别，总是站在对方的角度，佛法的角度，去理解显现中的一切……

四月的平原，春暖花开，单位组织的活动中，去饭店吃饭的应酬也在增多。她曾经时尚的发型已经枯萎，美丽的时装也失去了往昔的风尚。在一个周末，她着了魔似地想烫发，不由自主地向理发小店走去。她希望能焕然一新，在这个世界重新感到她的一席之地。

烫发要 340 元，这个价不贵，在一些理发店，做一次头发都超过这个数。可是，她在小店附近，在梧桐树的叶影里久久徘徊。自行车、小汽车和行人纷纷从她身边而去，花儿完成了从生长到凋零的花期。最后，她又缓缓回到家中。

有几个人，曾经来到有声书的网页，将那缓缓流淌的配乐有声法本收于 MP3，在公共汽车上、在街头巷尾，一句甘霖之法忽然流入到他的心田？

那就是她的心……

最后的演出

第一次见到圆明父亲，是在 2011 年喇荣的春季，在圆明师的一位好友家里。那时，离圆明父亲往生，只有两个多月。

圆明的好友家里进了老鼠，而这位好友，对老鼠有着非同一般的恐惧。因为老鼠，她不敢去厨房，寝食难安，终于请来圆明父亲帮忙，让老鼠无缝可入。

圆明父亲有七十二三岁，那年，正是他出家的第三年。由于年事已高，索达吉上师开许他和出家的妻子、女儿住在女众区。

那天，应好友之邀，我去她家帮她清查老鼠的痕迹。见门开了，一位身材魁伟的大僧师父穿过厨房的过道，向我们走来。不知道是好友家的房顶太矮，还是圆明的父亲太高大，他几乎是低着头，顶着天花板。身躯占满了厨房过道的空间。

看见他，我吃了一惊。即使在他七十多岁的年纪，依然是威风凛凛，长着一副不同于常人的异相，如同一位将军或有福之人。他方脸、浓眉、大耳，五官和身躯都比人大一号，一脸正直和英武之气。

一个下午，圆明父亲帮好友在她家厨房的地上，铺一块从色达买来的铁丝细网，为了阻止老鼠从地下冒出。

好友告诉我，圆明父母来学院看望出家的女儿，最初两老痛哭流涕，后来认识了喇荣的诸多道友和上师，每天听索达吉堪布上课，绕转坛城，乃至心至神归，不愿离去，终于在堪布座下双双剃度出家。

前不久，圆明父亲高烧 42 度，找来学院一位中医。中医诊断说，如果第二天情况不变，要立刻下山。第二天，圆明师包车急送父亲下山，车子径直驶入法王住过的成都 303 医院。检查结果，已是癌症晚期。医生告诉圆明师，她父亲活不过三个月。

消息传到学院，中医师父非常吃惊，说：“这种病非常痛，一般人都会痛得要死，他却没有任何痛苦，这不可能！”

治疗了一段时间，圆明父亲坚决要求回到喇荣，发愿转一万圈坛城，完成六百万阿弥陀佛名号。据说，法王曾经说过，转一万圈坛城能上品上生。六百万阿弥陀佛名号，更是法王对汉族信众往生的保证。

那以后，无论刮风下雨，还是身体有何不适，他都绕转坛城不止。每当他来到坛城，都会遇到惊异的目光，他与众不同的相貌和气质，令人怀疑他是一位活佛。常有觉姆对他脱帽，以示敬意。

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声音宏亮，底气十足，不像一个将死之人。他不仅有求必应，而且是不请之友。到喇荣后，他到处为人修修补补，主动为道友打制简陋书桌、佛台、饭桌……

在他临终前一个月时，还在帮一位道友做一个书橱。一万圈刚转完，他就病情转急，又被送往汉地治疗。在他的一再要求下，儿女为他准备了进口止痛药，将他送回学院。

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圆明的父亲，是他第二次被送下去，又回来以后。那天，我走在通向经堂的小路上，忽然发现，我前面走着两位老人。仔细一看，是圆明的父母。

圆明的母亲非常矮小，只到圆明父亲的腰间，圆明的父亲拄着一根拐杖，佝偻着腰，比一个月前，明显瘦了一圈。二人缓缓地向着家中的方向走着。

据说，当年圆明父亲的部队进城，一起的战友纷纷在城市娶妻，抛弃了乡下的妻子儿女。当时，一位美丽奔放的城市侠女，对圆明的父亲情深意长。圆明父亲接来农村的妻子儿女，请侠女做客。

侠女惊见圆明的母亲。圆明母亲虽然矮小、内敛，却深明大义，注视着她的目光温和无争、充满了垂怜。她立刻发现自己是一个傻瓜，也明白了圆明父亲之意。圆明的母亲见她身材颀长，风采逼人，却心如刀绞，尴尬难言，禁不住深深叹息。

侠女离去时，母亲知道她心意已决，不禁对圆明父亲说：“我看她真心对你，她比我好，和你很相配，你不用考虑我们母子……”

圆明父亲对妻子瞪眼：“不要说了！我怎么会抛下你和孩子，做这样的事呢！”后来，侠女绝

望之际，为避免再见圆明的父亲，毅然从单位调离，从圆明父亲的视线中永远消失……

我放慢了脚步，心中无限惆怅。我不敢超越两位老人，不敢面对他们，只有慢慢地走在他们后面，望着两位老人的苍老的背影。我预感到，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圆明的父亲，事实也确实如此！

仅仅一个月，圆明的父亲已从一个虎虎具有生机的伟岸之人，变成了一个步履蹒跚、病入膏肓的老人。看见他一步一步被死神毁灭，身边的人却欲救不能，有比这更令人痛苦、无奈和怅然的事吗！

即便在此时，他依然身披披单，僧衣和僧裙一尘不染，整整齐齐……

据说，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每天中午，他都去男众区，他的根本上师那里，听上师念颇瓦，目不暂离。上师的门前，超度亡人的请求每日不断，每天中午，上师都要念颇瓦。颇瓦的声调格外低沉、委婉，一曲三折：

爱玛火

极其稀有无量光祐主

大悲观音大力金刚手

我等专心致志而祈祷

修成往生深道祈加持

现已趣至后世之亡者

加持神识往生极乐刹

最后一句，辗转反复三遍。听到那无比悲哀、凄婉的祈祷，每次，圆明的父亲都老泪纵横。仿佛他就是那个被超度的亡魂，欲说而不能，欲哭而无泪，一生已然而去，了然无义，不堪回首。亲人被迫分离，欲聚不能。瞻望前方，有无尽的孤苦和无依，无限的悲戚和凄凉。

在后来的时光中，上师低转苍茫的声音，一直缭绕在他的心中，成为他一生最后的旋律。

在上师超度和接待的时间里，他站在靠门的地方。本不欲引人瞩目，却因身材高大而格外醒目。但他对来客却视而不见，目光异常专注，注视着上师接待信众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他念阿弥陀佛名号，却常常忘了计数，上师接待一个小时，他有时跪着，有时站一个小时……

当他上前，跪在上师面前，情景看上去令人忍俊不禁。上师看上去是那么柔弱，他却那么魁梧。上师中年，他已年老，望着上师的目光却如同幼儿……

接待时间结束后，他和信众一起，离开上师的小屋，走下山坡，穿过汉僧店，步入去往女儿家的小路。到了后期，他的妻子不得不陪同他前行。最后，他再也爬不起来，再也不能穿过他熟悉的小路，去看望上师……

曾经，有一天，在信众都离去之时，他像一个小孩子痴痴地望着父母一般，泪眼迷离地祈求

上师：“上师，您让我早点走吧，让我早点走……”

上师知道他难忍癌症的痛苦和临终的哀伤，温柔地说：“我们随缘，好吗？”

在卧床不起的日子里，他不敢打扰上师，因思念上师而泪湿枕巾。他鼓起勇气给上师打电话，在电话中哽咽失声。他正在和上师分离，和这个世界分离，和亲人分离。

他从未怀疑过上师会像扔一块石头一样，把他扔到清净刹土，但他还是再再恳求上师，要超度往生净土，并生生世世摄受他。上师温和地答应了他，告诉他一切都会安好，让他放心。

后来他滴水不进，在最后的大半个月中，靠消耗自己的肉身持续生命。他每六小时吃一次进口止痛药，但药效不到六小时就会失效，在剩余的时间里，他总是咬牙忍着，翻来覆去，不断看钟，一直等到了时间才服药。

在药效发生作用的那段时间里，他还是往昔乐观、豪爽的作派，与看望他的道友谈笑风生。有道友惊异，他为什么不在临终时闭门念佛？据道友说，他家中访客不断。

他不吃不喝，大小便极其艰难和痛苦，面容和身体消瘦失形，他的妻女每每和来人说话，都会眼圈发红，强忍泪水。因忙于照顾病人、接待客人并安排后事，圆明师和母亲也没有时间座上念佛。

圆明师找到一位堪布打卦，堪布叮嘱圆明，她父亲的遗体需停放九天，九天之后天葬。一般而言，有一定修行的人，遗体会停放七天，在七天中不许碰摸接触，以免干扰亡者安住于心性之中。九天这个数字是如何计算得出？对圆明的父亲有何特殊意义？令人百思不解。

在他临终的前一天，为了方便请活佛为他念经，他的家人和朋友把他从女众区抬到男众区的房子里。那天，他躺在担架里，有二十多个他曾经结过善缘的道友来抬他。他非常过意不去，不断地对他身边的人说：

“谢谢！谢谢！唉，太麻烦你们了！”

人们可能看到过五六个人抬一副担架，但从未见过二十几个人抬一副担架，每一个人都希望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刻，以这样的方式，表达对他的爱。见到这幅奇异的景象，人们不禁驻足，目光疑惑地追随着他们，直至他们远去……

在出家之前，圆明师已经信佛多年，但父亲似乎没有受到她的影响。父亲是军旅出身，退休之后，沉浸于生意场中。他屡战屡败，依然不改对做生意的热衷。那时，他唯一的兴趣，就是和他的合伙人——他的儿子，分析每一个可能的机遇。两人白天在外忙碌，晚上回家，重复同样的话题，从无厌倦。直到女儿出家，他依然对佛法一无所知，没有丝毫兴趣……

父亲出家半年后，一个人脱胎换骨，不仅对佛法深信不疑，而且虔诚奉行。他去世时，转完了一万圈坛城，完成了法王对汉人要求的六百万阿弥陀佛名号。

他去世后，圆明师立刻请活佛为父亲念经。有一位活佛进房间，念了十五分钟就出来了。圆

明师送活佛到门口，对他表示感谢。

“他是汉人？”活佛吃惊地问：“你是他的什么人？”

“我是他女儿。”

“唉，”活佛摇头叹息：“有福报的人就是不一样！”

一位活佛告诉侍者：“从没见过汉人中有信心这么大的人。”

圆明师托人问阿秋喇嘛，父亲去了哪里。阿秋喇嘛说：尚未往生。

那时，正是藏地的夏日，遗体放了九天。每天，助念的道友不断。圆明师父亲的面容一天比一天白皙、安详，到了第九日，他脸上的色斑消退了，面色红润，如婴儿一般。进入房间的人，闻到一缕怡人的芳香。

第九天，一位年轻的师父进门，问圆明师：“我能看看你父亲吗？”

“当然”

年轻师父掀起陀罗尼被和圆明父亲的僧裙，摁了一下他小腿的皮肤，摁下去的凹坑弹了起来。年轻师父将陀罗尼被盖上，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

遗体被抬到尸陀林时，父亲的身体和关节依然柔软。那天，等待天葬的尸体共有九具。天葬师解开圆明父亲的衣服时，圆明师惊讶地发现，父亲身上的老年斑消失了，身体虽然消瘦，但皮肤雪白，富有光泽。天葬师处理完所有的尸体之后，秃鹫第一个扑向圆明师的父亲。

圆明师又托人去问阿秋喇嘛，阿秋喇嘛说：“不用再做佛事了，已经往生。”

圆明师问父亲的上师：“续部说，有禅定等三种情况，遗体可以长时间不腐，肤色如生，我父亲究竟属于其中的哪一种？”

上师沉吟：“他不属于这三种中的任何一种。”

有一位藏族堪布是圆明父亲的朋友，每天，他到圆明父亲的房间念经。他亲眼目睹圆明父亲遗体的变化，深深的诧异。他打电话问他的上师：“一个汉族老人，出家只有三年，没有任何禅修，为什么他的遗体能保存这么久？”

上师说：“即使没有任何修行，如果有不可思议的信心，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藏族堪布在讲法时，常常不由自主地提起圆明的父亲：“一个汉族老人，他所有的修行可能只是一万圈坛城、六百万阿弥陀佛名号，临终却出现这样不可思议的瑞相，你们会有吗？！”

在父亲往生之后的几个月中，圆明师依然沉浸在对父亲的怀念中。她隔天从山下爬到山顶，缓缓绕转坛城，忆念父亲的一生。父亲奇迹般的往生，令她深感惊奇和安慰，但与父亲永远阔别之痛，在一段时间中，令她心如刀割。以致她对轮回生起了极度厌离之心。

那时，只要有道友提及她父亲，她的眼中会立即盈满泪水。一个人独自绕转坛城，似乎成了她唯一的慰藉。

坛城之上，学院的风光尽收眼底。喇嘛大经堂被层层叠叠的小木屋围绕，高高矗立，它紧凑的格局和暗红之色，令它格外肃穆、庄严，神圣而不可侵犯；觉母经堂却富丽堂皇，如同天国之景，闪耀着金光。

大鹏山与西山之景相连，山头上方深蓝的天空，常常清澈如洗，一望无际。她绕转到喇荣沟的背面时，总是无意识地抬头，远眺紫青河谷。山谷之中有一条小路，通往山麓尽头一座看不见的城镇。蒙面牛仔们常常骑着高头大马，驶向那个地方……

劫后余生

2012年4月的一个夜晚，僧众刚念完《普贤行愿品》，一位男士就捧着一个金属托盘，来到索达吉上师的法座前。他躬身，低眉，双手齐额，将托盘上递到上师面前。上师离开了靠垫，倾向往法桌，拿起盘中的新剪，在他头上剪下了几根黑发。

人们从经堂的四面八方注视着这一幕景象。从此，这个留着一头黑色卷发、穿名牌牛仔裤的人，会从这个世间永远消失，另一个身着红色袈裟，面貌与他有几分相似、又迥然不同的人，将会在这个世界上诞生。

4个月前，圆遣去看望母亲，望着大窗对面的一栋高楼，阴郁地说：“妈，我觉得活着真没意思，一点意义都没有，难道非要这么活，只有这样的活法吗？”

母亲深深的讶然，却一时想不起，此情此景，为何如此熟悉！母亲立刻说：“儿啊，无论你遇到了什么，都不要忘记，你还有一位七十五岁的老母亲时刻惦记着你！你在这个世间，还有一份责任啊。”

是夜，母亲翻来覆去难以入眠，凌晨一点，母亲忽然惊觉：儿子说这话的场景，恰是二十年前的翻版。那年，儿子二十二岁，刚大学毕业。有一天，母亲正忙着做饭，儿子下班，来到母亲一边，看着厨房墙壁上的马赛克，心事重重地说：

“妈，我觉得人活着真没意思，一点意义也没有，难道非要这么活吗？就没有其它的活法吗？”

母亲一时无语，回身，仔细看儿子年轻俊朗的脸。几天以后，她向一位同事提起儿子的话，同事迟疑着说：“是不是让人给看看？我认识一个人，她好像能看……”

在同事的陪同和指点下，母亲揣着微不足道的礼物，忐忑不安地来到那个人家。那个人住的是老式工房，家中窄小、简陋。一进门，就闻到庙里才有的檀香味。神婆五十多岁，非常和气。一看见圆遣的母亲，就露出极为惋惜、同情的表情：“唉！你儿子有横死之灾啊！”

母亲立刻流下两行泪水，泪水汨汨不断，终于呜咽出声。一旁的同事闻言，也呆住了。她摇母亲的胳膊，示意她清醒。

母亲果断地抬头，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解？”

“扎一个替身。”那个人说。

“您看，需要多少钱？”母亲泪眼婆娑，掏出一百元来。

“哪里需要一百元，八十元就够了。”

“我也不会扎，还要请你帮忙，你就收下吧。只要能救我儿子！”

那个人说：“这次我可以帮他化解，但他四十二岁那年还有命难，不知道那一次命难，他能不能过。”

当晚，那个人扎了一个小人，在她家附近的十字路口焚毁。

之后的一天，儿子下班回家说：“妈，我受够了！我再也不想去这个单位上班了！”儿子性情隐忍，不是深思熟虑，不会挂在嘴边。母亲念及儿子可能有灾祸，说：“不去就不去吧，在家休息一段时间也好。”

圆遣第二天辞职，公司很快招了一位 18 岁的女孩。她就坐圆遣的位子，一共坐了十三天。那天，暖气片从墙边飞出，砸在她头上，她被当场砸死。为此，公司赔给她父母 7 万元。

单位出事的那天，儿子回到家，一屁股坐进沙发，盯着前方的虚空，神色恐怖：“妈，你知道吗？你儿子如果不辞职，今天就已经不在人世了！”

母亲听儿子述说经过，当下双目圆睁，哭泣失声。见母亲双肩起伏，越哭越凶，儿子不解：“妈，我还在啊，你不要这么伤心啊！”

母亲抽泣着，断断续续告诉儿子，她找那个人的经过，圆遣毛骨悚然。命运之神就在头顶之上，从很远的地方，向他悄然逼近，只等丧钟敲响，就会夺去他的性命！而他，每日都在走向死亡，却对此一无所知。

那个死去女孩的冤魂，似乎就环绕在他们周围，怀着极度的仇恨和愤怒，随时准备扑向他们。出于莫名的恐惧和悲伤，圆遣和母亲一起流下泪来。那些日子里，母子寝食不安，相对无言。

十年后，身患癌症的母亲把女儿叫到跟前，嘱咐她：“你弟弟四十二岁那年可能有命难，你一定要记得，要帮他化解啊。”

那时，圆遣已成为一位众口交赞的商人。他家有仓库、工人、汽车和货车，他做事仔细，苛求完美，为客户服务不遗余力。只要有客户呼唤，即使是凌晨两点，他也会驾车冲入夜幕。他专研并精通业务，任何技术上的难题，经过他的审慎思维，都能找到突破和解决的方案。

他妻子因财务周转困难，拖欠工人费用，工人和他商量，他立即答应付给。妻子不给，他当下与妻子黑脸，无论如何，要妻子拿出钱来。如果不拿出来，他说，他就是去借钱，也要付给工人。就这样，他身边的工人都是跟随多年之人。

母亲曾经说：“别人都说你好，你怎么不对你妻子好一点呢？”

后来，他随同母亲和姐姐皈依佛门，姐姐劝他去喇荣，义务为经堂供养并装置供暖设施，他冷冷地说：“如果你说那里的天气是如何寒冷，僧众的生活是如何艰苦，我去，我愿意出钱出力；如果你说做这件事如何有功德，对我如何有利，我不去！”姐姐被他噎得说不出话来。

又过了十年，母亲的癌症再未复发。母亲思忖，女儿出家，儿子皈依佛门，母子屡屡放生、上供下施，行持善法不断。这一年，正是儿子四十二岁，但他无病无恙，没有丝毫命难的征象，可能命难之事已被化解……

此时，同样的表情、同样的话，母亲的心骤然揪紧。那年，从儿子说那话，到女孩坐在儿子座位上毙命，不到一个月！而这一年，正是儿子四十二岁，再过一个月，就是农历新年，如果儿子真有命难，就在这个月！

第二天早上，母亲犹犹豫豫，拨通了喇荣的手机。女儿托人，找到学院一位活佛打卦。活佛说：“已经太晚了，没救了，他必死，不管有病没病，他命中横死。交一点钱，祈祷上师三宝吧！”

姐姐不敢告诉母亲，又托人找到一位大活佛。那位活佛说：“可能……还有救吧？是不是做一次努力？”

开出的念经单子中，有普巴金刚修法仪轨和咒语，长寿佛修法仪轨和咒语等，需要十几位僧人连续修几天法。所有佛事加起来，共需三万多元。

第二天，圆遣的姐姐路遇一位道友。她与这位道友相识多年，但从未有任何交往。那天，两人却停步寒暄。圆遣的姐姐未加思索，就将弟弟之事合盘托出。谁知，那位道友立刻说：“我帮你问一下我父亲。”

“你父亲？”

道友嘱咐她保密：“我父亲就是像章太炎那样的人，白天在阳间工作，晚上去地府上班。”

道友的父亲很快回复：“虽然他命不该绝，但冤家催命催得紧，一定要他的性命。他二十年前侥幸不死，虽然皈依佛门，但口是心非，内心并不诚信。不仅对佛是这样，对他的妻子也是如此。现在，他的名字已插上小旗，插上小旗之人，不出三天，一定毙命。三天，是地府的三天，如果他不真心诚意，从内心深处悔过，他绝对活不过今年。即使依靠做佛事、自己忏悔，能躲过这一劫，他也会神经失常。”

道友告诉圆遣的姐姐：“父亲还说，地府抓人，也有抓不到的时候，那时，他们都知道，一定是这个人在行持善法，他们都会为之欢喜。地府里有很多菩萨，他们都会为他念佛回向。但只要没有往生西方，没有脱离三界，不管是转入天界，还是到什么地方，名字依然会留在地府，因为，他们迟早会回来，到地府报到。”

道友的父亲生于城镇交接之处，在城里有一份工作，家有薄地几亩，但家中一贫如洗。父亲不接受任何人的钱财，如果不是生死大事，他什么都不会说。由于他深知因果无虚，不仅自己不

耕种土地，也不租给别人耕种，取舍因果极为谨慎，如履薄冰。

她说：“父亲还说，《地藏经》所言，字字不虚。但是，现代的地狱已和释迦牟尼佛时代有所不同，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有了增加。比如有麻将地狱、舞厅地狱、网络地狱等。麻将地狱中，沉迷于麻将之人会不由自主地去搓哪些变成火红的铁炭一般的麻将，直到手臂全部烧烂；舞厅地狱中，地如烧铁，在上面的人情不自禁地浑身抖动狂跳，直到膝盖以下全部露出白骨；网络地狱中，电脑中淫秽画面会射出火焰，将盯着看的人眼睛烧穿……”

“穿出家人衣服的人，最好不要穿俗人的衣服，除非不堕地狱，否则就会有一种特质的铁衣等待着他们。出家人享用信财一定要小心，否则后患无穷。在地府，出家人和在家人是分开管理的，一个出家人到地府，地府的人会先对他顶礼，而后处理他。顶礼的是他的一身衣服，地府里的人都很尊重出家人，处理的是他这个人。如果出家人生前所许之愿不圆满，死后会被关在一个很小的屋子里，在一根很细很细的灯芯下面，补完自己所许的经咒等功课。”

三万元被很快交给一位堪布，安排法事。姐姐拨通了弟弟的电话，告知从活佛、道友的父亲那里得到的信息。弟弟沉默良久：“他说得对，我内心并不信佛。”

他依然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后，他焚香，跪在佛像前，念诵《地藏经》忏悔罪业，超度冤魂。念了三天，他开始痛哭流涕：“一定是我害过它的命，它才会要我的命，我一定害它害得特别苦、特别惨，它才会这么恨我，一直跟着我，要让我死。让它把我的命拿去吧！”

看见母亲看电视，他对母亲说：“妈，我们很快都会死的，你还是念佛吧。”他剪断了自己屋里的电视天线，一人关在房中，念经、念佛，观瞻佛像，每日泪流满面。

姐姐给他打电话，问他的身体和感受，他哽咽失声：“姐，我现在才知道，我的一生都白活了！无论我赚多少钱、看上去做人多么成功都没有用。现在，每一天都是我的最后一天，我才发现，世间的一切，都没有意义；如果我不学佛，不修，每一世，我都会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死，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就这么浑浑噩噩，还以为自己的人生很精彩，很有意义。我白活了这么些年，醒悟得太晚了！”

2012年新年凌晨12点，中国大地上，到处是一片喜庆的爆竹之声，圆遣的母亲和姐姐虽然相隔一方，但都暗暗地松了一口气。

大年初一，儿子沉着而又冷静，一字一句对母亲说：“妈，我要出家。该了结的事了结了，我就出家。”

母亲黯然无言，关上房门，给女儿打电话：“他出家，我不会阻拦，只可怜鑫鑫，她只有十二岁啊！”

女儿说：“二十年前，神婆说他四十二岁有命难。他虽然皈依佛门，也做了一些好事，但他的命运没有丝毫改变。现在，只有短短的十来天，依靠僧众念经做法事的力量、依靠他发自内心的

的忏悔、依靠他对三宝的信心，他的命运完全改变了。他经历了死，才知道生的意义，才知道上师三宝是我们真正的衲主。如果他不好好修行和忏悔，就是活下来，也保不定精神失常啊！”

.....

只一会，上师的法座前，已经簇拥了很多人。圆遣抬头，向女众的方向望去。迎着一束笔直、无声的目光，他看见了姐姐关注、沉默的面容。至今，姐姐还在为那位 18 岁的女孩做佛事。

二十多年前，在城市一隅，一条洒满阳光的人行道上，姐姐在一辆车上，惊讶地看见了弟弟。他提着两个沉沉的塑料袋，身边是一位步履蹒跚的老妇人。他走得和老人一样慢，腰弯到与老人一般高，正在和老人说话。他没有看见姐姐，送老人到家后，他又回到车站，继续他的公交之旅。

那年，他只有十九岁.....

神秘的惠赠

这件奇怪的事，发生在 2009 年的夏天。

那年八月，眼见夏季即将逝去，随之而来的是漫长而蜗居的冬日。而这一年的夏季，我们没做过长途或短途的圣地绕转之旅，没有在漫山遍野的花丛中休憩，也没有在湍流的小溪边煮茶。趁着秋风尚未飞扬之际，我和圆传、圆聆师三人约定，星期天下午去紫青河边洗衣。

从坛城下山，才走了四分之一的山路，就觉出一种不同寻常的寂静，能听到植物兹兹冒着白烟，感受万物在沉睡。路边半人高的荆棘丛上，盛开着一簇簇色如玛瑙、不知名的花束，空气中弥漫着花香、荆棘和野草的气味。我们被催眠了一般，在高原烈日下，跌跌撞撞地向山下走着。

走了许久，看山谷中的紫青河，依然细如曲线，这才觉出坛城所在的山之高。就这样走了一个小时，仿佛已经走了一个下午，好不容易走到山脚下，看见绿草丛中，有一个喇嘛仰面躺着，脸上盖了一顶黄色的僧帽。

在整个山路和山谷中，我们没有看见一个人、一头牦牛或一只雪猪子，兀然看见有一个人蒙脸躺在草地中，让人觉得有几分怪诞和不真实。

踏着几寸长的草丛，我们走向紫青河岸。为了抓紧时间，一到河边，我们就每人占据河岸一处，开始洗衣服。洗完一件，就去河边的草上晾晒一件，三人各有一块不交叉的地盘，一会儿，绿色的紫青河边，就铺了一件又一件红黄色的衣裙和披单。

我第一个洗完，面对小河坐下，打开可乐瓶，享受这稀有的时光。此时，太阳已然偏西，放射出最后的热力，晃耀着已不再刺目的光芒。紫青河发出激昂的奔腾之声，水声是如此浩大，如一曲天然之乐，永不停息。

环顾这转瞬即逝的山谷之景，再一次体会古往今来的住山修行者，安住在这寂静辽阔的自然

之中，见晨昏更替、草木枯荣、溪水喧哗，谙万物无常、空性之道，得禅定之意。这样的与天地共老的生活，是多么地令人向往，多么不可思议啊。

此时，圆聆师也洗完衣服，来到我身边坐下，从包里掏出两个巨大的青桃，吃了起来。忽然，远处传来圆传师的叫声：

“快过来！快过来，这里有条蛇！”

圆聆师迅速跑到她身边。“真的是一条蛇！”圆聆师叫道。一会儿，圆聆师回到我身边，向我描述那条蛇的模样，圆传师又去河边洗衣。

圆传师拿着刚洗完的衣服，来到与那条蛇方向相反的一块草地上晾晒。她可怖的叫声再一次响起：“快来！快过来！”

我们两人都奔了过去。我们前方的草丛中，有一条一尺长的褐色小蛇，从我们面前游走，消失在前方的草丛中。

我们踮着脚，小心翼翼地盯着草丛，回到遗留了一把花伞、一个青桃和一个空可乐瓶的草地上。

“真奇怪，”我说：“这么多年，也没看到一条蛇，今天，在这么短的时间中，就看到两条蛇。真没有想到，草地上，本来是自由自在睡觉、休息的好地方，竟然暗藏着这么多的险机！”

山谷中冷风嗖嗖而起，阳光倏地消散，四周一下子黯淡下来。一旦天黑，就会伸手不见五指，在黑暗的掩护下，说不定还会有狼群，在某个山脚下悄悄地游荡。

“我们走吧，”我说：“还要爬一个多小时山呢。”

我们到各自晾晒衣服的地方，把半湿的衣服一件一件叠进麻袋。

“这条裙子是谁的？”圆传师在远处举起一条裙子。

“在你那边，还有谁的？”我笑着说。

“不是我的，”圆传师说：“我一共只洗了两条裙子，是不是你的？晒到我这边来了？”

“我只洗了一条，已经收起来了，”我说：“就算是我洗的，我也不会到你那边去晒啊。”

圆聆师背着她的双肩包过来了。

“圆聆师，”圆传师叫道：“这条裙子是不是你的？我没有这样的裙子。”

“我只洗了一条，在我包里，”圆聆师说：“你看到我跑到你那里去晒衣服了吗？”

圆传师让我们过去辨认那条裙子，我们拒绝前往。我们说，也许是因为那两条蛇，圆传师已经不认识自己的裙子了，连2和3这样简单的数字也无法辨析。

圆传师举着裙子到我面前，坚持要我看一眼。我草草地瞟了一眼裙子。裙子是紫红色的、棉布质地，半湿，如晾晒在草地上的其他衣裙，在太阳的照射下，表面有一层类似白霜的水汽。

“不是我的，”我说：“我没有紫裙，我唯一一条别人送的紫裙给你了，你忘了吗？”

圆聆师把裙子翻了一下，不屑地说：“你们看见我穿过紫色的僧裙吗？”

紫红色是藏族喇嘛及觉母的流行色，尤其适合年轻的僧人。如果穿一身紫色系列的衣裙，披紫色披单，将如同一道奇异的风光。但假如紫色与红色相间，则看上去似乎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和圆聆师只买红色系列的僧装，从来不请紫红系列。

“快，我们走吧。”我说。

“你是不是已经糊涂了？记忆发生了问题？”圆传师对我说。

“是啊，”圆聆师对我说：“会不会你记错了？你离圆传师近，是不是你晒到她那里去了？”

“不是我的，”我说：“如果你们一定要认为是我的，那我们这条裙子留下，我们走吧。我不会带走它的。”

“圆聆师！”圆传师又试图说服圆聆师。

“我也不会带它，因为它不是我的。”

在反复辩白、澄清无效之后，我们觉察出这件事的荒谬。我们都竭力否认自己的脑子出了问题，都声称自己的记忆如大象一般，并对其他人的指责非常恼火。观察之下，我们三个人中，没有一个人口齿不清，逻辑混乱，精神紊乱。

但是，必定是我们三人中的某一人出了问题。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我和圆聆师主张将这条裙子留在野地里。

圆传师下了决心，准备带回去拆了，用布糊院子：“告诉你们，现在我背回去，到时候，你们不要来问我要。”

我们向她信誓旦旦，郑重保证：这样的事绝不会发生。

三人背了比来时更重的衣服，向山脚下走去。

一路上，圆传师依然试图唤醒我们遗失的记忆，挨个说服我们，这条裙子是我们的。

忽然，我得到了灵感：“会不会有这样一种可能，这条裙子不是我们三人中任何一人的，而是有什么人放在圆传师那里？”

“什么人？”她们问。除了山脚下那个喇嘛，没有任何一个人曾经出现在我们的视野。

“山神或河神？”我说，我们都站住了，面面相觑。

“快，圆传师，快打开你的包，拿出那条裙子，让我们仔细看看！”

三人把裙子打开，翻看：裙子上有三四处小洞，似乎是勾破的痕迹，除此，还有几块油污。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我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在我们面前摊开了：这条裙子不属于我们中的任何人！

几年来，我们在一起工作和学习，非常熟悉彼此的穿着和爱好。我和圆聆师从未买过紫色的僧衣或僧裙，而圆传师只有一条紫色僧裙，上面没有任何破损。

据说，穿有洞或撕了口子的僧衣裙缘起不好，象征所持之戒不会圆满。几年来，我们从未见过我们中的任何一个，穿过这样的裙子……

三个人呆呆地瞪着面前的裙子。风声唳唳，穿梭在我们之间，发出嗖嗖之声。远眺傍晚的山谷，触目所见，没有任何生命的痕迹。这条裙子，如同铁证，证实了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件，令我们毛骨悚然：

就在我们洗衣和晒衣的时候，有一个无影无形之人，来到我们中间，将一条裙子放到圆传师晒衣服的地方。

我们收了裙子，一时无语，心事重重地向山上爬去。那位神秘的惠赠者就在我们身边，倾听着我们的话语，对我们每个人的心声一览无余。从我们下山，到河岸边，到离开紫青河，它无所不在。

在任何一个时刻，我们都被注视着。我们隐秘的动机、细小的、不易被察觉的举动、在一个无人之地的悄悄话，都已经被看见和听见：被诸佛菩萨、上师、天神、鬼神和人……被鄙睨、被悲悯。

不仅在野地，在城市和人群之中，当我们看书、交谈、如厕，我们从来不是一个人，从来没有所谓的秘密。我们虽然知道这一点，却常常忘记。

有一个鬼神，曾经借人之口说：“你们人，活着的时候，最不要脸！等到死了，才知道要脸……”不要脸，是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有路可逃，有地方可躲；要脸，是深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地鬼神无所不知，从微细处，端正自己的行为…

上山的路上，我们猜测，这条裙子从何而来，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因为什么，在我们的眼皮下无中生有，而且，还带着不易被察觉的伪装：和其他衣裙一样，半干半湿，闪着同样的白色、如霜一般的水汽。

这时，我们想了起来，那两条蛇也同样可疑，还有山脚下那个蒙脸的喇嘛。谁知道，它们不是它的幻变？

也许，河神或山神与圆传师有缘，故人在天涯相见，以一件意义深长的礼物表示……

“那为什么不送我一条新裙？”圆传师反驳。

我们想象，也许是哪一位觉姆在洗衣服的时候，她的裙子随着水流飘走了，河神于心不忍，收起了裙子，一直伺机要送还到地面……

圆传师不再说话，走到我们前面，身影越来越小。我们几番遥望她的背影，都觉得不可理喻。平时，即使走平地，她都气喘吁吁，何况她麻袋里的衣服，比我们的重一倍！

圆聆师不由慨叹：“圆传师背了山神送的裙子，得到了山神的加持，变得今非昔比，健步如飞。”

在最后的夕光中，紫清河又如细线或月牙，在迢迢的山谷中，闪着暗色的光芒。

圆传师至今保存着那条裙子。但由于不知道是谁的惠赠，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她至今没有敢穿那条裙子，也没敢拆了糊墙……

做包子的师父

2012年夏日的一个傍晚，我刚攀上通往坛城的大路，就遇到居士圆勤。我们在一起绕坛城时，有一个人在我们身边匍匐于地，绕着坛城大礼拜。虽然她戴着口罩与手套，僧裙上系着一块旧皮革，我还是认出了她。

我打断了圆勤的话头，沉重地告诉圆勤：

“你看到这位磕大头的师父了吗？”

圆勤点头，立刻聚精会神地倾听。

“我告诉你她的故事……”

能戒师父来到喇荣之前，曾在汉地禅堂坐禅三年。那时，她出家不久，望着每日从禅堂缓缓而出的僧人们，流出了眼泪。她问大和尚：“师父，您看我的根基，能不能参禅呢？”

大和尚见她仰望着他，泪水涌上了眼眶，反问：“你知道你是什么根基？为什么不能参禅？”

那三年，她每日随僧众出入禅堂，每日四座，每天只参禅，不干活。那三年中，她相貌滋润、低目垂眉，步履庄严。三年后，一位来自喇荣的师父在禅院挂单，她向那位师父请教，师父对她说：“如果你能系统地学习中观，参禅就不会误入歧途。一位藏传佛教的大德说过，在你认识诸法实相之前，任何安住式的修行都只是盲修瞎练。”

那时，能戒师四十多岁。她本来以为，她会在禅院度过自己的余生。就因为这么一句话，她毅然离开了禅院，去往喇荣。

到喇荣不久，她听说弘法楼厨房缺一个挑水的人。她未加思索，就开始了挑龙泉水至弘法楼的发心生涯。那时，弘法楼做早餐的师父是莲月师。

莲月师做的包子，有点像南方的小笼包，用切成细糜的素肉和蔬菜作馅，辅以生姜、花生油、小磨香油；小包面皮雪白，薄而几近透明，口感柔软，吮吸之下，汁水鲜美浓郁，令人贪心猛烈生起，连吃五六个，细细咀嚼，尚意犹未尽。

那些日子，我们每日享用此鲜美姣好的包子时，都要与自己做艰苦卓绝的斗争，要不再去锅里添一个包子，竟然那么难！

只有像莲月师这么细腻、易感之人，才能做出用料如此精细，做工如此精良，可与百年老店一比的美味包子。莲月师从不说伤人之语，也不擅长美言。她温柔忍让，身心无可忍耐之痛，都

化为咸涩的泪水，即使在人前，也会热泪涟涟。

我们在贪心中挣扎的日子并不长久，莲月师很快身心憔悴，旧病复发，去成都动手术了。无人顶替之际，能戒师仓促上阵。

每天，我们打开大铝锅，看见一个个黑色僵硬的小包子；一口咬下去，忍不住将小包的馅对着光线反复端详，无论是从形貌还是味道都无法辨别它是什么，就像一团烂乎乎的菜渣。

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她的发面技术不会有一次意外？一个没有发过面的人，根据酵母粉的说明，也会发出一笼雪白可爱的包子。而她屡战屡败，包子的面皮都如同疙瘩，不仅没有弹性，而且死硬。她是否识字？她的心在哪里？

即使是卷心菜的粗菜梗，只要切细，也会有蔬菜的新鲜汁味，为什么我们吃到嘴里的菜馅，如同渣滓一般？

人们进入食堂，会看见她一边剁菜，一边用电话和家乡的人宣讲佛法。她的声音异常响亮，又是人们听不懂的方言，如同聒噪之音，令人深受折磨。尤其让人担心的是，她的唾沫会掉入了正在剁的菜馅中。

我们忍耐并等待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了，能戒师却一如既往。有时，我们会吃到她奇怪的创意，比如，馅子里放了辣酱！我们发现，原来她是用前一天的剩菜剁碎了做包子馅！而且还剁得很粗！她说，在汉地禅院的大寮，为了给僧众培福，都是用前一天的剩菜包包子。

我们不奢希望能吃到莲月师那样的包子，但是，金刚降魔洲密密麻麻攒动的人头中，难道就找不到一个会做包子的人？能戒师没有意识到，大家原来如莲月师小笼包一般丰腴的面容，已经变成像她包子那样僵硬铁青的脸。

弘法楼负责法师开始四处寻觅，却找不到一个自告奋勇发心做早餐的人。此时，能戒师诧异地听到了不满的呼声，却没有退却和离去之意，而是每日在家中锻炼发面。

我们慨叹，莲月师的悟性如水一般，却易于干涸，而能戒师如岩石一般触感坚硬，却能恒时屹立。我们正在收成前世以鄙食供施的果报，定业已经成熟，已经无法改变了。

每天，我们无可奈何地打开锅子，看到又一锅死面做成的小包，我们无法理解。对她而言，仅仅是一次成功的发面，也会这么艰难！我们不知道，原来她在家时，是一个福人，向来是婆婆和丈夫做饭，她从来不做饭。出家后，坐了三年禅，也没有干过活。这样一个一辈子没有做过饭、干过活的人，居然来厨房发心。

过了一段时间，偶尔，我们会吃到雪白柔软的面皮，但很快，又会看到僵死的发面包。莲月师在用料上不遗余力；而能戒师忍让成性，只用厨房做菜师父剩下不用的菜料剁馅，为了节约经费，她从不放素肉。

一些道友拒绝在食堂用早餐，即使不得已在那里用餐，也只是聊以充饥。

据说，在汉地寺院的大寮发心是最磨练人的。大寮的活，最苦、最累，还不讨众人好。在大寮干活，很少有干得久的。有一个公案说，有两位出家人，一个发愿在大寮干九年，另一个说，那我就比你再多干一年，我发愿干十年。最后被人发现，原来这一位是文殊菩萨，一位是普贤菩萨。

还有一个公案说，有一个寺院，做菜的师父每日做出令人痛苦不已的菜肴，令僧众极为气愤。住持怎么骂，她嘴里答应得好，就是不改。有人知道，她原本烧得一手好菜，人们后来分析，她可能是存心不让僧众起贪心。她和做饭的师父，发愿学两位菩萨，做饭师父发愿做九年，她发愿做十年，最后做饭师父做了五年走了，她硬是做满了十年才离去。

藏地也有这样的公案，一位为僧众做饭的师父，由于常年无私的奉献，已经获得了至高的宁静。而那些享受着劳动的僧人们，正在苦苦研读佛理，背诵、考试、辩论、坐禅，孜孜不倦地追求着他早已抵达的境界。

时间，已不知不觉过去了一年。渐渐地，我们打开热气腾腾的蒸锅，就会看到一个个白白胖胖的包子，虽然剁料不够精细，但味道已然改观。

又一年过去了，每天清晨，人们都会一如既往地见到她们渴望的包子。无论是春夏，还是秋冬，能戒师的发面从不失手，调味也恰到好处，没有忽咸忽淡之时，总是让人们饱足而归。

又过了一年，人们传说，早餐的包子是如何味美，令多年在家用餐的人也怦然心动。她们走进厨房，拿上两个包子，坐下慢慢咀嚼，果然让人留连忘返。她们不顾高原天寒，为了几个包子，每天从山上赶到山下。她们越吃越多，从两个增加到三个、四个甚至五个。

有人感念能戒师的包子带来的美好早晨，向能戒师表示深切的感恩，并请教她包子的馅里究竟放了什么，为什么仅仅是豆角和胡萝卜，就能如此回味悠长？它的滋味是那么恰如其分，难以形容，是不是放了十八鲜？还是什么秘密武器？但是，她除了放盐、清油和一点蘑菇精，居然没有放其他调味品。

有人慨叹，她做包子的技艺日益精湛，是得益于她每天在坛城上大礼拜；也有人说，她从做包子的那天起，就开始受八关斋戒，由此清净了无始以来的业障。

但是，还是有一些道友拒绝前往用餐，或每次用餐都抑郁不畅。她们说，她前一天剁完了大白菜，放入冰箱，第二天会产生大量亚硝酸盐，对道友们的身体产生很大危害；她完全可以当天剁出新鲜的菜馅，因为她的包子馅少、油大、皮厚，所用的菜馅其实并不多；她剁的香菇丁，会在冰箱里保存一周之久！她们宁愿吃馒头，也不愿吃她的菜包。而且，和她说过多次，希望她在做包子的同时，做一些馒头，可是，令人望眼欲穿的馒头，却始终不见露面。

这时，距她进弘法楼，已经三年半了。

三年半来，她每天凌晨四点起床，点亮前一天做好的几十盏酥油灯，念诵一些功课，就开

始往山下走。她住在西山，如果不下雪，走到山下的弘法楼厨房也要十几分钟；如果路上结冰，就要半个小时。喇荣和沿海地区的时差近两个小时，冬天，沿海城市六点多天亮，喇荣要八点才会天亮。喇荣的凌晨四点，相当于沿海城市的凌晨两点。

在将近一千三百多天的日子里，她几乎没有一天休息！每天清晨四点多，她关上自己小屋的门，走入万籁俱寂的喇荣沟。这是一个奇异的、无法形容的时刻。在这个众人皆睡的时刻，似乎唯有她是清醒的，身负使命。她打着手电，穿过伸手不见五指的后山山路，右转绕过隐没在沉沉黑夜之中的坛城，沿着大道，穿过层层叠叠的梦境城市，向山下的弘法楼走去。

这样的时刻，与天地同在的孤独的时刻，体内某个沉睡的东西正在苏醒，她悲欣交集，深深地感动。

有时，月光在层层木屋之间，留下了深深的暗影。月光是如此令人伤怀，她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在什么样的年月，眼前的景象是如此熟悉，她曾经在很多世中，在这样寂静的月光下行走，亲友们都已经远逝而去，她恨不得大哭一场，却流不出一滴泪水。

在漫长的冬日凌晨，积雪已然成冰，如果没有看到路面的薄冰，也许会好些，可是，借着手电的微光，她看见了它们，为了避开它们，她战战兢兢。只要稍不注意，她就可能跌倒在坚硬的水泥地上，大腿或小腿骨骨折，躺在冰雪的路面上，等待天色渐明。她会被救护车一路颠簸送到成都，在那里开刀，钉上钢钉。她将离开喇荣，而且不知道，是否还有机会回来。

有时，黑暗中会冲出几条狂吠的狗，她曾亲眼看到一个老觉姆腿上被狗咬伤的伤口，伤口很深，被缝了三针，为此，在很多天里，她无法正常行走。因为未能及时打上狂犬疫苗，隐藏的病毒在多年之后，很可能在她体内发作。

她终于穿越了半个喇荣，打开厨房的门。此时，已是凌晨五点。厨房明亮的灯光，令她感到安全。冬天的喇荣经常停电，那时，她只能点一支蜡烛。在前一天的上午和下午，厨房中班和晚班人员不在的间隙，她已经两次光临，一次是剁馅，一次是在巨大的不锈钢盆中发面。现在，一切已经就绪。她煮上一大锅杂粮粥，洗净切好早上需要炒的菜，摊开巨大的砧板，切一块前一天揉好的面团，开始和面团搏斗。

她只有两个半小时的时间，早上七点半，要准时开早饭。这两个半小时的时间中，除去淘米、煮粥、洗菜、切菜、炒菜、拌料外，她还要揉面、揪块、擀面皮、上锅、下锅……假如这些事要占用一个半小时，还有一个小时中，她要包 200 个包子。一小时六十分钟，一分钟，她平均要包 3 个包子，而且，是持续、无有间断、飞快地重复一个动作。

尽管她的技艺已日渐纯熟，但她永远也无法企及莲月师。因为她没有时间把面皮擀得像小笼包那么薄，把馅剁得那么细，或者当天剁出无亚硝酸盐的菜馅，并以顺时针的方式，将菜馅调拌得那么长久。她不熟悉这样的概念。

早上7点30分，弘法楼的发心道友推开厨房门时，她已将新出炉的包子供养佛菩萨并布施饿鬼。在最初两三年的时间里，因为守八关斋戒，她不吃早饭、不喝水，而是抓紧半个小时的时间，剁第二天的菜馅。

八点，是法师上课的时间。当念完课前的念诵，法师正式开讲之时，睡意总是悄然袭来，法师的声音渐行渐远……她以为自己还在倾听，她保持着一种姿势，一种正在专注听讲并沉思的姿势。她不愿意被人发现她正在瞌睡。班里有很多年轻人，她不愿意显得落于人后，或者业障深重，已不可救药。

这是多么煎熬的时刻，多么漫长、无助。比每分钟包三个包子还要难。瞌睡如同一种惩罚、一种苦行，在这将近两小时的时间中，她一直等待着，等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她可以离开小经堂，不必再与睡魔苦苦搏斗，不必再做出倾听的姿态，而头却重重地掉了下去。事实上，无论她如何伪装，前后左右的道友都心照不宣，知道她每天来小经堂睡觉，直到法师的课结束。

她来到喇荣，本来是为了在学习万法空性的理论后，回到汉地的禅堂，每日安住于心性中。然而，一年又一年，她除了每年包几万个包子外，对中观的离戏之理一无所知。

为了消除自己深重的业障，在守八关斋戒的同时，她开始绕坛城磕大头。

她早上上完课就去坛城，腰系一块旧的本色皮革，戴手套和口罩，在太阳的暴晒下，绕转坛城大礼拜50圈。她的脸越来越黑、身影越来越消瘦，她在人们扬起灰尘的脚边匍匐于地，每天连续大礼拜几个小时……

晚上，上师上完课，挤出经堂，回到西山的家，已经十点半了。还要洗脸、洗脚，收水、换灯芯等，有时，睡下都要十一二点。为了第二天上课时能保持清醒，她在晚上上课前完成上述之事，一回到家，就扑到床上，希望能迅速入眠。可是，这样的时刻却鲜少降临，几个小时一晃就过，她翻来覆去，靠念咒度过这本应睡眠的宝贵时光。

在一年的大多数时间中，只有少许的日子，她能安然入睡，大多数时间，是在接近凌晨时，才陷入深沉的睡眠。这样的时刻，似乎只有极为短暂的一瞬，闹钟会骤然响起，令她的美梦成为泡影。此时，她几乎丧失了所有的渴望，除了睡眠。但是，无论她有多么沉重和疲惫，她都不得不起床。她不能想象，当7点30分到来之时，弘法楼的道友鱼贯进入食堂，忽然发现那里空空如也。整整一个上午，她们将滴水不沾、片食未进，坐在小经堂中听法。

在连续守持八关斋戒两三年，并以大礼拜绕转坛城之后，她已经包不动包子了。她开始吃早餐和晚餐。

释迦牟尼佛成道和涅槃之日，恰值月偏食。早餐提前到6点半开饭。她三点起床，四点准时抵达厨房。七点，金刚萨埵法会开始，四众道友都聚集在经堂中，在这百年不遇的殊胜日里，忏悔他们无始以来的罪障。这样的吉祥日，做任何善法，功德都会成倍增长，她却回到家中，倒在

床上，一直睡到下午2点。

在汉地参禅的时光中，她似乎离开悟很近；现在，却愈行愈远。她的身体已经越来越疲弱无力，再也揉不动巨大的面团。当她以飞快的速度，将一个个包子丢进蒸锅之时，她胸部的肋骨和肌肉疼痛不已。她祈祷佛菩萨给她找一个帮手，她已无以为继。她在佛堂前对上师说，如果实在找不到一个帮手，她就做下去，如果要累死，那就死吧。

我和圆勤又转到能戒师身边，我们脚下扬起的灰尘，拂过她的头顶。

“现在厨房已经找到了一个帮手，她们每人各做五天。不喜欢吃她包子的人，在新的发心师父那里，吃到了她们喜欢的花卷。”

圆勤停下，对她五体投地的身影恭敬合十。

暮色深重之时，我们离开坛城。能戒师五体投地的身影，依然在幽暗的天光下闪亮。

一位师父和一只老鼠的故事

早年的时候，一个汉地大僧师父来到喇荣，在山上买了两间小小的棚克，外带一个小院。虽然大僧师父花费了很多时间整修他的屋子，但他的小院依然是一派萧条与破败，如同无人居住一般。但这位大僧师父似乎并不在意，他每天进进出出，全然看不见他面前的景象。他尚未出家之前，就常常对他的居所视而不见，他可以在嘈杂或杂乱之地，专注于书本或他的内心世界。

他进住之初，就被一只老鼠吵醒。因为夜里没有睡好，早上打坐时，一直神智昏沉。他倒头又睡了一觉，醒来时，已错过了上师的课，断了传承，令他心中异常沮丧。

不久，他就和这只老鼠打了照面。也是半夜，他忽然从睡梦中惊醒，觉得自己的手指头湿漉漉的。他低头，借着佛台上酥油灯的光，看见他手指边蹲着一只小老鼠，正仰头看他。就好像是，它把他舔醒，告诉他：“是我，是我，你还认识我吗？”

他哑然失笑，深深地感动。他依然保持着右卧的姿势，怕吓到了这个可爱的小生命。小老鼠与他四目相望，仿佛是他的一位好友或亲人，要与他分享这夜半宁谧的时光。世界是那么大，那么幽暗和深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如同一个巨大、空虚、深不见底的黑洞，他们两个醒觉的心识，在这一刻，在这个世界前，彼此印证他们的存在，他们对对方无言的扶助和安慰。

它可爱的面容是那么单纯，似乎与他熟识已久，他不知道它是谁，却在这一刻，与它心心相印。

这个夜晚之后，小老鼠不再是他家的地下成员，而是堂而皇之地成为他家的一部分。它熟悉房子的每一个角落，它用他的卷纸、布条为自己搭建温暖的小窝，白天，它在它的小窝里无忧无虑地酣睡，醒来的时候，它跑出来，看看他在家否。有时，它从他敞开着屋门，望向杂草丛生

的庭院。但它不敢跑出去，它害怕它的天敌会从天而降，令它瞬间命丧黄泉。

他为它准备了一只小碗，一个小碟。小碗喂它龙泉水，小碟喂它大米、糍粑和馒头。他吃什么，就给它吃什么。他看见过这样一篇文章，一位金刚上师在庙里喂养了一只猫咪，坚持让他的弟子在喂食之前给猫洗碗，让猫咪享用雪白、清洁的瓷碗和干净的饭菜。为此，他也勉强自己，冒着被染上怪诞之病的危险，过一段时间，就把小老鼠的脏碗碟拿出来，用他洗剩的洗碗水，帮它把碗洗净。

过了半年，小老鼠不知在哪里遇到了它的配偶，与它悄悄成亲，生下了一窝粉嫩的小老鼠。至于这只老鼠究竟是一位父亲还是一个母亲，他一直不得而知。它的子女和它一样不怕他，以为这是它们的家。它们光天化日之下，就跑到他面前，抬头望他；当他靠近它们时，它们不把自己藏起来，而是像鸵鸟一样，把尾巴对着他，令他发笑。他很想伸出一只手，去拨弄它们的小尾巴，但他怕吓到它们，不敢惊动它们。

它们在他的卧室四处乱窜，晚上，踩着他的脸跑来跑去，在他家中翻箱倒柜。它们打架，发出尖锐的嘶叫和巨响，早上，他从梦魇中醒来时，还能见到一场可怕的战争留下的斑斑血迹。

他随意从兜里掏出的块钱和毛钱，被它们藏进壁缝储存；他放在桌上的卷纸，被它们拖到某个角落，在地面上留下长长的、雪白的绉纸。他把吃剩的饭菜藏在倒扣的脸盆里，以便第二天能继续填饱他的肚子——他对饭菜也如同他的环境一样，很少分别，他做一顿饭要吃上几天——它们齐心协力，将他的脸盆打开，大快朵颐，留下一片狼藉。他不得不花很多时间生火做饭，到处藏匿他的米饭、饼干和糍粑。但它们总能找到它，在里面踩踏、涂上唾沫、留下毛发和粪便。

为了滋补身体，他买来一斤生花生，每天吃几颗。他把花生藏到自己的枕头下。小老鼠们神不知鬼不觉，钻到他的枕头下练搬运，没几天，他的一斤花生就已经寥寥无几。

最令人惊惧的是，他的这位老鼠亲人生了一窝又一窝，它的子女也生了一窝又一窝，在他家大闹天宫。白天，他只有一个地方是清净的，就是他的床。他躺在床上，瞪着天花板，不可理喻地想：为什么？为什么？他住在这样一个地方？和这么多老鼠在一起？闻的是老鼠的屎尿，用的锅碗瓢勺上都沾染着老鼠身上的寄生虫和细菌？

他早晚打坐的时候，会因老鼠从他身边飞窜而惊悸；他观修之时，会因它们激烈的追逐骤然中止；他吉祥卧时，因为它们从他的脸颊上奔过而猛然坐起；他熟睡之时，因它们把他的锅子从菜厨上推下而惊觉……

他病了，似乎得了一种怪症，浑身无力，心力憔悴，不要说闻思，连念咒都力不从心。道友来拜访他，一进门，几个小老鼠四处逃窜，让道友大吃一惊：“你家老鼠白天都这么猖獗啊！”

道友四处张望，坐在他床后，惊讶他如此知足少欲，所住的屋子颓败破烂，在汉人修行者中寥寥无几。道友闻着他家浓重的老鼠尿的气味，听着他家各个角落发出的声响，难以相信他在这

样的环境中坚持了这么久。他劝他将房子拆了重建，用木板内装修，这样，可以将老鼠们拒之门外，自己有一个干净、安静的空间。

他的乏力症久久不见好转，修法也完全荒废。在一个不眠之夜，一个念头忽然跳入他脑中：为什么他不修“老鼠迁单法”呢？他已经喂了它们两三年，现在，是它们独立生活的时候了。

他刚来学院时，在丹增活佛那里得过《事业修法秘籍》，那里有“老鼠迁单法”。据有个道友说，他修过此法，果然灵验。第二天，老鼠就从他家搬迁，杳无踪迹。

当时，丹增活佛曾告诫他们，不要修“老鼠迁单法”。人们传说，老鼠王曾经拜访过丹增活佛，恳求活佛不要让他弟子修这个法，以免它的子孙后代生生世世居无定所，无处可依。

他给他的小老鼠写了一封信，告诉它，希望它带着它的子孙搬迁，不然，他就要修“老鼠迁单法”。他还在佛菩萨前祈祷谢罪，告诉佛菩萨，他已经忍无可忍，他的生活、学习和修行已经无以为继，如果老鼠们不走，就只有他走，他如同瘫痪之人，已经无能为力。

第二天早上，家中很安静。他正惊异，难道他还没有修法，老鼠们就已经搬迁了吗？忽然，他看到一幅惊人的景象。他的小老鼠从房顶上露面了。它刚露头，他就认出了它。它带着一串子女和孙女，像走钢丝一样，走到墙上垂掉下来的一根电线上。它们排着队，缩头缩脑，一个抓着另一个的尾巴，荡荡悠悠地踩着电线，从墙角的一个洞中走了出来。它们集体出现，仿佛是一场谢幕式。它们脸对着他，有点惊愕、害怕和怪异，这个队伍非常浩大，从电线的一头到另一头，与他面面相觑……

他一动不敢动，他怕自己的身体动一下，它们就会从电线上吓得掉下来。他一个个瞪着它们。它们这是干什么？是什么意思？要向他表示什么？佛啊！他居然和这么多老鼠同堂共住！他无法唤来另一个人，让他看看眼前稀世难逢的景象。他瞠目结舌，既震惊又悲哀，他不知道它们到他面前来干什么，只知道，他即将和它们永别。

那天，他做好一应准备，念诵咒语 108 遍，而后为老鼠祈福，希望它们理解他，不要埋怨它，搬迁过程一切顺利，不要遇到生命违缘，在新居过着自由美好的生活。

第二天清晨，他从梦中醒来，发现他从未睡得那么深沉，整整一个晚上，他没有听到任何声响，没有夜半惊魂。老鼠们似乎已经离去，他有点不相信。他慢慢地穿衣、倾听，恍然间，他似乎置身于一个陌生之地，在一个陌生的时光，形只影单，被这个世界遗弃……

他拉开卧室和厨房之间的那道门，刹那间，看到了那幅景象：他的小老鼠，曾经舔醒他的手指，把他从漫漫长夜唤醒，与他四目相望……带着它的孩子们走上他面前一条悬吊着的电线，与他告别的小老鼠，在他的钢炉一角，用一根塑料绳在脖子上绕了一圈，上吊自杀了。

那根淡红色的塑料绳不长，打了一个结，被他遗弃在垃圾桶里。它一定是先用它在自己头上绕圈，而后带着绳子跑到钢炉上，将它悬挂于钢炉一角，自己从那个地方跳下去，被捆绑在脖子

上的绳子勒死了。

据说，那位大僧师父嚎啕大哭，他无法相信眼前的景象。那只小老鼠是出于怎样的伤心、悲愤和绝望，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

也许，它过于惦记他喂养的恩德，把他当做自己的唯一。它每天等候他归来，跑到他给它留饭的碗碟前，吃到它闻所未闻的美味之时，它喜极而泣？他是那么重要，它对他是那么依恋，当他决绝之时，它的世界轰然坍塌，以至它抛弃了自己的儿女和生命？

它曾经享受如此天伦之乐，不用担心外面潜伏的大猫——它的死敌。也许，搬迁对他而言，只是另觅居所，但对它的家族而言，却是生离死别？它们的世界充满了恐怖和不测，只要它们从洞中伸出头，到外面找一点水，都随时会被埋伏的大猫一口吞噬？

他实在无法了解它小小的胸臆，也无法挥去，它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死亡，横尸于他的面前。

据说，他请僧众为它念破瓦和闻解脱经，在做了大量佛事之后，他过于伤心，一去不归，再也没有人见到他。

似水流年

圆曲师寒假回家探亲，高叔叔夫妇闻讯而来。高叔叔见老友之子改头换面，步入另一种信仰和生活方式，唏嘘不已。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高叔叔永远是那么年富力强。他浓眉方脸、高大挺拔，为人正直、天性乐观、助人为乐。圆曲师年幼时，他经常出入圆曲师家。他是一位高级工程师，65岁从国企退休后，又被台商聘用，驰骋于技术与贸易领域，直到快70岁时，圆曲师父母收到他一封信，说他长久未来登门拜访，是因为他患了一场大病，突如其来大病摧毁了他的精神和容颜。

病愈之后，他彻底退休，与信奉藏传佛教的老伴报名老年大学旅游班，每年两次国际旅游。虽然老伴一直劝化他皈依佛门，但老伴口中简单的佛理，无法令他心悦诚服。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徜徉于柬埔寨的吴哥窟、悉尼邦迪海滩、万分错愕地仰望着佛陀巨大的浮雕，那被称之为宽面厚唇的“吴哥的微笑”；行走在异域截然不同的风情人种中，感受如同另一个世界的草木阳光。

世界是如此宽广，神秘，生机勃勃，如同新生之婴儿，人们正在肆意享受着他们的生命。而他，如梦初醒，发现它正在向他招手，要他进入它神秘的王国，揭开它的谜底。他对世界充满了渴望，即使只做一个看客，就已令他心满意足，可他却已行将就木，很快就要离开世间……

高叔叔夫妇与老友寒暄后，希望能与多年未见的老友之子攀谈。圆曲师父母去厨房忙碌，他们三人坐在客厅阳台的茶几边，俯瞰小区的苑景，喝着绿茶。冬日温暖的阳光透过阳台的大玻璃窗，照到他们的身上。

夫妇俩询问圆曲师学习和生活的情况，高叔叔的老伴欢喜非常，对年轻的圆曲师赞叹不已。高叔叔对圆曲师说：“你高叔叔虽然不信佛，但是，我父母信佛，这个你不知道吧！包括你父母，也不是很清楚。而且，我父母的师父，你们叫上师，就是贡嘎活佛。贡嘎活佛还到过我家，那时，我只有三岁，贡嘎活佛还给我摸顶。在我的印象中，贡嘎活佛非常高大，威武，让人见而生信。我父母说：‘快，快，快给上师磕头’。我给贡嘎活佛磕了三个头，见我有模有样地磕大头，贡嘎活佛和边上爸爸妈妈的朋友都大笑不已。”

圆曲师目瞪口呆。贡嘎活佛曾为十六世噶玛巴的经师，是名震康藏的一代白教大德，也是大藏学家、大学者、大诗人。蒋介石曾亲笔为其题写“辅教广觉禅师贡嘎呼图克图”。他曾先后两次赴汉地弘法，历时八年，往返于四川、云南、两湖、两江、京、沪、陕、赣等地。20世纪50年代之后，汉地丛林与民间隐姓埋名的藏传佛教的一代宗师，其上师与传承来源，不是贡嘎活佛，即是诺那上师，或是这二者，几乎无有例外者。如贡噶老人上师、满空法师、普钦法师、陈健民、张澄基、黄念祖、李宗仁、陈立夫、南怀瑾等。这位大名赫赫的贡嘎活佛，居然曾亲临高叔叔家，而他也有幸对其顶礼，与其结缘……

此时，圆曲师父母忙里抽闲，前来倾听。高叔叔向老友复述，圆曲师父母讶然，说：“怎么从来没有听你说过这段经历？”

高叔叔说：“我们那个时代，怎么会去说这种事呢！”

“我还记得解放战争的时候，夜晚，上海的大马路上，躺满了逃难的难民。那时，正值冬季，难民衣不蔽体。我父母和他们的朋友——上海的其他居士一起，筹集资金，买了很多棉布和棉花，我母亲每天从早到晚缝棉袄。夜里，我一觉醒来，走出卧室，母亲还在厅里踩缝纫机。爸爸和其他人晚上到大马路上发棉袄。发的时候，他们不敢逗留，看到难民中有老人小孩的，丢下几件棉袄就赶快跑。”

“为什么？”

“怕被难民哄抢。”

“那时，贡嘎活佛来上海，给我爸爸妈妈他们传修了以后头上会开顶的那个法，那个法叫什么？”

“往生法。”

“我爸爸妈妈修了几天，就开了顶，贡嘎活佛还为我爸爸妈妈在头顶上插稻草，当时，还拍了照片。”

圆曲师不可理喻地望着高叔叔，深感因缘不可思议！他从小就认识高叔叔，他是一个五十年代受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圆曲师年轻时，经常听他与父母谈论国家大事，那时的他，虽然正气凛然，却一肚子疑惑和不解。他曾是那么亲切、矫健，年轻有为，转眼，已物是人非。

“在我的心里，虽然爸爸妈妈都信佛，但我总觉得，我妈妈的修行超过我爸爸。当然，我说的不一定对，我也没有能力判断，也许，我这么想，是因为我对母亲的感情特别深吧，在我的眼里，母亲是那么完美。”

“母亲受过教育，通晓文墨，出身于大家。我长得像我妈，我母亲身材颀长，聪明过人，对《金刚经》和《心经》倒背如流。为了抚养我们几个孩子，她放弃了一切，成为一个温雅贤淑的家庭妇女，整天在家里做饭、洗衣、缝缝补补。妈妈和爸爸感情很好，他们每天烧香供佛，念经，看佛经的注疏。有时，我还看到他们打坐……”

“他们似乎和西藏有缘，对藏传佛教尤为崇敬。他们不念阿弥陀佛，念的是本尊心咒。他们有一群和他们一样的朋友，一起去济贫、放生。那时，还是 20 世纪四十年代……”

“记得爸爸妈妈的朋友来时，都对我父母双手合十，向我家的佛菩萨像顶礼，坐在厅里的蒲团上。他们都非常喜欢我，经常抱我，教我念咒语，磕大头，后来，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们……”

“五十年代以后，家中的佛菩萨像、经书被收了起来，父母再也没有和我们提起一个‘佛’字。渐渐地，我们忘记了童年时家中缭绕的藏香，在一个与佛教绝缘的环境中长大，我们兄弟姐妹中，没有一个人信佛。那时，我们都很年轻，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家中的变化，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我们也不了解父母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心情。他们心中是否痛苦、绝望？是否丧失了信心和信仰？”

“爸爸本是开朗之人，但后来变得抑郁寡言。他一直盼望着退休的日子，但是，他刚刚退休就病了。我们都以为他的病会好，谁知他一病不起，英年早逝。”

“也就是在快解放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母亲在临终之前告诉了我，那么多年来，我一直记在心里……”

“那时，正值解放战争后期，上海非常混乱，国民党正在撤退。我爸爸是一位职员，每天要上班，养活一家。有一天下午，我母亲刚刚忙完活，坐下来休息，就听到有人敲门。母亲开门一看，门外站着一位出家人。那时，我家住的是上海的老公寓房，一梯两户。走进我家，要经过长长的里弄，走进一楼那道关着的门，踏上西式扶梯，一直走到三楼。化缘或要钱的人，一般都不会进来。”

“这位师父穿灰色大褂，脚绑绷带，骨骼清癯，超凡脱俗。他目视我母亲，目光低沉。”

“你找谁？”母亲问。

“我能够进来吗？”师父说。

母亲在见到师父的那一刹那，深深地惊诧，从心里完全信赖和接受了他。但是，那时，母亲才四十出头，丈夫上班，孩子上学，家中没有一个人，她犹豫不决，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把这位陌生师父让进屋来。

她望着师父，愕然无语，时间已然停滞。这一刹那似乎持续了很久，直到师父径直前行，母

亲才蓦然惊觉，不得已而侧身礼让，他就这样走进了她的家，来到她家的客厅里，在长沙发上坐下。

母亲手足无措，跟着他进了客厅，又到厨房，为师父倒了一杯茶，放在师父面前。由于家中的收入都拿去做了善事，她身上所穿，家中的一应用品都非常朴素简陋，但还算清洁整齐。

“你坐下吧，”师父说。

母亲坐在师父的一边，离他两米远的地方，依然如梦中一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望着师父，当师父抬起双眼，她将视线移向前方的地板。

母亲是个寡言之人，因师父无语，母亲不得已，询问师父所在的寺院，问完后，两人又陷入沉默。后来师父沉吟，问母亲有几个孩子，平时做什么功课。因为不清楚师父的来路，母亲一直低着头，回答很简短。

沉默的时间如此之长，令人难堪。一声无语的喟叹，似乎从师父的胸臆中发出，当这一声长长、无声的叹息在空中散尽之时，师父再次沉吟：“你前世连着三世都是出家人。”

母亲蓦然抬头，见师父正望着她，满目悲怜之色，她又低头，倾听。

“今生，你既然喜欢念《金刚经》和《心经》，你就依这两部经修吧。不要只是读，要思索，你可以观‘凡所有相都是虚妄’，或‘一切法如梦幻泡影’，或‘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也可以观《心经》中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四句。你多看一下《金刚经》和《心经》的注释，把它们的意思真正弄明白了，反反复复地观。白天，孩子不在的时候，你要打坐，在座上观，等你完全领会了《金刚经》和《心经》的意义后，打坐的时候，可以安坐在它们的意义中。下了座，要用上，日常任何一种情况下，要能想起，要尽量把座上的境界延续到座下。”

此时，母亲恍然有所了悟，震惊地抬起头来。她期待着，希望还能聆听师父的金玉良言，师父却目视前下方，默然无语，似乎此行已然结束。母亲欲问又止，正踌躇间，师父已经站起来，缓缓向门口走。

“师父！”母亲叫道。

师父并不回头。

“师父！”母亲又叫。

师父走到在门口，缓缓回过身来。

“今生，你到了老的时候，会有点苦。”

“果然，我爸爸死后不久，妈妈到了六十岁的时候，中风瘫痪在床，在床上一动不能动，躺了九年……”

高叔叔的眼中突然泪水盈眶，在母亲去世四十年之后！在他已经到了七十多岁的时候！他擦拭眼眶：“我真的和我母亲的感情很深，我最爱的就是我母亲。直到现在，只要想起母亲晚年所受

的苦，我都无法忍受……”

在死前的九年里，母亲再也没有从床上爬起来，没有再走下西式扶梯，走出里弄，走到遮天蔽日的梧桐树下，在它的树荫里，感受炎夏吹过的一丝微风；没有再听到丈夫回家时，从一楼到二楼、从二楼到三楼响起的轻捷的脚步声……

在最严重的时候，母亲头疼欲裂，伴随阵阵剧烈的呕吐；

有时失语，丧失了意识，变成植物人；

有时她精神错乱，说一些奇怪的、没有人能听懂的话；

她侧卧的时候，手臂忽然脱臼；

大小便失禁，每天，要有人帮她擦身，换衣，清理大小便；

每隔一个小时，需要有两人联手，抬起她沉重的身躯，帮她翻身；

那时，是七十年代初，一应物品奇缺，没有一次性尿布、没有残疾人车……

最可怕的，是每一种姿势都无法长久持续。一种姿势，在最初是新生，到了最后，就会成为地狱。每一分钟，她都在走向那个痛苦的时刻，令人无法再忍受一分钟的，可怕、煎熬的时刻。

每一分钟都放大，放得更大，只到世界只剩下它，除了它，除了这种忍无可忍的姿势，除了这种无法忍受的痛苦，所有的一切都已经消逝不见了……

在短暂、清醒的时刻，她一直在练习，让那一刻延长、延长、延长……她注视它，它向她展现它无迹可寻形象，它无中生有，被那些组成它的因缘层层推动，一直将它推到最高峰，向她显示它无比的威力。到了最后的时刻，如果她依然注视着它，她的心脏病就会发作。她会被打倒，全盘击败，不得不在她儿女和护理工的帮助下，换成另一个姿势，向着另一堵墙……一切再从头开始。

她放松，彻底地放松，一而再、再而三地放松，仰望上方的虚空，似乎与虚空融为一体。此时，重重牢狱会突然打开，她的身体变轻、腾空，化为无形，飞出窗外。人们行履匆匆，无论是哪一个时代，人们都一如既往，囚于生命的牢笼中，无法去看一眼他们的生命长河：他们曾经拥有过那么多、那么多的身体，经受过那么多的生离死别……

在那漫漫长夜，宇宙寂静无声。整个世界，只有她的意识之声。她听到它不断地喃喃，追忆逝水年华，瞻望未来和死亡。有时，它以锐利刺痛之声，要将她拖入悔恨、悲伤和绝望之中。它们无一例外，都是围绕着她“自我”：她的孩子、丈夫、父母、上师，她曾经造下的过失、她此生的遭遇、她的解脱、她修行的成败……这些都是自我能利用的最致命武器，是它赖以生存的食粮，它时时刻刻试图击败她，让她感受无尽的痛楚。她目视着它伪造的形象，任它们在她心的虚空中流淌……

这样的夜晚，孩子们或护理工不得不轮流起床，帮她翻身。他们轻声软语，似乎怕吵醒了她。

而后他们睡去，却和她一样无法入眠。但是，他们还能辗转反侧，他们的母亲却不能。

九年之后，在一个晴朗的星期天上午，儿子坐到母亲身边，握住母亲的一只手，用无边的爱意望着他受尽痛苦折磨的母亲。忽然，他松开手，离开母亲，假装去另一间房间，因为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过了很久，他又回到母亲的身边，关切地询问母亲的身体状况。

母亲不见天日的脸是那么白皙、安详，略微有些浮肿。似乎这九年来，她只是舒适、安静地躺着而已。她说：“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吗？”

第一次，她向儿子回忆起和贡嘎活佛在一起的时光，她还记得，贡嘎活佛对他们说过的每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儿子帮母亲翻身，把茶杯端到母亲的唇前，让母亲喝下一口、又一口清醇的龙井茶。母亲沉浸在昔日的情境中，她向他娓娓叙述了那一天，她打开房门，看到了一位陌生的师父——也许，是她前世的上师或亲人。他来到她家中，是来告诉她，如同她丈夫一样，她并不拥有自由的晚年，她的修行必须立刻开始，以窍诀的方式，并用之于生命的一切时分，乃至未来漫长而艰难的岁月……

儿子担心母亲累了，但母亲却不愿休息。她面泛红晕，熠熠发光，似乎很快就会跳下床榻，走下楼梯，追寻着上师们的足迹而去……

此时，他才知道，从五十年代初，一直到母亲去世的二十多年间，虽然“佛陀”这个字眼几近从人间消失，但在母亲的心里，它一刻也没有被怀疑和动摇过，没有被停止过忆念……

五十年代初，母亲从一个家庭妇女，变成一位新时代的教师，每天去学校上班，直到傍晚，才筋疲力尽地归来。回到家中，还要为家人做饭、洗衣、缝补衣衫，关心孩子的学习。在睡去之前，在那一点可怜、昏沉的时刻，她从箱底取出《金刚经》和《心经》，念诵，冥想，安坐在它的意义中……

在那些极度疲乏、虚弱的日子里，除了长久的睡眠，她已经无力去进行任何思维和冥想，当她躺倒之时，她看见师父回头，目光沉重，充满了哀怜：“今生，你老了的时候，会有点苦。”

她长卧床榻之时，墙壁和床头没有一张佛菩萨的照片，耳边没有任何佛号或心咒之声，但是，它们在她心里，在她的眼前……

第二天早上，儿子上班前来到母亲的房间，和母亲告别，看见母亲正在熟睡，他犹豫着，要不要叫醒母亲。他想，母亲也许只是在假寐。他轻轻地呼唤着母亲，一遍又一遍，母亲却没有像往常那样睁开眼。充满了不详的预感，他泪流满面。

这一天终于展现在他面前：母亲已经永远地离开了他，已经自由，结束了卧于床榻的日子，飞翔于虚空之间，俯瞰大地。他在母亲的床前跪了下来，扶着床栏，痛哭失声。

吃完饭，已是下午，高叔叔即将离去。临别时，他向圆曲师伸出手，紧紧地握了一下。他的

目光，依然如年轻之时，正气浩然，充满了无言的情感。

圆曲师说：“我回去给您寄几本书吧，您想看什么？”

“你给我寄《金刚经》或《心经》的注释吧。”

圆曲师百感交集，来到阳台的大玻璃窗前。一会，高叔叔夫妇走出电梯，出现在小区庭院的青石板小路上。他们的身影是那么小，很快，就隐没在高楼的树荫下，再也看不见了。